

周易浅说

江苏古籍出版社














谈嘉德 著

凡 例

- 一、本书以通俗、普及为宗旨，语言力求浅显易懂，采用规范的简化字，以适应初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
- 二、《乾》、《坤》两卦为《周易》全书的总纲，特予详述。
- 三、某些术语，在初次出现时，随文解说，以便入门。
- 四、在章法结构上，经文分段列出，加以注说，引文取夹注形式。
- 五、对经文的阐说，是把它放在殷周之际的社会里，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者思想，运用民俗学、宗教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军事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予以通释，使字与句、爻与卦，以至六十四卦文从义顺，思系一贯，避免支离破碎之弊。
- 六、对经文的解说，不囿于传，旨在还其原义。
- 七、以辩证法、伦理哲学观点解经，否定“《周易》本卜筮之书”说。

绪 言

八 卦 的 形 成

历史相传，上古时代，结绳示意，数的概念也极其单一，由一而逐步积分为二。燧人氏时期，把数字刻记在洞壁上，减少结绳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与二叠积而三，在漫长的年代里，认为“三”是数的极限。后来，伏羲氏时期，人们仰观天象，俯察物形，创造出较多的记事立意的符号。起初看到天如覆釜形，就画“”来表示；看到地面平直，日月出入于“”、“”，认为地有缺口，而画“”来表示；以后，“”人因山而登于天”（其实是山腰云层），误以为天外有天，天是多层的，而画天为“”形（见《六书统》）；又见地上有双双足迹，而画地为“”形；水面常泛起涟漪，而画水为“”形；火是中间焚烧阻隔，两边可以通行，就画如“”或“”；这几个字在古籍中还可见到，山是下面阻断不通，上面天际还能通行，即画作“”；雷是接连发声于天上的道道闪光之象，因此，画为“”；泽是虽有地面（岛屿）微露可见，但毕竟为水所隔，且下面映出深远的天，故画作“”；风在天下，卷起尘沙，既能遮隔天际，也能湮没前面的足迹，故画作“”。后来，为了契刻的方便，都演变为平直的线条，而成今天见到的八卦文体。它既象宇宙形势图，又象气温变化循环图；主要是由天（）地（）（或阴阳、冷暖）两个基本符号所构

成的。所以，这两个基本符号就为后人特别注视。《周易》的作者就是借这两个符号和八卦之体来演绎的。

《周易》的性质

从八卦代表八种物的角度说，《周易》是唯物的；从两个基本符号代表天地对立的基本矛盾来说，《周易》又具有辩证的观点。这从《周易》之所以称名为“易”就已经可窥端倪了。

按“易”字原本是阴阳哲理的象形图案，庄子说“易以道阴阳”（《庄子·天运篇》），确是至理名言。请看周初许多金文中，都写“易”字为“汔”形，它右旁是圆圈的太阳，晴明光照，左旁却是云雨阴沉，双方形成鲜明的阴阳对比，在中间有一条“S”形的曲线分隔着，象征阴阳或冷暖两种因素，以曲折的历程在转化消长。后人把这个字横过来，就写为今天的“易”字，道家又把它套上一个圆圈，黑白分明地画成了太极图，但仍没有超脱“易”的范围。“易”，本是反映天道自然变化的，《周易》作者更进一步地把天道扩展延伸，而及于人道，用它的朴素的唯物辩证观，来阐发人们立身处世、齐家治国的社会伦理哲学，使人们在形态万千、变化不尽的复杂情况下，使知有所循，而随机应变、趋吉避凶。所以，韩愈说《周易》变化奇妙，阐事合理（《进学解》）。

《周易》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珍贵的经典著作，所以，又被尊为《易经》，它是古代许多“易书”中的一种，因是周代以“忠信”（诗、书多训“周”为“忠信”）之道和辩证方法为人处事的作品，故称《周易》。

“三易”的简述

据说夏代就有“易书”，以《艮》卦为首，名叫《连山》，一说其形如同山中出纳云气、接地连天而得名；商代也有“易书”，名叫《归藏》，以《坤》、《乾》二卦为首章，说万事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加上《周易》，统称“三易”。夏商两代的易书，皆因内容芜杂和多涉鬼神迷信，被自然淘汰失传，为在这两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科学的《周易》所取代了。

《周易》原来只是包括卦体、卦名和卦、爻辞几个部分，被称为经文；后来，人们为了解释和发挥经文之义，而写了大量的传播性文章，都称为传文，有一些被选入经文一道，现行本中有《文言》、《彖》、《象》、《系辞》、《说卦》、《序卦》及《杂卦》等传文，共计十篇，又称为十翼。前列三传计五篇，为了参阅的方便，被汉人费直（一说郑玄、王弼）分缀于各有关卦爻辞下，用来解释经文，而被称为内传，另外五篇列于经文之外，故称外传。作传者对经意的理解，未必允当。所以，不宜凭传解经，而应经与传分论为好。

《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

据多方考证，《周易》的“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已成定论”（杨伯峻氏《左传成书年代论述》，《文史》第六辑），只是具体作者不明，但根据作者的思想、口气、经文的义蕴，以及“周制”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礼记·中庸》）等因素来看，“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周易正义

卷首》)，还是可信的。

撰写《周易》的目的

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是重视农业和讲求实际的，他宠爱文王，文王也深受其熏陶而颇具祖风，当其父季历被商王杀害之后，文王继位而成为一个图强务实的明君，遭到纣王的疑忌而被软禁于羑里时，文王没有迷信天命鬼神的保佑，而是通过行贿的手段出险的，这更增强他兴周灭纣的决心。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广罗人才，奋发待时，这在作于灭殷之前的卦辞中隐约可见。如《坤卦》“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说周人实行正确的措施而得人心，殷纣却众叛亲离；《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说要联合四野之人，共渡难关，争取胜利；这就必须认真多做些有益的事（《益》卦）；实行裕民政策（《井》卦）；谦虚谨慎地争取好的结果（《谦》卦）；……从而开创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胜利局面。文王死后，武王、周公相继秉政，他们的思想也不迷信鬼神，而是接受了文王的德政思想，讲究实际的统治方术。所以，武王出兵伐纣时，三日而见五灾，有些人认为不利而请求罢兵，武王、周公及姜太公都不信这套迷信，而驱兵锐进；周公还明确地声称：“天的威力是不足顾虑的，倒是要重视人民的情绪”（《尚书·康诰》）；又说：“不要相信天命的一套吧，我们只要继续推行文王的德政，博得人民的拥护，就可长治久安，天命怎么能解除文王所建立的政权呢”（《尚书·君奭》）！当然，他们也曾有相信天命的言论，那“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

要的一个关键”(郭沫若氏《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认清这点，就不致把文王周公所写的《周易》，当作迷信鬼神的“卜筮之书”了。所以，《系辞下传》早就说：“天地自然的奥秘，被《周易》作者掌握以后，‘鬼谋’就让位于‘人谋’，大家也随之摆脱蒙昧而明智起来”；撰写《周易》的目的就是用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治理国家。

《周易》非卜筮之书

有人因看不懂、解不通卦爻辞义，就以为它是灵签符咒式的卜筮之书，竟拿它用于卜筮，在《左传》等书中就有记载，但多不可信。“周太史之卦，乃田氏谋篡齐国，造谣以惑众耳”(熊十力氏《原儒》下卷)！“姚鼐以为毕万筮仕于晋一条，吴起增篡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粱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饿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附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竖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皮锡瑞氏《经学通论》)。可见“《左传》引筮辞必为应验之语，是伪造的明证”(郭沫若《青铜时代》)。荀子当时也批评一些人用《周易》于卜筮的行为，说：“善于理解和运用《周易》的人，是不把它作为卜筮之书的”(《荀子·大略篇》)。

有些人所以对《周易》歪曲，除别有用心或不明辞义之外，或许是因夏商末年，《易》道衰微，筮官以其小聪明，玩弄一

套占术。殊不知文王周公的《周易》，已经看不出占筮迷信，《易》学已走上朴素的辩证唯物的道路。孔子所传，就是周初的《易》，焦贛所演，才是前者占筮之《易》。两者不能混同。

同时，汉人在《系辞传》中加进了《大衍数》，宋人朱熹又附上一篇《筮仪》，为《周易》贴上了层层的上筮标签，以致“后人忘其本始，反以旁义为正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使现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黄宗羲《象数论序》）。

理解经文的方法

《周易》是社会伦理哲学书，它的哲学，蕴涵于伦理学之中，人们称之为“象数学”。

前面提到八卦之体就包含着“象”和“数”，重卦以后，象数的哲理更加丰富，它象形上下关系的两个事物，而派生出一个卦名，如上艮山、下坎水的卦体，是“山下出泉”之象，由此联想到泉水初出，蒙暗不明，故卦名为“蒙”，进而联想到如何去启蒙而撰写出相应的文字，这就是卦辞，它内含的意义叫卦德。每卦之体都各有六爻，每爻都是爻画（外现的象）和爻位（排列的数）的统一体，凭此按照事物运动和发展规律，演绎万事万物的错综变化。

爻画的符号只有两种形象，即天的符号“—”和地的符号“--”。古人直观以为天有日月光明、地却暗淡无光，天大、地小，天高、地卑，天动、地静，天热、地冷等，因此，这两种爻画，也分别代表明暗、阳阴、大小、尊卑、动静、热冷等等的属性，又引申出有关社会人事的相应属性，如君臣、父

子、夫妻、男女、朝野及阳明君子、阴暗小人，胜、败、生、死等的属性。

六爻顺序是由下而上，表示由始至终，由低到高，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六爻序数也是由下而上，为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数可分为上中下三组，象征天、人、地三才，又以五、三、二为各该组的主爻；一、三、五三个奇数爻位属阳刚性质，叫阳位，二、四、六三个偶数爻位属阴柔性质，叫阴位；无论爻画或爻位，逢单为奇，逢双为偶，奇为阳刚，偶为阴柔。阳爻居于奇位，或阴爻居于偶位，都叫得位或当位，即位置恰当之义；反之，即不当位或位不当。在一般情况下，当位是好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尽然。如《旅》卦的九三爻，是刚爻居于奇位，以刚居刚，未免失之过刚。

爻辞，是依六爻分别系辞，具体地阐发卦辞之义；每条爻辞的前端有爻题，如初九、六二、九五、上六等，其中除九、六外，皆为爻位的序数；九与六，是阳与阴或乾与坤的代称，是从“参天两地”之数及阳能兼阴、阴不能兼阳的思想而产生出来的表意符号。初九，就是居于初位的阳爻，六二，就是阴爻在第二个爻位上，余可类推。

卦体既是由上下两个经卦组成的(叫别卦)，说明一卦也包含两层结构，即上卦(或外卦、外三爻)和下卦(或内卦、内三爻)两层，每层中又有三个爻位，两层爻位互为对应，如下卦初爻(下位)与上卦四爻(下位)构成对应关系，上下卦的两个中爻(即二五两爻)对应，上下卦的上位(即三与上两爻)对应，它们互相应援照顾，但以阴阳互应为好，称为正应，有阴有阳，可以调剂，而不致绝对化，这是由于作者“执中”的思想及“和而不同”的要求所指导的。因而，尊崇上下两经卦

的中爻(即二和五)，又以五爻为最好，这又是统治者希望得位居中而为尊的思想反映；初和四，不及二和五爻，叫“弱”；三和上，高于二和五爻，叫“亢”；都不适宜。下一爻对紧邻的上一爻叫承或比，是仰承或比附的意思；而上一爻对紧邻的下一爻的关系叫乘，是凌驾的意思。由于作者喜阳恶阴、扶阳抑阴的思想，一般都主张阴爻伏于阳爻之下，否则，就是反常。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遇到好的邻爻，就应主动靠拢，否则，可能陷入困境，就应尽量争取对应爻为外援。在整体卦爻中，又以物稀为贵，所以，王弼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周易略例·明象》)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外，《乾》卦后面附有用九，《坤》卦后面附有用六，这两条代表性地阐明阴阳两类事物发展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总过程。

以上一些象数学的入门常识，体现出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一部分，它是理解《周易》哲理的钥匙，既不可不知，又不可胶滞在象数上而不钻研其中的至理。王弼针对汉人陷入象数就曾提及“象以求其意……”，“得意在忘象”(《周易略例·明象》)。

探讨《周易》的真谛，除掌握象数学外，还要了解其章法结构和意蕴所指。《系辞》作者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说：“六爻相杂……，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知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即初爻意思还不明显，逐爻趋于清楚；如是聪明人，只须看一下卦辞之义，即可知全卦的梗概了。此外，六十四卦的组合，都是“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它们之间，也往往有其联系，如《泰》《否》这一对卦组，

如其“泰”即可反推于“否”之义，它们的初爻前卦是“征吉”，后卦是“贞吉”，可知“泰”的形势应该向前发展，而“否”的形势就不能给它发展，从而“征”与“贞”的含义就可由此及彼、互为论证了。再如《损》《益》这对卦组，前者卦辞是有条件限制，后者则无条件限制；前卦内三爻不言吉利，后卦内三爻皆吉而无咎；损减缺陷则吉利，不益民则凶。可见作者对待好坏事物的不同态度非常鲜明，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寻求它的脉络。

《周易》隐语比喻章法不可不知，《系辞》也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说《周易》讲的是细微小事，但所比喻的却是大事，意义也是深远的，不过辞义古奥，转弯抹角，要动脑筋去探索；它以阴阳矛盾两点论，指明趋吉避凶的道理。要我们“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即依循它的辞，去寻求它的比方，马上就可尽知其中的道理了。例如：《师》卦“田有禽”，比喻敌人入侵；《睽》卦“遇雨”，比喻阴阳调和、矛盾消解，隔阂消除了；《中孚》卦“鸣鹤在阴”，比喻君子失时；《坤》卦“西南”、“东北”，喻指周、殷两方。不了解这些去解《易》，难免闹笑话。

余 论

《周易》的文艺价值，它不仅多处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卦象也颇具美术观赏性，可称文中有画，依画著文。例如：《颐》卦之体，如张开之口；《小过》卦体，如展翅飞鸟；《蒙》卦之体是山下有亭；《贲》卦之体是火光映山。其中不少韵文和排

偶駢体句式，读来更觉琅琅上口，为《诗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卦）；“坎不盈，祗既平”（《坎》卦）；“震索索，视矍矍”（《震》卦）；“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卦）；等等。还有一些辞句如：“虎视眈眈”、“突如其来”、“不速之客”等，至今还脍炙人口，为人所乐道。这些，都给我国文艺以很大的裨益。

当然，《周易》的特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介绍得了的。可以说“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以《周易》为代表，直到现在，人们对于《易经》的研究虽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人类最早的关于宇宙观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的知识汇总”（邓拓《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日本本田成之《先秦经籍考》），“《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我们的祖先能在两三千年之前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中外称誉的伟大的经典著作，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当之无愧的宝贵财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应当引此而自豪，更应对之作基础性研究，去细心学习、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它。

谈 嘉 德

写于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录

凡例.....	(1)
绪言.....	(1)
上经.....	(1)
䷀ 乾(卦一).....	(1)
䷁ 坤(卦二).....	(12)
䷃ 屯(卦三).....	(25)
䷄ 蒙(卦四).....	(33)
䷄ 需(卦五).....	(43)
䷅ 讼(卦六).....	(50)
䷆ 师(卦七).....	(57)
䷇ 比(卦八).....	(64)
䷈ 小畜(卦九).....	(71)
䷉ 履(卦十).....	(79)
䷊ 泰(卦十一).....	(85)
䷋ 否(卦十二).....	(93)

䷌ 同人(卦十三)	(100)
䷍ 大有(卦十四)	(107)
䷎ 谦(卦十五)	(112)
䷏ 豫(卦十六)	(118)
䷐ 随(卦十七)	(124)
䷑ 蛊(卦十八)	(131)
䷒ 临(卦十九)	(136)
䷓ 观(卦二十)	(142)
䷔ 噬嗑(卦二十一)	(147)
䷕ 贲(卦二十二)	(153)
䷖ 剥(卦二十三)	(159)
䷗ 复(卦二十四)	(164)
䷘ 无妄(卦二十五)	(171)
䷙ 大畜(卦二十六)	(177)
䷚ 颐(卦二十七)	(183)
䷛ 大过(卦二十八)	(188)
䷜ 坎(卦二十九)	(193)
䷝ 离(卦三十)	(199)
下经	(205)

䷗ 咸(卦三十一)	(205)
䷟ 恒(卦三十二)	(209)
䷌ 遯(卦三十三)	(213)
䷡ 大壮(卦三十四)	(219)
䷢ 晋(卦三十五)	(224)
䷣ 明夷(卦三十六)	(229)
䷤ 家人(卦三十七)	(234)
䷥ 睽(卦三十八)	(239)
䷥ 蹇(卦三十九)	(245)
䷧ 解(卦四十)	(250)
䷨ 损(卦四十一)	(255)
䷩ 益(卦四十二)	(260)
䷪ 夬(卦四十三)	(267)
䷫ 姤(卦四十四)	(272)
䷮ 萃(卦四十五)	(277)
䷭ 升(卦四十六)	(282)
䷮ 困(卦四十七)	(287)
䷯ 井(卦四十八)	(292)
䷰ 革(卦四十九)	(298)

䷱ 鼎(卦五十)	(303)
䷲ 震(卦五十一)	(308)
䷳ 艮(卦五十二)	(316)
䷴ 渐(卦五十三)	(321)
䷵ 归妹(卦五十四)	(326)
䷶ 丰(卦五十五)	(331)
䷷ 旅(卦五十六)	(337)
䷪ 巽(卦五十七)	(342)
䷹ 兑(卦五十八)	(347)
䷺ 涣(卦五十九)	(352)
䷻ 节(卦六十)	(357)
䷮ 中孚(卦六十一)	(362)
䷽ 小过(卦六十二)	(368)
䷾ 既济(卦六十三)	(374)
䷿ 未济(卦六十四)	(380)
主要参考书目	(385)
后记	(387)

上 经

乾(卦一)

䷀ (下乾上乾)乾：元，亨，利，贞。

这是《乾》卦的卦辞。前面六画是它的卦体，也叫卦象。《说卦传》说：“乾，天也”；“乾为天”。《程氏易传》说：“天者天之形体，……以形体谓之天”。卦体由两个“乾(䷀)”经卦组成，故卦名仍称“乾”。“乾(䷀)”就是古文的“天”，所以说“乾为天”。

古人视天为覆釜形，而画为“ \cap ”形，这是最早的“天”字符号。后来，继续观察天象，以为“天外有天”。这固然是误会，但不为无因，《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袁珂先生《校注》“亦谓十巫循此以登天，为人神之介也”；《淮南子·墜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即“上下于此天梯也”。古人往往借高山、巨木作为天梯而登天。其实，他们所登的天，只能是山腰或林间的云层。当他们登上这个“天”(云层)之后，再向上看，还有一层天，方知自己所登的天，还不是最高的天，所以，《礼记·礼器》说“因名山升中于天”，即登上较低层的天，来敬事最高层的天，这是古人“因天事天”(同上)的思想认识，反映出“天外有

天”的观念，从而画“天”为多层的“𠄎”形，这也是古文的“天”字（《六书通》）。可能是便于契刻的原因吧，而演变为“≡”形，八卦以此为“天”的符号，甲骨文以此代表云气的“气”（《甲骨文字释林·释气》），“太虚不能无气”（张载《正蒙·太和篇》），与“天”的意思也不相背，可见“八卦或许是周民族最早的文字符号”（李镜池氏《周易探源》）。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八经卦中的“≡”是代表“天”的，为什么不径称为“天卦”，而称为“乾卦”呢？其实，“乾”就是古文字的“天”字。“乾”的古文写作“𠄎”，它的左边是光芒四射的繁星，右边是天枢七星的北斗，象征一幅天象星座图，并以此来代表“天”的图画文字，它与“≡”都是古代不同时期的“天”字。

《周易》六十四卦卦体，是由八个经卦轮配而成。由于社会的发展，八经卦所象征的事物，已不敷用，在创造会意文字的启示下，以八经卦两两轮配，而成六十四个别卦，状类更多的事物，引发更多的新义。

《乾》居《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它既代表天，也象征光明、刚健、正直、开张、奋发、进步和真善美等等好的一面，以及封建伦理关系上的君、父、夫；《说卦传》中对它的引申义，那就更多了。

《周易》各卦均首列卦象，这是因为古人造字有限，语汇贫乏，很难确切表达出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传》），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同上），即采用借物表意的方法，“因天象以教人事”（《周易正义》）。它既谈自然天象，也讲社会人事，而重点还是指导人事，可以说它是一门仿天学，也是社会伦理哲学。

孔颖达疏：“此乾卦本以象天”，李氏《周易通义》也说：“乾是本卦标题。卦爻辞主要谈天”。卦辞“元，亨，利，贞”之“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张载《张子全书》卷十一），它以天道的“四时之象”，引申出人事的四项德行。《周易》谈天道是手段，论说人事才是它的目的。

“元亨利贞”，就是古人对春夏秋冬四时情景变化的概括，这个词汇由来很古，当时还没有春夏秋冬之词，周人根据农作物的生长规律而产生了四时的概念；元(亢)象春天谷种初生于地上，亨(令)象夏天庄稼在秀实，利(利)象秋天在收割谷物，贞(巽)象冬天煮尝全年收获食物品种（现在民间煮“腊八粥”，就是这个古俗的流传），表示一年农事已经完成。所以，《程氏易传》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我们不可拘泥于字面的差异，而否定它的四时之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乾》卦既是谈天道的，那么，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元亨利贞”，写于《周易·乾卦》开宗明义的首位，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颉頏“载时以象天”（《史记·五帝本纪》），“言行四时以象天”（《索隐》）。由此，更可证明它的四时之意。

有人否认这点，把它断句为“元亨，利贞”，解说为“大亨之祭，有利占问”。这只是后人的想当然，而根本不符合周人的礼教，《礼记·曲礼下》明明提到“大飨(享)不问卜”，所以，把“大亨”与“占问”联在一起，是难以解释“元亨利贞”的。他们提出两点：一是“元亨”和“利贞”这些词汇，《周易》中出现颇多，如《大有》卦辞等，可惜他们却忽视了《屯》《随》《临》《无妄》《革》等卦辞，它们都有“元亨利贞”之辞，而且都是四时之

意，另一是说前人没有把“元亨利贞”分为四句的例子，这更是站不住脚的，《周易》本是我国第一本书，本无先例可援，况且古人早就把它断为四句来解说了，如穆姜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文言传》也是如此解释的，前者是《左传》襄公九年的事，后者可能晚些。此后，《子夏传》说“元，始也；亨，遂也；利，和也；贞，正也”（据孙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都是以四字为四句之例。“诸家解元亨利贞皆作四德，独《本义》作占辞”（《周易大全》），它不顾卦象所示，而随意曲解，可能是因为不理解“贞”字含义的缘故。

“贞”与“鼎”，古本是一个字，形音皆相同。鼎宜正，歪即倾倒，故鼎训“正”；鼎体坚固，故又训“固”；鼎象征国家和君王，故又有尊者、君主之义。这两个字，“画得细致完整的，后来字形为‘鼎’字，画得简略马虎的，后来定形为‘贞’字。”（张清常氏《古音无轻唇舌上八纽再证》）。《尚书·太甲下》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亦训“贞”为“正”。

周初也把“贞”训为正、固等义，如周初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国语·晋语一》“孝、敬、忠、贞”，即以“贞”为人的一项德行，而不作“占问”解；就是《左传》记载的筮事例，也只说“卜之”、“占之”、“筮之”，而从没有说“贞之”的，可知《说文》训“贞”为“卜问”是片面的，后人不加分析，又以此片面训释来解说《周易》，这就越发错了。

“元亨利贞”，既是天道的“四时之象”，又如何引申出人道来？首先要了解周人为什么要效法天道？这是古人“人定胜天”的雄伟气魄，皋陶就曾提出“天工人其代之”的口号，周公也说“配天其泽”（《尚书·多士》），要学天那样去广施德泽于

人民。天有“元亨利贞”四时，而使农作物长成，《周易》的作者要效法它以抚育万民、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而引申出人道进退来（这点，可以从《文言传》中去体会）。可见《周易》本是古代的“仿天学”，“是儒家思想的本原”（范文澜氏《中国通史简编》）。

《周易》的经文，是由卦辞和爻辞组成，卦辞的写成较爻辞为早，两者非一人一时的作品，所以，其内容虽然一脉相承，但也不免有差异处，且卦辞简略，爻辞较为具体，在立论上也前进了一步。

《周易》各卦之体，都是由六位爻画所组成，这就有利于作者把一项事理，分析为六个层次来阐发，以《乾》卦的六爻而论，它就是“龙”在六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动态。王夫之以“初者，时之‘潜’也；二者，时之‘见’也；三者，时之‘惕’也；四者，时之‘跃’也；五者，时之‘飞’也；上者，时之‘亢’也。一代之运，有建，有成，有守；一王之德，有遵养，有奕伐，有耄定”、“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时”（《周易外传》卷一），用来教导人们乘时奋进、因势利导、顺应客观规律。六十四卦中，惟有《乾》卦后有“用九”一条，《坤》卦后有“用六”一条，代表性地说明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总过程，突破了卦辞作者的机械循环观点。了解这些，有助于对爻辞的正确理解。

初九 潜龙，勿用。

“初九”，是第一爻的爻题，各爻顺序由下而上倒数，殷代至周初对数字有逆数的习惯，后来，只有《周易》爻序是如此，

这可能因为卦体象征事物多是由隐而显的，特别是农作物是由下而上、由低到高地生长、发展的，故其初处下位，最后上升到高位。六爻中最下面的一爻，最先出现，故称“初”爻；最上的一爻称“上”爻；中间四爻就直称“二”、“三”、“四”、“五”爻，也是由下而上的顺序。各爻的爻画，如果是阳性的“一”，就称为“九”；如果是阴性的“--”，就称为“六”。这是由于周代的封建君权、父权和夫权思想所指导的，以阳代表君、父、夫，以阴代表臣、子、妻；君能统臣，臣不能统君；即阳能统阴，阴却不可统阳。准此，乾“☰”属阳，三画，坤“☷”属阴，六画，以“乾”自身的三画，加“坤”的六画，共为九画，故阳称“九”；反之，坤只有自身的六画，而不可兼阳，故阴称“六”。此爻是全卦中最下面的阳爻，故称“初九”。

由于初爻处于最下层，故有“潜”象，“潜者，隐伏之名”（《正义》），潜龙，就是潜伏于下面的龙。作者借龙能变化的特性，来阐发《周易》的变化观。所以，《正义》说：“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由此可知，“龙”本是“天之自然之气”，因而，它能变化多端，表现出各种形态来，才能有“潜”有“跃”，有“飞”有“亢”；也因此，它才是古人心目中的真正的“龙”。

《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种神怪的云气，古人以为是行云布雨的龙，它出来时，可以为云为雨，当天雨将晴时，这云气又缕缕潜入山谷中，如龙潜藏而不施雨。所以说：“潜龙，勿用。”比喻君子处于下位而不可以有为。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见：与现通。田：原野。大人：贵族、统治者，《周易》中多指君主而言。

这是下卦的第二爻，处于初爻“潜”位之上，有“见”之象，“见龙在田”是“天之自然之气”出现在田野上，它“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王弼注《易》），是“阳气发在地上”（《正义》）之象。每逢春天，田野上一片阳气蒸腾荡漾，如细微的龙出来活动，从而草木萌发，大地一派生机，人的身心也随之而舒展，犹如处在太平盛世之中。引申为明君降施德泽于人民，所以有“利见大人”之辞。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君子：指贵族、有德者。乾：《广雅·释训》：“乾乾，健也。”《吕氏春秋·士容篇》：“乾乾乎取舍不悦。”高注：“乾乾，进不倦也。”厉：危也，又勉也。

《经典释文》说龙“喻阳气及圣人”，它既是“自然之气”，又“象征统治者”。《诗·周颂·载见》的“龙旂阳阳”，透露了周人以龙为图腾的消息；以龙喻君子，或君子称龙，都是统治层优越感的反映，孔子也曾以龙来称誉老聃。

前两爻提到龙由隐而见，龙本务进之性，既已出现，自应乾乾奋发，待时跃起，九三正处在从“见”到“跃”的中继奋发阶段，如果退“潜”即“勿用”，如果进“跃”可“无咎”，九三处此危虑之地，毅然采取后者，朝乾夕惕，为“跃”作准备，因而

“无咎”。这爻的龙，已被拟人化了，是作者借天道以喻人事的手法。

九三居下卦之终，有小成之象，且九二已取得初步成就，容易骄傲自满，故爻辞勉励继续努力，不可稍懈，方保“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李氏《通义》释“或”为“有人，这里指贵族。《周易》凡说‘或’，多指大人君子”。其实，这里的“或”，应是指“龙”而言的。“或”本是无定代词，要依语言环境而定，既可释为“有的人”，也可释为“有时”。此处应释为“有时”，实质也是指龙而言的。《周易》是阶升式的文体，只有“龙”而不是“人”，才能从渊中跃起。“或”，还有突然的意思。

“天之自然之气”的“龙”，通过“潜”而出“见”，力量无疑是充沛的，又经九三乾乾奋发，故能突然于渊中跃升。四爻已由下卦（渊）升入上卦，故有“跃”象，《正义》说：“九四阳气渐进，似若龙体欲飞。”读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台风、龙卷风之类的“天之自然之气”，古人一直把它视为真龙，奉若神灵。它往往形成于湖海之上，卷起水柱，宛如龙从渊中跃起。前三爻是酝酿阶段，后三爻是形成活动过程。由于四爻的“跃”起，才有五爻的“飞龙在天”；四爻虽未言龙，实际龙已跃然于纸上了，所以，《文言传》也说：“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革”是张翅欲飞的状态，这分明是说的“龙”而不是“人”。

“跃则已离于地，而将向于天矣”（《周易浅述》），“在渊能不忘于跃”（张载《大易篇》），当然可以“无咎”了。这就是作者

借天道变化之情，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心理。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爻是说台风或龙卷风刚刚生成，到九五爻时，这股风已如龙一样飞升于天空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抗拒它。《周易》作者认为这种“飞龙在天”的雄伟形象，正是周族一举荡灭强大殷商、得以取代而君临天下的象征，《集解》引干宝语：“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飞龙在天”，正可表现出“大人”（“大人谓天子”）的气概。所以说“利见大人”。

上下两经卦的中爻，都有“大人”字样，反映了周人以“中”为宜的观点。两个中爻相比，更以上卦的中爻为佳，这又是统治者居尊得中的思想所指导的。

上九 亢龙，有悔。

亢，《广雅疏证》：“王肃注《乾卦》云：穷高曰亢。”

上爻是全卦六爻中为首的最高一爻，故有“亢”象。九五爻已是“飞龙在天”了，而上九却比它还高，可见这条“龙”已经飞升于天外去了。龙卷风的“龙”既已刮向天外，当然要失去其优势，而不能作威于大地，好象统治者高傲居尊，得不到人民的拥戴，而失去统治权威，必将走向衰亡。《老子》说：“侯王母巴贵以高将恐蹶”。“是故人君之患，莫大于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潜书·任相》）所以说“亢龙有悔”。“悔者凶也”（《贾子新书·容经篇》），而不是一般的悔吝。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见：观察。群龙：指爻辞中许多条的龙。无：与毋通。无首：不要居于首位。

有人说，“用九”就是六个阳爻全部变为阴爻，即《乾》卦变为《坤》卦，这种六爻都变的现象在别的卦是没有的，所以《乾》卦多了“用九”一条。这样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按一般筮法来求卦，是不可能出现六爻皆变的；否则，就不一定单独《乾》《坤》六爻互变，而为什么它卦没有“用九”或“用六”呢？其实，“用九”和“用六”，都不过是质变的符号；“用九”讲阳爻的质变，“用六”讲阴爻的质变。

“龙，所以象阳也”（《子夏传》），“见群龙”，就是观察各个阳爻“龙”（君子）的变化和处境，进行综合衡量，所以，刘瓛说“用九”是“总六爻纯阳之义”（《集解》）。作者统观六龙，皆有务进之性，惟有五爻“飞龙在天”处境最好，而为首的上爻“亢龙”最不好，如果龙能改变其务进之性，不居于为首的上爻，而退居其次的五爻，那就好了。所以，“见群龙，无首，吉”。

“无首”，说明龙能谦退不居首位，改变了它的务进之性，而能永保“飞龙在天”的优势，这种谦退，实为形势所迫，不谦退就“亢”而有悔。所以，任何好高喜尊的统治者，都不愿居于上九“亢龙”之地，而甘愿退居“九五”次位，就是这个道理；而统治者的谦退，又何尝不是形势迫使的呢！

“用九”，突破了卦辞“元亨利贞”的机械循环观念，使纯阳务进之龙，变为“无首”的谦退之性，由此可见《周易》哲学思维前进的脉络，体现出作者的矛盾转化思想，是可贵的。

把“无首”说为群龙皆没有头，固属可笑；而说为没有领导，工作无法进行，也不合经旨；说为大同社会之准则，不要君主专制，似乎过分拔高；说这是折衷主义，更是对《周易》的挖苦。它是选取最佳点而不走极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文言传》），恰是画龙点睛之处。六爻皆未言吉，惟独这条称“吉”，应该细揣其义。

爻辞说“潜”则“勿用”，“跃”即“无咎”，“亢”则“有悔”，“无首”则“吉”。它的“吉”、“凶”，皆依行动是否符合客观情况而定，却丝毫没有祈求鬼神的赐予，在那鬼神迷信泛滥的时代，可称“出污泥而不染”！

坤(卦二)

《坤》卦是第二卦，它与《乾》卦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爻互变型的偶列组合，即所谓“错卦”。《坤》卦之性与《乾》卦相反，它代表地，也象征阴暗、柔顺、邪佞、退缩、安静和假恶丑等，在封建伦理关系上，它又代表臣、子、妻，至于《说卦传》中对它的引申，那就更多了。

《乾》《坤》两卦原本是论天地之道的，在哲学概念上，又有阴阳之理。所以《周易》作者把这两卦列于首篇，作为《周易》阴阳哲理的总纲。

《坤》卦和其它各卦一样，是由卦体、卦名、卦辞和爻辞等部份，组成了经文，只是多了一条“用六”；后人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的文章，统称为传文，它对经文的理解难免毫无误差，为了探索《周易》的本旨，只能以经文为根据。

䷁ (下坤上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释文》：“坤，本又作𡩁。”毛居正《六经正误》说：“𡩁，古坤字。”《玉篇·川部》注：“读为川，古为坤字。”《篆字汇》“古文”作“𡩁”，象地上人行走的足迹，以此作为地的特征，后来演化作“𡩁”，所以《说卦传》说“坤为地”。元亨：元，大也；亨，美好；元亨，就是很美好的意思。利牝马之贞：牝马健

行而性柔顺，是有乾健之德而兼有柔顺之性，这是“坤”的贞正性格，“坤”既是很好的，也就应该具备牝马一般的贞正的品德，即顺从于乾阳牡马之后的品德。朋：《集解》引虞翻语“同类为朋”。安贞：即立足于正确之道。

“乾坤”，从自然界来说，是天地；从哲学概念上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有它们的同一性，但也有其差异性：乾是代表美好的，而坤也有美好的质地，所以说：“坤，元亨”。而不同之处，是乾阳为“龙”，坤阴为“牝马”，是与乾有雄与雌、牡与牝的性别不同。因为坤是阴性的，尽管也是如龙奋进的健行之马，那只是“牝马”而不是牡马，而“牝马”却正是体现了坤阴的柔顺之性的正道，是坤的有利的一面，所以说“利牝马之贞（正道）”。“牝马”的正道，是顺从于牡马之后，如同坤的正道顺随于乾之后一样。如果引申到人事上，也就是贤臣顺从于明君之后一样。《庄子·天道篇》说：“春夏（乾阳）先，秋冬（坤阴）后，四时之序也；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这是“君子”行动的一条准绳，即“君子”如果有所行动，就必须按照臣随君后的准则。否则，臣超出了君，那就是迷失了臣子的正道，只有随于君后，才是合宜的。这就是坤的臣子正道，所以说：“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卦辞已明显地从自然而引申到人事上来了。“先迷、后得”，是做臣下的谦德，也是做人的谦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事于殷，而不僭越领先；对人民也以德治为主，而不暴虐逞威，这也是具有谦德的表现，这一谦德影响至今而不衰。“谦受益”，让而不先，则有利而无害，所以说：“主利”。这个“利”，卦辞说得很明白，就是“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有人把“朋”训为“朋贝”之“朋”，这未免误解。金文中常有赐贝若干朋的记载，“朋”是量词。“朋”既是贝的计量单位，那么丧失财货只能说成“丧贝”，而不称“丧朋”。这里的“朋”，应是朋辈之朋，所以《集解》引虞翻称“同类为朋”。所谓“同类”，也就是指族人、亲信、隶属等人而言。卦辞说“西南得朋”是利，而“东北丧朋”也是利。这个“利”，当然是以作者的立场谈周人之利了；在文王之世，殷邦处于东北，周邦处于西南，“西南得朋”，就是周邦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这无疑是周人有利了，而“东北丧朋”，是殷邦众叛亲离的形势，是殷人的不利，也就是周人之利了。由此可见，“西南得朋”也好，“东北丧朋”也好，都是对周人有利的事情，都是“主利”的。这段卦辞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纣臣辛甲大夫、向挚内史等，皆叛纣归周，“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史记·正义》），纣的“丧朋”，就是周的“得朋”，是“有道则得之，无道则失之”，“西南”周人有道，故“得朋”而吉，“东北”殷人无道，故“丧朋”而凶，正是“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系辞上传》）。一“得”一“丧”，正是殷周之际人心向背的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卦辞最后总结周人得利的原因说：“安贞，吉。”即立足于正道，而获得了吉利的后果。所以，《老子》发明其义说：“牝恒以静胜牡”。这有可能是当时周人知雄守雌、以弱制强、以柔克刚的思想内涵。

历来的注《易》家，多把《坤》卦中的“西南”和“东北”这两个方位辞，与八卦阴阳说附会，说西南是八卦的坤位，故因同类而得朋，这未免是错误。《周易》作者系辞时，并不是以“文王八卦方位”作依凭，因为“后天卦”乾坤方位皆偏于一隅而不对立，是不符合《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周易》的乾坤

天地宇宙观，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对立、天尊地卑，怎么能说天在东北、地在西南呢？也有人持“占筮说”解释为“但往西南则得到朋友，往东北则损失朋友”。至于为什么？他们就“不去凿求了”。查《周易》全书只利西南而不利东北，如果把它视作占辞，那就必然掉入印度洋或大西洋中而后已，永远不可能回来。从《周易》这一方位绝对化来看，它只能是殷周之际的政治形势，而决不是占筮书的体裁。

从卦爻辞的义蕴来看，卦辞应是灭商之前所写，爻辞应是灭商以后，周人已经居于尊位的时候所写。两者的思想要求是显然不同的。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初六是本卦第一个阴爻，它为什么首先就提到“霜”和“冰”呢？这要从天道四时来谈，“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周易内传》卷三），乾阳代表春夏上半年气象，坤阴则代表秋冬下半年气象；春夏的气象特征是阳气的活跃升腾，故《乾》的爻辞论述“在田”的阳气之“龙”和“在天”的旋风之“龙”来表示；秋冬的气象特征是气温的冷凝，“霜”和“冰”正是这个时候在大地上所呈现的显著变态，以它来表示大地的阴性及其发展的趋势。由“履霜”而“坚冰至”，说明阴性的环境，有利于阴暗因素的滋长，“阴兴必盛，自然之数也”（《周易内传》卷一），提醒人们防微杜渐，预防不利形势的到来，体现了作者喜阳恶阴的心理状态，和对天象变化的预见性。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直：与德通；平远无隐之义。方：正也，《本义》说：“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大：广远无垠；又《九家易》说：“阳称大。”习：《说文》“数飞也”，即联速飞起的意思。

李氏《通义》说：“直、方、大：这是对大地的一种粗浅的认识，认为大地是平直、四方、辽阔的。”《程氏易传》说：“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尽地之道也。”前者是爻辞的自然观的古义，后者可能是作者人道观对古义的引申，这从后面“不习”辞义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从大地的平远无隐、人皆可见的直性，而引申为人的襟怀坦荡的德；由大地的方正之形，而引申为人的贞固无邪；又由大地的广袤无垠，而引申为人的雄伟气魄，和比于乾阳之天的伟大形象。从这三点来看，坤地足可与乾天等同了，这正是它们具有同一性的一面。然而，它们毕竟是有差异的，这就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尊地卑”的不同。否则，地也就是天了；以人道来说，臣也就是君了，社会就要大乱了，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地必须在天之下，臣也必须在君之下，才是有利的正道。爻辞说：尽管地也具有天的美德，并可与天比拟，但它仍乐于居在天之下，则天上下雨仍可降到地上以生长万物，这种不跃起与天比高的美德，是最好的、无不利的，即“不习，无不利”的意思。引申为臣下不篡取君上之位，这对社会的稳定，也是“无不利”的事情。

六二居下中正，柔顺之至，既有乾阳的美质，又有雌伏“安贞”之性，甘居臣下之位，不与上面争雄，正是地道和臣

道所应有的品德。它与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之义若合符节。

对此爻的训释，历来注家多未能正确地发明其义，有的以为“大”字是衍文，如《熊氏经说》：“郑氏古《易》云：‘坤爻辞“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玄黄”协韵，故《象传》、《文言》皆不释“大”，疑“大”字衍’。”这不过是辞句上的巧合，不足为据。至于《象传》不释“大”字，那是因文法的需要，如初六就没有“至”字，能说“至”字是衍文吗？何况《文言》在引述爻辞时，仍有“大”字在，怎能说它是衍文呢？再从哲学的角度看，“大”字却是不可忽缺的，“荀慈明注：大者，阳也；干令升注：地体其大”（引自丁寿昌《读易会通》），“大”字既体坤地之形，又兼乾阳之性，比“直、方”二字更能烘托出“不习，无不利”之义。“无不利”的先决条件就是“不习”，这点，很多人不得其解。

王弼以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解释“不习”说：“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周易注》）。这一错误，影响深广，很多人跳不出他的窠臼。《本义》说：“不待学习，而无不利。”《程氏易传》说：“直方之义，其大无穷，地道光显，其功顺成。岂习而后利哉？”《周易浅述》说：“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廓而大，故曰不习。……盖习而利，利止于所习矣；惟不习，故无不利。”《周易集解》引干宝语：“道，成之于我而用之于彼，不方以仕学为政，不方以嫁学为妇，故曰：不习无不利。”《周易大传今注》说：“方，并船也。……因方舟不易倾覆，虽不习练于操舟之术，亦无不利。”这些话都是说学习无用，学习不如不学习好。这种消极无为的观点，根本不符《周易》的原义。李镜池氏试作新解：

“由于商人到处去，有时走得很远，因而得出了对大地‘直、方、大’的结论。有了这种初步认识，……虽是不熟习的地方也可以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已是间接的熟习了，并不是绝对的“不习”；闻一多氏训“直方疑即省方”，说“省方犹后世巡狩，其事劳民耗时，不宜常行，故曰‘不习，无不利’”（《周易义证类纂》）。“可是我们从《周易》中却找不到以‘直’为‘省’或把‘省方’二字连用的例子，可以作闻氏此说的内证；同时闻氏还把本爻的意义从坤卦之中以及与乾卦九二的联系之中游离出来，使之上下左右都全无依傍，这是使人难以信从的。”（《周易新论》）宋氏说闻氏训释没有“例子”可援，这可无须拘泥，可以有所创新。不过“巡狩”本属乾阳君王之事，不可能出现于《坤》卦的下卦之中，这点是不可忽视的；李氏《周易探源》还训“习”为“袭”说：“意为直方虽然强大，却没有能够侵袭进来。”虽然如此，不等于在御敌中毫无损伤，怎能说“无不利”呢？况与《坤》卦主题毫无关联，与他自己所说一卦一个主题未免矛盾，故不可取。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章：蕴含章美而不外显。可：《字典》“仅可未足之辞”，即勉强可以的意思。贞：正、固。王事：国家大事。无：与毋通。终：好的结果。

二爻说臣民有乾阳美德，而不骄矜犯上，这就有可能把他的才力，效忠于国家。六三位居下卦之上，有可能出为世用，故戒以“含章”，“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程氏易传》），才是做臣子的起码条件。

“含章”，本义是说大地有秀丽的山河、丰富的产物，文彩斑斓，美不胜收，给人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而从不显耀自己。引申到人事上，臣下怀瑾握瑜，经纶满腹，却不恃才炫耀，这是应该固守的美德之一。如果效力于国家的大事，则应该披肝沥胆，竭诚尽忠，不可固执“含章”，而应多所贡献，并且有功不居，这样才是臣子的全面美德，也才能有好的结果。这是周初封建伦理的道德规范。如《尚书·君陈篇》说：“尔有嘉谋嘉猷，入则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强调臣下应该把智慧和良策，贡献给君王，作为君王的聪明才智，而自己并不居。此后的齐国晏婴也是“虽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晏子春秋·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引孔子赞）。可为本爻的最好注脚。

在封建君王的淫威下，如果臣民威高震主，那就祸不旋踵了。此爻固是为臣的谦逊美德，也流露出封建君主的贪功自私、无能而嫉贤、狭隘而阴险的真面目。《礼记·坊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的说教，与本爻不无渊源关系。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括囊：括结囊口。誉：名誉、称道。

囊口括结，说明囊中有物，大地宝藏丰富，故有“括囊”之象。引申为人的口中有话而不说，腹中有才而不展。人为什么有才不施、有话不说呢？这是老于世故的原因，除三爻已说怕威高震主的原因外，还怕直言遭祸，“括囊”不言，可

以“无咎”，爻辞所说“括囊无咎”，可能是古人的处世谚语或教训的总结，特别在比干直言而遭剖腹挖心的惨刑之后，“括囊无咎”更应成为当时做人之道的口头禅了。所以霍性说：“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三国志》中华书局版第60页《注》）直至后世，仍然流传着“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等等明哲保身的信条，这都是“括囊无咎”爻辞的翻版。“括囊无咎”，话不虚传，确可使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口舌是非。“是以《易》称‘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三国志》中华书局版第536页《注》）。但是，如果大家都“括囊”而不言，“闭其知而不用”（魏了翁《周易要义》），以求“无咎”之道，必然要阻碍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和发展，更不利于群策群力，共济时艰。如果为了明哲保身而不进忠言，决不是对国家忠心耿耿的态度，虽然做到“括囊无咎”，但这种思想行为、是无足称道的自私表现，东汉杜密就曾批评刘胜“噤若寒蝉”。所以说“无誉”。

有些人把这条爻辞断句为“括囊，无咎，无誉”。意为如果括囊，则“无咎”，也“无誉”，这是是非不分、褒贬不明，毫无立论主旨，这决不是作者的原意，也不合于封建统治者对其臣下的要求。尽管在实际中，君主多不喜臣下的忠直之谏，但在理论上，却反对臣下缄口不言、明哲保身的行为。周公旦也是反对“括囊无咎”之说，而主张忠君直谏的，他在《尚书·立政篇》中说：“自一话一言，我则末为成德之彦，以义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说辅佐君王，要忠于国家，善进一言，他把所知有利于治国的话，都对成王说了。“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荀子·非相》），即“君子”有话就说，“鄙夫”则“括囊”而不言，圆滑应

付，“不与物忤，故无咎”（孔颖达《疏》），这种“为人谋而不忠”的圆滑态度，不应“无咎”，而是“无誉”，这样，才可使“腐儒”之流的“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宋人李光《周易详说》）。

六五 黄裳，元吉。

当五谷丰登季节，大地遍野金黄，如同宇宙著上了“黄裳”，这象征大有之年最美好的时光，不但景色绚丽，赏心悦目，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温饱。所以说：“黄裳，元吉。”

地，处宇宙的下位，故有“黄裳”之象，犹如人穿上了一件黄金色的裙子。“黄裳”虽然著于下体，却装点了人的整体美，它居下而能庇人，没有它，就会破坏了整体的美观。引申为具有实才和美德的人臣甘居下位，给社会创造文明，给国家作出贡献，这才是最善最美的匡道，这就是“黄裳，元吉”的伦理观。

《乾·九五》“飞龙在天”，《坤·六五》“黄裳”居下，形成了“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明显对比；“飞龙在天”，喻指君王的最佳处境，“黄裳”居下，喻指臣民的伦理典范。

《周易大传今注》解“黄裳”之“裳”说：“汉帛书《周易》作常。常，大旗也。《周礼·春官·司常》：‘日月为常’。又曰：‘王建大常’。据此，常旗上书日月之形，帝王所建，故曰：‘黄常元吉’。”训“裳”为“常旗”，似有未妥。按“裳”与“常”古本通，汉帛书的“黄常”，就是“黄裳”，而不是“大旗”。“常”也是下体服饰的裙子，《说文》释“常”为“下帟也。从巾，尚声。

常或从衣”可证。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乾之阳气，也指君主，与坤阴对立的因素。战：范望《太玄注》说：“阴阳争，为战。”野：广义是大地称野，如原野；离国郊以外的边远处称野，为诸侯属国的治理区。玄黄：“玄黄者，天地之杂也”（《文言传》），杂糅天地乾坤两种因素如浑沌之状，是质变前的瞬间现象，引申为人道上的双方交战，胜负难分、两败俱伤的景象。

上六居阴爻之极，阴性已达极点，阴极则阳生，“阴亢已极，则阳必奋起”（《周易内传》卷一），是乾之“纯刚不堪阴盛”（李鼎祚《集解》）的缘故。从自然观来看，冬至一阳生，是物极必反之理，阳生而与阴争，故有“龙战”之象。阴阳两种因素互争之时，交杂在一起，难分难解，故有“其血玄黄”之象。“其血”，是因“龙战”而作的比喻。从社会观来看，阴性太盛，象征臣道不逊，与朝廷分庭抗礼，故引致君王的征伐，君王征伐臣属之地，正是“龙战于野”之象。臣属既然不逊，必然有对抗的实力，君王未必马到成功，双方皆可能有伤亡，故有“其血玄黄”之象。再从周初的历史来看，武庚“三监”联合叛乱，迫使周公奉成王之命进行东征，战事旷日持久，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也与此爻之义相合。由于爻辞所指不明，我们只能从这三方面去理解。至于李氏《集解》说殷纣“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倒是未必，本爻旨在要求臣民，恪守坤阴顺承乾阳的臣道，而不是宣扬武王伐纣、以臣犯君的不合卦义的史实。这是作者

喜阳恶阴、扶阳抑阴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所决定的，也是所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

用六 利永贞。

永：本是水流长远而不停滞的意思。如果壅滞了，水势必然逐渐上涨而泛滥成灾，那就不好了。所以，爻辞希望“永”则有利。贞：有固守正道之义。水流“永”而不停，固然不致泛滥成灾，但仍应循着河道而不要乱流，才是正确之道。水属阴性，故以水为喻，要求阴性的水，不要滋长其阴险之性，而要具有永健刚固的乾阳之性。所以，“利永贞”，就是要求坤阴具备永健刚正的阳性，才有利于制止阴盛，改变纯阴无阳的坤质，阴性得有阳性调和而为云成雨，给作物和人类生长以有利的条件。

“利永贞”之义，引申到社会伦理方面，就是要求臣民防止阴邪之性恶性膨胀，要有奋进不息的“永贞”之德，才是有利于做人的正道。

绝对的坤阴之性，不同于奋进向上的乾阳，初爻是冷酷的冰霜，二爻“不习”而雌伏，三爻“含章”而不显，四爻“括囊”而沉默，五爻“黄裳”而居下，令人有低抑郁闷之感，直至上爻阴盛，导致质变而“利永贞”，才水流而不塞，打破了坤的呆滞局面。

“用九”，由乾阳而质变为“无首”不争的含坤之性；“用六”，由坤阴而质变为“永贞”健正的含乾之性。可见《乾》《坤》两卦皆具贞正之德，“汉以来言《易》者，以乾健坤顺绝对分开，是乃曲从统治阶级之教条”（熊十力氏《原儒》下卷）。民族

英雄岳飞，就是一味坤顺于昏君，而忽视国家民族的大义，结果成为这一教条的牺牲品。这又是研究《坤》卦时所必须指出的。

乾坤之学，是《周易》宇宙观的主体，借以阐发社会伦理和朴素的唯物辩证观，它不愧为我国伦理哲学史上一颗瑰丽的明珠。《周易》之学，主要也就是乾坤之学。所以说“天地，《易》之主也”（阮籍《通易论》）；“乾坤，其《易》之门邪（也）”（《系辞下传》）。学《易》者对《乾》《坤》两卦作认真的探讨，求得全面而正确的理解，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屯(卦三)

“屯”，甲骨文写作“𠂔”或“𠂔”；金文又写作“𠂔”或“𠂔”等不同形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下面的根须都是弯曲的；而上端则有不同，有的形状是着眼于描绘圆圆的子叶，有的则又象形苗芽的出土，意味着新的物性历经曲折而崭露头角，方兴未艾，前景正未可限量。

《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周人以为天地是万物之父母，故以《乾》《坤》两卦为首篇，天地产生万物，故以“屯”为象征，紧续于两卦之后。“屯”是植物初生的象形字，体现了周人重视农功的思想，作者观察到植物的种子虽然很小，却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克服各种困阻，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而茁壮地成长，这正是周族坚韧顽强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象以喻意，提出了在屯难之世的行为规范。

在前面的《坤》卦中曾谈到阴性获得阳性的调和，而为云为雨，给作物生长和人类生活带来有利的条件，《屯》卦之体正是“初”与“五”两个阳爻来入于卦中，改变了《坤》卦的性质，呈“云雷”之象，而有别于乾坤父母之体。但它又有相同的一面，如《乾》卦有“元亨利贞”之辞，《屯》卦也有这四个字。“元”，是春天的物之始生，春天是一年之始，《礼记·月令》：“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雷乃发声”，而《屯》卦之象，上坎下震，意味着天上水份饱

和，空气湿润，雷也发声，说明气温已经升高，正是春临草长之时，呈现出“屯”象，作者由此而产生联想，写出了《屯》卦。

䷂（下震上坎）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继《坤》卦之后，是坤阴中有乾阳来入，改变了坤的原质，而产生出新的物种。屯体下卦雷震，上卦坎险，阴性得阳性调和而成云，有雨水之象，且雷已发声，是“万物之始生”的春天已经到来，“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故呈现出“屯”象。卦辞和《乾》一样，都有“元、亨、利、贞”之辞，证明《屯》卦与天道运行和事物发展规律，有着紧密的关联，它随《乾》《坤》两卦之后第一个出现，意味着四时的第一个阶段，即冬去春来的交替之时，这时，余寒仍很料峭，威胁着大地，农作物在这严峻的（上卦坎险）气候下，艰难地挣扎着，大有难以生存的趋势，所以卦辞在“贞”（象征四时之末）字下说“勿用”，即新生事物，抵抗力弱，在一年四季循环到冬季（贞）之时，难以有所作为。不过，春天即将到来，希望就在明天，暂时虽然“勿用”，发展下去，就有好的前途，“有攸往”，就是说要用发展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引申到社会问题上，它象征着应运而起的新兴力量，初如星星之火，转而成燎原之势，这是由于它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元亨利贞”规律的缘故，尽管初期险阻重重，好似无所作为（“勿用”），却终能发展、壮大，而取得最后胜利（“有攸往”），而建邦立国

（“利建侯”）。

“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治与乱在循环往复着，各个朝代也都有其创业（元）、发展（亨）、极盛（利）、衰亡（贞）的规律。《屯》卦云屯雷动，险象丛生，天下大乱，正是群雄逐鹿之际、时势造英雄之秋，所以卦辞说：“有攸往，利建侯。”

从卦义来看，这很象是说殷纣无道，人心离散，正文王兴起之时；从卦体来看，上卦坎险，下卦震动，象征着上层阴险残暴，压迫人民，导致下层的动乱；五阳陷于群阴之中，象征殷纣宠信费仲等奸佞而昏聩糊涂；“初九阳居阴下，为成卦之主，是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故利于建侯”（《周易浅述》），“以阳下阴，为民所归，侯之象也”（《周易本义》），象征着文王奋发东进，礼贤下士，力图灭殷的情况。《系辞下传》认为《周易》所论，“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此说不为无因。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是讲的天道自然之象；“利建侯”则是引申到社会问题。而李镜池氏却说：“‘利建侯’，属附载。”（《周易通义》）其实，《周易》就是以天道论人事，借象以喻意的仿天学，无所谓“附载”。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盘”，与蟠通，《集韵》：“曲也。”通作磐，大石也。《成公绥啸赋》：“坐盘石。”注：“盘，大石也。”“桓”，有勇武顽强之义，《尚书·牧誓》“尚桓桓”，注称：“桓桓，武貌。”

《屯》卦是说新生事物在艰险的环境下，困难地然而又是

顽强地生长。“初九”为下震之主爻，上有重阴，一阳居下，正如草种在大石下，辗转曲折、勇敢而顽强地生长、发芽，终于出现在大地上，意味着草芽虽小，却具有正固果毅之性，否则，只有长埋土下，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引申到人事上，犹如英雄处在布衣之时，被旧势力压抑着，要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勇武顽强的奋进精神，顺应正道（力少则修德），坚韧不拔地冲破一切困难险阻，才可作一番事业，为国家的干城。

六二 屯如逴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逴”：难行不进貌，有缓缓而来之义。“班如”：行为有次序，引申为秩序井然；《程氏易传》：“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似为弃乘步行、礼聘贤能之态。“女子”：指六二阴爻。“字”：女许嫁称字，又爱也。《尚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杜氏注：“字，爱也。”《京房易传》陆绩注同。“十年”：十为数之极，极则复，此喻时间之久，而非确数。

本爻位居下震之中，动而有度，上应“九五”而下乘“初九”，势力大于下震之主。以社会人事而言，“六二”有正统观念，本与“九五”为正应，忠贞于“九五”，但又逼近新起的“初九”，“初九”动而求进，无奈阻于“六二”，很想拉拢“六二”为他辅佐。初动势缓，故行动迟缓，有屯逴之象；既有求于“六二”，故能谦恭有礼、“乘马班如”；历来都以得天

下者为王，争天下者为寇，“初九”是下震之主，志在推翻“九五”尊者，故“初九”有寇之名，但在“六二”看来，“初九”乘马班如，并不象前来劫掠的盗寇（“匪寇”），而是彬彬有礼、通好于“六二”以求其亲辅的（“婚媾”）阳明之主，证明“初非为寇也，乃求与己为婚媾耳”（《周易浅述》）。因而“六二”对“初九”不无产生爱慕之情，按理这时就应该慨然应允“初九”的请求，只是格于原来与“九五”的正应关系，不便遽而背离“九五”，犹如女子恪守贞操，不肯轻易将爱情改许别人。“六二”阴爻居于阴位，故能虑事审慎，不轻举妄动，暂时仍然“志在于五，不从于初”（王弼注《易》）。所以有“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之义。《说文》谓“屯，难也”，由此爻观之，不仅明主求贤困难，就是贤者应明主之求，也很有难处。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近也，就也。鹿：“王肃作麓，云：山足也”（《经典释文》），可备一说。即鹿：犹言逐鹿或近山。虞：主管山泽、协助狩猎的官。几：与机通，智也；《系辞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善于观察苗头。舍：与捨通，弃也。吝：《说文》：“恨惜也。”《系辞传》说：“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又汉《易》作遯，难行也。

本爻说，打猎之人，必须熟悉地形等有关情况，或者有人为之向导，如果既不熟悉地形，又无虞人为之向导，深入茫茫林海之中，不见天日，不辨方位，怎能顺利地猎获呢？比喻争夺天下的人，必须得到贤能及多数人的辅助，才有成

功的希望，而“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兵法·军争篇》）。“即鹿无虞”，是无向导之人可用，意味着不得人和。当此天时屯难之际，没有地利、人和，还能和人争夺什么天下呢？故不如舍弃不争。假使不识时务，一意孤行，不但无益，且有深陷林莽，为猛兽伤害的危险。爻义以狩猎为喻，强调得人者王、失人者亡的建邦立国之理。《淮南子·缪称训》释：“即，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几，终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几终不如舍之，使之不终，如其吝也。”它也视《周易》为治国之道。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二爻是说“初九”求助不允，三爻是说无助不成，这就迫使逐鹿争雄者，必须求贤相辅。本爻是说“初九”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诚心礼聘贤能，再次“乘马班如”，去“求婚媾”。如刘备三顾茅庐，终得诸葛出山。“初九”再三求贤，自可获得良辅，所以“吉无不利”。“屯难之世，不过十年”（王弼注《易》），至此“十年乃字”，说明屯难已过，成败形势分明，“六四”是“初九”的正应，容易应初之求而成婚媾。所以说“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阴居阴，柔顺而正，不致失礼先动；初阳为动之主，当然要主动求四之正应；阴来求而阴往应，辅新主成其大业，自然都是“吉无不利”了。《本义》说六四“下求婚媾”，欠妥。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有聚敛、积攒之义。膏：膏泽，引申为财富，如人民脂膏。屯其膏：一义为节约、积攒钱财；一义为聚敛、搜刮民脂民膏，而不下施。贞：《文言》说“贞者，事之干也”，即处理事情的原则；贞又有尊长之义，孟康说：“小贞，臣也；大贞，君也”（《汉书·谷永传》注释）。由此可知“小贞”是下属官长，“大贞”是指喻君王，从卦象看，“九五”为上坎的主爻，“初九”为下震的主爻，前者应是“大贞”，后者则是“小贞”。

《屯》卦不仅强调创业的艰难，更重视守业的难度。指出创业之时要礼贤，守业之时要抚下，如果“大人不能恢弘博施，是大正为凶”（《周易正义》）。《尚书·多士》要求统治者如天一样，广施恩泽于下（“配天其泽”），《康诰》强调“裕民”，《周易·涣》卦主张“涣王居”，《益》卦也强调从多方面去施惠于民。周初统治者深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的辩证关系，这是他们聪明的一面。与此相反，商纣聚“鹿台之财”与“巨桥之粟”，宝玉达十八万块之多，结果身焚国灭，周武王灭纣时得而散之。是殷纣以搜刮人民脂膏的恶行，成全了周人散财济民的义举。所以，纣“屯其膏”而致周兴（“小贞吉”）殷亡（“大贞凶”）。周人“不可不监于有殷”（《召诰》），故于此总结以教族人。

本卦只有两个阳爻，“初九”为下震卦之主，“九五”为上坎卦之主，二阳皆为主爻，只是处位有尊卑、上下之别。下阳震奋，故“利建侯”；上阳险陷，故“屯其膏”。“五以中居

尊，反逊于初者，初在下而动，为众所归，时之方来者也；五在上而陷于险，人心他属，时之已去者也。……屯膏吝赏，非大君之道”（《周易浅述》）。“九五”承、乘、应皆阴，群小得势，故“屯其膏”而不施，使下面离心离德，正如《泰誓》所说“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故其后果只能是“凶”。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乘马：这里是指权位、财富的象征物。班如：分别之情，有丧失“乘马”之义。这与前者礼节性的下马，有质的不同，故前者吉而后者凶。泣血：《礼记·檀弓上》说：“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郑注：“言泣无声，如血出。”涟如：是极其悲痛而泪流不止之状。造成如此悲痛的原因，是“九五屯其膏”而不下施，自绝于臣民，致险极（上坎险之终）而无辅，终必丧失其脂膏，“乘马”也不为其所有了，有丧失一切的败亡之象，“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淮南子·缪称训》），前无去路，下无应援（与“六三”非正应），面临绝境，所以“泣血涟如”。“初九”新兴力量，终得取而代之，如武王伐纣，周族奄有天下之象。

蒙(卦四)

䷃ (下坎上艮)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按《蒙》、《屯》两卦，是一个卦体的互为覆转(即“综卦”)，而《乾》、《坤》两卦，则是卦体的阴阳爻互变(即“错卦”)，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卦疏》说：“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蒙》卦的卦体，就是《屯》卦卦体的覆转。所以，对这两卦，姑称之为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而对《乾》、《坤》两卦，姑称之为卦体阴阳爻互变型的偶列卦组。《周易》各卦组都不外这两种形式，非此即彼或彼此兼具。

蒙：据《尚书·洪范传》解：“蒙，阴闇。”《尚书正义》说：“性不通晓，则行必蒙闇，故‘蒙’对‘圣’也。”可知“蒙”即闇昧不明的意思。

本卦卦名为什么叫“蒙”？这还得从卦体上说起。卦体的上卦是“艮为山”，下卦是“坎为水”，象征山下有一股泉水从地底下冒出来，这股刚从地底冒出的水，还不清楚外界的情况，也不知流向何处为宜，又无现成的渠道可循，使泉水完全处于闇昧不明的状态，这是初生事物的必然现象。所以，《大象传》说：“山下出泉蒙。”《序卦传》也说：“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说明卦体已经呈现出幼稚而

蒙昧不明之象，故定卦名为“蒙”。

作者看到“山下出泉”的“蒙”象，而产生联想：如何处理这股幼稚而蒙昧的泉水，使之畅通无阻、变害为利，即怎样才能变蒙昧为亨通。对此，作者以拟人化的口吻说：变“蒙”为“亨”，不仅我要求童蒙般的泉水做到这点，恐怕童蒙般的泉水，也在想要求我帮助他做到这点，双方都不希望泛滥成灾。所以，《彖传》说：“志应也。”

既然作者和泉水都想变“蒙”为“亨”，那就是方法的问题了。要想使泉水明智而不泛滥为害，必须先来一个应急的堵截措施，把泉水控制起来，才便于开沟引导，待沟渠开好并引水试渠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拆除堵截的水坝，而让泉水顺利地流淌向人们需要的地方，为人类造福。必须指出，处理泉水，要求方法得宜，不可一味堵截，以防溃决成灾；更不能以邻为壑、嫁祸于人。这才是有利的、正确的（“利贞”）。

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本卦的卦辞的。当然，作者撰写《周易》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如此，他是借象阐意、因象立教，由自然观而引申到社会观，用来指导当前的行为方向，所以，辞义一语双关，“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因贰以济民行”（《系辞下传》），表面上似说处理泉水问题，实质是以此比喻治国的大事，而作者正是以这第二层意思，用作指导人们趋吉避凶的行动指南的。

“山下出泉”，好比周族统治下的“新民”，他们新附不久，还不了解周族统治者的政治法规，可以说还处于蒙昧的状态，如何做好政治上的启蒙工作，使“新民”通晓周族的新政，并遵循这个政纲去行动，是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的一大紧迫任务。所以，卦辞首先提出“蒙亨”二字，即政治启蒙的目的，

就是要使政治思想模糊的新附者，能了解新政、通达事理，按新政的要求行动，这才有利于周族的统治和新政的推行。“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故“《蒙》卦之义，主之者全在‘九二’”（张载《横渠易说》），这是因为《蒙》卦就是讲教育人民的问题，而九二“包蒙”，即“有教无类”（《论语》），使人们都能受到教育，都能趋吉而为善，符合卦辞“蒙亨”的宗旨。

教育的问题，必然牵涉到教育者（“我”），和被教育者（“童蒙”）两个方面。教育者固然切望把正确的道理灌输给受教育者，而受教育者也都企求博学多闻，由蒙而圣。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初建立的政权，为求顺利地推行其政令，总想尽快地将其政治纲领，宣传给人民知晓，而新归附的人民，也迫切需要了解统治者的意图，以便行动有所遵循，而避免触犯法纪。这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矛盾，就可通过宣传教育的手段，得到相对的缓和，是符合于双方的暂时利益的。所以，卦辞说：“匪（即不但，《诗·大雅·抑》“匪手携之”，高亨《诗经今注》说：“匪，不仅，不但。”）我求童蒙，童蒙〔亦〕（引者加）求我。”

既然一方主张教育，一方要求教育，那么，如何进行教育呢？卦辞接着说：“初筮告。”“初”，以水为喻，是开沟引导之初，又指教育工作的初始；“筮”，“决也”（《广韵》），又“择也”（王夫之《周易内传》）“筮，谓占决卜度（即推断事理之宜——引者），非谓以蓍龟也（而不是用蓍草、龟甲去占卜——引者）”（《程氏易传》）。“告”，《本义》“音谷”，读如牯，义同；“告字，即系牯之古文”（郭沫若《十批判书》），即控制之义。古人的治水方法，不外乎堵截与疏导，引申到政治上，就是

压制与教育的两种治民措施。“告”是控制；“渎”就是注水入河的沟渠，借它引水就范。《说卦传》称“坎为沟渎”，《蒙》卦之体下卦为“坎”，故卦辞联想到沟渎。这段卦辞说：对蒙昧的泉水，起初必须采取控制的手段，再不断地开挖沟渠，在引水入河后，就不再控制它了。引申到社会问题上，当新政建立之初，对不明政策的人，先予以约束，再反复教育，使人民沿着统治者的政治轨道行动，这时，就可撤销“约束”而恢复正常秩序。当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统治者自己必须立身要正，一系列的措施，也必须正确适宜，才能使蒙昧的人民走上正道。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可证卦辞最后要求“利贞（正）”的意义。

从这段卦辞，隐约可以看出“《易经》反映了我国古代最初的政治思想，为我们认识历史本来面目，提供了方便”（张立文氏《周易思想研究》第三章）。

然而，有些注《易》家持“占筮观点”，竟训“告”为告诉吉凶的告诉之义，训“渎”为亵渎神灵的侮慢之义，说“童蒙”再三卜筮，不信任神灵的初告，而侮渎了神灵，所以，神灵也就气恼而不告诉吉凶了。这样训释既是舍象解经，且又不符史实。

因为古人卜筮，多经再三。如《礼记·曲礼》有“卜筮不过三”之说，可见是允许卜筮三次的；再看《尚书·金縢》说：“乃卜三龟，一习吉”；综此，如果把“再三渎”释为侮渎神灵，未免论据不足；又如果把“渎则不告”释为因侮渎神灵即不告诉其吉凶，又怎么能治理蒙昧、达到卦辞所要求的“蒙亨”主旨

呢？如果再联系爻辞来看，就更可见“占筮论”的不足取了。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博雅》：“开也”、“去也”。发蒙：即启发、除去蒙昧。刑人：即以刑罚制人。说：与脱字通。桎梏：古代木制的镣铐，是约束人的刑具。往：向前走下去。以往吝：“刑不可长”（王弼注《易》），长此以往则羞吝。

初六“以阴居下，蒙之甚也”（《程氏易传》），医沉痾须用重药，治乱首要重典，使人知法而有所趋避。初爻发挥卦辞“初筮告”之义，在启发、教育蒙昧深重的人时，采用了强硬果决的手段，运用了刑罚制裁的措施，来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反抗者，如周公东征，诛武庚、惩“三监”，迁殷顽民于成周，加以管制和教育，目的是要使他们“作新民”而免除、摆脱刑罚；对表现特别好的，还可以提拔到统治层去做官，对微子就是如此，周公说他“旧有令闻，克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尚书·微子之命》）；霍叔叛乱，周公放他为庶人，通过教育改悔，又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可见“刑人”只是权宜的应急措施，是以刑罚来制止犯法，以求最终消除刑罚；故“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无诛矣”（《荀子·仲尼篇》），正是实现了“利用刑人，用说桎梏”的目的。

爻辞“以往吝”，是对掌握杀伐权柄的统治者的警戒：刑罚虽然有效，但不可迷信它的威力；否则，长此以往，专恃刑罚而滥施无度，必然导致不良后果而有悔吝。这又是古人以刑止刑而不滥刑的辩证之道。

孔子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这只是“齐”的小的一面。如果以为刑罚万能而滥施酷刑，结果，很快就被人民埋葬掉，这才是“齐”的大的一面。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九二“以刚居中，童蒙所归，包而不距（拒），则远近咸至，故包蒙吉也”（王弼注《易》）。可知“包谓包含，九二以刚居中，童蒙悉来归己，九二能含容而不距，皆与之决疑（启蒙——引者），故得吉也”（《周易正义》）。所以，孔子说：“受恶不让，似包蒙。”（《说苑·杂言》）宋人杨万里也说：“包则有容而无释，纳则有受而无却。”（《诚斋易传》）这些都说明“包蒙”是包容广纳蒙昧者而一体施教的意思，这对国家、社会及蒙昧者都有利，故称“包蒙，吉”。纳：“犹致也。”（《礼记·曲礼下》：“纳女于天子”《疏》注）有求得、引至之义。妇：是指“群蒙，尊教者也”，而不是指的个人。爻辞说：明智之圣，广泛教导蒙昧之人，使之化蒙而趋于圣，纳妇（女），教其顺吉之道，纳子（男），发去蒙昧而精明强干起来。所以说：“包蒙吉。”

《周易大传今注》释“包蒙”提及“厨人目矇失明，则厨事废，有困难”，这又怎样去解释下面的“吉”字之义呢？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即不予重用或不宠信的意思。取女：指强掳来的女子或阴性小人，《尔雅·释诂》说：“俘，取也。”《疏》：“李巡

曰：‘因敌曰俘，伐执之曰取。’金夫：“九二阳刚，得乾金之中爻，有金夫象”（《周易浅述》）；又是对男性的美称，金夫，可能是指周贵族。躬：“弓也，谓身可屈曲，其形似弓也。”（张舜徽《演释名》）如“躬身施礼”，引申为恭敬礼貌。不有躬：即没有礼貌或不合礼仪；六三失位，“逆乘二阳，所行不顺”（《集解》引虞翻语），不符合阴性的身份。

六三是未经教化的蒙昧者，或虽经教育但思想还未通顺的人；“蒙”而未“亨”，往往心怀不满，甚至有敌对的情绪，这种人是很不可靠的，更不能对他（她）们宠信、倚重，以防祸起萧墙之内。所以说：“勿用取女。”

六三处坎险之极，有水欲泛滥之象，象征不安定的因素。《程氏易传》说：“三以阴柔处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动者也。”周初鉴于夏商两代的灭亡原因之一，与宠信“女戎”不无关系。“史苏曰：……今晋寡德，而安俘（取——引者）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亦不可乎！”“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国语·晋语一》）。《蒙卦》作者早于史苏就看清了宠信“取女”的危害性，在三爻中提出警戒，颇具政治慧眼。

《周易本义》对此爻解释说：“金夫盖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鲁秋胡之为者。”这样轻狂的浪荡公子，怎么够称得上“金夫”！“挑之”而达到了目的，又怎么说是“无攸利”？又《周易义证类纂》说：“‘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语皆无义，疑‘夫’当为‘矢’，‘躬’当为‘弓’，并字之误也，金矢即铜矢，有矢无弓，不能射，故占曰：‘无攸利’。”不仅改字解经，且又不合卦旨。

《蒙》卦的内三爻，是讲三种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初爻是有顽抗行动的，应予压制；二爻是指群众的大多数，都应

该、也是能够教育好的；三爻是表面逊顺、内心未服的一类，在未教育好之时，不可轻易宠信。其外三爻，是说三种不同的启蒙方法及其利弊。

六四 困蒙，吝。

困：《六书本义》说：“木在□中，木不得申也。”困蒙：是对蒙昧而不知所之的泉水，一味地实行强控硬堵，终必溃决而成灾；引申为对蒙昧者采取单纯的高压手段，而不诱导。

四爻与初爻，分居于上下卦的下爻，皆属阴性，故不是正应，不能配合协调。初爻说：专恃刑罚来束缚人民而不教导，长此以往，结果必“吝”；六四爻不能正应于初爻，而犯了这个毛病，终致“困蒙吝”。

六五 童蒙，吉。

童：《韵会补》说：“幼也。”是人生的早期阶段。童蒙：就是及早进行启蒙教育。

二爻与五爻，各居上下卦的中位，也是对应关系，两爻一阴一阳，是为正应，故能配合默契。六五柔中居尊，循循善诱，教育方法得宜，对幼稚无知的“妇、子”，进行早期的启蒙教育，童蒙“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本义》），最容易收到启蒙之功。且六五德威素著，学子更乐于受教，故二爻“妇”女皆能趋“吉”，男“子”也都“克家”，这正是六五“童蒙”教育的“吉”道所致。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说文》：“支也”，“支，小击也”，即有限而轻微的硬性措施。为寇：“为乱者”，“肆为刚暴，乃为寇也”（《程氏易传》）。寇：含奸诈、仇敌、作乱等贬义。御：抵制。

四爻只“困”而不诱导，方法生硬，容易使矛盾激化，故后果多有悔吝；五爻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方法柔和，对幼稚的思想淳朴者进行启蒙，是恰当的；上爻的启蒙方法，不同于四五两爻而兼用并施，启蒙与小击两者交互地进行，防教结合，相辅相成。三者相比，四爻不好，五爻最佳，上爻有利的一面，但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吉吝不予先断。

上爻性属阳刚，而处于柔位，又是上艮之主爻，能知止而不极其刚，所以虽“击”而适当，不致犯“困蒙”之“吝”。

上九与六三为正应，象征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六三虽已逊服，但内心尚未坦然，对这样的人，应慎重而细致地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不能以“困蒙”刚暴的措施去激化矛盾，所以说：“不利为寇。”而应耐心引导，启发其蒙昧，如果受教者故态复萌，适当地施点刚道小击手段来遏止，还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击蒙”虽然含有刚道，只不利于粗暴的恶行，而有利于防止坏事的滋生。正如《京房易传》所说：“击暗释疑，阴道行也；内实外正，暗得明也；阴附于阳，稚道亨也。”至此，“蒙”极而“亨”了。这是《蒙》卦坚持一体施教、因材施教的正确（贞）启蒙方针，自然可以收致“蒙亨”的“圣功”了。


本卦所讲的道理，就在今天，无论社会道德教育或文化

知识教育方面，都有可供汲取之处，而不宜说它是卜筮之书弃置于一旁。

需(卦五)

䷄ (下乾上坎)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序卦传》说：“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序卦传》的作者，由于观点的狭窄，所以仅仅着眼于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忽略了精神领域的教化之需，把《需》卦狭义地理解为饮食之道，似有未妥。

此卦是继《蒙》卦安内之后，再继续以和平方式向远方开拓。“需，须也，险在前也”（《需·彖传》），不宜疾急冒进，有缓延、等待之象。需：古文作，是天上雨之义，是濡的本字，含濡湿渍润之义，引申为施行政教和外交，缓缓地使远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周族文明所同化，这当然不能象用武力伐殷那样，在一朝一夕就决定胜负，而是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此外，需，又有需求之义。周初统治者以除暴安良、伐殷救民为己任，认为我需万民拥戴，万民需我领导灭殷以自救。《尚书·泰誓上》要求众人说：“尔尚（当）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祖伊对殷纣说：“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尚书·西伯戡黎》）《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皆证明了周族统治及殷属臣民双方在政治上的互相需求，更可见任何一个群体，都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互相需求。

卦象“云上于天”，云雨在天上，有待时而降以濡润万物之象。比喻乾为朝廷，有恩泽待施之义。朝廷布施恩泽于下，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下》），可见周初统治者是深知广施恩泽、“敬德保民”，是与纷争民之术的要诀。人民反对殷纣暴虐，期待有明君施泽救民，周族适应了人民的需求，而得民信赖，所以是“需，有孚”。恩泽降施面广，信赖的人就多，文王之世，即“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是“光（即广大之义）亨（美好）”。恩泽（雨水）施而不滥，恰到好处，方可劝善惩恶，争取民心，所以说“贞（正）吉”。“得民者王”，虽坎险在前，亦可战胜困难、无往而不胜，所以说“利涉大川”（《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

卦体内卦为乾，“乾为天”，“为君”（《说卦传》），外卦为坎，“坎，陷也”（同上），外有险陷。特别是在灭商后，周初统治范围之外，仍存在险陷的形势，还未能一鼓荡平，不过，已经不可能再征讨了。因为，“以整个民族的人口尚未超过六七万的周人，一下子就要来统治这样的泱泱大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李亚农史论集》下），且向外扩张太快，亦易引起殷纣的疑忌，导致不良后果。《革·上六》说得很清楚：“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这并不等于消极坐守，而是因时制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积极开展外交攻势，并不专凭暴力的军事征伐，而重视缓和的政治濡染，“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周书·旅葵》）。《周易》变外有险陷的不利情况，为开拓荒远的有利因素，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柳宗元《敌戒》）。有险在前，则心存戒惧，促使奋发，故“利涉大川”。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是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带，政治影响薄弱，教化也未大开，当外交攻势向外开展之时，首先波及郊地，也是向外开拓的必经一站，如果忽略这一阶段，而跳越过去，必贻后患，所以要“需于郊”。把“边区”工作做好以后，再向化外推进，体现了逐渐向外濡染而不冒进之义。边区接近化外，有些风俗习惯，不完全与周族相同，不必急于更改、强求统一，允许保留他们的原有习俗（即恒常的生活方式），以防土著排外对立情绪的产生。所以说：“利用恒，无咎。”

周初封唐叔于晋时，晋地近戎，而允许沿用戎法，《左传》定公四年说当时“疆以戎索”，与本爻此义，若合符节。不急于强求统一，正蕴含着需待的意思和濡染的外交方针。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外交攻势比初九深入一步，已影响化外险陷的沙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更应特别慎重，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爻辞要求在“需于沙”之时，要“小有言”，才能保证其吉利的后果。言：《正韵》音延，义同。《尔雅·释诂下》也说：“言，间也。”言通延。“小有言”，就是要求前进的步伐稍稍延缓一些，有一个短暂的间歇阶段最好，如此才能获致吉利的结果，即爻辞所说的“终吉”。因为有一个间歇、延缓的阶段，以便检点自己措施的得失，观测对方情况，相应地调整措施，同时，也给远人有考虑、权衡和抉择的时间，和逐渐了解新政的过

程，而不致感到突然。

九二以阳居中，能不极其务进之性，故“小有言(延)”而能少待。

历来注《易》家多训“言”为争议、谴责、错误等义，似与《需》卦之旨无甚关联，且与九二阳刚中正之性不合。再看王弼说：九二“履健居中，以待其会”(王弼注《易》)。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知前有沙漠而不进也。”《程氏易传》说：“以险在于前，未能遽进，故需待而行也。”《周易浅述》说：“见险在前，有待而进。”都有等待之义，而等待之义体现在何处，又都交待不明。九二为下卦乾卦之主爻，自应明白体现《需》卦主旨需待之义，所以，训“言”为“延”为“间”较妥。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已逼近化外之地了，《集解》引荀爽曰：“亲与坎接，故称泥。”寇：是作者对化外远人的贬称。九三紧傍坎险，象征外交攻势已经逼近夷荒，这就有可能引致化外远人前来观光和窥伺。孔颖达《疏》说：“由我欲进，而致寇来。”说明是主动在我，将引“来远人”，外交攻势，已胜利在望了，但还未兑现，故不称吉否。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说卦传》称坎“为血卦”，六四已入坎体，故称“需于血”。血：“忧色也”(《大戴礼》：“血者犹血”注)，比喻化外穷困落后之地。六四阴爻，是乾阳外交攻势的目标，“需于血”，说明

外交攻势已经深入化外。六四以阴居阴得正，是化外民族中的正派，周族的文明外交，濡染了他们，“九三刚进，四不能距（拒）”（王弼注《易》），而自觉地“出自穴”，乐于前来宾服。不过，王弼又说六四“见侵则辟（避）”，把“出自穴”说成是退避，而不是前来，这就不合“需”的本义了。清人陈梦雷认为六四“以阴居柔得正，又待正应之阳刚为援，可以不终陷于穴矣”（《周易浅述》），说明“出自穴”之义是六四摆脱了穴居野处的困境，而来亲附于王道文明。远邦的需求，到此也达到目的了。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需：待也。”（《周易正义》）于：犹“以”。需于酒食：即待之以酒食。历来注《易》家，多认为这是一般的吃喝喝的生活细事，以致偏离经意。如王弼注《易》说：“已得天位，畅其中正，无所复须，故酒食而已，获贞吉也。”这是受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所影响。孔颖达《疏》：“五既为需之主，已获天位，无所复需，但以需待酒食以递相宴乐，而得贞吉。”

酒食宴乐之事，在西周典籍中是屡见不鲜的，尤其在《诗经》中，更是不乏其例：《豳风·七月》：“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由此可以看出，周初贵族的饮食宴乐，是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周礼·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飧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诗·大雅·假乐》：“燕及朋友”，《正义》曰：“朋友是群臣，《尚书》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称臣为朋友也”，正是借此团结外邦友君。时时

聚集燕乐，借以加强团结。“酒食”，演化为后世的“爵禄”，或生活之资。“需于酒食”，喻指乾阳之君待臣下以爵禄，和给人民以养生之需。九五象征乾阳的政治势力已入险陷夷荒之中，并居统驭之位而为之主，因此，九五所需的是如何巩固其统治地位，“需于酒食”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了。

九五阳明，得位居中，借酒食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庸俗的吃喝歪风，故不致滥施恩泽、沉于酒食，也不是刮民自肥的吝啬之徒，这点，在《周易》中还有旁证：《未济·上九》说：“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是为了取信于民而施恩泽，无可非议，否则滥施恩泽，虽有其必要的一面，也是错误的。《屯·六五》“屯其膏”则“大贞凶”；《需·九五》“需于酒食”，而且掌握得正，故“贞吉”。汉武帝也“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史记·西域传》），当是这种遗风吧。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穴：远方化外之人的居室，“入于穴”，“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蛮”（《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是朝廷政治濡染已深入远人的户庭，使远人都向往周族的裕民宽厚的文明政治，以致有不少的不在周人争取计划之内的化外远人，也都欣然来归，其中有可能是真心比附的，也有可能是前来窥探究竟的，或有其它意图的，等等不一。不管他们是抱着什么态度来的，既已来了，都应礼相待，但也不能毫无戒备之心（敬，又含“敬”义），古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事有

备乃无患。这才是万全之计。如楚子鬻熊投奔西周，到达岐阳，受到周文王的重视与尊敬，从而成为周的小邦。所以，爻辞说：“敬之，终吉。”

关于“敬之”之义，各家解说不同，孔颖达承王弼之意说：“上六居无位之地，以一阴而为三阳之主，不可怠慢，故须恭敬……”（《周易正义》）。这种“恭顺”解说，几占绝对多数，近代闻一多氏认为“敬即傲矣，犹言戒之也。……《正义》读《需·上六》、《离·初九》两敬字皆为恭敬之敬，未得经旨”（《周易义证类纂》）。我以为应是两义兼含而不可偏废为宜。敬：古与傲通，敬之，既有厚待之礼，也有防闲之措，《诗·周颂·有客》说“既有淫（大）威，降福孔夷”，正是周人恩威并施、礼兵互重的待客（不熟悉而又未邀约的初会之客）之道，周初既加恩封武庚承殷之祀，又派“三监”以防背叛，就是本爻“敬（警）之，终吉”的最好注脚。

讼(卦六)

䷅ (下坎上乾)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与《需》两卦,是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需》卦孚信光大,远人来宾,故“利涉大川”。《讼》卦有孚被窒,争讼不和,故“不利涉大川”。

“讼”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大事,战国时期,曹刿对鲁庄公曾说过:你对近臣的施恩,及对神灵的享祀,都不能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唯独称赞庄公能慎重地处理争讼,平雪了人民的冤愤,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个最大的政绩,足可赖以内趋大治、外御强侮。

《周易》作者已先此看到了这一点,故把它作为一卦列出。他首先分析“讼”的起因,是“有孚窒”。窒:《说文》“塞也”,有被阻挠和压制之义。社会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心地真诚、行动合理,却被对方(多系有权有势的)蛮横地欺压,塞满一肚子的委屈,无法消释,只有申辩于公庭,以求公平合理的裁判,因此,产生了“讼”。促成“讼”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在卦象中已经显示了矛盾:上体乾健,下体坎险,上层以刚暴手段制其下,下层以阴险态度伺其上,一个

是险陷为奸，一个又刚强不忍；上乾自恃天道阳明，下坎如云必欲掩明使暗，天道上行，坎水润下；日月西坠，河川东流。这些就是《大象传》所说的“天与水违行”之义，故惠士奇《易说》解“讼”为“违逆”。

讼：又有“争讼、斗争”（李镜池氏《周易通义》）之义。双方斗争，必有一伤，甚或两败俱伤，在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可能造成损失，很少有好的结果。再从国家的大局来说，“讼狱繁则田荒，田荒则府库虚，府库虚则国贫”（《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且互相争讼，影响团结，既不利于社会治安和国家建设，更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御外侮。所以，英明的统治者，都不希望人与人之间的无谓斗争，总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一旦“有孚”者被“窒”，就应该引起警惕、慎重处理，切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卦辞继“有孚窒”之后，提出一个“惕”字。并进一步说明如何“惕”？为什么要“惕”？对于前者，卦辞提出“中吉”二字。中：正也，不偏谓之中。要求统治者慎重处理“有孚”而被“窒”的争讼，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就可吉利。对于后者，卦辞指出“终凶”。所谓“终”，即“终极其事”（《程氏易传》）。有些事情做到“终极其事”，未尝不可，而争讼之事，既浪费时日，又影响生产，更不利团结。所以必须警惕“终极其事”之“凶”。卦辞更深层一层阐述如何实现“中吉”说：“利见大人”，即利在表现出英明善断、正直无私的政治家本色，也就是说，处断争讼事件的正确与否，并不止于说一句好听的“中吉”口号，而决定于执政者的德能高下。卦辞的最后一句，是进一步说明“终凶”之所以凶，就在于“不利涉大川”（大川即大难，说见《需》卦）。难怪卦辞警告说：“终凶”，“不利涉大川”。

有的人对《周易》持占筮观点，或附会于西周奴隶制之说，把“孚”释为俘虏，把“吉”、“凶”的因果关系弄得莫明其妙，讲得支离破碎，不能通解卦辞。如说：筮遇此卦，战争中有所俘虏，但须恐惧警惕，防止俘虏逃跑，其过程是中段吉、终段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属附载。这样解释未免矛盾重重，把“中”、“终”释为“中段”、“终段”，为什么没有初段？中段吉在何处？终段又凶在何处？所谓“逃跑”之意，只是“想当然耳”，卦辞中并无依据。所谓“属附载”，是否有阉割“经意”之嫌？把“中”与“终”理解为时间段落，也与爻辞矛盾而不一贯，殊不可取。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初六阴柔居下，位卑性弱，象征没有权势而又能含忍的人。他的人生观哲学，多是以和为贵，能忍自安，由于位卑，不可能欺凌别人而常被人欺凌，不免受些委屈，虽然有一些意见，诉诸公庭，也只是说明情况，而不必苛责对方，更不愿扩大讼事，力求适可而止，自动终结诉讼，而不为所累，这可称趋吉之道。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不克讼：即争讼不能得逞。归：“归者，不反之辞”（《春秋》隐公元年“归惠公仲子之赠”句下杜注），引申为不来亲附。逋：逃窜，引申为背离。归而逋：即背叛、摆脱王权统治。眚：《广韵》：“过也，灾也。”

从爻象来看，九二为下卦坎险的主爻，上与九五为敌应（不是正应），有分庭抗礼、僭越不臣之嫌，以下讼上，是很难获胜的。加之辅爻软弱不力，与九二貌合神离，初六“永不永所事”，六三“或从王事无成”，这就注定了九二“不克讼”的结局。这时，九二上面得罪了九五，下面失去了“初”、“三”，陷入了险恶的形势之中，只有逃跑，以摆脱王权对他的威胁，或者至少在思想上逃脱王权的约束力。这种“归而逋”的大逆不道的背叛行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爻辞中没有说明，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再就“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之句来看，已经明白地烘托出“归而逋”的有眚了。“其邑人三百户”，“也就是初六和六三”（宋祚胤氏《周易新论》），他们都不肯兴讼，又都“终”止讼事而得“吉”，所以“无眚”。九二则不然，不仅主动兴讼，而且在“不克讼”之后，进一步与九五对立，后果怎能得好呢？

宋人郑刚中把这爻断句为“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周易窥馀》），他把“逋”释为“捕”，以为圣人所以必使捕其邑人三百户，是恐怕他们恃众凭险以成乱，所以严格上下之分。他以为是邑人犯上，九二给以惩治，论据未免不足，况且“逋其邑人三百户”，并不能说“无眚”，更“不利涉大川”，而只能使矛盾激化。

近人闻一多氏又解释说：“盖讼不胜而有罪，乃归而赋敛其邑人，于是财用足而得以自赎，故曰无眚也”（《周易义证类纂》）。他把“逋”训为“赋”。其实，敛财赎罪正说明有眚而不是无眚。

郭沫若氏以为“在支配者出去争讼，失败了回来，便逃走了三百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更无法解释“无眚”之

义。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旧德：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有背弃旧德而讼之义。贞：“不改其素为贞。”“从王事：即讼事也”。“无与母同，作戒辞”（以上皆引自《周易浅述》）。

六三阴柔，上承九四，下乘九二，受上下二阳的影响，故行止疑惑不定，又居下体坎险之极，故有“食旧德”之性。六三要争讼的对象，就是有“旧德”于六三的人，如果六三要坚持兴讼，就是背弃了“旧德”，这未免要受到良心的自责，所以说“贞厉”。只有终止对其争讼，心里方觉坦然，所以说“终吉”。在这两相权衡之下，而决定撤销讼事，所以说：“或从王事，无成。”因此而报答了“旧德”，说明“终”而得“吉”。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复：《韵会》“反命也”，《广韵》“返也”。命：公务之辞，《论语》“为命裨谏草创之”，《疏》“命谓政命盟会之辞也”，这里引申为讼辞。渝：变也。

九四位居上卦之下，刚而失中，是有讼之象而又是能讼的，因其居于柔位，故能冷静思考，不极其刚，见到势头不利，即主动收回讼辞，一改原来争讼的态度，而安忍守正，既未得罪对方，对方也无奈我何，免除了一番兴讼的烦恼和损失，所以称吉。

九五 讼，元吉。

九五阳明中正，位处至尊，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道德风尚，而与大奸大恶作斗争，赢得人们的尊崇，故称“元吉”。

上九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与惑通，有昏暗、迷惑之义。“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周易浅述》）。

上九处于阳刚之极，实系阴险巨奸。不但不能“惕中”，反而压抑下层，制造冤室，诬陷好人，更自诩其能发“奸”擒“佞”，于国有“功”。这种人在昏君执政、奸邪当道之时，或可骗取信任，窃据高位，甚至“锡之鞶带”。物极必反，终有一天恶贯满盈，自食其苦果，反坐而遭“三褫”之辱。“终讼无理而或取胜，然其所得终必失之”（《周易本义》），黄粱一梦，遗臭万年。

以上各爻是论述争讼形成与否的情况，除九五一爻当位，利于争讼外，其余皆不当位，故皆不利兴讼，只有上九健讼，虽得逞一时，实取辱之道。示意止讼则吉，坚持则凶，说明爻辞作者是反对争讼的。孔子继承这一思想，所以他说：“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由此可见，卦爻辞两者的指导思想是有差距的：卦辞要求重视“有孚窒”的不合理现象，认真做好工作，妥善处理冤情，在这个前提下，止争息讼，加强团结，共济时艰。爻辞

就不同了，对上九官官相护，姑息养奸，是非不明，唯上九之旨是听，无论下层有理无理，只是要求一忍再忍，这时已看不到卦辞的“惕、中”之意，也不考虑“涉大川”了，促成了上九的恶贯满盈，九五的权威也在明显地强化。前后两者思想的变化，说明卦辞写于周人灭商之前，重视消除冤怨，笼络人心，以及同心同德，涉渡大川等问题；爻辞写于夺得政权、消灭叛乱之后，统治者骄纵心理有所萌发，只照顾上层的权威，不考虑下层的冤屈，大权既已在握，群众何足轻重，统治者的谦下思想，已不如撰写卦辞时的那么浓厚了。

师(卦七)

䷆ (下坎上坤)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周易本义》说：“兵众也”，兼有兵、众两义。贞：《易·师·彖传》及孔《疏》皆说“贞，正也”，按正有二义，一是正确，二是官长，《尔雅·释诂下》：“正，长也”，故“师贞”就是“师正”。师正：亦有二义，即师出以正，和师众之长，当以后一义为长，即军中主帅。《周礼·夏官·司马》说“军制”：军有将，师有帅，百人有长；这里的“师贞”，当是师中主将的通称。丈人：“为壮猷之元老”（王夫之《周易内传》），即富于谋略，且有威望、老成持重的人。凡众人之事，如求做得正确，须由贤能负责，方可“吉”而“无咎”。如以军事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又是“国之辅也，辅强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唯得严庄丈人监临主领，乃得吉无咎”（《周易要义》）。因此，选将不可不慎。《周易》作者在《师》卦中首先突出这个问题，认为军队的将帅，必须以稳健沉着、老谋深算、德高望重的人充任，“乃有全师战胜之吉，而无穷兵黷武之咎”（《周易浅述》）。

文王为了灭商，特地访求吕尚于渭滨，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选将的重要性了。

周初以农立国，兵众不分，农夫在春夏秋三时务农，冬

天习武，故有“寓兵于农”之说。卦体下坎水、上坤地，如“地中有水”之象，“水不外地，兵不外于民”（《周易本义》），因此，卦名为“师”。

本卦专讲用兵之道，它体现了周初的军事思想。古今中外久负盛誉的军事法典——《孙子兵法》，正是渊源于此。

各爻系统地论述了用兵之道：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尔雅·释诂上》“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周易本义》），即没有或不执行纪律的意思。

卦辞写作时代较早，故文辞简略，只说遴选军队主帅之义。爻辞则具体而深刻了。初爻首先强调军队的行动，必须要有纪律；如果忽视它，或者执行得不严，那将危害人民、自取败亡，导致“凶”的后果。所以，《孙子兵法·地形篇》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同上书《行军篇》），加强对军队的教育和军纪的整饬工作。否则，“令不行，众不一，可败也”（《孙膑兵法》）。所以，武王出师伐纣之初，就对军队宣布法律说：“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尚书·泰誓下》），“勗哉夫子！尔所弗勗，其于尔躬有戮”（《牧誓》）。“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史记·周本纪》）。可见兵家、名将无不首先强调军法的。

《程氏易传》释“律”“谓以禁乱诛暴而动”，“凶谓殃民害义也”，可备一说。而王弼注《易》说“师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似有添字解“经”之嫌。闻一多氏训“律”为声律之律，并引《史

记·律书》及《六韬·五音篇》为证，未免舍本逐末，况《史记·律书》引古语说：“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即望军纪的严否，听军声的振否，“望”在前而“闻”居后，已见军纪为主、乐律为辅了。如再看《律书》又说：“……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就更显示出重视军纪远远超过声律的作用了。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在：存也，有处置之义，《左传》襄公三十年：“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又《诗·召南·采芣》：“夙夜在公”，高亨《诗经今注》：“在公，为公家办事”，则“在师”也可释作“处理军旅之事”。中：即不偏不倚、不疾不徐而恰到好处。王：指周王。三锡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车马，有宠赐隆盛之义。

九二一阳统领五阴，有元帅之象，为一卦之主爻，爻刚而位柔，又处下卦之中，故刚柔得宜，处事不偏，所以对军旅之事，也能好谋善断，掌握戎机，使军队常处“吉”而“无咎”之地，有胜无败，故深得君王的宠信，不愧为国家的干城。这正是卦辞所说的“丈人”的形象。

占筮论者不可能深发爻辞里的“中”字义蕴，只是说：“筮遇此爻，身在师中，吉而无咎。”如果再问为什么能“吉而无咎”？这是他们所不能理解 and 不愿探求的。

六三 师或舆尸，凶。

或：与惑通。“舆尸：谓师徒挠败，舆尸而归也”（《周易

本义》),即“运送伤亡者”(李镜池氏《周易通义》,以下简称“通义”)。

“师或”,就没有主见,且削弱斗志,所以必遭惨败,而“舆尸”无功。《孙膑兵法·将失》列举了二十几条因主将疑惑不定而致失败的例子;《吴子》也肯定“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可见“师或”确是军旅的大敌。与此相反,武王伐纣之师,所以能迅速地取得胜利,颇与不惑有关。他出师三日而遇五灾,霍叔犹豫,周公帮助武王“选马而进”(《荀子·儒效》),遂灭殷商。

清人陈梦雷以为“六三众阴在上,有积尸之象”(《周易浅述》),未免玩弄象数,“上六大君”,怎能比于“积尸”呢?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左:有失利的意思,如降秩称左迁,《韵会》说:“策画不适事宜曰左计。”次:“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传》庄公三年)。“左次:退舍也”(《程氏易传》),“次之不战之地”(《横渠易说》)。

六四柔而当位,故虽才弱不足以胜任,却有自知之明,在用兵之际,看到客观形势对自己不利,而暂时退守,不犯险轻进,虽不能克敌制胜,但却可保存实力、全师而还。《孙子兵法·地形篇》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又何咎之有。否则,只知硬拼,而不知在特殊情况下的必要退却,正“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同上书《谋攻篇》),不仅有咎,简直罪不容诛了。“《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程氏易传》)。

此爻有人释为：“筮遇此爻，军队驻于左方则无咎”，未免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爻中毫无地形地物可寻，怎么判断左可无咎、右就有咎呢？左是右的对面，没有右的方位，哪里去找左的方位呢？《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处军：……平陆处易，而有背高，……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即驻扎于靠右边的高坡，而不可驻于低洼的左边死地上。把“左次”释为“左方”，似有未妥。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玉篇》“土也”、“地也”，字形四周为疆界，内有阡陌纵横，故借指国家的疆土。禽：指在田里损坏禾苗的禽兽，喻指乱国的坏人和入侵的外敌。言：《国语·周语上》：“有不祀则修言”，注：“言，号令也”，即对九二“王三锡命”的诺言。“长子：九二也，……长子即丈人”（《周易浅述》）。帅师：即统领军队出征。弟：通“第”，《小尔雅广诂》：“第，次也”。“弟子：谓三”（《集解》引虞翻语），即造成战争形势失利者。舆尸：舆，众也；尸，主也；即多头领导的意思，很不利于指挥上的统一。贞：正也；正，“谓长上也”（《尔雅·释诂下》《疏》释），这里指国君、尊者；《程氏易传》注《豫·六五》说：“居得君位，贞也。”凶：《尔雅·释言》“咎也”。

六五是尊者之位，以柔处刚，既有阳明的一面，也有昏暗的一面。对九二委任之专，是其阳明一面的表现，但至“田有禽”时，又表现出昏暗的一面来。“田有禽”，象征国家多事之时，戎马倥偬之际，正是武臣用奇之秋。六五过去曾对九

二有“王三锡命”之宠，现在更应重申前言而倍加宠信，以使充分施展其军事才能，报效国家，方可有“利”而“无咎”。六五却不这样做，虽仍令“长子帅师”出征，却又令“弟子”监军掣肘，使指挥难以统一，致造成军事失利。这个罪责，只有六五尊者承担了。

《周易本义》说：“言，语辞也”，欠妥。《周易正义》训“言”为“问讯”，说“己不直则有咎，己今得直，故可以执此言往问之而无咎也”，《周易义证类纂》更训“言”为俘虏（“执讯”），说“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既已“执讯”，为何又说“贞凶”？几说都难通解爻义。按此爻前段是讲正确的行动，无咎，后段是说不正确的行动，有咎。是对一个问题作正反两方面的分析判断。

有人把六五的“舆尸”辞义与六三的“舆尸”之义等同起来，重复解说，文意很难贯通，又未紧扣九二爻“王三锡命”的情况。清人惠士奇《易说》以六五之“尸”为军中元帅，此说可资参考。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指周天子，周制有封土皆称君，众诸侯称多君，唯有天子称大君。命：爵赏之命令。有命：即正确命令，“有”为褒义辞，如有夏、有殷等。“开国：封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集解》引干宝语）。小人：没有才德、企图幸进的人。

上六“处师之极，师之终也”（王弼注《易》），战争已经结束，军队凯旋之时，自应论功行赏。此时，天子颁布命令，功大者可以封国为诸侯，功次者可以食邑为大夫，唯对没有军

功、甚至贪生怕死之徒，决不容许他们冒功邀赏。《周易正义》说：“开国承家，须用君子，勿用小人也”，“盖以兵多诡道，立功不必皆君子，故小人之赏虽不可无，而用之使有国有家则不可”（《周易浅述》），即“使之享有爵土，不必任以政事”（来知德《周易集注》），此说亦颇有理。另外有人认为“赏功只限于贵族、长子、弟子等，小人指当兵的，只有为贵族卖命，赏赐没有他们的份”，未免不符西周开国时的情况；前引《泰誓下》说：“功多有厚赏”，岂不是对所有参战者的誓辞吗！

比(卦八)

䷇ (下坤上坎)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与《师》，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比：有两义，《说文》：“比，密也”，有二人比密相从之象，故为亲密之义，这只是比的一面；另一面《说文》接着说：“反从为比。”“反从”才是比的真义。“从”是后一人跟随前一个人，后一人为“从”，而前一人“反从”者，才是“比”之“主”，是“比”有主有从，“主”有领导、监督之权，“从”有附随之责。故“比”又训“校(较)也”(《正韵》)。据《周礼·天官·小宰》：“凡礼事，赞小宰比官府之具。”注：“比较次之。”《疏》：“使知善恶足否也。”可见“比”又有严厉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说明“从”的亲密比附是大势所趋，而“主”既有求人随比之心，又有防其不比之意。

本卦卦名为什么叫“比”，这也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从卦体之象来看，下坤地、上坎水，即“地上有水”之象，水必紧附于地方有依托。二是从实际意义来看，“比”，含有比较之义，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呢？那就是“地上有水”了。从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水沟”证实，“这是殷人用水测平的办法”(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殷人既已知道借“地上有水”之象来衡量地面高低，周人当然也会知道这一比较方法的，引

申到政治上，因象而联想到衡量各方对周王亲附的不同态度，从而定卦名为“比”。

《比》卦所说的“比”，已经不是技术、业务性的比，而是纯政治的思想行为之比了，而是周初统治者所掌握的统治手段了。通过“比”，比出了当时被统治者在政治态度方面的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人是最好的，是应该受到优待的、最先归附正道，而又忠贞不二的，所以说“吉原筮元永贞”（王夫之《周易内传》说：“原，本也；筮，择也。”《程氏易传》明确指出：“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第二类人是可以的，他们“不宁方来”，亦可免咎，即“无咎不宁方来”卦辞之义。所谓“不宁方来”，各人理解不一，有人训“方”为“方国”，有人释为“方才”，两说兼存，也无大碍。不管是因为什么缘故来的，既来比附了，都应“无咎”，尤其对“不庭”之方，更宜宽宏大量，既往不咎，因此，文王能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皇矣》），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邦。第三类是不肯比附的。文王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对不肯比附的，则诉诸武力。“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于是（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对密进行征讨，继又“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执讯连连，攸馘安安”（皆同上），这些史实，正可作为“后夫凶”的注脚。

《周易本义》注“原筮元永贞”说：“然必再筮以自审，有元善长永贞固之德，然后可以当众之归而无咎。”此说颇欠允当。九五有德无德，可否“当众之归”，自己完全一清二楚，还有什么必要问于卜筮？卦义“在先者吉”（《周易正义》）；“后夫”为“凶”，一般可以“无咎”。明显分出三种类型，却硬要用“卜筮说”来自我愚弄，殊不可解。

爻辞具体论述卦辞之义，也是把被比者，分为三种类型来讲的。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孚：诚信也，上爪下子，是长者以手抚摸儿童之象，长幼情感乳水交融，两心相通，所以称“孚”；又据高亨氏《周易大传今注》《比卦附考》说：“孚、宝古通用”，可作财富讲。终：《集韵》：“尽也”。它：与他通，《释文》它作他，指别人或部属及其他。

初六“当比之始，虚中求比，意无他适，有‘有孚，比之无咎’之象”（《周易浅述》）。君臣关系如“地上有水”般的融洽无间，则臣比于君，当可无咎；如果来比附时，再把“盈缶”的财宝，尽数带来，家族及部属等人也都跟随来了，这是真诚比附的表现，不仅“无咎”，而是“吉”了。

“初爻无应，能择有信者亲之”（《横渠易说》），如同古公避戎迁岐时，邠人举国扶老携幼，全部跟随古公迁至岐山，“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吕氏春秋·先识览》）；“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这些都属于“原筮元永贞”的一类。这些殷商贵族或王室大臣们投奔归周，大都携带着他们在商王国所掌管的部分器物西去，用以邀赏，故吉。这些都是本条爻辞的历史背景。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比之自内：指周族内部，即国中的族人相亲比，高亨氏以为“臣在朝内辅其君”（《周易大传今注》），亲比面似嫌太狭，还是李氏《通义》说得对：“从国内做到和睦团结”。这是周初特别重视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措施。

内部亲比，也属“原筮元永贞”一类，幽人尚能远来亲附，族人当更亲密无间，所以，《象传》说：“不自失也”。六二柔顺，得位居中，又与九五为正应，是周初统治者的基本队伍，是忠贞可靠的吉利因素，“爱自亲始”（《横渠易说》），直称“贞吉”，并列于中正当位之爻，亦可见作者的用心。

初、二两爻都属于卦辞所指的第一类，所不同的是，初爻“皆自外至”（宋人郑刚中《周易窥余》），是先来比附的外族，“它”字也含非“自”之义，“来”，更意味着从外，正与二爻的“自内”相对称。初与二是谈外与内的不同比辅对象，已是明若观火了。

六三 比之匪人。

匪人：据闻一多氏说“匪人为有罪的小人”（《周易义证类纂》），“匪人”很象卦辞所说的“不宁方来”的第二类人，“不宁”，有好作乱、不肯顺服或思想不安的意思，也是三爻阴柔失正的形象，所以称之为“匪人”。

“比之匪人”，和“不宁方来”的辞义基本仿似，虽系“匪人”，既已来比，自应包容。他们弃暗投明，舍恶就善，虽然

以往有过，来比不足表扬，毕竟回头是岸，既往也宜不咎，所以，爻辞不说吉凶，而是“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匪人”也应准其亲比，而不必苛责于他们，只说“比之匪人”。“比之”含有安抚之义，“匪人”又含斥责之义，仅此四字，已概见作者的内心矛盾，和褒贬相当的客观态度。《释文》说“王肃本句下有‘凶’字”，那可能错了。

六四 外比之，贞吉。

外：《说文》：“外，远也。”

六四进入外卦之体，有远方之象。远方前来比附，并非受周族的侵扰威逼，而是由于其他“不宁”的因素，而来比附于周的庇护之下以求安。对远方的来比，与周族虽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可以削弱殷商的势力，至少可以说“无咎”吧。因此，对远方力量控制不到之处，他们能主动前来比附，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妥善地对待，而不要用“推”的态度去刁难责备，才是取“吉”之道。李氏《通义》说此爻之义是“与外国联盟，互相亲善”，也可备一说以参考。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玉篇》：“明也”，“著也”。显比：有阐明比道方针之义。三驱：“夫三驱之礼，禽逆来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王弼注《易》）；“三驱”有反复迫促之义。失前禽：“假田猎之道，比喻显比之事”（孔颖达《疏》），三面张网，以示仁慈，而实际上，凡逃出网外而去的“前禽”，

“则射之”，不能生得，故说“失前禽”，比喻惩治远离而不顺的人。邑人：指一般的群众。诫：《广韵》：“言警也”；《正韵》：“与戒同”，有警惧之义。

九五阳刚居尊，为《比》卦之主，反复告谕各方，阐明亲比之道，即卦辞所说的三种不同的比附待遇：优待先来的，安抚一般的，惩治不肯来的。经过反复告谕而不来的，就是“后夫”。从比附时间先后来说，迟来的称“后夫”，但从其远去而背离王道这点，用田猎的术语说，他又是“前禽”，“后夫”必惩办，“前禽”“则射之”，不能生得，故称“失前禽”，比喻“后夫”不归王化，而遭武力消灭。在征伐“后夫”时，也只是“歼厥渠魁，协从罔治”（《夏书·胤征》），只办首恶，不扰群众，故“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甚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王者吊民伐罪之师，所以“邑人不诫”，甚至得民之助，当然是吉利之道了。

从本爻来看，即使被誉为推行德治的周初统治者，仍然奉行“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统治政策，并不是“不比者不惩”（《横渠易说》），“去者不追也”（《程氏易传》）。若果如此，“后夫”也就不至于“凶”了。

上六 比之无首，凶。

首：先也。无首：即不先，不先就是后；孙星衍《周易集解》注：“无首，后也；处卦之终，是后夫也。”即卦辞所说的“后夫”。

《周易正义》说：“在先者吉。”那么，“无首”不先而在后，当然是“凶”了。况上六又有乘刚之危，不凶何待！

上六阴柔乘刚而不知返，不肯比附于九五尊者，在四阴都已顺从于五的形势下，上六不识时务，顽固而孤立，必然得不到好的结果，所以，爻辞说“凶”，《象传》说：“无所终也”，“言其无好结果也”（《周易大传今注》）。

“乾刚恶首，比吉恶后。五君元首之象，上六居五之后，比之不先，无首之象，即卦所谓后夫者也”，“以卦画之序言之，则上为后而初为先”（《周易浅述》）。然而，项安世却说：“《易》中首字，皆训为终也。或以首为先，非经意也。……‘比之无首’，为无所终也”（《周易玩辞》卷一）。他不明经意，反说别人之说“非经意也”，按“无所终”的“终”，是“好结果”，而不能解为终始首尾之终，项氏训首为终，是错误的。

《通义》释“无首”为“丢脑瓜”，未免有以果为因之嫌。上六有“丢脑瓜”的可能，但“无首”不能是“丢脑瓜”，难道“比之”就“丢脑瓜”？不比就不丢脑瓜吗？这样是很难讲得通的。

小畜(卦九)

䷈ (下乾上巽)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关于“小畜”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有人以为“阴小阳大，以小畜大之义也”(《周易浅述》)；或说“以阴畜阳”(《周易本义》)；还有人说“小畜犹小牲也”(《周易大传今注》)；甚至释“畜”为“兹”，“意为田里谷物滋生”(李氏《周易通义》)等等，都不符合卦象所示和卦爻辞的蕴涵。而说这是女奴隶主畜养许多男奴隶，更是不经之谈了。再看比较权威的解说：“小畜”，“谓六四也，成卦之义，在此爻也，既得其位，而上下应之，三不能陵，小畜之义”(王弼注《易》)；《彖传》也说：“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可是“九三”已明白地说“夫妻反目”了，这怎么能是“上下应之”？孔颖达似已看出他们的不妥，但却说“六四唯畜其下九三，初九、九二犹不能拥畜，而云上下应之者，若细别而言小畜之义”，“所畜狭小，故名小畜”(《周易正义》)。考其实，下卦三个阳爻都没有被六四所“畜止”。还是侯果说得对：“四为畜主体，又称小”(《周易集解》)，缘此，林义光《周易卦名释义》释“小畜”为“小见畜于大”，毛奇龄也说：“以大畜小者，谓之小畜。”这都说被畜者只是一个阴性的四爻，故《杂卦传》说：“小畜，寡也。”全卦只畜一阴，惜其所畜太少，“阴”和“少”皆有“小”的意思，所以，“小畜”兼有“阴被畜”和“畜阴少”的双重含义。这是客观的卦象所示。

另从卦义来看，“畜，犹容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天下谁畜之”注）；又“起也”（《诗·小雅·蓼莪》“拊我畜我”，郑《笺》及《正义》注）。故“畜”有容留和起用之意。《周易》常称阴为小，比喻小人或下层；阳为大，比喻君子、贵族。因此，“小畜”又引申为容留或起用下层小人之义。这里所说的小人，并不是道德低下的无能之辈，而主要是指在野或失势的贤能。这个“小畜”政策，对分化瓦解殷顽、发掘社会人才及加速周王朝的建设，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王有鉴于此，而热诚地“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记·周本纪》），姜尚本“齐之逐夫”、渭滨钓徒，胶鬲是殷之宰臣、鱼盐商贩；只因有才，皆被文王访求起用。

文王起用下贤的“小畜”政策，无疑是对周族的振兴，非常有利的战略措施。可是，周族内部某些人，由于宗法思想而产生狭隘的排他性，强调血缘关系和贵族世袭制，不同意文王起用下贤的“小畜”政策。当然，这只是少数的目光短浅者，而没有达到左右政策的程度，所以，“小畜”政策还是顺利地推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文王撰写卦辞说：“小畜，亨。”虽然在周族内部有反对意见，但由于人少势微，故没有干扰政策的推行，因此，卦辞又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虞翻说：“密，小也。”（《周易集解》）即言小故不致成雨。而这个“云”却是从周地出现的，《本义》说“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故称周境为“西郊”。作者以“密云”比喻少数反对者，以“不雨”比喻反对者没有起作用，这都是《周易》惯用的比喻修辞手法，如不细心体察，是不易得其“经意”的。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是周初的一项国策。故太颠、閎夭、

散宜生及辛甲大夫等许多贤能，都乐于协助文王兴周灭纣，武王、周公继承这一国策，重视人才，礼下贤者，当微史烈祖来归时，他们亲自为之安排生活居处（《墙盘》），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唯恐怠慢贤才，还告诫子弟尊重贤才，他对儿子伋齐等说，我以天下之贵，还不敢骄士，你如以鲁国而傲慢，那就危险了（《荀子·尧问篇》），对康叔说：“乃（你）服惟弘王，应保殷民”（《尚书·康诰》），必须弘大王道，容畜殷民，还鼓励各族人士说：“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多方》），你们只要有本领、能把事情办好，也可选拔到朝廷来做官。

由于周初坚持贯彻“小畜”的国策，几乎“一切文化工作，都得由殷旧贵族来帮忙，作册、御史一类的史官，全由殷人独占。西周金文中记录下来的史官，无一不是殷人。”（《李亚农史论集》下）这些都是周初容留殷民、选拔下贤的“小畜”史实。

周初统治者深知“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国乃其昌”（《尚书·洪范》），人人都能发挥其特长，国家就可兴旺起来。周初做到了这点，致广得贤能之助，很快地统一了天下并欣欣向荣。这也是卦辞“小畜亨”的又一内涵。

说《小畜》卦是选拔社会人才之卦，其根据还可以从爻辞中找到证明。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就是选拔社会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代对知识分子及被征聘提拔的人才，皆免除其徭赋，这就叫“复”。《汉书·高帝纪》“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复

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徇赋也”；再据《汉书·儒林传》：“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师古曰：“蠲其徇赋也”；可知“复”，是对贤才的一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遇，喻指选拔社会人才。道：是治国的大道。

初爻象是在争辩容留殷民和起用下贤的问题，是缘于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而发的。爻辞作于周公之世，当时周公推行一套开明的治国新政，在周族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例如，对待殷遗民的问题，召公奭主张消灭他们，周公旦则坚持容留（见《尚书大传·大战篇》），改造他们使“作新民”（《尚书·康诰》），有德有才的还可做大官，更礼遇箕子和微子，这在周族内部，引起争论，并不是不可能的。初九站在维护选拔下贤的“小畜”政策的立场辩解道：选拔下面贤才而复其身，是符合于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又有什么不好和可指责的呢？这正是取吉之道嘛。

许多注家都把“复”理解为“反复其道”的复，故误解了《小畜》的卦旨。如《本义》说：“自守以正，不为所畜，故有进复自道之象”，空洞玄虚，不知所指；荀子说：“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杨树达注：“人，谓举贤也”）。《易》曰：‘复自道，何其咎？’”（《荀子·大略篇》）他把本爻爻辞直接同举贤之事相联系，并引作论据，是值得研《易》者揣摩玩味的。

九二 牵复，吉。

牵：《说文》“引前也”，有以力促致的意思，又《玉篇》“连也”，有接续之义。

九二站在初九一边，附和、支持初九的主张，极力支持选拔下贤而复其身的“小畜”政策，也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取吉之道；而九二“牵复”行为的本身，也是明智的。所以称吉。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大车。说：与脱通。辐：车的轮缘与车轴间支撑的直木。夫妻：是家族内的主要成员，他们关系至密，周初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与家的概念无大差距，在伦理上，君、父、夫，臣、子、妻，也有其共通之义，故父子、夫妻，皆可比于君臣。反目：看法、目标不一致或相反。说四阴乘三阳有夫妻反目之象，未免附会于象数。

九三过刚失中，居位不正，处于下卦的上爻，有进入上卦的趋势，和选拔到上层的可能，这是由宗法关系、上下相承袭的制度所决定了的，九三自然要沉浸在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之中。岂料朝廷推行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小畜”新政，一改“同人于宗”（《同人》卦）、任人唯亲的宗派旧习，这就使九三的世袭幻想骤然破灭，犹如疾驰在坦途上的大车轮辐断脱，戛然而止，前途就此了结。这对无才无德、专靠血缘关系谋前途的九三，确实是最沉重的一棒，难怪君臣之间如同“夫妻”般地“反目”了。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孚：本是长者爱抚小子，小子信赖长者的象形字，有双

方诚信互通的意思。血：《释文》：“马云当作恤，忧也。”考其实，“血”有凶危的意思，所以“忧也”。惕：有戒惧之义。去、出：有消失、排除之义。

六四是被容畜的对象，全卦只此一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周易略例·明彖》），所以，六四又是本卦的主爻。

本爻给人以启示：纵有贤才，若无人知晓，也只有终老一生而默默无闻，即使得到选拔，若无乾阳君子之助，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也很难有所建树，当政者必须善于识才和任才，消除其顾虑，方有助于贤才的发挥，国家也可“无咎”而兴旺。

本爻语意双关。既是对贤才的要求，要求依靠主政者的支持和信任（有孚），方可克服一切阻力（血去惕出）而作出贡献，不辜负上级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无咎），也是对主政者的要求，要求主政者及时地发现人才，并恰当地任用和倚重人才（有孚），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之能够才尽其用，为国效力，这样，国家才可望转危为安、由弱变强（血去惕出），社稷稳固昌隆，才不愧为一代明君良相（无咎）。作为周族内部政治教本的《周易》来说，后一要求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如：有拘牵连系之象；李氏《通义》释谓“捆得紧紧的”，《疏》云：“相牵系不绝之名也。”富：《说文》：“古福字，俗作富”，富与福通。以：《集解》引虞翻曰：“以，及也”，俞樾、王引之等皆从此说。邻：《广韵》“近也”，又“亲也”，左右辅弼

也称“邻”。

“九五居中处尊，势能有为”（《本义》），“六四为众阳之主，己能接之以信，挛如不疑”（《横渠易说》）。说九五中正阳明之君，深知六四为克尽忠贞的干臣，而赞助倍至，宠信有加，挛如不绝，明君良臣的关系，如鱼水般地紧紧胶固在一起。九五能“推其富以助六四而畜之”（《周易浅述》），并且始终如一地给予信任和支持，确属难能可贵；较之只可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的嫉贤妒能者，怎能相提并论！由于九五明君对贤能“有孚挛如”，人民更对明君“有孚挛如”。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
君子征，凶。


既：《玉篇》：“已也”。雨：阴阳和而后雨泽降。既雨：是阴阳调和的结果，比喻上下关系的融洽。处：《广韵》：“留也”、“定也”，即容留而适当安置之义。尚德：尊重六四阴柔扶阳的美德。载：任用，《荀子·君道》及《荣辱》等篇说：“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注：“郝曰：载，犹任也”。尚德载：器重其才德而任用之。妇：《程氏易传》说“妇谓阴”，即指六四阴爻而言，也喻指臣民。妇贞厉：忠贞不二的贤臣，容易引致君王的疑忌而常处危境。月几望：月本阴象，喻臣民，月近十五而圆满，比喻臣下尊崇已隆，也易遭君王的疑忌，是以自然现象来加重“妇贞厉”的语势。君子：指贵族和尊者。征：《孟子·尽心下》：“征者，上伐下也。”

卦辞“密云不雨”，有阴阳未和之象，至上九“既雨”，说明阴阳已经调谐，“畜极而成”（《本义》），上下皆孚了；六四

阴爻贤才得到了适当的安置，正是以阳畜阴、明君爱才之义，所以爻辞说：“既雨既处。”阳刚明君尊崇社会贤能，并予量才任用，说明“小畜”的国策已得到圆满的贯彻。六四贤能为报君王知遇之恩，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尽心竭力、效忠国事。譬如周公旦为了周族统治的巩固，不避流言蜚语，毅然代成王而摄国政，竟置成王于次位，可以说威势已极，如“月几望”了。在这个时候，君王必须豁达大度，要有知人之明和爱贤的诚意，给贤能以施展才干的广阔境地，切不可存一己之鄙念，学梁相惠子抱腐鼠而疑庄周（《庄子·秋水篇》），更不可学殷纣王戕害贤臣。荀子说：“世之祸，恶贤士”；“世之愚，恶大儒”（《荀子·成相篇》）；如果主政者看到贤能效忠于国的行为，反疑其威高震主而打击、排斥他，必然要自食不良的苦果。作者明鉴于此，故于爻辞最后警戒统治者说：“君子征，凶。”

从《小畜》卦的辞义中，隐约透露出周初统治者远见卓识的人才观。他们为了兴周灭纣的伟大事业，竟能不受血缘宗法旧制的桎梏，又不顾族内少数浅见者的反对，大胆选拔使用了族外甚至敌国来归的贤能之士，更始终不渝地尊崇、信任和支持他们，使人才得以充分地发挥其智力作用，使周族自己很快地取得了天下，迅速地创造出空前的文明兴旺的局面。今天学习此卦，还觉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履(卦十)

 (下兑上乾):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有践蹶的意思，《诗·齐风·东方之日》“履我即兮”，朱熹：“履，蹶。”卦体上乾刚，下兑悦，以兑悦之态，随刚戾之后，行动自然不敢粗莽而放轻脚步，故卦名也叫“履”。虎：不是山中的真老虎，而是借虎喻指“大人”、国君，如《革·九五》“大人虎变”可证；又《说卦传》“乾，为君”，俗说伴君如伴虎，故乾、君皆为虎。尾：动物身后之物，有尾随的意思，《后汉书·岑彭传》“器出兵尾击诸营”，李贤注：“尾，谓寻其后。”履虎尾：卦体上天下泽，泽在天后，天为“君也”（《尔雅》），君有虎象，引申为尾随于君王之后。咥：《玉篇》“齧也”。

《履》卦与《小畜》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履》卦卦辞之义，是文王与纣争民的一项策略。这个“虎”，可能是指刚戾不仁的殷纣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常小心谨慎，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正是“履虎尾”之象。

虎，总是要吃人的，哪有跟随在虎后而不被伤的？暴君也是要害人的，你不被害，可能是助纣为虐，那又怎么是“亨”呢？因此说，“不咥人”，不是虎不咬人，而是尾随于虎（暴君）之后的人不伤人，前面的虎伤人，后面的人不伤人。

那么，虎必为人们所惧怕、所痛恨，皆想置虎于死地；而后面“不啜人”的人，则是可以亲近的了。当时殷纣如虎一样疯狂伤人，周文王作为顺从于他的人，差一点丢掉性命。而文王却不象殷纣那样，恰恰相反，他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矜恤鳏寡，与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害人如虎的殷纣，一个是作为纣臣但不害民的文王，故人皆反对纣而拥护文王，致“西南(周)得朋，东北(殷)丧朋”，“不啜人”的文王，民心归附，国运亨通，所以说：“不啜人，亨”。这是卦辞的古义。

卦辞与爻辞并非一个人同时间的作品，卦辞写于文王臣事于殷之时，爻辞则写于灭殷而君临天下之后。所以爻辞“虎”，就不是指殷纣而是指周王了。而这个“履”又派生出一层新义。《尔雅·释诂下》：“履，禄也”，卦象天降恩泽，比喻君子“施禄于下”，又《尔雅·释言》：“履，礼也”，注：“礼可以履行也”，是根据卦象天在上、泽在下所显示的尊卑有等、高下合序的周礼来说的。这只能是爻辞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卦辞作者的思想，后人往往忽视了它的区别，致湮没了卦辞的古义，和《周易》思想的发展脉络。

初九 素履，往，无咎。

“素履，行为纯洁”(《通义》)。往：《玉篇》“行也”，“去也”。

刚刚履涉社会的人，其思想行为多是天真纯洁的，他们能保持其平素洁白的操行，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致干出什么违礼的坏事来，所以说：“素履往无咎。”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说文》：“宽也”，“平也”，“安也”。幽：《玉篇》：“深远也”，《说文》：“隐也”；品格高超、心情内向，不受外界牵引的人，叫幽人。

九二中正，以阳居阴，故有“幽人”之象；刚居柔位，行为宽平为本，既无非分之求，又不逢迎趋势，也不为外界恶习所污染，永保正气，“未为物迁”（《周易浅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孟子·尽心上》），抱道守贞，坦然自处。所以，孔颖达《疏》说：“幽隐之人，守道贞吉。”不过，“幽隐”并不是出世的隐者。

高亨氏据虞翻说“幽人谓囚人”，此说欠妥，因为履道既坦，是没有变化之义，囚人仍应是囚人，又如何得吉？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说文》：“一目小也。”能：《集解》皆作“而”；跛：《说文》“行不正也”，借喻行为不正。武人：《横渠易说》：“武人者，刚而不德也”，即刚暴而无德的人。为：《尔雅·释言》：“造、作，为也。”大君：即最高统治者，是“多君”（诸侯）的对称。

六三以柔居刚，位不中正，而居进爻，柔而志刚以履乾，“孤阴失位躁进而上窥乎乾”（《周易内传》卷一），心怀叵测，行为不端，斜眯着眼睛看，颠扭着步子走，从头到脚，浑身

无一处合乎礼节，而占据高位，握有兵权，暴戾不仁，残害人民，傲上凌众，竟想颠覆国家，做起皇帝来了。如当世道衰微、君德腐败之时，这种恶劣行径或可得逞，然而，在周初政治昌明、国运鼎盛之际，妄图造反者，是无法如愿以偿的，其结果必然是凶。本爻所说，很象是因武庚串联管、蔡叛乱的历史背景而发的。

《履卦》谈人的行为，初九如一张白纸，九二不为世俗污染，六三则是坏的典型。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韵会》：“惊惧谓之愬”，《集韵》“或作𪚩”。终：《玉篇》：“极也”，《集韵》：“尽也”，即始终一贯而不中途改变的意思。

九四阳刚，居上卦之下，“以阳居阴，以谦为本”（王弼注《易》），有德行而又谦逊，虽然身居辅弼要职，却不骄横拔扈，而始终如一地小心谨慎、奉公守法，所以得“吉”。

周公居摄政高位，始终戒惧，不敢妄行，他曾对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居冢宰之位，立开国之功，是完全有资格骄傲的，但我不能那样，你去鲁国后，更不能骄傲，而应小心谨慎、做好工作（见《韩诗外传》卷三）；周公在功成名就之后，终能还政于成王，仍退居臣下之位，终而得吉。

九五 夬履，贞厉。

夬：《说文》：“分决也”，《彖传》：“夬，决也，刚决柔

也。”

九五以刚居刚，得位居中，是颇有权力的，能以果敢坚决的行动来处理问题，而且主观愿望也急于想把事情办好，这固然是可取的，但因过于刚健，难免失之于疏忽大意和刚愎自用，“若自任刚明，决行不顾，虽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程氏易传》）

周公东征，果决地镇压了“三监”的叛乱，这一举措，虽然非常正确，但却免不了兄弟相残之谤，和当初安排“三监”考虑欠周之疚，正象本爻所指之义。

有人把“夬履”释为“破鞋”，未免支离破碎，不成文章。|| 鞋本卑物，与象亦不符。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玉篇》“看也”。履：践也，引申为行为经历。考：《广雅》：“问也”，《尚书·周官》“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传》：“考正制度礼法”。祥：《集解》本祥作详，《说文》“善也”，虞翻也说“善也”。旋：孔颖达《疏》：“旋谓旋反也”；反，有陡转之义，旋，有环顾无遗、圆转而非硬扭之义。元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最好”。

上九处《履》卦之终，能虚心回环顾盼以往所做所为，并仔细查访是否达到尽善尽美的标准，凡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能及时而圆滑的扭转，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从以上六爻来看，初爻“在山泉水清”而“无咎”，二爻能保持其优良本质而被誉为“吉”，三爻行为恶劣，故“凶”，四爻谨慎戒惧而得“吉”，五爻过刚而有缺点，上爻及时检视、

扭转错误，而被称赞为最好的。卦旨条理分明，垂戒之情可见。

此爻与《观》卦五爻、上爻之义联系起来看，正与《周官》所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的礼制相契合，也可知《周易》并非卜筮之书。

《履》卦之礼，是统治者力求加强其统治的礼，爻辞要求臣民严于律己，顺从周礼，《彖传》说“说而应乎乾”，正是一语道破其意。《象传》所谓“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也说出了《履》卦要求臣民要顺从于君上的尊卑等级之礼。关于这点，《尚书·君牙》有所记述：穆王对其臣君牙说：“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下接“之臣”二字，但据《汉书·谷永传》无“之臣”二字；如有“之臣”二字，则文义欠通，故《校勘记》以为“正”字为“王”字之讹）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师古注曰：“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说明《履》卦各爻是周初正左右及百官之卦，穆王继承、追述文武之道，说惟有先正其左右以治理四方，又提及“蹈虎尾”之辞，就很可能是因《履》卦之义而发的。

泰(卦十一)

䷊ (下乾上坤)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字典》“宽也，安也，通也”，人心安适，社会宽宁，各事遂畅。“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汉书·刘向传》）。所谓国泰民安，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泰”，是人所向往的既“吉”且“亨”的美好境界。高亨氏认为泰即汰，说：“淘汰也，清洗也。小指渺小之庸人，大指高大之贤人。……谓统治者淘汰不称职之官吏，则庸劣之官吏去，贤能之官吏来，自是吉。”高说颇近卦旨。

按“泰”字的字形和本义，原是古人在河边掬水洗手之象，洗手时把泥沙搅起，被上游的水冲走，形成泥沙远去了，面前则是清澈的映着蓝天的水景。作《易》者在重卦时，触发起这一灵感，对近观蓝天，泥沙远去的河景，和近处乾阳、远处坤阴之卦象联系了，故定卦名为“泰”。

这是作者喜阳恶阴思想的体现，他以阳代表清洁、美好，以阴代表肮脏、丑恶。脏水被冲走，清水又流来；手上的污垢洗去了，出现了一双清洁的手。这些都引致人们心情舒畅。引申到社会问题上，一切丑恶的现象消除了，一切美好的因素都聚拢来，人的心情自然开朗，出现了“泰”的局面。这就是卦辞所说的“小往大来”。

卦体是许多阴爻远去了，故称“小往”；许多阳爻聚拢来，

故称“大来”。“小往大来”就是丑恶的远去，美好的聚来，这才能实现“泰”的局面，而既“吉”且“亨”。有人说是“天地交”，“阴阳交”，这个“交”字就欠妥，“小往大来”不等于“交”，况“天地”也不可能“交”；单讲君臣之交，或君子、小人，或贤能与庸人的进退，义蕴未免狭窄一点了，况卦辞中也未明言此义，故只能从阴阳消息转化的角度去理解。小为阴，大称阳，“小往大来”，就是阴往阳来，古人喜阳恶阴，阴往阳来，才适合人们的心理，才能令人泰然。这个“泰”，不单是进贤才、黜庸人，而且也包括社会风尚的好转，与人们互相之间关系的和谐，还包括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的改善和提高，就连风调雨顺等自然现象的适宜等等，都是构成“泰”的因素，所以说：“以人事言”，未免太狭隘些了。

爻辞已明言人事了。从辞义上看，作者可能以卦体下乾比喻周族的崛起而主政于内，上坤比喻殷商被赶出政治舞台而在野；从各爻中也可以看出内三爻是说周族的勃兴，外三爻是说殷商的衰亡，是政坛上兴亡转化和泰中有不泰的情况。

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集韵》：“眉黠切，音苗”，草类。茹：《集解》引虞翻曰：“茹，茅根。”以：王引之曰：“以犹及也”（《经传释词》）。汇：类也。征：《尔雅·释言》“行也”，《尔雅·释诂》“往也”，即前进的意思。

《集解》引虞翻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也。茹，相牵引之貌也。”

作者似乎已体察到，事物的发展进程，有连锁反应的规

律。好象是叙说“泰”的因果关系：拔去茅草及根须和与茅同类的杂草，必将有利于谷物的丰实，和生活的改善，所以说“征吉”。

本爻形象化地阐发卦辞“小往大来”之义。变穷塞为宽裕，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是既“吉”且“亨”。这样逐步向上的趋势，愈发展愈好，所以爻辞说“征吉”。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广雅·释诂》“裹也”，又“刘德曰：‘包，取也’”（《汉书·班固叙传》“包汉举信”注），有取尽无遗的意思。荒：《说文》：“芜也，一曰草掩地也。”包荒：是拔尽掩地的杂草，以利于谷物的生长，意思与初爻“拔茅”之义相呼应，也含“小往”之义。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程氏易传》），是无舟而渡河，非有勇蹈险难的果敢毅力不可，拔除荒秽，改革恶习，也非有这般勇气不行。遐：荒远。朋：朋党，宗派。亡：与无通，有消除和禁绝之义。尚：佑助。中行：中立的道路，“中立之行也”（《横渠易说》），即正确而不偏的行为和路线。

初爻说“拔茅”草要连根及其同类都带起，九二则说扫除荒秽须果毅，而且要远近都无遗漏，做到干净彻底，才有利于朋党宗派的消亡，“朋亡”才能进贤，才有助于“泰”世的稳固，和正确国策的推行。本爻已明显地涉及社会问题了，是“进贤退不肖”之道的“吉亨”。《诚斋易传》说：“一拔茅，众根随；一举贤，众俊归”，以“拔茅”喻“举贤”，只是因果关系，与此爻

及《否·初六》相联系，似乎不无道理。

有人释“包荒”为用以渡河的大瓮，只是与“中行”联系不上，若渡河只在“中行”，又怎能到达彼岸？而“解‘包荒’为‘大度包容，待人以恕，处事以宽’，是欠妥的”（《周易思想研究》）；“朋亡”，与《同人·六二》的“同人于宗，吝”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些人却把“朋”字理解为“朋贝”，这是错误的（说见“西南得朋”解释，不再重赘）；又有把“中行”说为晋中行将军荀林父，由于“朋”不宜释为“器用财贿”，故也附会不得。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倾斜。复：返回。艰贞：“艰危其思虑，正固其施为。”（《周易浅述》）无咎：即没有问题。恤：忧也。孚：《说文》“信也，徐锴曰：‘鸟之乳卵，皆如期不失信也’”，即符合于客观规律而不乱。食：《左传》文公元年：“谷也食子”注：“养生也”，即所以生存之道；又《礼记·坊记》“宁使人浮于食”，郑注：“食谓禄也”；禄象征政权，《周礼·天官·大宰》“八柄”之“二曰禄”，《疏》说禄“所以富臣下”；故“食”有养生和政权等意思。有福：即有好处。

《周易》作者居安思危，深明事物发展转化的规律，任何事物无时不在变化着。在这千变万化的现实面前，周人不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而是有所作为，趋吉避凶。所以，尽管“泰”有向“否”转化的倾向，人们并不消极悲观，而是“艰危其思虑，正固其施为”，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

只要坚定信心，尽力而为，或可“无咎”；不要作无益的忧伤（勿恤）；如能在行动上顺应客观，切合事理（其孚），也可扭转局面，变不利为有利，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于食有福）。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疾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夫人富而其类从者，为利也；不富而从者，其志同也；……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不待戒告，而诚意相合也。”（《程氏易传》）

程氏这段解释是不易理解的，但若与周初的历史状况联系起来看，就可豁然贯通了。当殷纣将衰之时，许多朝臣纷纷叛纣而归附于周国，故有“翩翩”之象。可见人数之多，而且在心情上有轻松愉快之感，他们的归周，并不是为了求富而来的，是为了避免灾祸和追求光明，所以说：“不富”，即不是为了发财。许多归周者都是这样的心情，都有向光求明之意，故有“以（及）其邻”之象，和“其志同也”之情。由殷归周，是从帝纣身边到西伯身边，故说“其志皆欲下行”。归周者们的纷纷叛纣归周，既不是由于他们内部互相之间的串联，也不是受到周国的恐吓和警告，而是大家在思想上都反对纣王的暴虐、拥护周国的德政，所以，归周的步调能如此一致，有“不戒以孚”之象，即“不待戒告，而诚意相合也”，也即不谋而合的意思。这条爻辞，和《比》卦“原筮元永贞”、初爻“有孚比之”之意遥相呼应；也是《坤》卦“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不同描述手法。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即殷帝名乙，纣王之父。他是殷末第二个王；有人说“大乙”（汤）、“小乙”等先帝，都不合《周易》的历史背景。归妹：女嫁称归，少女称妹。祉：《说文》“福也，徐曰：祉以言止也，福所止不移也”，福来而不移叫祉。

据《诗·大雅·大明》记载，王季、文王父子皆娶殷商贵族之女，王季娶于“挚仲氏任”，文王娶于“倪天之妹”，正是指“帝乙归妹”之事。帝乙为什么要嫁女给周人文王为妻呢？这要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季历之时，周的力量已在壮大，殷人就用和亲之策来笼络周人，后见计不行而杀掉季历，其子文王继位，更是奋发有为，殷人害怕，就以帝女许配给文王，所以说“帝乙归妹”。可见当时周的势力已足与殷商分庭抗礼了，否则，王姬是不会甘心下嫁的，既然下嫁，必有其一定的原因，殷帝之女下嫁，是了解自己的力量已不可以灭周，而且还必须安抚、讨好于周，使周不致扰乱于西鄙，让殷人集中力量去镇压东夷，以安定其社稷。这当然只是殷人的如意算盘，实际得益者却是周族。殷帝嫁女于文王，使文王的政治威信大大地提高，势力在迅速地扩展，终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从而奠定了灭殷的坚实基础。殷人“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周人的最大喜事，故称“元吉”。周人的“元吉”，意味着殷人的大凶。这是政治盛衰转化和阴阳消息的最好说明。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复：与覆通，即倾塌下来的意思。隍：是因掘土筑城而形成的城外旱沟。勿用师：不可以用兵作战。自：《玉篇》“率也”，即统括的意思。邑：《说文》“国也”，《正韵》“都邑也”。自邑：即所有国邑，借指殷商政体。告：《集韵》“吏休假也”，停止工作。告命：休止其颁布命令的政体，引申为国家灭亡。

城墙倒塌入隍沟之中，有都邑夷为平地之象，引申为干城武夫的叛变。社稷失去了屏障，无险可以守国，还能坚持战斗吗？所以说“勿用师”。“否道已成，命不行也”（宋人魏了翁《周易要义》）。只有彻底败亡；亡国之君，当然是可羞耻的，所以说：“贞吝。”

此爻的历史背景，与纣师前徒倒戈，随之殷祚灭亡，纣也自焚的情况相似。

本卦的初爻总论“小往大来”之义，只有消除不利才能有利，借农业生产来说，拔去茅草，谷物才得茁壮生长，二爻以人事来说，只有消除恶习，取消宗派，做事才能正确不偏，三爻说，尽管事物在变化，只要能尽到主上努力，正确行事，也可常保优势，永处“泰”境。前三爻着重理论上的阐述，后三爻是从殷周双方泰否转化的历史，论说阴阳消息之理：四爻殷纣众叛亲离，纷纷归附于周，是殷人转否而周人转泰，五爻“帝乙归妹”于周，全力征伐东夷，致殷元气大伤，而周却放手经营西南，扩张势力，奠定了灭殷的基础，说明殷趋“否”而周趋“泰”，上爻殷人彻底败亡，周族得以君临天下，否泰

的局面大定。殷人之否，就是周人之泰，泰否相比较而言，相对立而存在；即泰中有否，否中有泰，泰否互含而相转化，哲理也就蕴含于其中了。

综上观之，《周易》以为时运泰否，并非天意，实由人为。“夫《易》之《泰》曰：‘小往大来’。是时肃、义、哲、谋、圣在位，狂、僭、豫、急、蒙在野，……非天为之，实人为之；大小往来，非时之泰否为之，实君之明昏为之”（唐甄《潜书·用贤》）。所以说：《周易》是周初贵族的政治教本，而非“卜筮之书”。

否(卦十二)

䷋ (下坤上乾)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集韵》、《韵会》音痞，《玉篇》“闭不行也”，《广韵》“塞也”，《集韵》“恶也”，《正韵》“秽也”：总之，否与泰义相反，是一切不好的代名词。《否》卦卦体也正与《泰》卦卦体相反，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卦》说：“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而这两卦，可说是亦覆亦变。《泰》卦阳来主内，阴被排去，故各事顺遂，人心舒畅；而《否》卦则相反，事事都不顺遂。如从卦体上看，天在上、地在下，各安其位，应该是好的。殊不知《泰》《否》两卦卦体，都不宜作天地之象，否则是难以讲通。宋祚胤氏用“卦体转化论”来解释《否》卦卦名，说：“地在下，天在上，……各得其所，应该是泰不是否，……现在其所以叫做否，也是从发展前途看，泰即将转化为否。因为通过一度循环，这种正常现象就要颠倒过来，通泰就转化成为否塞，而卦辞‘大往小来’，也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周易新论》）。这不仅曲解“大往小来”之义，也舍弃现有卦体而不顾，却在等待其转化，难道可以肯定否的转化就是泰吗？从卦序来看，“否”后“同人”而不是“泰”，如从历史上看，否后还可能是否，如果只凭主观臆测为否必转泰，那么，任何吉利都可说是凶，而凶也可以说是吉了，殊不可取。

《否》《泰》之义，只能从阴阳消息的角度去理解。《否》卦是阴来主于内，阳往而远离，眼前一片阴暗，不利于农作物的茁壮成长，引申到社会问题上，黑暗的社会，大众过着非人的生活，是不符合人们的意愿的。所以，卦辞说：“否之匪人。”匪：《说文》“非也”。“匪人：非人道也”（《周易浅述》），即世道混乱，坏人当权，人心惶惶不安，正人君子遭殃。所以卦辞就说：“不利君子贞”，君子正道在坏人看来，反而是邪道，不仅行不通，还要受打击，是非黑白被颠倒，正人君子被斥逐，满眼只见到坏人，而看不见君子，这些都正是卦辞所说“大往小来”、卦体近阴暗而远阳明所示之义。如果说，《泰》卦卦辞没有明言人事，那么，《否》卦卦辞已经涉及人事了。《易》理由微而显，《泰》卦卦辞，有可能隐含人事，况“《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荀子·致士》）；《管子·小称》也云：“天下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都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着世道的治乱和泰否，离开人的因素去谈泰、否，只能是玄虚的空谈，是不合作者的本意的。

从两卦卦辞“小往大来”和“大往小来”看，体现出小大、阴阳、否泰的两种因素不断转化的规律，不仅卦辞如此，爻辞也是这样。

初六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此爻与《泰·初九》爻辞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泰初”为“征”，“否初”则强调“贞”，一字之差，意思两样。《泰·初九》有拔茅之象，《否·初六》亦有拔茅之象，所不同者，阳

刚拔除杂草，阴柔拔除禾苗，前者有利于生产，后者则否。所以，泰初所拔者，莠也，否初所拔者兰也；拔莠则兰生，拔兰则莠生。《程氏易传》说：“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阴群阳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周易要义》则说：“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是泰世顺应人心，故希望这个世道愈前进、愈发展，愈好；而否世是不顺人心的各种坏人坏事。所以，要求其贞正，方可使否道转吉而亨通，而不希望它有什么发展。

从《否》卦卦辞论述人事来看，爻辞也应是具体阐发卦辞人事之义的。因此，“拔茅茹，以其汇”，就是拔茅草而连根及类，很可能是隐喻选拔人才的问题。泰世君子当权，固然要摒绝异己而选拔同类，而否世坏人掌政，也必然要摒绝异己而选拔其同类。所以，摒绝异己而选拔同类这条人事标准，无论是君子或是坏人执政，都是坚守不变的。不过，君子则摒绝奸佞而选拔君子，坏人则摒绝贤能而选拔坏人罢了；前者世道必“泰”，后者世道必“否”。所以说，“君子也者，……得之则治，失之则乱”（《荀子·致士》）。作《易》者把泰或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当权者的明暗，和人才的得失。孔子发挥其义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民服则世泰，民不服则世否。就在三千年后的今天，仍闪耀着它真理智慧的光芒。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有包办、总揽一切的意思。承：继承、接受，有取

而代之以的意思。否：《说文》“不也”，《集韵》通作不。

否世坏人得势，必然志在抓权，往往接管君子政务而包揽一切。从小人的角度来说，世道混乱，正是小人逞威、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当然是“小人吉”了。而“大人”处此之时，则是傀儡无权、自身难保，这怎么能“亨”呢？

关于“包承”一辞，有些人硬把《周易》推入消极迷信的范畴，把“承”假借为“胾”，释为肉，或祭神的祭肉，所释欠通。

六三 包羞。

包：有掩盖之义。包羞：即掩盖可羞耻之事，又据《程氏易传》说：“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说明小人包揽政事，不可能把国家搞好，只有走向衰亡，落得个羞耻的下场罢了。何况“小人乐祸于已穷之后，包羞忍耻，以苟富贵，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当，而身之将危也”（《诚斋易传》），费仲、恶来等小人包揽殷政，就是如此。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欲盖弥彰，愈包否势愈糟糕，愈加深可羞的程度。

《本义》释“包羞”说：“小人志于伤善而未能也。故为包羞之象。”此说欠妥，小人以伤善为能事，手段恶毒，无所不用其极，而毫不顾忌，又有什么不能呢？即便坏事没有得逞，也无所谓羞耻，未能伤善，则恶迹不彰，反而不致羞吝。所以并不是因未能伤善而羞。

《通义》训“羞”为“手持羊，美味也”，“小人感到美味的，大人吃腻了却感到不好，又是泰否对立”。又《周易大传今

注》说：“包羞”，“谓祭祀时以物包裹熟肉也”。这样解释均欠妥。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说文》“使也”，又《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传》《疏》皆说“命，信也”，“命，谓王迁秩群臣之书”（《周礼·春官·大宗伯》“典命”郑氏注）。畴：《疏》“畴，谓畴匹”，《尚书·洪范》“洪范九畴”，《传》曰：“畴，类也。”离：《玉篇》“遇也”，《汉书·扬雄传》反离骚注：“应劭曰：离，遭也。”祉：福。

《本义》说：“否过中矣，将济之时也。九四以阳居阴，不极其刚”，“而畴类三阳皆获其福也”。这是从“象数”角度来解说的，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就清晰易解了。此爻所谓“有命”，很象是说文王姜里遇赦，同时受命专征，摆脱否境而得“无咎”，从此威信更振，势力得以迅速地扩张，奠定了灭殷的基础，不仅文王灭殷兴周的希望可以实现，天下亦将由乱趋治，大家都将享受治世之福。所以说：“畴离祉。”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说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否：“能休时之否”（《本义》）。其：王引之曰：“其，犹将也”（《经传释词》）。苞桑：“桑根深固；苞，丛生者，其固尤甚也。”（《浅述》）

九五阳刚居中，尊而且正，深谋远虑，常常提高警惕，以社稷存亡为念，唯恐国家危亡。“唯勿恃其否之可休，勿

安其休之为吉，而常有危亡之虑，则‘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诚斋易传》）。在“休否”的大好形势之下，仍能保持冷静，而不麻木不仁，“君子曰：知惧如此，斯不亡矣”（《左传》成公七年）。“其亡”之句，深明辩证之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传》）。“国家可保”，不仅是人民之吉，更主要的是“大人吉”，因为直接关系到“大人”的身家性命和宗庙血食。

六二如殷紂为奸臣所弄，故“大人否亨”，九五如文王摆脱否运，国基稳固，故“大人吉”。

周初“大人”能谨慎戒惧、敬德保民，故能由否趋泰，逐步强盛起来，正与此爻之意相合。

《周易大传今注》说：“休犹休也，恐惧也”，借字解“经”，反不如直训为“休止否运”为好。就上卦整体来看，乾阳象征由否入泰，从九四的“有命”，至九五而“休否”，至上九而彻底“倾否”，这一事态发展的连贯性，是很自然的，且“休否”体现了“大人”对否世的主观能动性，意义是积极的，内涵也较为丰富。而“休否”则是一味恐惧，显得非常消极而不合经旨，因为爻辞明明在说：“否运已被休止了，大人取得了胜利，但如不警惕，将会灭亡，只有警惕，国祚才得久长。”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倾：《字典》“圯也，空也”，即塌毁、排除干净的意思，又《汉书·田蚡传》“欲以倾诸将相”，注：“师古曰：倾，谓逾越而胜之也”，二义兼有，又如《周易浅述》所说：“不曰否倾

而曰倾否，不恃天运而贵人事也”，意颇积极。

文王“有命”而“休否”，武王灭纣即“倾否”，彻底战胜否运而至“飞龙在天”，并改革商政，由殷商奴隶制向领主封建制转化，社会出现欣欣向荣的趋势。回顾太王被戎狄逼迫流亡之时，和文王拘羑里之际，真是天渊之别。爻辞“先否后喜”，充溢着《周易》作者的内心激动之情。

《震》卦初爻说：“鼎颠趾，利出否”，与本爻“倾否”的意思有相同之处，都可与灭纣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周易大传今注》说：“言否运已届终段，则只是顷刻而已”，它把“倾借为顷”，借字解经，固不可取，更不如《周易浅述》的见解高明，况且“否之已极，消之不得也”（王夫之《宋论》卷八），怎么能听其自然？再说，“顷刻”并不等于“现在”，上九已是一卦之终，还要待等“顷刻”，但不知在哪一爻才能彻底去“否”？

《泰》《否》两卦，一治一乱，治中有乱，乱中有治，即泰中有否，否中也有泰。泰否互为倚伏，阴阳交互消息。而阴爻之义，多隐喻殷商；阳爻之义，多隐喻西周。两卦之义也多对立。故《杂卦传》说“泰否，反其类也”。

两卦文体结构谨严，逻辑性也强，很不象“卜筮之书”，更不是“灵签符咒”。其中阴阳哲理、治乱之道等义蕴颇深，值得仔细领悟，周人以殷为监，于此也可见一斑。

同人(卦十三)

䷌ (下离上乾)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据《礼记·礼运》“是谓大同”注“同，犹和也，平也”。同人：《本义》说“同人，与人同也”，即与人和平或和平待人以相亲爱。野：《疏》“野是广远之处”。大川：“大川者，大难也。”(《集解》引何妥曰)

卦体下“离为火”，上“乾为天”，天在上而火在下，天气上浮，火性上炎，两者趋向一致，离为阴卦，乾为阳卦，阴在下而阳在上，二为阴爻，柔中而谦居下体，为全卦的主爻，以谦下柔中之态，去应其他各爻，上下和谐应与，皆具有和同的可能性。二阴求五个阳爻，五个阳爻也喜二爻之阴，阴阳互求，双方主动，也容易和同。当时殷人疆域，“邦畿千里”，而周人只有“百里小邦”，殷的人口也大大地多于周族，这就决定了周人必须采取“同人”的政策，在卦象的启示下，而定卦名为“同人”。严格地说，“同”不等于“和”，“和”是存异相合，“同”是无异相合，所以“同人”要求人们与统治者的思想观点必须一致，都是为了兴周灭纣而团结起来，团结的人愈多愈好，即卦辞所谈“同人于野”，要团结四野所有人民，都站到周的一边来。《系辞传》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如能四野皆同，力量相当可观，必能战胜殷商(利涉大川)。然

而，“同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更不是凭武力可以“同人”的，必须先正自己，以德感人，所以，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齔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遐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文王处殷纣之世，“履虎尾，不咥人”（《履卦辞》），与纣争取民心，其目的就是为了“同人”，而“同人”的目的，又是为了“涉大川”而灭殷商，最后君临天下。

后来周公处于危难之时，也曾要求召公同心协力，应付时艰，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尚书·君奭》），《传》说“不能同于四方，若游大川”，可见“同人”的目的是为了济涉大川，稳渡难关。墨子说：“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中》）“同人”的意义，对统治者来说，尤其重要。有人认为“同人”就是聚人打仗，理解未免片面。

《杂卦传》说：“同人，亲也”，要求人们相亲相助，这在《礼记·礼运》所记“大同”思想，及墨子“尚同”思想中，较为明显，孙中山先生继承了“同人”之志，在其《遗嘱》中仍然提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选集》下卷）这段话犹如《同人》卦辞的“今译”。因此，可以说，“同人”是统一战线思想的滥觞。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于：《字典》“往也”，往，《玉篇》“去也”，《王弼注》说：“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门：国门或王门，与六二的“宗”相对而言，门内为宗，为贵族，门外为庶民、国人，《诚斋易传》说：“门，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与人曷尝不

同人(卦十三)

䷌ (下离上乾)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据《礼记·礼运》“是谓大同”注“同，犹和也，平也”。同人：《本义》说“同人，与人同也”，即与人和平或和平待人以相亲爱。野：《疏》“野是广远之处”。大川：“大川者，大难也。”(《集解》引何妥曰)

卦体下“离为火”，上“乾为天”，天在上而火在下，天气上浮，火性上炎，两者趋向一致，离为阴卦，乾为阳卦，阴在下而阳在上，二为阴爻，柔中而谦居下体，为全卦的主爻，以谦下柔中之态，去应其他各爻，上下和谐应与，皆具有和同的可能性。二阴求五个阳爻，五个阳爻也喜二爻之阴，阴阳互求，双方主动，也容易和同。当时殷人疆域，“邦畿千里”，而周人只有“百里小邦”，殷的人口也大大地多于周族，这就决定了周人必须采取“同人”的政策，在卦象的启示下，而定卦名为“同人”。严格地说，“同”不等于“和”，“和”是存异相合，“同”是无异相合，所以“同人”要求人们与统治者的思想观点必须一致，都是为了兴周灭纣而团结起来，团结的人愈多愈好，即卦辞所谈“同人于野”，要团结四野所有人民，都站到周的一边来。《系辞传》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如能四野皆同，力量相当可观，必能战胜殷商（利涉大川）。然

美，是周族带来的”(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此后，周族天下奠定，周人也迅速繁衍，加之同姓不婚的制度，扩大了亲戚网络，宗族关系逐渐疏远，其地位也不如周初那么突出了。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戎：“把军队隐蔽起来”。“莽：密林”(《通义》)。《集解》引崔憬曰：“隐兵于野，将以袭之，故曰伏戎于莽。”高陵：高冈山陵之地。三岁：并非确数，指喻时间很长。兴：举也，又起也。

此爻的历史背景，可从《诗经》中找到线索。《大雅·皇矣》：“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无陵我阿。”郑《笺》：“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小出兵而令惊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众也。”郑解可能有误，因为这段诗的前面说得很清楚，是由于“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皇矣》)。很明显是密人无视周人而侵阮，致文王出兵反侵略，一举而灭掉密国，很长时间再没有敢来侵扰周境及其属国的，所以说“三岁不兴”。由于密国不接受周的“同人”政策，而与周为敌，伏兵窥周，侵其山陵，遭到周人反击，给予重创，周文王以武力消除了“不同”的因素，是“同人”的特殊方式，终于达到“同人”的目的，成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同上)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登也。墉：城墙。克：《诗·周颂·思文》“克配彼天”，郑《笺》：“克，能也”；《说文》“肩也，徐曰：肩任也。”弗克攻：即不以攻城为任务，而不进行攻城。

此爻很象是论述灭崇的情况，据《左传》僖公十九年：说文王伐崇，“因垒而降”的情况；《说苑》更说：“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尽力，不得衣食。余将来征，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文王伐崇，不以武力，而重政治，“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孙子兵法·谋攻》）。登其城而不必战，就能使敌人降服，是化敌为我的“同人”之道，所以称“吉”。灭崇以后，周的四野不“同”的因素，已扫除殆尽，周人的意志，通于四野而无阻，所以说“同人于野，亨”。文王灭崇以后，“三分天下有其二”，积蓄了伐殷的力量，所以说：“利涉大川”。这样的良好形势，是文王的正确措施所致，所以说“利君子贞”。

以上四爻，初爻是排除门户私见去“同人”，二爻是排除宗派观念去“同人”，三爻是以武力消灭不“同”者，四爻是强力迫就、化敌为我以“同人”。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忧声也”（见《太玄经》范注），《通义》说：“呼号逃

跑”，是骇怕的表现。师：《尔雅·释诂》“众也”。大师：即大众。克：《玉篇》“胜也”。遇：《广韵》“不期而会也”，有四面八方不约而同来聚会的含义。

当“同人”之完，人们还不完全了解周人的“同人”政策，以致有抵触或不信任的心理，“众所未从”（孙星衍《周易集解》注），多不肯亲近，甚至骇怕而呼号逃跑。时过境迁，人们对周的“同人”政策，逐渐了解而有所醒悟，故又欣喜来归。“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史记正义》）。大家实现了弃暗投明的心愿，得与周人一起，胜利地欢聚一堂，共庆“同人”政策的英明。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郊：《说文》“距国百里为郊”，《周礼·地官·载师》：“近郊远郊”，注：“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百里之内为郊，与“野”相比，境界未免不广。

“同人于郊”，比卦辞“同人于野”的所“同”范围，狭小得多了，没有达到“同人于野”的目的，但毕竟已有一定的成绩。周人灭殷以后，“同人”的目标更高了，他们不满足于已“同”的成绩。所以只说“同人于郊”，还有待于进一步去做好“同人”工作。只称“无悔”而不称“吉”，是作者防止在“大师克相遇”之后，产生骄傲自满的心情，是《周易》崇尚谦道的体现，和高瞻远瞩、目标宏大的反映。所以《象传》说“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本卦前两爻是说“同人”的观点，要公而无私，出门同人则无咎，宗派观点则羞吝；中间两爻是说“同人”的方式，三爻“刚克”，四爻“柔克”，刚柔相济以“同人”，后两爻是“同人”工作的总结，先难后易，成绩显著，但不可以满足于现状。

大有(卦十四)

䷍ (下乾上离)大有，元亨。

大：为阳，指阳爻，《九家易》曰：“阳称大”；又《集解》引蜀才曰：“大，谓阳也。”有：丰盛的意思，《春秋》宣公十六年：“大有年”，《谷梁传》：“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元：大也。亨：美也。

《杂卦传》：“大有，众也”，《程氏易传》说：“盛大丰有也。”卦体一个阴爻，五个阳爻，阳爻很多，故卦名“大有”，大为阳，阳爻象征美好的因素，故“大有”又是美好因素的丰足，在以农立国的周代社会里，多以农业的丰收，为美好的愿望，故“大有”常指丰年之义，卦象“火在天上”（《象传》），犹如社会形势的热火朝天、蒸蒸日上。因此，以“大有”为“元亨”，就是说：大有最美好。

由于《同人》的上一心，导致了“大有”的丰收年景；而《大有》的丰裕形势，又必有利于“同人”工作的开展，体现了这一卦体覆转型的偶列卦组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说，《同人》是论述上层建筑之道，那么，《大有》就是谈经济基础的问题。作者深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有利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古人这一宝贵的认识，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爻辞是谈“大有”之年的经济管理；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无：与毋通。交：《广韵》“共也”，“合也”；《字典》“交加参错也”。《周易浅述》：“害者：害我之大有也。”匪：据《周礼·考工记》“且其匪色”注：“匪，采貌也”，引申为奢侈浮华。艰：艰苦朴素。

初爻处于“大有”之初，丰收已经在望，作者提出三个意见：一是“无交害”，就是说，一切工作都必须有利于促进丰收的实现，凡不利于或有害于丰收的事都必须禁止；二是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的苗头，克服飘浮的、华而不实的作风，如果以为丰收了，可以享受或浪费一下，那将是错误的；三是必须继续保持以往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才可使丰收成果得到实现和巩固。《程氏易传》说：富有而骄盈，是“人因富而自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难处，则自无咎也”。此说颇得本爻之旨。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攸：所也，即安置之所，《诗·大雅·韩奕》“为韩媾相攸”，郑《笺》：“为其女韩侯夫人媾氏视其所居。”往：《说文》“之也”；《玉篇》“去也”。

初爻是“大有”之象初现，二爻居中，正是“大有”丰收之时。应该抓紧时间，突击抢收抢运，“大车以载”，运往妥善的地方去保管，方可达到丰产丰收的要求，避免损失而“无咎”。所以《象传》说“大车以载，积中（适当之处——引者）不败

也”。

初爻是思想动员，二爻已紧张地行动了。《通义》说：“把农产品一大车一大车地拉回去，这是一片丰收景象。”说得很好，但说“有攸往，无咎。占行旅，属附载”，把一条爻辞解释得支离破碎，就不对了。这是固执“《周易》占筮说”的不良后果。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诸侯也”（《国语·周语上》“公行下众”注）；亨：同享字，献也，“五官致贡曰享”（《礼记·曲礼下》）。天子：卜辞有称上帝为“上子”的，至周初，百官称为“多子”或“小子”，周王自应称“天子”，当时“大”与“天”混用，如甲文“大邑商”或作“天邑商”，故周王又可称为“天子”，而并非后世所说的上天之子，天子之义实为百官之宗；周初宗法制度极严，如说周王称天子就是天的儿子，岂不是祖孙父子皆为兄弟了吗？是不合当时人的认识的。小人：指不遵王制、不顾大局而不肯交纳租贡的人。克：“能也”，说见前《同人·九五》注。

在谷物收打完毕之后，各小君、诸侯们，就应该考虑到国家的费用开支，而按规定的义务献纳贡赋给朝廷，以充国用。这从《毛公鼎》、《兮甲鼎》等铭文中可以看出，周初确已向下征收军赋了。从爻辞“小人弗克”来看，当时可能有人无力交纳，甚至不肯按规定交纳贡赋的事实存在。

此爻与《损·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的意思相似而遥相呼应。

九四 匪其彭，无咎。

匪：据《周礼·天官·大宰》：“八曰匪颁之式”，郑司农云：“匪，分也”，《疏》“谓若分赐群臣也”；又采貌也，引申为褒扬、荣誉。彭：《本义》以为“音义未详”，《程氏易传》说是“盛多之貌”，《玉篇》也训“多貌”，又“盛也”，《诚斋易传》说：“彭者，盛之至”，《周易浅述》说：九四“居四阴之首，率诸阴以进，盛多益彭矣”；可见“彭”为“盛多”的意思。

在农作物收储完备，贡赋也已交纳，生产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朝廷根据各方的丰收成果及对朝廷的贡献情况，对成绩卓著的，给予隆重而优厚的奖赐，用来激励先进，刺激后进，还是必要的，无可非议的，所以说“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尔雅·释言》“其也”，指六五尊者，《周易浅述》说：“六五为大有之主”，喻为周天子。孚：信也。交：《字典》：“交加参错”，有许多、交互的意思。厥孚交如：即上下左右各方面都互相信任。威：尊严也。

六五为“大有”之主，其所掌有的非常盛大，比象周王拥有天下，又值“大有”丰收年景，生产物更多，因而周天子所掌有的也随之而增大。人民喜获丰收，而感激政府领导有方和支持的及时（例见《益》卦的内三爻），从而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政府面对丰收的喜人形势，深自赞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上下一心，互相信赖，故说“厥孚交如”。人民因

获丰收而生活提高了，国家也因丰收而国力增强，民富国强，周天子的威信相应提高，所以说“威如”。这样的大好形势，无论是统治者和人民，都是“吉”的好兆头。

《本义》说：“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按威必定与信相联，如果凭空“以威济之”，很可能成为暴虐的君王，怎么得“吉”？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天：指朝廷、君王。也指自然之天。

“九四匪其彭”，是肯定生产者或其管理者的成绩，“上九自天祐之”，又是肯定君王的成就，相对地压抑了九四。这是《周易》作者的心理平衡的原则，以防九四受奖后产生骄傲自大的心理。

《大有卦》是论述周初对生产管理的情况，讲得颇有道理，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文章层次分明，结构谨严，逻辑性强。

谦(卦十五)

䷎ (下艮上坤) 谦，亨，君子有终。

谦：《本义》说：“谦者，有而不居之义”，又《集解》引郑玄曰：“谦者，自贬损以下人。”卦体上坤地、下艮山，是“地中有山”之象，即“外卑下而内蕴高大之象，故为谦也”（《程氏易传》）。六爻之中，唯有一个阳爻，为全卦之主爻，却能卑处于下，也含谦逊之义，山本来是高于地的，而能下降低于地，具有谦义。故定卦名为“谦”。

谦能以高下下，《周易》作者认为这是做人的一种美德，以此美德与人相处，能谦逊不骄，则双方感情易通，遇事能得人帮助而无阻挠，所以卦辞说“谦亨”。《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自满则不利，谦虚常受益，这是做人的最高道理。人如能不骄傲自满，而始终奉行谦道，就一定能有好结果。所以，卦辞又说：“君子有终。”

《周易》作者基于心理平衡的原则，在《大有》卦富有之后，唯恐族人滋长骄纵情绪，故紧接以《谦》卦，以期起到抑制的作用。一张一弛，有起有伏，“允执厥中”，体现了作者的“中行”思想。

周族以小邦胜大邦，以百里得天下，谦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周初统治者非常重视谦德。“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强，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卷三）。由此也可见《谦》卦的谦道思想，在《周易》中的重要地位。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谦：王弼《注》说：“处谦之下，谦之谦者也”，即谦而又谦、非常谦虚的意思。用：以也。涉：渡也。大川：《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喻指很大的危难。

《周易正义》说：“‘谦谦君子’者，能体谦谦，唯君子者能之，以此涉难，其吉宜也，‘用涉大川’，假象言也。”如能真正做到谦虚对人，必然缓和互相间的矛盾，而可获得他人的好感，万一遇到困难，他人也乐于相助。“众擎易举”，困难再大，也能克服而得吉的。

六二 鸣谦，贞吉。

鸣：《尔雅·释詁》：“鸣，名也”，“鸣者，声闻之谓也”（王弼注《易》）。鸣谦：即谦虚品德有名，谦誉远播的意思。贞：正、固。

《周易正义》说：六二“处正得中，行谦广远，故曰鸣谦，正而得吉也。”君子具有谦德而又出名，是平时奉行谦道，而又坚持不懈，所以得吉。他的谦德，是出于至公，而无私念，不是王莽那样别有用心而假装谦逊以骗人的，一旦私欲得逞，登上宝座，就变质不谦了，结果是凶而不是吉。所以说，谦德必须心地中正而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方可得吉。“六二体柔居正，故以谦获誉”（《横渠易说》）。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功劳，《周礼·夏官·司勋》：“事功曰劳”。劳谦：立有功勋又不骄而谦。终：成也，即好的结果。

孔子说：“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儒效》），功立而愈谦。周公协助文王推行德政，辅佐武王伐灭殷商，居摄之时荡平“三监”之乱，又制礼作乐，改善政治，功劳可称大了。而周公并不骄傲，更加谦虚谨慎，七年而还政于成王，“北面就匍位”，后来，“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成王自称——引者）不敢臣周公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这段史实，就是本爻的最好注脚。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撝：会“手为”之义；撝与挥通；挥，《说文》“奋也”，《广韵》“振也”，“动也”，有身体力行的意思。王弼《注》说：“指

挥皆谦，不违则也。”

人的一举一动，如果都能合乎谦逊之道，而毫不违背，那将是没有不利的。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自己的行动符合谦道了，又指挥别人或属国都奉行谦道，同登文明之境，这样做，也是没有不利的。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与否通，有反对的意思。富以其邻：即通过掠夺邻国以求富的意思。“侵伐：是抗击敌人，而不是侵略别人。”（《通义》）

六五“不富以其邻”，是不去掠夺邻国的财宝以求富，如果是为了反对掠夺和不谦行为，而进行必要的抗御，则是正义的，没有不利的。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鸣：名也；鸟相呼曰鸣，引申为招唤的意思。“鸣谦，则师出有名”（《横渠易说》），呼吁推行谦道，征伐不谦者，则师出有名。邑：都邑，大夫的采地，又《字典》“邑与悒通”，悒国：应作悒国，是内心不愿遵循谦道的方国。

上六的“鸣谦”，是继“六二鸣谦”之后的第二次“鸣谦”了，这就意味着还有地方没有遵循谦道，所以，有必要反复“鸣谦”。上六居一卦之终，这个“鸣谦”，等于最后通牒，或是对不执行谦道者的宣战书，至此已经不可以再耐心等待了，而应采取果决的手段，对不愿履行谦道的“悒国”，进行武力的

征伐，以保证谦道的推行。是用不谦的行动对付不谦者；是谦中有不谦，才有利于谦的辩证之理。

谦，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两大方面。精神方面如谦让、虚心，物质方面是节己、济人。这就是“有而不居”的意思，即《象传》所说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这也是履行谦道的一种表现。以丰补歉，必须是丰收地方的人具有谦德才行，否则，一定不愿意，甚至要对抗，前面说的“邑（悒）国”，就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要“行师征邑国”。

李氏《通义》说得对：“《谦》卦是一篇很精辟的、合乎辩证法思想的道德论。作者首先肯定了谦虚、谦让是好的，但认为必须是有条件的。”


内卦三爻是说“君子”（即周统治者）个人执行谦道的情况，外卦三爻是说统治者向下推行谦道的情况。

谦，让也；让，礼之主也。说明谦德是周礼的主体，也是《周易》伦理学说的核心。谦可以涉大川，渡难关，是做人的大道，也是治国的大道，所以《谦》卦六爻皆吉。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淮南子·道应训》）；孔子也说：“持满之道，抑而损之”（《韩诗外传》）。都是深明谦道之论。

《周易》作者重视谦德，不仅在于修身，更重要的是用来治国。《国语·周语中》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说君子之所以

谦让，是由于人皆讨厌自高于人，自高，反而自讨没趣；作为统治者，已经高于人了，已经被人讨厌了，必须更加谦让，多给人民以恩惠，切不可居于高位再欺凌下民，否则，必然为民所唾弃。所以，聪明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并履行谦道，而不骄横。

豫(卦十六)

 (下坤上震)豫，利建侯、行师。

豫：《尔雅·释诂》“安也”、“乐也”，《正韵》“悦也”。建侯：封建诸侯。行师：有兴兵及动众两个意思。

本卦卦体是一阳为众阴之主，统驭许多阴爻，象征文王“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皇矣》），上卦是“震为雷”，下卦是“坤为地”，有雷奋震于地上之象，所以《象传》说“雷出地奋”。雷的出现，说明气候转暖，农作物承受阳气，破土而出，安然生长，欣欣向荣，所以，又有和乐之象。引申到社会现象上，犹如周文王时，在政坛上振起而崭露头角，其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故以豫乐的“豫”为本卦命名。

豫，兼有安、乐二义，而“建侯、行师”两事，都是紧张而严肃的，似乎有格格不入的意味，而《周易》作者，却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作者认为：求安，就必须建侯；和乐，方利于行师。“昔君文武，……乃命建侯树屏”（《康王之诰》），可见文王之世，就已开始“建侯”来屏藩周室了。周公最初食采邑于周原，而称“周公”；康叔封最初食采周畿内采邑于康，而称“康叔”，都是在文王之世受封的。武王灭商，第一次大分封，封周公于鲁（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封康叔于今河南省禹县，周公东征之后，又进行一次分封：封周公于

奄(今山东曲阜)，封康叔于卫(详见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册)。由此也可证明“利建侯”的卦辞，是可以在文王之世写出的。否则，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此之大的势力范围，若不封建诸侯以维系其统治，则是不可想象的。

《豫》卦的主题是谈安逸、和乐。《周易浅述》说：“(卦体)一阳统众阴，有行师动众之象”，然而，必须上下和乐，才能万众一心，收效卓著。如《诗·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说文王动众建筑灵台，广大群众闻风而动，很快地就成功了，这是因为大家都乐于为文王出力的缘故。所以说，豫乐，才有利于动员群众；又《尚书·泰誓中》记武王说：“受(殷王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两方对比，而知“戎商必克”；殷纣那边，“小民方兴，相为敌雠”(《尚书·微子》)，故不利于行师作战，而文王那边却是另一个样子，《史记·周本纪》说“文王阴行善”，“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正义》)；大家都对文王有好感，文王也和乐待人，在“行师”作战时，更重视“豫”道，“询尔仇方，同尔兄弟”(《诗·大雅·皇矣》)，加强与邻邦的联系和团结，所以能在“建侯、行师”上，取得显著的成果。可见“建侯必百姓归心，行师必三军用命”(《周易浅述》)。

初六 鸣豫，凶。

鸣，《谦》卦注中有两义：一是相呼，一是有名，豫是安

逸、欢乐，谦为人的美德，相呼以行谦道，或履行谦德有名，这都是好的，所以称“吉”称“利”，而“豫”就不同了，豫是安逸、欢乐，初六以柔爻居于刚位，暗昧而又任性，往往相呼引以图安乐，或以贪图安乐而出名，变为游荡成性、沉溺于豫乐的人，没有奋发的志气，这如是一般群众，不过辱名丧身，如是一国之君，必然倾覆社稷。荀子说：“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得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荀子·王霸》）。其实，周公旦早已看到了这一恶果，除此爻辞，他还告戒康叔说：“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尚书·康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酒诰》）。所以，“鸣豫”必“凶”。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释文》：“介，古文作砢”，砢，《集韵》“硬也”。石：不动之物。介于石：比石头还要坚定不移。不终日：不整天玩乐，即便偶尔玩乐，也不整天沉溺于其中，有时间很短的意思。贞：正而不邪。

六二阴柔，承乘皆阴，深陷于暗，性又和顺，大有沉溺于“豫”的可能。然而，六二性虽和顺，却处位中正，对待问题能处理得中，尽管初六常相呼引，六三又诱惑于前，六二却能坚守正确立场，不为它们所动，“可谓特立之操，是其节介如石之坚也。……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则溺矣”（《程氏易传》）。六二“顺不苟从，豫不违中”（《周易要义》），虽也豫乐，但能节制自己，而不陷溺于其中。由于六二对待豫乐的态度，正确而不偏邪，所以，虽“豫”而得“吉”。张载说：

“不终日，贞吉。言疾正则吉也。……不以悦豫而流也”（《横渠易说》）。其说也通。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盱：“王肃云：大也”（《周易要义》），《说文》：“张目也”，即张大着眼睛很视的意思。迟：《广韵》“久也”，《韵会》“栖迟息也”，有久处而不移的意思。有：《集韵》“与又通”，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周初与纷争逐天下之时，提倡和乐，用来调剂当时紧张严肃的气氛，这是作者心理平衡的原则。在灭殷以后，天下太平，普天同庆，万方乐奏，在这一片和乐的气氛中，作者又深恐重蹈殷纣的覆辙，对逸豫多持否定态度。如“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要求周贵族们不要贪图游乐享受，以免增加人民的负担。

六三却违背了这方面的教导，一心着眼于豫乐，并扩大豫乐的规模以纵欲，固不合《无逸》的告戒，肯定要有悔吝的。更何况又久处豫乐之中而迟迟不肯离去，“遂至于耽恋不能已也”（《程氏易传》），更是悔上加悔了。

六三起初是观看他人豫乐的，岂料逐渐习染成癖，不能及早防微杜渐，以致深陷而不能自拔，所以，悔而又悔。如后世的赌博、吸烟等恶嗜好，习染者的初期，都是观看别人而产生羡慕，先是小试，后即成瘾，悔恨也来不及了。“圣人两言悔，始则示人以致悔之端，终则勉人以悔过之勇也。”（《周易浅述》）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广韵》“从也”，《韵会》“因也”，有因势利导的意思，也就是《彖传》所说的“顺以动”之义。大：甚也，又指九四阳爻。疑：《韵会》“惑也”。朋：朋类；又“朋群也”（见《尚书·益稷》：“朋淫于家”《传》解）。盍：《尔雅·释诂》“合也”。簪：《正韵》“首笄也”，《释名》“连冠于发也”，李鼎祚曰：簪，旧读作攢，《释文》说“子夏传同疾也，郑云速也，京（房）作攢，虞（翻）作戠，戠，丛合也”；要之，簪兼有疾、聚二义。

九四一阳为《豫》卦之主，处大臣之位，当豫乐成风之际，大家都对九四寄予扭转颓风的厚望。九四刚居柔位，刚柔得宜，能正确处理豫乐之事，因势利导，临事不惑，致乐而不乱，恰当其可，深得大家的崇敬。因此，“众阴群朋合聚而疾来也”（《周易正义》）。

六五 贞疾恒不死。

贞：《程氏易传》说：“居得君位，贞也”，是贞有正、尊、君等义。疾：《尔雅·释言》“疾，壮也”。恒：久也。死：《释名》说：“死者^殒也，若冰释^殒然尽也”，扬雄《方言》：“殒，尽也”，有衰退、息灭的意思。不死：即“永恒存在”而不衰（任继愈氏《老子新译》）。

六五虽属柔爻，但居于刚位，又乘九四之刚，更且处尊得中，因此，其性决不暗弱，而是敏捷于行、健壮于事的有为君王，又得九四阳刚贤臣之助，虽处豫乐易息之世，仍能恪

遵祖训，励精图治，自强不息。

此爻很象是褒扬武王继文王之志，不暇安乐，而迅速灭纣兴周之事。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玉篇》“夜也，草深也”，《释文》“马云：冥昧，耽于乐也；王虞云：深也”。冥豫：即整天彻夜深溺于豫乐之中。成：《广韵》“毕也”，有终尽的意思。渝：《尔雅·释言》“渝，变也”，引申为改正。

上六爻位皆阴，暗昧太甚；又处《豫》卦之极，而深陷于“豫”。物极必反，事理如此，故上六“在豫之终，有变之义”（《程氏易传》），终能改变了逸乐迟怠的恶习。知过必改，乃是完人，所以“无咎”。“圣人发此义，所以劝迁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专言渝之无咎。”（同上）

随(卦十七)

䷐ (下震上兑)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广韵》“从也”，又“顺也”，《集韵》“古通追”，卦体下震为雷，上兑为泽，“雷震于泽中，泽随而动，随之象也”（《程氏易传》），卦中各爻皆先阳后阴，象征春夏之阳，随之以秋冬之阴。所以，卦名为“随”。又说：“以少女从长男，随之义也”（同上），这只是后起之义，还有以“卦变说”来解“随”，更是不经之谈，闻氏释“随”为隋祭，欠妥。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的四个季节（说见《乾卦》），古人以此代表四时之象。

《周易》的思维，是由天道观而发展至人道观的，本卦卦辞就是这样，由于各个爻画是阴随于阳，而联想到天道四时也是秋冬之阴，随于春夏之阳，一年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紧紧相随。《彖传》称之为“天下随时”，《疏》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春天温和润湿，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夏天气温炎热，也有利于作物的秀实，秋天气候凉爽，可促进作物的成实而收割，冬天严寒，有利于冻杀虫害，而有利于来年的种植，如果夏天“当热不热，则五谷不结”，反之，冬天“当冷不冷，则人畜作物不稳”（“农谚”），所以，都希望天道四时紧密相“随”，正常运转，方可“无咎”。卦辞的“元亨利贞”四象顺序“随”而不乱，故称“无咎”。如果错乱而不相随，不仅有咎，且有灾眚。如《无妄》卦辞说：“无

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它要求“元亨利贞”的四时之象不要妄乱颠倒，如果不按正确的顺序运行，就有灾眚了，这样是不利的。故《疏》谓“时异而不随，否之道者”；《管子·白心篇》也担心“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总是主张人道贵“和”，天道贵“随”。由“随”的阴随于阳，又联想到臣随于君，而由天道及于人道，即《系辞上传》所说“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由天道而人道，用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为人们所利用了。

朱熹虽然误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语录》），但还没有把“元亨利贞”解错，并没有远离春夏秋冬四时之义。后人却向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把“元亨利贞”分说为“大亨之祭”，和“有利于贞问”，或说这是“三个吉兆”，未免不明卦辞原本之义，而被“卜筮论”捆住了手脚，始终跳不出它的窠臼。这是《周易》学研究领域的倒退现象。《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杜注：“亡犹无也”）。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固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从这段史实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史曰”的筮法毫无道理；二，穆姜已把“元亨利贞”天之四时，引申到人的四德上面去了；三，“占筮论”者说古来没有把这四字分作四句的先例，于此不攻自破；四，穆姜在与人言谈时，信口说出这段颇有条理的话，很象是早有《易传》已作这样的解说，只是出于穆姜之口罢了。因此，可以说：穆姜所说和《文言传》所载，都是源于更古老的《易传》本，不存在谁

抄袭谁的争讼；五，说明《易传》古逸本，对此卦辞也不作出筮性的解说。

孔颖达“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周易正义》）可见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个人和一个时期的作品，因此，其思想见地，也不可能没有歧异，《随》卦就是一例。卦辞说的天道，而爻辞却全在人道，只取卦名“随”字之义，从而发挥作者的思想。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主。《诚斋易传》说：“主是事，谓之官，……初九主一卦之动”，是下卦震的主爻，所以，“官”是指初九而言。渝：变也（说见《豫》卦）。

初九是阳爻，《随》卦是阴随于阳，故阳爻为“随”之主，且初九又是下震卦的主爻，故称“官”。主为正，从为偏，所以，“随”之主，要“随”，必然是随于偏。初九虽属主爻，却不能安然自处，生性好动，与九四又非正应，故又不愿随于九四，然而，居“随”之时，必须有所“随”，因而，一反其“官”主之位，不待人来随己，而主动欲随于人，只好以正随偏，以阳随阴。万一要随于人，必须有所选择，以随于正为吉，如同流合污，就不吉了。所以，爻辞要求“贞吉”。

“人无完人”，所谓正，是相比较而言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才知谁正谁不正，才可择善而从，这就必须跨出自己的小天地，到社会上去，以便接触更多的人，才可鉴别选择。所以说“出门交，有功”。

初九“出门”，必遇六二，虽然是以阳随阴，但阴阳相合，

必然有济，“出门以交，不私其随，则有功也。”(《本义》)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小子：阳爻“居下者，小子也”(《程氏易传》)。丈夫：“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同上)

王弼说：“阴之为物，以处随世，不能独立，必有系也。”六二阴爻，阴必随阳。就六二的阴爻来说，对在下的初九阳爻称“小子”，对在上的阳爻称“丈夫”。六二是与九五为正应，自应以随于九五(丈夫)为正理，但因近比于初九(小子)，初九又主动下柔来就，阴阳易合，近水楼台，致“系小子”而“失丈夫”。

如以卦体少女随长男之象来看，“当随之时，以阴爻阴位为过于柔，不能自守以待正应，而近系于初，有系小子、失丈夫之象。人随我为随，我随人为系，曰失，惜之也”(《周易浅述》)。恋小而失大，舍上而就下，目光短浅，“凶吝可知，不假言矣。”(《本义》)这样的“随”，不是前进而是倒退，是不可取的。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程氏易传》)。初九小子，为六二所隔，九四丈夫，正与六三比邻，“随有求”，舍小而求大，舍远而求近，得来容易，所得又大，所以说“随有求，得”。正因为六三求之易得，而没有波折，思想上很容易麻痹，而不暇周密地思考，所随可能有偏，所以，爻

辞告戒“利居贞”。愈在这一帆风顺之时，愈要冷静地反复考虑，以防匆忙而失足。

近世有些注《易》家，为了附会于“周初奴隶社会说”，而把“小子”、“丈夫”皆注释为奴隶，是欠妥的。因为奴隶是以女性为多，这里绝口不提女奴，而纯以阳性为奴，既不合《周易》的象数，也不合作者的喜阳恶阴的思想，更不合历史的真实。持此说者在逻辑上的矛盾，也是毋庸辩驳的。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对本爻之义的注释，还是王弼之说近理，他说：九四“处说（悦）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体刚居说，而得民心，能干其事，而成其功者也，虽为常义，志在济物，心有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九四有阳刚之质，和耿介不阿之性，身居大臣之位，下面二阴爻来随，是隆其声誉和政绩收获的，所以说“随有获”。处封建思潮下，阳刚贤明的大臣，每有威高震主之嫌，常是耿介正直之人遭殃。“有获”最易引起对方的嫉妒，所以，虽正也不免于凶。所幸九五是阳刚中正之君，守正明理，知道九四是自己的良佐，而寄予信任，致九四虽处危惧之位而无咎。

九五 孚于嘉，吉。

“孚于嘉”，与甲骨文“王唯征商。允鲁”（《佚》六九三）中

的验词“允鲁”意思相近，很可能是由“允鲁”一词演变而来的，也未可知。“允鲁”，“是信乎嘉善之义”，“鲁与旅、嘉古通用”。《尔雅·释诂》训嘉为善，典籍习见，而在甲骨文中，鲁字常见，“允”、“孚”，《尔雅·释诂》皆同训“信也”。所以说，“孚于嘉”，就是甲文“允鲁”辞汇的演变；“孚于嘉”，也“是信乎嘉善之义”（详见《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于省吾氏《墙盘铭文十二解》）。

二、三阴爻下民随从于九四阳刚大臣，九四又顺随于九五阳明之君，君王又给九四贤臣以特殊的信任，正是孔子所梦寐以求的明君、贤臣、顺民的理想社会，多方面互相信任，随于九五，同趋于善美的圣境，确属可喜庆的。所以说：“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字典》：“搂聚也”。有爱抚之使随从的意思。系：有依附、联属的意思。之：指追随者。从：即跟随。维：本系物的大绳，引申为巩固联系而不使散去。王：指太王，即古公亶父。亨：美好通顺。西山：即岐山，周人的发祥地。

此爻的历史背景，是太王去豳迁岐的情况。先周“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我将去之。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从豳人的口中，说明太王是行仁政的，故能拘系他们的心，使之紧紧随从迁徙而不舍。所以说“拘系之，乃从”。太王迁岐后，继续推行仁政，进一步加强民心的维系（《集解》引虞翻曰：“两系称

维”)，致周原很快形成都邑，并建立起国家，从此，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西山成了周族的发祥地。所以爻辞又说：“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有人解释此爻是献俘祭祀，似乎不合《随》卦主题，“当此之时，仁恩所加，靡不随从”(《易纬·乾凿度》)，如果残暴不仁，又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而随从呢？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只有推行仁政，才能使天下随从，太王“用此，故能亨盛其王业于西山”(《程氏易传》)。《益》：“利用为依迁国”，意义正与此爻同。

蛊(卦十八)

䷑ (下巽上艮)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事之坏也”(《诚斋易传》)，“忧患内萌，蛊之谓也”(《横渠易说》)，卦体上面有大山压抑，下民只有巽受，久而人心离散，如同山下有风，飘然远飏，正是社会蛊坏之象，又下巽上艮，上刚下柔，比重失调，基础太弱，且上有安逸之象，缺乏奋进之志，下有顺随之象，没有敢为之勇，因循敷衍，造成了蛊坏的局面。局面既然蛊坏了，为什么卦辞还说“元亨”呢？注家多以为蛊有二义，即：蛊、淪蛊，治蛊可使元亨。王夫之：“蛊，淪也，言世方治而未乱也。”(《周易内传》卷二)这样解说，似乎牵强。殊不知在文王之世，作卦辞所指的“蛊”，是针对殷末的乱世而言的。殷末政治蛊坏，正给周人创造灭殷的良机 and 条件，有利于消除周围的劲敌。所以，卦辞说：“蛊，元亨，利涉大川”。“元亨”，就是大好、好极了；是对殷政的蛊坏而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心情。“大川”，据《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利涉大川”，借指灭殷战争的冒险犯难，殷政愈蛊坏，对灭殷战争的胜利把握愈大，所以说“利涉大川”。

蛊，只能是贬义词，而不可解说为褒义。只有把卦辞放到文王时代中去，才有利于作出正确的理解。

“甲”：焦循以为从省文假借，省狎为甲（详《古史辨》第三册），《尔雅·释言》：“甲，狎也”，注：“谓习狎”，“甲”是“狎”的省文，含有深入事物，熟习情况，练习本领的意思。三日：泛指时间之久，有经常反复之义。卦辞所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说，要想乘殷政盪坏之势，“涉大川”而灭掉殷商，振兴周国，必须在事前早作准备，反复地、不断地深入了解殷商盪世的情况，训练士卒，才能有利于消灭殷商。事实上，周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派遣谍报，探听殷人的情况；武王会诸侯于盟津，也就是一次灭殷的武装大演习。即使灭殷之后，也不可麻痹，仍须勤习政事，才有利于彻底治盪，根除盪患。所以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爻辞就是论述灭殷以后的治盪问题，也就是“后甲三日”的问题。

历来注《易》家，皆训“甲”为天干甲乙丙丁之甲，说甲为十日之首，故又训甲为始，后受“方位说”的影响，而训甲为东方，说先甲为东北的艮方，后甲为东南的巽方，汉人马融就主此说，而郑康成却说，先甲为辛，后甲为丁，辛为更新，丁为叮咛，虞翻更陷入纳甲以吞三爻的宗教迷信中去，《周易正解》又把它附会于取象武王于甲子昧爽伐纣的史实，《象传》则说是“天行也”，等等，惜都牵强难通，影响至今，现在应重新认识，只有如此，才可探得《周易》的真谛之源。

初六 干父之盪，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闻一多、李镜池等皆以“干”为“贯”，《国语·鲁语下》：“昼而讲贯”，注：“贯，习也”，《尔雅·释诂》也说“贯，习也”，又“行也”。以“干”为“贯”，正与卦辞所说的“甲”的意思若合

符节，皆是反复熟习蛊情，和致蛊的原因，从而不断力行以治蛊的意思，《序卦传》说：“蛊者，事也”，“习即继承，指继承父业”（李氏《通义》）而干事；又《广雅·释诂》训“干”为“正也”，《集解》引虞翻曰：“正蛊事也”。考：《说文》“老也”，《释名》“老朽也，父死曰考”，《尔雅·释亲》“父为考”，闻氏说“于省吾氏读考为孝，至确”，其实，这里的“有子”就隐含孝的意思了，否则，有子反不如无子，如“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吴历》记曹操语）！厉：《玉篇》“危也”，《尔雅·释诂》“厉，作也”。二义兼含。

有“干父之蛊”的儿子，可弥补其父辈的不足之处，这样，先辈也就可以“无咎”了。后辈如能奋发有为，即使前辈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也可得到扭转，所以说“厉，终吉”。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贞：有固而不移的意思。不可贞：“非不可正也，不可固执以为正也”（《周易浅述》）。

“干母之蛊”，就是习练、协助母亲份内的事情，母亲的事情，在周初多系家务琐事，如《家人·六二》说：“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说明妇女主要是家庭内务做菜烧饭之类的事，这类事情，即令有不足之处，也无伤大害，做儿子的也不需要时时事事都要去帮助做好。否则，如果陷入家内杂务之中，致丢弃或耽误了其他大事，即使把家里整理得花团锦簇，也是不可取的。这里也不是说不该帮助母亲做事，如果母亲有病，或体力不支之事，做儿子的还应该作必要的家务代劳，只是要防止陷入家务，而影响自己的宏图大志。所以说“不可贞”，而

不是说不可干。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刚居刚，未免失之过刚，在承志行事以治蛊之时，性情容易偏激，可能考虑不周而有失，况九三居位失中而不正，难免在治蛊中“小有悔”；然而，九三毕竟具有阳明之资，且又适逢其位，以此干前人之蛊，虽然未必如愿以偿，但终必有济，而不致一无所获，所以爻辞又说“无大咎”。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饶之义，即大而且多。

六四以阴居阴，爻位俱柔，下应初六也是阴柔，柔而无刚，则对事因循拖沓，而不能主动奋发，前世之蛊，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后辈仍然如此懦弱，依靠他来治蛊，不仅不能奏效，而且必使蛊弊更甚，处干蛊之世，不能“干父之蛊”，反而“裕父之蛊”，这样发展下去，怎么能不羞吝呢？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用：与庸通；“庸，犹何用也”（《经籍纂诂》）。誉：《说文》云“称也”，即称扬。

六五爻柔位刚，外柔而内刚，又与下面九二为正应，而刚柔相济，居尊得中，号召力又强，故能上下同心、协力干蛊，不难清除积弊。六五英明干练，超过先辈，使事业大为

发展，其目的是为祖上争光、人民造福，而不是谋求个人的名利。六五以为这是后辈应做之事，又何须称扬？其谦逊之风，可嘉可敬。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初至五皆言蛊，此不言蛊者，上九，蛊之终，事之坏者，六五干之已毕，则乱极而治之时矣，故不言蛊也。……时当艰难，则鞠躬尽瘁不避险恶，不以为劳。世已升平则功成身退、辞荣谢宠，而不以为矫（骄）”（《周易浅述》）。上九处蛊之终，有蛊坏终结之象，且蛊极则治，蛊既得治，世风随之清明，故钻营吹拍之徒，为众人所不齿，而清廉耿介之人，也不贪恋权位。当治蛊之时，就主动出山，在完成治蛊任务之后，就功成而身退。他们的进退，是根据国家社会的需要来决定的，并不是为了逢迎王侯、争荣取宠的，所以，行为是高尚的。

上九以“高尚其事”，作为象征蛊患已除的标志，并非如李氏所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黑暗，人心思遁。”（《通义》）

至于汉帛书《周易》的此爻辞末有一个“凶”字，当是传抄的舛误，现行本是历经学者校勘的，应该要比帛书本准确可凭。

《蛊》卦各爻，是对下一代接班人的要求和教言，使他们知晓真正的做人之道，消除颓废情绪，加强对事业的责任感，为振兴中华，而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光荣重担。

临(卦十九)

䷒(下兑上坤)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程氏易传》说“临者，临民、临事”，《尔雅·释诂》“临，视也”，《礼记·曲礼下》“临诸侯”，《疏》：“郑云：以尊适卑曰临”，又据李过《西溪易说》以“临为霖(霖)祸”，汉帛书《周易》称《临》卦为《林》卦，《归藏易》也有“林祸”之说，闻一多氏考释“临，读为濫，与霖同”，又说“《孟子·离娄下》曰：‘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庄子·秋水篇》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而《管子》言秋三月隆雨下，《齐策》言八月隆雨下，尤与《易》言‘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若合符节，是临为濫省，而濫即霖字明矣。雨及八月而百泉腾凑，川渎皆盈，数为民害，故曰‘有凶’。《西溪易说》引《归藏》临作林祸，即霖祸”(《周易义证类纂》)。闻氏此说可取，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临为霖雨，本是古义，卦辞袭取古义，说明天象规律，有安不忘危、高瞻远虑之义；闻氏对各爻之临，也多训为大雨、暴雨，似乎欠妥，把接连几爻都说是大暴雨，虽与卦辞“八月有凶”相合，但爻辞之下多注以吉利之语，且五爻更有“大君之宜”字样，说明爻辞并非专论霖雨之事，而是察微以杜渐的临民之道。卦辞由天道而引申至人道，爻辞则是全论人道了，这是《周易》思想的发展过程，研《易》者不可不知。

“元，亨，利，贞”是天道四时的正常运行的序列，卦辞

沿袭古天文的记录，在“元亨利贞”一年四季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隐伏着“八月有凶”的险象。“八月”，是周历，周历建子，以夏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夏历建寅，夏历的正月，是周历的三月，周历的八月，是夏历的六月，这时正是中原地区的雨季，那时，水利条件和排涝能力较差，常常发生水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庄稼以很大的威胁。所以，卦辞警戒人们“至于八月有凶”，要人们早作防范。

古人防范水灾，主动而积极有效的措施较少，多是被动的消极应付，当洪水泛滥之时，往往是迁居于高地，即高于洪水线的高丘上，“丘民”一辞就源出于此。霖雨期就避居于泽上之地，而此卦卦体是下兑泽而上坤地，作《易》者见此卦象“泽上有地”，而产生联想，并定卦名为“临”，即霖、临。

爻辞作者对卦辞之义加以引申，从提防自然灾害，进而联想到预防政治危机，要求统治者必须经常地深入下层，视察政治，了解民情，安抚群众。所以，李镜池氏说：“《临》卦讲临民之术，即政治措施。”（《周易探源·序》）这话是有见地的。

初九 咸临，贞吉。

咸：《说文》“皆也”，《玉篇》“悉也”，《庄子·知北游》说“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临：视也。贞：正、固。

《本义》说“卦唯二阳，徧(遍)临四阴，故二爻皆有咸临之象，初九刚而得正”，是英明的统治者，奉行治民的正道，深入民间，全面地考察政治，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情绪，以检验

国策是否正确，而决定继续推行或加以修改，这可与《观·六三》“观我生，进退”之义相发明。

所谓“贞吉”，就是要求统治者临民的观点、态度和工作方法都要正确，方可收效而得吉；如果象周厉王用卫巫或明代用锦衣卫去临民，专门去找群众的岔子，以泄暴君的私忿，那就不吉而凶了；此外，即令观点和方法都是正确的，还必须坚持临民的经常性，如果是一曝十寒，仍然无济于事。所以，“贞”，包括正确和坚持两点，不可偏废，才可得“吉”。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这里又是一个“咸临”，其义与初爻的“咸临”之义，完全相同。对初九那样“贞吉”的“咸临”制度，能够坚持经常而反复地进行，说明统治者关心民瘼的视察工作，并不是一曝而十寒的，而是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治制度，这就使下面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不致积久成灾，再造成蛊坏的局面，可见《临》卦继《蛊》卦之后，能重视和不忘前车之鉴，仍在贯彻《蛊》卦“后甲三日”的教训，以制止错误历史的重演，当然是“吉无不利”的了。

《蛊》卦上刚下柔，上层暴虐，使下层不敢说话，致局势蛊坏；《临》卦则反之，下刚而上柔，上层柔和，下层也就敢说敢为了。统治者既虚心下访，人民也畅所欲言，下情能够上达，形势自会好转，所以，“咸临”皆“吉”。

《周易大传今注》以为“咸，杀戮也。又疑为威临，以刑威临民也”，“因民不顺从君上之命令，敢于违抗，故临之以刑威，则吉而无不利也”。说以“杀戮”、“刑威”的手段“临民”，且又

是“吉而无不利”的，恐不是《周易》作者的思想。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厌也”，说见《诗·卫风·伯兮》：“甘心疾首”，毛传注：“甘，厌也”；又《正义》曰：“凡人饮食口甘，遂至于厌足，故云：甘，厌也。”“既忧之：等于说临事而惧。”（李氏《周易探源》）

初九与九二两爻，连续而反复地“咸临”，固属是好事，但时间久了，官吏们难免产生松弛或应付的情绪，因而，对临民的工作，也就慢慢地疏缓而不那么积极了（甘也有缓慢之义，说见《淮南子·道应训》“大徐则甘而不固”之注说：“甘：缓意也”）。这种有始无终、不能持久的工作态度，当然是很不好的，所以说：“无攸利”。如果能认识到这个缺陷，或因此而进行扭转，也就可以没有问题了。所以说“既忧之，无咎”。

王弼《注》说：甘临是“以邪说临物，宜其无攸利也”，统治者对人民能有什么“邪说”呢？他所谓的“邪说”，恐不外乎说些讨好于人民的一些话，这又能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对这也忧惧而更改，反而是不好的。又有人假借甘作拊，说拊临是压迫人民的意思，这就不仅是“无攸利”，而是凶了，况压迫人民的人，也不是“忧之”就可“无咎”的。总不如训甘为厌、为缓更好，可以紧扣前面两爻。

六四 至临，无咎。

至：“至极也”（《坤·彖传》“至哉坤元”句下王弼注；又《本

义》说“至，极也，比大义差缓”，与“至哉坤元”的“至”义相同。

六四处于大臣之位，奉承君王之命，“代天巡守”，“如朕亲临”，话虽如此说，但他毕竟不是君王，所以，他的临民工作，即便做到极好的程度，也只能称为“无咎”，而不可以称“吉”，这又与《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的臣对君的谦退之道相似，此外，“无咎”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临民视察、关心民瘼，为民谋利的事，是无止境的，称“无咎”已是不错的了，如果称吉，说明工作已做得尽善尽美，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记孔子语）。故《观》卦也只是“无咎”。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即主，《系辞上传》“乾知大始”，《本义》注“知：犹主也”，《周易浅述》说：“不自用而用人，知之事也”，即主管的意思，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可证。大君：指周王。宜：《增韵》“适理也”，《尔雅·释诂》“宜，事也”，即符合正理或理所当然之事。

“知临”，就是主持临民之政或掌管临民政事的主子，这个脚色，只能由周天子担任，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由其他任何人担任，都说明政权已经旁落，那就不能称“吉”了。此爻是后世君主集权制思想的萌芽。

六五以柔居刚，处尊位中，下应九二阳刚“咸临”之臣，刚柔相济，御下有方，王权没有旁落，所以，仍然“知临”而称“吉”。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敦临：上六“从乎二阳，尊而应卑，高而从下，尊贤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临”（《程氏易传》），《集解》引荀爽说敦为敦厚，《尔雅·释诂》说“敦，勉也”，《疏》谓“敦者，厚相勉也”。即以宽厚之道相促勉。

统治者如能以宽厚之道临民劝善，使政治清明、世风淳正，或可“吉”而“无咎”。否则，专务狡诈去欺压人民，即使一时自以为得计，终必凶而有咎。后世周厉王不守这一训戒，恃权压下，以巫止谤，还自诩为高明，结果被国人逐走，死于异乡，可以作为不执行“敦临”的统治者的鉴戒。

观(卦二十)

䷓ (下坤上巽)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说文》“谛视也”，《本义》“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周易口诀》说“观”为“王者道德，民所观看也”。盥：王弼《注》“盥，将祭而洁手也”，盥的本来意思就是就盆水洗手，裸作盥，是后人同音通假，不足为凭，周初的文献中作裸，而不作盥，故知盥也不作裸，盥也不是祭名。荐：《韵会》“进也”，《本义》“奉酒食以祭也”。孚：诚信。颙若：《说文》“颙，大头也”，古人以大头为尊严之象，对正面人物的雕塑，头形皆略夸大，近世更称有政权的人为“大头脑瓜”，《易·疏》“颙，严正之貌”，《尔雅·释训》“颙颙印印，君之德也”，《程氏易传》：“颙，仰望也。”

卦体阴明在上而群阴景仰，犹如形象高大的君王，虔心理政，荫庇万民，而为万民爱戴之象；君王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目观全局，洞察幽暗，同时以其阳刚之德，教示下民，所以卦名为“观”。

“观”有两面性，一是观人，一为人观，即上观下，下亦观上。它不象现在的手电筒，只照别人而不照自己。下观上，是下面处于阴暗处观的，上处于阳明之地，特别易为人观，所以，首先要求上面要做好榜样。否则，即使是丝毫的疏忽，也瞒不了广大人民的眼睛。卦辞要求主政者，必须以刚洗手

而未及荐神之际的特别虔诚的心情，来治理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有信赖于人民，而为人民所拥戴，统治者的威信和形象，也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这就是“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的真正意思。

六爻具体论述“人观”与“观人”的问题：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幼稚轻狂而蒙昧无知。

初六是初见之爻，故有“童”象，以阴居下，暗昧不明，没有高见，爻柔而位刚，故轻浮而狂妄。这样的人，从未见过大的世面，更不了解国家政事，因此，观看事物，多有偏差。初六是最下层的人，他缺乏政治远见，又不负责和接触国家大事，对于政治观点，纵有不妥之处，也是情有可原，而不必咎责。而君子就不同了，他们位居社会上层，接触国家大事，肩负治国的重任，如果也同小民一样，政见偏颇而不能高瞻远瞩，白吃人民的冤枉粮，那才是可羞吝的哩。《春秋》责备贤者，“小人”与“君子”的处位不同，任务和待遇也都不同，要求自应两样了。

六二 闚观，利女贞。

闚：《集韵》“窥，通作闚”，《说文》“闪也，谓倾头门中视也”。女贞：妇女的正确操行。

六二阴柔中正，又上应九五阳刚之君，故有“女贞”之象，这是周初对妇女的封建伦理要求。西周对妇女的要求与

商代不同，要负担家务劳动，如炊事和纺织等，因而不履涉社会，终年呆在家中，不出三门四户，最多也只能从门缝隙里向外窥望，所见自然不广，思想也较狭隘了。以狭窄的眼光去观察国家大事，或发表什么政见，当然是非常可笑的，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呢？然而，这种态度，却被认为是妇女的贞操美德，即旧时所流传的封建谚语：妇女无才便是德。

从以上两爻来看，初爻原谅“小人”，二爻又表彰妇女，其实质都是排斥小人和妇女于政治舞台，视小人与妇女为政治无知者，如孔子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六三 观我生，进退。

生：《象传》说：“观我生，观民也”，《集解》引虞翻曰：“生，谓生民”，高亨氏以为是百官和庶民，可取。

前两爻是下观上，这一爻是上观下，是君王观察其百官及庶民的政治心理倾向，以决定国策的进退、行止。这里还保留着原始氏族民主制的遗风，也是排除神权的迹象。它已不依神的意旨办事，而以人的情绪进退了，这在古籍中也有明证：殷商时，“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尚书·太甲下》），要求敬天以求天佑。到周初就不同了，周公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用推行德政的手段来延续国祚了，即由殷人的“惟天”神权社会，向“惟德”的人道方面转变，故此爻根本不提及天神，而专以人事为进退，清楚地显露出殷周思想发展的脉络。说《周易》是“卜筮之书”或“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是不符合《周

易》的实际的。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光明、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等一切美好可观的事物。宾：有宾服、朝聘两义，指服从来附的诸侯、臣民。王：指周天子。

六四为上卦巽顺的主爻，以阴居阴，安于其位，顺而得正，“既观人君之德，国家之治，光华盛美”（《程氏易传》），内心不禁信服，从而真心归附朝廷，为国效力。

三爻是周王观臣民情绪以定进退，四爻是周王给臣民观瞻，以巩固臣民的政治向心力，都是为着维护其统治的作用，既然“皇天无亲”，只有加强其政治措施，而“惟德是辅”了。他们很不同于殷纣王依恃天命，而不考虑政治工作的作用，《周易》却很重视加强政治工作，来巩固周族的统治权。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我生：是本族的人员。君子：指周天子、当权者。

九五阳刚，居尊中正，能以诚敬之心去治国临民，观我生而决定进退，致政治昌隆，国运亨通，万众归心，上下和谐。“九五观民以察己之道”（《王弼注》），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心中稍可安慰，所以说“君子无咎”。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其生：“指疏族，其他部落氏族”（李氏《通义》），即周族以

外的人。

五爻是观本族情况而知“无咎”的，上爻又环观其他邦族情况，也是同样的很好，说明君王施政得宜，德被四海而孚及万邦了，所以，爻辞仍然是说“君子无咎”。

关于后两爻的意思，李景春氏说：“观我生，是作自我检查。”“应该时时刻刻对自己的领导作深刻的检查，而且是从实践的效果去检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姑不论当时的统治者是如何作自我检查，或检查什么，总之，此二爻是含有统治者检点自己政治效果的意思。有人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说“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易经》时代，作为当时奴隶制统治者的帝王，怎能有‘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对自己的领导作深刻的检查’呢”（《周易思想研究》）？关于这，我们不必作更多的解说，只要打开我国的古代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商汤也说：“视民知治不（否）？”（《史记·殷本纪》）都是观民以检点自己领导工作的证据。且“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管子·桓公问》），即所谓“询于刍蕘”（《诗·大雅·板》）的民主风度，是古已有之，不论是原始氏族社会，或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凡是英明一点的统治者，都知道听取群众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和什么社会制度并无绝对的关系，何况《易经》时代还不是奴隶制哩！（说见赵光贤氏《周代社会辨析》和匡亚明氏《孔子评传》）

噬嗑(卦二十一)

䷔ (下震上离)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
(《本义》)

卦体上离为电，下震为雷，有电闪雷击之象。古人迷信雷电有击毙坏人的威力，故以此为除恶之卦。闪电明亮，可明察秋毫，雷鸣威盛，可威慑群邪；明察则断案快而无冤狱，威盛则奸宄怕而世风淳，社会形势可望美好而亨通。所以说“利用狱”。

又卦象如口中有异物，必须进行咀嚼，方可吞咽，“噬嗑”，就是人嘴吃喝的动作，人必须吞食异物，消化它来强健身体，引申为制裁坏人、消除坏事，而使社会安宁，所以，也必须“利用狱”。

《临》卦是临民察奸，《观》卦又示民以正，旨在以宽道劝善，《噬嗑》接于这两卦之后，是有道理的。作者的用心，可能是设教劝勉于事前，立法防禁于事后，对屡教不改的，再绳之以法，这正是周初“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在《周易》中的体现。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履：《说文》“履也”，即著于足上之物；又《释名》：“屨，拘

也，所以拘足也。”校：《说文》“木囚也”，徐曰：“校者，连木也”，即木制的刑具。灭：《说文》“尽也”。趾：《释名》“趾，止也，言行一进一止也”，即行动。屨校灭趾：《疏》谓“桎其刑即械也”，意为拘束以刑而不许乱走动，并不是刖足之刑。无：与毋通。

初九处事情的初始阶段，又是下震卦的主爻，故有初始予以打击之象。周人在克商的初期，很耽心殷朝遗顽的死灰复燃，故“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尚书大传·大战篇》），必然要采取一些紧急的安定措施，除采纳周公的意见：“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同上）的宽大措施，以安抚大多数的殷顺民外，还“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史记·周本纪》），即“悉求取夫恶人不知天命不顺周家者，咸贬责之”（司马贞《索隐》），先是把这些人控制在殷故王畿以内，建立“三监”来监督不许乱动，后又迁殷顽民于成周，以八师兵力监守，使他们不能乱动一步，如同脚上带着刑具一般，所以有“屨校灭趾”之象，这是灭殷后的初期，所采取的强硬措施，既把殷顽管制起来了，也就毋须多加咎责，也就可能消除后患了，所以说“无咎”。把殷顽民管制起来，不许他们乱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仍是宽大的政策，是“君子施薄刑于小人，以弭其恶，则可寡民之过，非谓‘屨校’而可‘无咎’也。”（《周易内传》（卷二）否则，以刑罚为万能，或者等他们罪恶发展后再算总帐，那就有咎了。“子曰：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系辞下传》）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肤：《仪礼·聘礼》“肤、鲜鱼、鲜腊”，注：“肤，豕肉也。”灭鼻：即今人所说“不要鼻子”，或“刮鼻子”，也就是说这个人不要脸面，有受羞辱的意思。无：与毋通。

六二以阴居阴，虽然得位居中，但因暗昧不明，贪图吃喝享乐，以致犯了错误，受到了严厉训斥的羞辱，但未究问其法律责任，故称“无咎”。

《本义》释此爻说：“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肤之易。然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伤灭其鼻，占者虽伤而无咎也。”所释欠妥，首先，从爻象上看，是有以柔乘刚之象，但爻辞“噬肤”却不是以柔乘刚，以此解释爻辞，是说不通的；其次，“灭鼻”是象征性之辞，并不是真的伤了鼻子，况“噬肤”怎么能伤鼻呢？说“虽伤而无咎”，未免是自我安慰吧。

《通义》说：“贵族大啃其鲜肉鲜鱼，连鼻子也给遮住了。”但与后面的“无咎”一辞联贯不上，其义仍不能通释。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说文》“干肉也”，《周礼·天官·腊人》“掌干肉”，以备祭祀、宾客等用，腊肉由小官吏负责保管。遇：受到、遭受。毒：役使也，《师·彖传》“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王弼注：“毒，犹役也。”遇毒：即受到劳役的惩罚。无：与毋通。

六三居下卦之上爻，有小官吏之象；爻柔位刚，无才而不当位，负责管理腊肉而贪婪自私，侵吞所掌管之物，监守

自盗，惩处从严，罚其劳役，以羞辱之，比六二“灭鼻”的羞辱又严重一些，故称“小吝”。但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故称“无咎”。

九四 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肺：连骨头的肉。得：即需要的意思。金：西周多称铜为金。矢：《尔雅·释詁》“陈也”，《虞书·大禹谟》“书序”称“皋陶矢厥谟”，及《诗·大雅·皇矣》“无矢我陵”的“矢”，《传》皆训作“陈也”。金矢：即把金子拿出来放着，据《周礼·大司寇》说：“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坚也，三十斤曰钧。”艰贞：作风正派，艰苦朴素而不贪婪。

入金者说明自己的理由是正确的，争讼的态度是坚决的，如同后世的“打赌”。

九四被人告发有“噬干肺”的嫌疑，要通过法律解决，按规定，双方都必须送陈黄金三十斤作押，以各自证明自己的理直，否则，就是心虚而自认失败。入金三天以后，出庭听审。至于九四究竟有没有“噬干肺”的贪污行为，那就看他对待公物的态度，是否能艰苦朴素、廉正奉公了，如果“艰贞”而不贪，则讼狱可胜，有“利”而得“吉”。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干肉：是九四爻“干肺”的泛称。得：获得。

“盖《周礼》小事束矢，大事钧金，大臣大小兼听，唯钧金

则以闻之君者也”(《周易浅述》)。九四案情严重，故入钩金而经由朝廷审理，六五柔中居刚，宽和明智，当九四争讼双方入钩金的三天之后，对“噬干肉”一案，进行中正的审理，结果是出于告发者诬陷，而没收了原告的钩金。九四并没有罪过，而领回自己前次所交押的钩金，而并不是另外有什么黄金可得，这里说“得黄金”，流露出九四讼狱获胜而冤情大白的喜悦心情。由于九四作风正派，不违法纪，又遇柔中阳明之君来审理此案，判断明智而公正，故虽遭坏人诬陷，却没有受冤。所以说“贞厉，无咎”。即正人遇险而不伤。

《噬嗑》卦是“利用狱”的主题卦，卦辞已明白说出了，《集解》引崔憬曰：“以喻人于上下之间，有乱群者，当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狱。”“用狱”必须入金，以便对无理者进行经济上的惩罚，这是符合周初实际的，除《周礼》已有记载外，“西周彝器铭文中每有……罚罪取‘金’（即铜）若干乎（字亦作铚）的记录”（张应麟氏《中国史纲·上古篇》），这是古代用入金作为物件的表意法。所以，四、五两爻都谈到了“金”的问题。有人以为这儿所说的“金”，是铜箭头，是田猎时射杀禽兽而留在其肉中的，故被吃肉的人吃到了。这点小事也能称“吉”吗？且对“利艰贞”也很难解说得通。

各爻所说的“腊肉”、“肤”、“干肺”、“干肉”等都是肉类，引申为物质财富；噬肉，等于侵吞财物。所以，牵涉到“用狱”和惩罚的问题。

上九 何校灭耳，凶。

何：《集韵》及《正韵》等皆说何同荷，负也。校：即枷类

刑具。灭耳：《象传》说是“聪不明也”，即不听教诲、屡教不改，如同耳朵失去听觉的聋子一般。

上九“居卦之极，怙恶不悛，罪之大者”（《周易浅述》）。它位居上离卦之极，离为明，明极则暗，故常犯错误，且屡教不改，恶愈积而罪愈大，终于触犯国法，难予宽贷，故“何校”以惩其“灭耳”所致之罪。与其它各爻相比，上九的结果，可以说是“凶”了。

本卦除初始管制一些不顺者外，只有上九一爻受刑，反映出周初“明德慎罚”的宽厚之道，说成康之世四十余年刑措而不用，可能不是历史家的夸张。

说初上两爻是受刑者，是可以这样说的，而说中四爻都是执法者，则未必。《本义》说“初上无位，为受刑之象，中四爻为用刑之象”。故解二爻说被初九“伤灭其鼻，占者虽伤而无咎也”，又解三爻说六三“治人而人不服，……于义为无咎也”，这能符合周初的史实吗？用刑者被受刑者“伤灭其鼻”，“治人而人不服”，都说“无咎”，成何体统！其实，六五才是真正的掌刑人，他“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同上）。朱熹之误，流传广远，清初康熙皇帝也被蒙哄而以之训喻学者（详《清史稿·叶方蔼传》），今试澄清之。

贲(卦二十二)

䷖ (下离上艮) 贲, 亨, 小利, 有攸往。

贲:《周易正义》曰:“贲, 饰也, 以刚柔二象交相文饰也。”亨: 美也, 《乾·文言传》说:“亨者, 嘉之会也”, 即美的集中表现, 犹言美丽极了。小利: 阴为小, 小(阴)也可发挥作用; 虽然有利是不大的。有攸往: 犹言可以行、应该行。

从卦体来看, 离为火, 艮为山, 火在高山下面, 火光能把山照得明亮好看, 为山增添了光彩, 而火的美态也借此而显耀得更广远, 是火光妆扮了山色, 山色远扬了火光, 互为条件, 美不胜收, 故卦名为美饰的“贲”。

山, 象征朴质, 火, 象征文明, 山是主体, 火是附从, 以朴质为主, 以文明为次。初、三及上这三个阳爻, 被阴爻间隔掺和, “一刚而即间以一柔, 组五色以成章, 调五味以致和”(《周易内传》卷二), 使刚不太刚, 柔也不太柔, 质而不野, 文而不史, 因而, 形成了文质彬彬的美态。天下事都不能绝对化, 也没有绝对化的事, 如果硬要追求绝对化, 必然使社会倒退。追求质的绝对化, 将会返回蒙昧时代, 追求文的绝对化, 必然是假大空的浮夸。所以, 此卦是“柔来而文刚, 故亨”(《彖传》)。说明阴柔在这里是起作用了, 所以说“小利”。不过, 这个作用, 也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 因此, 虽有利而不大。因为, 居主要地位的还是本质性的阳刚。只有刚柔、阴

阳两种因素的配合得宜，才是最合乎理想的美事，所以，“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程氏易传》）

贲，既是文饰、美化，也只是在物体外部的加工，它并不能改变物体的性质，或产生出新的事物来。例如，人的服装，华丽的固属更好，而粗旧的也未尝不行；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两个文明的要求越来越高，文饰的利益虽然不大，但还是需要的，所以，利虽小而“有攸往”。

尽管《周易》作者喜阳恶阴，但在本卦，还是看到了绝对化的缺陷，只有刚柔相济、阴阳调和，才是有利的，因而肯定了阴柔的作用，给阴柔以发挥作用的地位，这也是卦辞“小利有攸往”的又一含义。

《观》卦的气氛，道貌岸然，《噬嗑》的内容，肃穆森严，容易令人产生紧张滞塞的心理，而《贲》卦的内容，则绚烂瑰丽、明快活泼，在文体结构以及心理状态上，不无起着调节的作用。

《贲》卦各爻对待文与质的关系上，萌发了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文而更重质，主张文饰不宜过甚，少许加点文饰则是有利之道，这或许是“小利有攸往”的另一含义吧。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舍：与捨同。徒：步行。

初九以刚居刚，是尚质的代表，故重质而轻文；初九居于全卦的最下一爻，故有趾象。趾，本是行走的器官，但在“贲”世的文饰风气盛行的情况下，贵族们多是乘车而不步行，如孔子曾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

进》），好象步行就不合乎贵族的身份了，这是孔子过分认真对待《周礼》等级制的思想表现，而《周易》作者的思想，对此并不如孔子这般的严格，可见此爻与孔子思想，是凿枘不合的。皮锡瑞氏《经学通论》说卦爻辞皆孔子作，就此爻看，是不妥的。

乘车固然美观舒适，但这种享受必须与才德相当，否则，反为不美。秦大夫百里奚出行时，就曾“舍车而徒”，是“众人之所羞，而君子以为贲也”（《程氏易传》），“盖君子以义为荣，不以徒行为辱故也。”（《周易浅述》）

爻辞对“舍车而徒”的行为，并没有注明吉凶可否，是劝导人们自觉地履行，而不作硬性规定。不过，从“贲其趾”的“贲”字之义来看，褒义已在其中了。这是作者重质而不重文的一例。

六二 贲其须。

须：“须鬣同，在颐曰须”（《周易浅述》），即指男子面部所生的胡须。

六二阴柔，是文饰的代表，然而，阴柔如不附着于阳刚，是不可能起到文饰的作用的。犹如胡须，是人的面部美饰，必须附着于阳刚男子的脸上，才可以显示出胡须的美观。所谓阳刚，就是丈夫的气质，如这个男子象武大郎般的不美，即使长了胡须，也难以发挥贲饰的作用，只有在仪表非凡的丈夫脸上，才能充分表现其美观，故关云长获得了“美髯公”的雅号。由此看来，尽管六二之“须”为贲饰的代表，但贲饰的美丑决定因素，却是质而不是文。所以，“贲其须”是受阳刚条件所

制约，体现出阳刚为主，阴柔为从的原则，即现代所谓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韩非子·解老》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所说极是。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贲如：有文饰之态。濡：《礼记·曲礼上》“濡肉齿决”，《正义》曰“濡，湿也”，又《诗·小雅·皇皇者华》“六轡如濡”，郑《笺》：“如濡，犹鲜泽也”，高亨《诗经今注》云“柔软”，即鲜泽润湿等柔性文饰之义。

九三以刚居刚，质地过刚，居下之上，又处群阴之中，四周灯红酒绿，上下歌功颂德，环境污染，捧场逢迎，文饰的靡靡之风，从四面八方九三侵袭过来，所幸九三质地刚正，虽然也注重文饰，但是濡沾一点而不沉淫，能始终保持其阳刚朴实的正气，只可使阳刚更加美好，而没能使阳刚之质衰退，所以得吉。

此爻虽然不否认文饰的作用，但更注意保持其本质不变，所以说“永贞，吉”。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疏》谓“皤是素白之色”。翰：《礼记·檀弓上》：“戎事乘翰”，郑氏注：“翰，白色马也，《易》曰：白马翰如。”匪寇：寇，借指坏的事物，匪寇，即不是坏的事物。婚媾：本是男女、阴阳的和合之义，这里引申为质与文的两相契合。匪寇

婚媾：统而言之，引申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六四柔居柔位，安于本份，性属文饰，但能有节而不过分；以素为美，不尚浓装艳抹，这样清淡雅致的文饰，不至于有损质地，而可使质而有文，所以，六四的“贲如”，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文质适当的配合、使之文质彬彬的好事。所以说“匪寇，婚媾”。

不影响本质的适当文饰，才是受欢迎的，也可见作者重文更重质的思想。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丘：《汉书·息夫躬传》：“寄居丘亭”，张晏曰：“丘亭，野亭名”，师古曰：“此说非也，丘，空也。”园：《说文》：“所以树果也。”丘园：“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周易正义》）。束帛：五匹为束，束帛，即一束帛，这里是借帛体的轻薄，来喻指所费的微少。戔戔：《韵会》说：戔戔，浅小之意。吝：吝嗇，小气。

六五以柔居刚，位尊而中，外柔而内刚，外有文饰之表，而内具阴刚之质。丘园本是野朴空旷的简陋之所，却为尊者的住地，形容贵族有艰苦朴素的作风。贵族是有能力文饰的，“贲于丘园”，就是对简陋的住地进行修饰，按理是可以大事修饰一番，使之富丽堂皇，也不为过分，而六五却并不如此，“贲于丘园，帛乃戔戔，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王弼注《易》），是由于六五之尊位，在文饰简陋的住地时，不肯铺张浪费，这被不理解的人看来，误认为六五太吝嗇了，但作者却认为这种不迷恋文饰的行为是值得称扬的，是爱惜民

力的表现，对巩固国基是有好处的，所以，虽“吝，终吉”。这又体现了作者重朴实而节制文饰的思想，表扬了六五的节俭美德。清人龚炜批评吴地奢靡习俗说：“今薄产无几，‘不节若，则嗟若’，何如《贲》之‘六五’犹得‘终吉’乎。”（《巢林笔谈》）

上九 白贲，无咎。

白：《增韵》“素也”、“洁也”，又明也，有清明素洁的意思。

上九阳刚，处《贲》卦之终，故爻辞作为贲饰的结语。认为贲饰是可以的，但应合乎明洁素雅的要求，言外之意，是不主张浓装艳抹的过分文饰，所以，只说“白贲”。“白”是“贲”的标准，而并不是如王弼注《易》中所说的“其质素不劳文饰”的意思。如真的不须贲饰，又何必列入《贲》卦的内容？“尚质素，则不失其本真。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程氏易传》）“无咎”一辞，也含消极允准之意，而非积极倡导之情。“白贲无咎”之义，等于是说，淡雅地文饰一下，还是没有坏处的。

本卦是论述质与文的关系的文章，认为质是第一性，文是第二性，是理论卦，在《周易》中，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剥(卦二十三)

䷖ (下坤上艮)剥，不利有攸往。

剥：《玉篇》“削也”，《广韵》“落也”，《程氏易传》说“群阴消剥于阳，故为剥也”。不利有攸往：即不能这样下去，换言之，即此路不通！

卦体是下坤为地，上艮为山，故有“山附于地”之象。山附着在地上，历经风雨剥蚀，及人为挖掘，必然逐渐塌削流失，使高山低落，终必夷为平地。所以，卦名为“剥”。这种自然现象，变化非常缓慢，不应该引起人们如此惊惧。但《周易》作者基于扶阳抑阴的政治思想，把阳刚比于贵族、君子，阴柔比于小人，阴柔小人的势力渐长，阳刚君子的势力被排斥将尽，这种阴剥于阳的局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所以，卦辞说：“剥，不利有攸往”。

卦体五阴在下，下层虚弱，一阳在上，下力不支，有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之势，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大事了。再按六爻由下而上、逐个推进的规律，群阴齐力排逼阳刚，只剩下最后一个阳爻了。阴滋长而阳消落，孤阳大有被群阴吞没的可能。作者出于扶阳抑阴的心理，不禁大声疾呼：“不利有攸往！”

通观《周易》全书，只有此卦说得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不利有攸往”，而无任何附加条件；此外，就是《益》卦的

“利有攸往”，也是如此干脆而无附加条件。“剥”则“不利”，“益”则“利”，明白地可以看出“剥”是削弱国基，而“益”是增强国基的，由此可知本卦的主题，而不是什么“占行旅”的卦（见李氏《通义》）。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床：卦体“一阳下五阴，有床象”（《周易浅述》），“以床为象者，取身之所处也”（《程氏易传》）。蔑：“灭也”（《本义》），又“无也”（《程氏易传》）。贞：正也，又君也，《豫·六五》：“居得君位，贞也”（《程氏易传》）。

初六居卦之下，有床足之象。社会赖政府而稳定，人们得床铺而安枕，故以床比喻国家，虽有大小的不同，而求安之理，则是一致的。床足被剥，是剥的开始。《坤》卦“履霜”而知“坚冰至”，此爻“剥床以（及）足”，更知前景不佳。“剥”道兴起，正道必然消亡；况高以下为基，下层被剥，君位必危。所以说“剥足”等于“蔑贞”，后果是很“凶”的。《易》理由隐而显，以利察微杜渐，早为之备，于“剥足”之初即提到“蔑贞”的原则高度，也可见作者对此卦的忧心。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韵会》：“床腴足第间也”，《疏》：“床足之上，床身之下，分辨处也”，《程氏易传》说：“床之干也”。

六二处于初六床足之上，故为床辨之象。这里已进一步剥蚀到床干了。爻辞再次提出“蔑贞凶”的警告，以提醒人们的

注视。

六三 剥之，无咎。

之：指被剥者，即阳刚。

小人党羽已丰，剥道已成，正道被灭，以剥道取代了正道，上下众口同音，皆说剥道为正道，皆以剥落阳刚为“无咎”，真理既被颠倒，剥削就是真理，剥阳无罪，剥阳有理，人们并不感到这是谬说，又有谁敢于去怪罪于剥落阳刚正气的小人呢？这就是爻辞“剥之，无咎”的真正义蕴。

《本义》说：“众阴方剥阳，而已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未免泥于象数，根本不能贯通“剥之”之义。既说“众阴方剥阳”，六三爻象又是阴中之阴，更是剥阳的中坚，怎能超脱于群魔之中呢？不仅于辞不通，于理也不合。

六四 剥床以肤，凶。

肤：即人的肌肤。

剥削既是“真理”，当然无罪可言，也当然要恶性发展，而剥之不止，现在已由床干进而剥到睡在床上的人的皮肤了，“肤，身之外也，将灭其身矣”（《程氏易传》），情况已到万分危急的时候了，所以说“凶”。“阴祸切身，故不复言蔑贞而直言凶也”（《本义》）。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博雅》“穿也”，《五经文字》“既穿曰贯”，《经典释

文》“贯，穿也”。“鱼：阴物”（《本义》），喻指阴爻和坏人、宠人。以：用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凡师能左右之曰以。”官：五刑之一，《周礼·小宰》：“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纠禁”，贾公彦《疏》：“后郑以官刑，官中之刑”，“官”，在这里不是专指官刑的刑名，而是处之以刑罚的动词，“官者，丈夫则割其势，女者闭于宫中，若今官男女也”（《周礼·司刑》“官罪五百”郑注）。人宠：即宠人的倒词，《左传》文公十四年有“王宠”，《师·九二》《象传》有“天宠”，此爻的“人宠”有明显的贬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国语·周语下》：“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韩非子·八说》：“治国……决定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宠是宠人的倒词，如同《诗·周南·兔置》“中逵”、“中林”，实即“逵中”、“林中”，可证“人宠”实即“宠人”，“宠人”是乱国的奸邪。

乱极则治，这是社会的规律，当剥道已达极点的六五形势大坏之时，往往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出而协助平乱，异军突起，一举而全歼五股阴邪，众阴尽除，可以转危为安，所以，《象传》说“以官人宠，终无尤也”。这也是绝处逢生的特大喜事，所以，爻辞说“无不利”。

官，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有人断句为“官人”，如《本义》说：“阴之美而受制于阳者也；五为众阴之长，当率其类受制于阳。”这样注释，未免不合逻辑。六五既“为众阴之长”，明系剥道的罪魁祸首，当剥道即将获胜之时，能主动率领群阴甘心受制于阳吗？这简直是在与虎谋皮。

爻辞的“贯鱼”，是把群鱼贯穿起来，喻指一网打尽群奸；“以官人宠”，是依法制裁乱国的宠人，群奸既除，国得太平，故“无不利”。这是作者扶阳抑阴思想的表现。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即大果，阳称大，一阳在上，故有硕果之象。不食：即没有消尽的意思，《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曰：后虽悔之，不可食矣”，注：“食，消也。”君子：正派人物，代表正道。《集韵》舆：大车，又“众也”。得舆：即得到大众的拥戴。小人：指削弱国基的阴邪势力和坏人。庐：庇身之所。剥庐：剥人者人恒剥之，剥人之庐，人也剥其庐，小人原想倾覆国家，结果反被国人剥得无立足存身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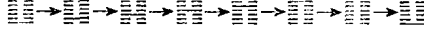
上九居《剥》卦之极，物极必反，由阴邪剥阳，反为阳刚正义剥夺群阴了。上九一阳高悬未消，有“硕果不食”之象。因而国人有寄托希望和维系人心之处，是正义并未灭尽，人心思治，大家始终拥护君子的正道，而反对小人的乱国邪道，小人终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处可以安身，所以，有“小人剥庐”之象。有人说是人民被剥削穷困，这是不明周初裕民政策的误解，也违背了群阴剥阳的卦义。

全卦围绕一个“剥”字，从理论上强调防微杜渐、抑阴扶阳和除恶务尽的必要性。

这是一篇阐述阴阳消息之义的理论卦，作者否定群阴，唯独支持上九一阳，喜阳恶阴的心理，跃然于纸上。

复(卦二十四)

 (下震上坤)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说文》“往来也”,《广韵》“返也”,《集韵》“重也”,《正韵》“反复也”:总之,复的意思就是说“又回来了”。亨:通也,《坤·文言传》说:“亨者,嘉之会也”,即美好的集中表现。出入:即指太阳的升和降,卦体“阳动于下,顺而上行,反下为入,上行为出”(《周易浅述》)。疾:《说文》“疾,病也”,《玉篇》“患也”。朋:两数以上为朋,《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飧”的“朋”,即两尊或两壶的复数,《汉书·食货志》“大贝十朋”,苏林曰:“两贝为朋”,又《尚书·益稷》:“朋淫于家”,《传》:“朋,群也”,这里指许多次的意思。咎:也是病患的意思,与“出入无疾”的“疾”义相近。道:运行的轨迹。七日:“七日,阳之称也,七九称阳之数也”,“日亦阳也”(《京房易传·复卦》陆绩注);考其实,七,就是卦体六个爻位周而复始的周期之数,日,是上古的计时基本单位,七日,就是七个时间阶段;古人以阴爻代表日,以六爻象征宇宙,日在宇宙中运行(这是古代天动地静的直观),由上升而下落,再上升就是一个重复过程,如以《消息卦》图画示意:,从第一图的太阳初升,至最后一图太阳又升,中间要经过七个阶

段，所以称“七日来复”。为什么要经过这七个阶段的呢？这是历史发展的标志，人类初始，浑浑噩噩，以后知有冷暖，而有“两仪”的概念，继而观察生物的长势，而知一年中有“元亨利贞”的四时之象，重卦之后，即以六爻来观日，故有“七日来复”之说，后来，人们又用八卦方位图来观日，致有“帝出乎震……成言乎艮”（《说卦传》第五章）的日行九宫八卦之说，再后，以十二地支测日计时，现在又以二十四小时为一日之复，愈分愈细密，还有以“微秒”来计时日的，“七日来复”，只是测日计时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极短暂的瞬间，而这个瞬间，却在《周易》中被记录下来了。

《复》卦之体，一阳初升，正是许多次一阳之始的重复，故卦名为“复”。

上古之人，也很关心太阳的出入情况，这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知识极端贫乏，以致好奇心更浓的缘故所促使的。《归藏·启筮》说：“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山海经》说古有“甕”、“石夷”等人“司日月之长短”，又“察日月出入，不得令相间错”（郭璞注）；及至“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盖朝夕礼拜之”（郭沫若氏《殷契粹编·粹编考释》）；《尚书·尧典》也记有“寅宾出日”，“寅饗纳日”的情况，这些都是古人喜阳恶阴而关心日月出入的心理表现。

《复》卦也是记录这一情况的文字，或是远古历史的传抄，人们希望太阳亨通而美好地回复，只有太阳复返，大地才得光明灿烂，所以说：“复，亨”；太阳又回来了，才知道它“出入无疾”，升落皆没有遇到问题，而且，每天升起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朋来无咎”；一直是遵循它的轨道反复运行、按时出

现，所以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这样是很符合人们的愿望的，他们更希望这样按部就班、“四时不忒”的太阳运行情况，永远循环往复地继续下去，所以，卦辞又说：“利有攸往”。反之，如果出入有疾，朋来有咎，反复乱道，那就不利有攸往了。这种耽心，《复》卦中虽未说明，但在《临》卦及《无妄》等卦辞中，都毕竟流露出“杞人忧天”的心理来了，杞人也是怕太阳坠落而不升，后人传说，说他怕天塌下来。

从羲和“主日月，职出入”等古说，以及殷商“阴阳合历”来看，说明他们已对日月齐占了。《复》的六条爻辞，也隐约看出日月皆占的蛛丝马迹。它的内三爻震阳卦，是说太阳的来复，外三爻坤阴卦，则是说月亮的运行情况。

本卦的自然观比较浓厚，除上爻后尾外，作者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仍保留“古易”风貌。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远：有违离、错乱的意思，《诗·邶风·载驰》：“我思不远”，高亨氏《诗经今注》说：“不远，指不错”。祇：《周易浅述》说：“祇，至也”，《程氏易传》说：“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适也’，义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或以“悔”通“晦”，亦可，即不至于晦暗不明也。

初九，一阳初升之象，证明太阳的升降没有问题，也就是“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了，它的运行是顺沿轨道而没有错乱，常保宇宙光明而不至于晦暗，这当然是令人愉快的大好事，所以称“元吉”。

六二 休复，吉。

休：“美善也”，《尚书·太甲中》“实万世无疆之休”，及《诗·商颂·长发》“何天之休”，《传》：“休，美也。”

初九能“反复其道”而不错乱，得称“元吉”；六二继初九之后，也能如初九那样，甚或更美善地“来复”，这样“复之休美，吉之道也”（《本义》），当然也可称“吉”，所以说“休复，吉”。

六三 频复，厉，无咎。

频：《广雅》“比也”，有比连、比照之义，也就是照样紧连的意思；频，又是天文历学上的专用辞，殷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如果遇有两个大月相连接，就称前一个大月为“大月”，称后一个大月为“频大月”。厉：《尔雅·释诂》：“厉，作也”，引申为升起，又“危”。

六三又继初九及六二之后，能接连升起，照样“来复”，经常不断，作而不息，即使遇到阴雨天气或日食变异，也只是暂时遮掩，但不致有其它问题。

这三爻都是谈太阳的“来复”，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异。下面三爻谈月亮的“来复”情况，就不同了。

六四 中行独复。

中行：即中道，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受人欢迎的、

合乎正道的美好表现；从卦体上说，六四是五个阴爻的正中一爻；如以月亮的运行周期来说，它应属于中旬月望之时；都有“中行”之象。独：仅有，无它。复：重复，无独有偶的意思。四阴应初阳，故日月相望。

六四已属于上坤的阴性之卦，以日月言，日为阳，月为阴，故阳卦言日，阴卦言月，外三爻就是说月亮的“来复”的三种不同情况。六四居于五个阴爻的中位，正当月的中旬十五前后阶段，卦体四阴，正应初阳，犹如日月相望。所以，是“月望”之时，这时，月亮紧追太阳，日将落而月已升，日既出而月方落，日月相随相望，如同有两个太阳在轮流值班，负责为大地照明，使昼夜都有光明可见，而不受黑暗的威胁，正迎合着人们喜阳恶阴、喜明恶暗的心理。不过，这样的美妙情景，并不是经常都能如此，而只有在“月望”之时才是这样，即每月的“中行”阶段“独”有的现象，这个时期的月亮，如同太阳的“复制品”，故月亮又有“二太阳”的美称。所以说：“中行独复”，即中旬才有第二个太阳。

爻辞没有评定吉凶，但从“中行”的褒辞，以及物稀为贵的“独”字来看，吉象已毋须笔墨去形容了。

六五 敦复，无悔。

敦：据《诗·邶风·北门》“王事敦我”，韩诗云：“敦，迫也”，李氏《通义》也训“敦：迫促也”。悔：《贾子新书·容经篇》说：“悔者，凶也。”无悔：还不致造成晦暗不明的凶的形势。

六五的处位，既不在五阴的正中，也不在五阴的边缘，而

是处于两者之间，以月象来说，好比上弦月亮，或下弦月亮，这时的月亮，虽然也“来复”了，但是，远不如“月望”时的美好，因为它不能与太阳配合得那么默契，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出现不久，就失去了夜晚照明的作用了。尽管如此，也聊胜于无，多少还可在夜晚照亮一段时间，这就不至于出现长久黑暗的大凶灾，所以说“敦复，无悔”。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广雅·释詁》：“迷，误也。”以：犹及也。以其国君凶：即凶灾及于其国君。十年：形容时间很久的泛数。克：能也。征：前进。

上六位处五个阴爻的尽头，象征月末前后的一段时间，这时的月亮，迷误了“来复”的轨道，致大地上通夜都是漆黑一片，做任何事情都看不见目标，辨不清方向，大大削弱了人们觅食和防卫等活动能力。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时有毒蛇猛兽或敌人来了，必定要吃大亏，甚至丧身亡国，整个集体都不易很快恢复元气。爻辞惊呼“有灾眚”、“有大败”，反复言“凶”，凶到一败涂地，甚至不能保护其国君的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是《周易》中所罕见的厌恶阴暗的恐惧心理。

全卦多是说的日月运行的自然现象，直至最后上六爻，才明白地从自然现象而联系到社会问题上来了。这是因月亮的“迷复”所形成的黑夜，而产生的社会联想，是与“复”的主旨没有多大关系的。

朔晦月尽，行师必败。《周易》的这个思想，在古代军事学上，有其广泛的代表性。从《孙膑兵法·月战》篇中，可窥见一斑，认为月光明亮可以“十战而八胜”。又如波斯入侵雅典时，雅典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统治者借口古代风俗说：现在不行，只有等月亮圆了，才可出兵相助。这些，都可说明上六爻辞的历史背景，为《周易》非卜筮之书作证。

无妄(卦二十五)

䷘ (下震上乾)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说文》“妄，乱也”，无妄，就是勿乱，《本义》说是“实理自然之谓”；《史记·春申君列传》：朱英说的“毋望”，《索隐》谓“其义殊也”；《释文》“马郑王肃皆云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并不符本卦主旨。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四时之象顺序而不乱。匪：《说文》“一曰非也”。匪正：即不正，不正即乱，乱即妄，故匪正即是妄，“正则合于无妄，不正则妄矣”（《周易浅述》），是卦辞从正反两面作分析。眚：《广韵》“过也”，“灾也”。

卦体下震为雷，上乾为天，有“天下雷行”之象，是有雷发声了。而雷的发声，多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为正常现象，但也可在冬季里打雷，这是气候反常的现象。天道运行紊乱了，对人畜和作物的生长都有不利。因为冬天里打雷，说明气温较高，有利于细菌虫害的滋生，更使作物徒长而致减产。“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则国多灾殃”（《管子·四时》）。所以，卦辞希望雷的发声，应与气候季节相适应：春天应该温和，夏天需要炎热，秋天清高凉爽，冬天就该寒冷。即“运乎冬则冬，运乎春则春，运乎夏则夏，运乎秋则秋，而始终不忒。夫雷出于地，法天运而

动息，亦无妄也。万物感雷行天运之几而消长，亦无妄也”（《太谷易传》）。所以，卦辞说：“无妄，元亨利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要乱了春夏秋冬的季节”。如果乱了，那就可能发生灾害，“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韩非子·解老》）；农谚也说：“当冷不冷，人牛不稳；当热不热，五谷不结。”所以卦辞又说“其匪正有眚”，即季节不正常，就要有灾害。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不利有攸往”。卦辞纯粹谈的自然天道，后来又被联想到人道方面去，就不得不把“元亨利贞”说为“大得亨通，利于贞正”，“若其匪依正道，则有眚灾，不利有所往也”（《周易正义》）。其实，《周易》中凡“元亨利贞”四字连用的，都应是春夏秋冬四时之义，否则，就难以通释有关各卦之辞。

《周易》这部古代伦理哲学，尽管是由天道而引申至人道，即在这个自然观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主要是发挥了“无妄”的义理。这点，在《观·彖传》中说得很明白，“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天之神道”，就是微妙的“四时不忒”的自然规律，就是“无妄，元亨利贞”的翻版；“圣人以神道设教”，就是把自然观转化为伦理观，以“四时不忒”以及“无妄”等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去教育和要求人民，人民都能奉公守法了，当然也就“天下服矣”。所以，宋人张载说：“元亨利贞”的“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张子全书》卷十一），也是穆姜和《乾·文言传》所说的“元者，体之长也……贞者，事之干也”之义，而不宜作“大亨以正”（《无妄·彖传》）一类的解说。

初九 无妄，往，吉。

无妄：即循规蹈矩而不胡思乱行。往：前进，行事。

无妄之行，是上不违背天道自然规律，下不违背国法人情，循规蹈矩而不妄为，这样做人处事，将会动而得吉的。初九阳刚处下，为震之主，行动谦逊而不乱，自然可以得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不：古丕字，即大也，凡有一横的，皆为东周后加，西周写“丕”皆无下面一横（详见张振林氏《试论铜器铭文时代上的标记》），足证周初所作的《周易》，“不”字也可以是“丕”字，这里后人没有加上一横，读《易》者往往不能理解，致解释随之舛讹。耕获：即耕种收获。菑畲：据《礼记·坊记》“不菑畲”句下郑注：“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即新开垦的荒田，这里作开垦荒田的动词用。不耕获，不菑畲：就是说，大事耕获，大事垦荒。

爻辞号召人民努力耕种，增加收获，大力开荒，开拓耕地面积；这样做才是有利的。言外之意，是要求农民不要等待救济而要求农民踏踏实实地在农业上大干一番。这正与《颐》卦“自求口实”相表里，也和《诗·周颂·噫嘻》说成王号召农民“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积极耕种，大力开荒的政策如出一辙。六二柔顺中正，与九五为正应，故能积极响应这个号召。这样做，不仅符合了国家的要求，而且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获，于国于己，都是好事，所以说“利有攸往”。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或：有人。系：“属也”（《鬼谷子·中经》“谓缀己之系言”注），有托付义。行人之得：行路人捡得牛。

六二爻辞要求人们大力搞好生产，不要胡思乱行，这样做方才有利。然而，事物并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如六三虽然没有胡思乱行，而处处循规蹈矩、奉公守法，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事实却不是如此，有人系牛于邑，被过路的行人牵走了，是行人得到意外的收获，而邑人却因此蒙受偷牛的嫌疑，不仅增添了烦恼，甚至还要赔偿损失。

六二无妄而有利，是矛盾的普遍性；六三无妄而遭灾，是矛盾的特殊性。

“行人之得”，造成“邑人之灾”；是“邑人之灾”的责任，已加到行人得牛，未能物归原主的不道德的行为上去，爻辞隐含对行人笔伐之意，是“无妄之灾”，由有妄之人所促成。

九四 可贞，无咎。

可：《韵会》“可者，否之对”，即否的反义词。贞：正、固之义。

六三虽然无妄而有灾，这只是特殊情况，而不是一般规律，故不能说是由于无妄而引来灾祸，更不可因受灾而认为无妄之行不利，并改变一贯正确的操守，这样，才不致犯错误。所以说“可贞，无咎”。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疾：一般解释是灾患病害，但也可作另一解释，即如同《豫·六五》“贞疾”之“疾”，《尔雅·释言》说：“疾，壮也”，《疏》谓“于事敏速强壮也”。药：古字作藥，一般的解释是医药治疗的意思，但也可作另一解释，即藥栏之藥，用以阻拦人们前进。《字汇补》藥“与藥苑之藥同”。李正己曰：“园亭中藥栏，栏即藥，藥即栏，犹言围援，非花藥之栏”（《字典》），也是藩围阻拦之义。

对此爻解释，一般都以为“无妄之疾”不是真正有疾病，因此不需用药医治，即可痊愈而有喜；如果治疗，等于自己承认有妄，反为不美；如果不治，则说明内心无愧，无愧自可“有喜”。

首先作这样解释的是《象传》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已为高亨先生所怀疑，说：“无妄之药，是不谬之药，是对症之药，何得云不可试也哉。可见传文亦不通”（《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正义》云：“若其自然之疾，非己所致，疾当自损，勿须药疗，而有喜也。”这种听其自然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是不合作者的本意的。况九五为“无妄之主”（王弼注），是积极履行无妄之道的，那么，这个“疾”，不宜解作疾病之疾，而应解作“于事敏速强壮”之“疾”，才合乎九五“居尊，为无妄之主”的爻象。因此，对此爻可作另一种解释为宜。

王弼《周易注》说：九五“居得尊位，为无妄之主者也”，是无妄之道的积极推行者，所以，被称为“无妄之疾”。行贵有恒，“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所以，在积极履行无妄之道

的过程中，要防止半途而废，不为任何阻力所干扰，而坚行不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坤·文言传》），履行无妄之道而不止，自可“有喜”。这里的“勿药”，是不要因有阻力而改行易辙的意思。《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其所恶者，则吾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注：“使人游处其中，闻谤我之政者，而即改焉。”证明这里的“药”字，也含“改”的意思。即对无妄的积极态度，不因受阻而更改，自是可喜之事，这就是本爻的真正义蕴。它比九四“可贞”之义更加深透一层，也更符合于《周易》的积极思想。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行：所为不坚称行（《新唐书·韩琬传》：“器不行窳”）。眚：《广韵》“过也”，《释文》“郑云过也”。

上九坚定地强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无妄”。反之，行为有亏，必然不利。

无妄，不是为了求利而无妄，它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因此，即使在不利或有灾的情况下，仍然坚守这一高尚情操，决不因受挫而灰心改行：这就是本卦的主旨。正如朱熹所说：“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本义》）。至确。

大畜(卦二十六)

䷙ (下乾上艮) 大畜, 利贞, 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

大畜：与“小畜”相对，畜有容止养护等义，是乾阳为艮山所容畜，《说卦传》说“乾，为大赤”，《集解》引虞翻曰：“太阳为赤”，《周易大传今注》“天以太阳为主，故天为大赤”，因此，可以说，大畜，就是太阳为艮山所容止，这是卦名的古义。后来，由于人的思维发展，“乾为天”又衍生出“乾为君”，以天、大赤比象于君王，艮山又“象才德高大之贤人”(同上)，因此，大畜之义又引申为君王为贤人所辅弼和畜止的意思，这里又有氏族民主制思想的孑遗。贞：正固，即坚守正道。不家食：《诚斋易传》“不家食，君用贤也”，即君王赐给贤人以爵禄，使之食禄于朝廷之义；不家食是食于国，也必忠于国，这对朝廷是有利的，所以是“不家食吉”，这是周初统治者对臣属和小邦的要求，如《尚书·康王之诰》：“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不家食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局应该服从大局、排除地方主义，这才是正确的做臣属之道。大川：《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喻指和殷商争逐时的严峻政治形势。

卦体下乾阳而上艮山，有太阳落于山下之象，古人以为这时的太阳得到了山的容止和遮护，乾阳称大，故卦名“大畜”。引申为君王为贤臣所容止遮护。这种容止遮护的目的和

结果，并不是奸佞对君王的诱惑、挟制，而是诤臣谏止君王的错误，以永保社稷的稳固的正确行为。所以，“大畜”必须“利贞”。要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诸侯、大夫、卿相等都要有大局观念，不可局限于自己的小邦、采邑，这样才是良好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有利于克服困难、稳渡难关。所以说“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解说颇有歧异，一般都认为是大臣匡君止健之义，但近来也有人说是驯养牲畜之卦，并引三、四、五三条爻辞为证。这就使初学《周易》的人，不知以谁为是，因此，还须弄个明白为好。《系辞下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卦义的方法，它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知者观其彖(卦)辞，则思过半矣”。说卦辞和最后一爻之义，很能说明主旨所在。在本卦的卦辞中，除卦名有“畜”字外，其余都看不出有驯养牲畜之辞，且驯畜必须“家食”，方可使野畜驯顺，而卦辞却说“不家食吉”，可见决非驯畜之卦。再看爻辞，也多不与驯畜有关，特别是初与上两条爻辞，既不是比拟驯畜，也不成驯畜之道。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各爻之义：

初九 有厉，利已。

厉：《广韵》“猛也”，《玉篇》“危也”。已：《玉篇》“止也”，“退也”。《校勘记》：“岳本、闽监毛本，同《释文》利已，夷止反”，音以。闻一多氏认为已当作巳，“巳当读为杞”，李氏《通义》同此说；而高亨氏认为已与巳，“隶书楷书易于互

误，而篆文古文不易互误，仍以作已为长”（《周易大传今注》，此说可取。

下卦乾健象龙，有务进之性，初爻幼稚，以刚居刚，故进势迅猛。猛则必危，为了防微杜渐，应该及早要求其停止或是后退，方是利之道。“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师，受止而能已之也”（《诚斋易传》），体现了“大畜”的遮止之义。对过分的冒进，就予以抑制，使之不违中行之道。

九二 舆说辐。

舆：大车，是有助于前进的器具。说：同脱字。輶，《说文》“车下缚也”，《释名》“輶，伏也”。曰伏兔者，伏于轴上似之也”。即卡于车轴以连车厢之器，上为伏（輶），下为承（响承）。

九二居乾健之中，为激进之主，要想扼止其务进之性，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里以职主前进的大车为比喻。要想使车子不能前进。只须将其车輶取下，车就不可能前进了。

初爻说止健的必要性，二爻说止健的方法，根本与“驯畜”之说无关。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良：《尔雅·释诂下》：“良，首也”，九三居下乾卦三阳之首，故称“良”。马：《说卦传》“乾为马”。良马：即九三之象，以马健行，又居下卦之首，故有“良马”之象。逐：《集

韵》：“奔也”。艰：《尔雅·释诂下》：“阻、艰、难也”，是艰有阻止留难之义。贞：正固，即贞正而不躁动。日：《释文》：“郑：人实反，云日习车徒”，日，有每天或经常的意思。闲：《释文》说：“马、郑云习”，《尔雅·释诂》也说“习也”。舆：这里是指战车。卫：即防护，也包括保卫国家安全的武士，《晋书·元帝纪》“禁卫严警”可证，今单位门口的保卫者犹称门卫。日闲舆卫：《集解》引虞翻曰“讲武闲兵”，《释文》引郑说“日习车徒”，闻一多氏以为郑说“于义为长”（《周易义证类纂》），就是经常操练军事的意思。

这条爻辞包括两个意思：前段说，人骑马竞奔、追逐于山下，很容易失足摔伤，应该认识到这一艰难而险阻的地形，驭马持正而不疾，方可无害；后段说，如果是为了巩固国防而抓紧操练军事，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所以说“利有攸往”。

前段是不主张冒险的竞逐，后段是支持必要的练兵卫国。制止与不制止，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前三爻中有两爻半是需要谏止的，唯保卫国家的练兵不予制止，是止中也有不止，而且赞助说“利有攸往”。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制止君王的正当活动，那就要犯挟制的错误了。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童牛：即尚未长角而不能触人的小牛。之：往适的意思。牯：《释文》：“九家作告”，《说文》：“牛马牢也。”

初九说制止冒进的必要性，九二是说止健的方法，九三是说止健的分寸，六四则是说止健的最佳时间。

爻辞以童牛为比喻，说明防患于未然，事半功倍。当牛还在幼小之时，就把它约束起来，使之柔静成性，也就不致抵触了。

六四以柔居柔，爻处艮阻之初，乐居上卦之下，故能“之牯”而不躁。以此道理，比喻匡君止健，能在君王未冒进躁动之先，就能有贤臣来善于诱导，预为防范，必然容易奏效。作者认为这种谏止君王的方式方法是最好的，所以称“元吉”。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豮：孔颖达《疏》：“豮，除也，除其牙也”，除去其牙则易驯服而不致伤人，故吉。豮豕：李镜池氏《通义》说：“豮豕：奔突的大猪”，又说：“之：则。牙：同互，加木为杙，即木框、木架之类。大猪奔突，会毁坏庄稼，所以用木架架着头部则吉”。又据《诚斋易传》说：“豮其躁欲之源，则消其伤物之具矣。”说虽牵强，义却可通，都是主张对猪采取较强硬的措施，以防止其暴戾的行动。也以这个道理，来比喻匡君止健的应急措施，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非常的果决手段，以有效地遏止君王的错误行为。不过，六五是除患于错误已见之后，终究不如六四防患于未然为尽善尽美，所以，六四称“元吉”，而六五只能称“吉”。

六五已经有伤人害物的举动，故以豕比喻其愚蠢，并采取果决的措施以制止君王的错误。“豮豕之牙”，不过是“清君侧”罢了，而发展到厉王之世，国人已干脆地把这只蠢猪赶下宝座，当时的史官和舆论，都没有如后世的封建思想去说

国人犯上。孔子也鼓励谏君止健，他对子路说：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批评冉求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汉霍光废掉荒淫无道的昌邑王，也属匡君保国的正义行为，同是利国利民的吉道。这是封建意识浓厚者所不能理解的。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何：《集韵》、《正韵》皆同荷，有承受的意思。天：指君王，说见《大有·上九》解。之：往、适的意思。衢：《释文》“马云：四达谓之衢”。“衢”，也是君王倾听下情的场所。这从阮籍《通易论》“何衢则亨，灭耳而凶”之说，可证爻辞是听取意见的意思。亨：美好通顺，此指政通人和。

上九居卦之最高处，故有天(君王)之象，又为艮阻的主爻，故能接受大臣的谏阻，并能主动到衢路口去听取众人的意见，体现出君王从谏如流的美德，下情可以畅达于上，君臣意气相通，协力治国，所以说：“何天之衢，亨。”

从各爻的内涵来看，证实本卦的主题是匡君止健，以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克尽大臣辅国之道。

《周易》常用诸隐的修辞手法，不宜望文生义，必须“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系辞下传》），只有揣辞度理，触类旁通，方能尽知卦爻辞的真义所指。秦皇扼杀氏族民主制，专制行之两千年。今人不解此卦民主性，往往据后世之情而否定之，殊不可取。

颐(卦二十七)

䷚ (下震上艮)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即口，闻一多氏说：“卦画作䷚，侧观之，正象口齿形”（《周易义证类纂》），又卦体“外实中虚，颐口之象”（《程氏易传》），下震上艮，下动上不动，也是颐口之象。故卦名为“颐”。贞：正也。观：《说文》“谛视也”。口实：指粮食，《管子·山至数》“君实，乡州藏焉”之“君实”，即国家的粮食，可证。口中本空而以物实之，即解决吃饭的生活大事，周人以农立国，主要以粮实口，所以，必须搞好粮食生产，是“自求口实”的主要途径。

卦体呈颐口形，卦名又是“颐”，卦义也是谈论“口实”的问题，即最迫切而又是最实际的吃饭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有邪与正两个途径，有人是用偷、抢、骗等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生的，或是乞讨、依靠救济和恩赐，这些都是“自求口实”的错误道路，是不正当的，必须用正当的方式方法，如开动脑筋创新技艺、踏踏实实地搞好生产去谋取生活资料，这才是正确的，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卦辞说“贞吉”。

“观颐”而联想到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先周的公刘、古公等世都是刻苦经营、自力更生，以“自求口实”的。卦辞反映了这一战略性的措施。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舍：与捨同。灵龟：古人以灵龟为智慧之物，是智慧的象征，故引申为智慧；又灵龟也是贵重之物，借指财宝、财富。朵：《释文》“动也”。朵颐：看别人有吃而口动垂涎。

在殷商奴隶制时代，奴隶们的劳动是消极应付式的，奴隶们的食物，也多是由奴隶主赏赐的。奴隶们的生活习惯养成了对奴隶主的绝对依赖性。当武王灭殷之后，解放了大批奴隶，改变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为领主封建制，农奴们有了自己的份地，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即掌握了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了一家一户的独自经营，以“自求口实”；他们所收获的粮食，除交纳租赋，都为自己所有，以自力更生来养家活口，不再是由奴隶主的恩赐了。因此，有效地调动起农奴们的积极性，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习性难改，还有少数被解放的农奴，思想跟不上形势的转变，仍是不动脑筋，消极地劳动，致收获不多而难以维生，专想依赖上级的赐予，这当然是很不好的行为。

初九“体躁应上，观我而朵其颐，求养而无耻者也”（《横渠易说》），故“凶”。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与阡通，《礼记·玉藻》“盛气颠实扬休”，《疏》：“颠，塞也，实满也。”颠颐：有填饱肚皮、吃饱饭的意思。拂经于丘颐：《集解》引王肃曰：“拂，违也；经，常也；丘，小山，谓

六五也”，即违反规定的常道，而向六五尊者讨饭吃。征：前往。

六二以阴居阴，不明大体，与六五也非正应，故不能按六五尊者意图去正确对待吃饭的问题，却贪婪无厌，大吃大喝，生活没有计划，以致后来没有吃了，竟违背“自求口实”的常道，厚着脸皮向上级六五乞讨赐予，这样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说“凶”。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违背颐养之正道”（《通义》）。贞：固执不改。十年：指时间长久的泛数。勿用：无所作为，即无用的废物。

六三违背了“自求口实”的颐养正道，并且坚持这个错误而不改，这是很不好的行为，所以，后果也是“凶”：他变成了一个长期无所作为的废物，还有什么吉利可言呢？故曰“无攸利”。

宋人赵善誉《易说》论《颐》卦：“颐以养正，而不妄动为善；下卦震体，有动而求养之象。故三爻皆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颠颐：义与六二“颠颐”相近，所不同的是：六二只顾自己大吃大喝，而六四却是为大家着想，如何使大家都吃饱吃好。虎视眈眈：《释文》：“马云：‘虎下视貌’”，看虽近而志在远大。其欲逐逐：《汉书·叙传下》注：师古曰“欲利之貌也”，又

据《说文》“逐，追也”，《正韵》“逐逐，笃实也”，又“驰貌”，有追逐其利、奋进而不息，务求实现其“颠颐”之利的目的，《周礼大传今注》说“以喻人有强力以逞其雄心”。

六四爻位皆阴，柔顺得正，居大臣之位，能顺承君王“自求口实”的要求，认真做好有关工作，使得人们不但遵循“自求口实”之道，而且能生活得更好；不但考虑当前的生活问题，而且考虑到长远的更高目标。不尚空谈，务求实现，所以，“吉”而“无咎”。

六二“颠颐”，是为了自己吃饱而违反正道，故凶；六四“颠颐”，是为了大家都能吃饱而努力不懈，故吉。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义与六二“拂经”相近，所不同的是：六二“拂经”，是违背“自求口实”的常道，而六五“拂经”，是对违背常道的纠正，即对反动的反动，纠了六二之偏，使之仍归于正。贞：正、固、尊者，三义兼有。大川：大难也。

六五以柔居刚，刚柔相济，位尊处中，故能纠正六二的“拂经”背道之偏，使之反归于正，致“自求口实”的方针得到正确的贯彻。所以说“拂经，居贞，吉”。

虽然六五的“拂经”是对反动的反动，强行扭转了下面的偏向，但难免与下层产生思想的隔阂，因此，一旦遇到了什么难关，未必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所以说“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广韵》“从也”，《韵会》“因也”，有顺从自然、因势

利导的意思。由颐：“遵循颐养的正道”（《遁义》）。厉：危难。

上九阳刚在上，刚居柔位，又处全卦之极，刚极则能柔，居于柔位则不致过刚，故在推行颐养的正道时，能顺从自然、因势利导，使人们从内心里乐于遵循“自求口实”的正道，自觉地积极生产，以致常获丰收，而家给人足，改变了当时口中无实的危困局面，圆满地实现了“自求口实”的大政方针。经济丰实了，国家也就容易治理，造福于民，变“厉”为“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而歌颂德政。得道者多助，当然可以“利涉大川”了。

陈梦雷说：“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利者，五柔而上刚也；此居大臣之位，而泽及天下，可以济变者也。”（《周易浅述》）以“涉大川”来说，柔则不济，刚则得济，这是爻象如此，也符合《尚书·洪范》所谓“强弗友，刚克”之义，在涉大难之时，必须“刚克”，故上九“利涉大川”。

内三爻皆求人之养，违背了“自求口实”的正道，故皆凶；外三爻皆符合“自求口实”的要求，所以皆吉。六四宏图远大，五爻坚持原则，上爻因势利导、效果丰硕，都是解决颐养的正确措施。

大过(卦二十八)

䷛ (下巽上兑)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九家易》曰“阳称大”，“大过者，阳过也。故为大者过，过之大与大事过也”(《程氏易传》)。古卦名的取义就是因于阳刚太过的意思。栋：《逸雅》“栋，中也，居屋之中也”，《尔雅·释宫》“栋，谓之桴”，郭注：“屋椽曰栋，即屋脊也。”桡：《说文》“曲木”，《字典》“弱也”。栋桡：屋脊因材料弱而下曲。往：远我而去称往，屋脊在人的上面，下曲而近于人称桡，上隆而远离于人称往，所以，往是屋脊向上隆起，又《玉篇》“行也”，即行动起来，与坐守相对。

卦体四个阳爻，两个阴爻，“阳爻过也”(《集解》引郑说)，是阳爻超过了阴爻之数，而阳又称大，所以卦名为“大过”。卦象下巽顺而上和兑，上下都缺乏阳刚气质，也会酿成大的过错。阳实而阴虚，实体大过虚体，虚体不能胜任，如房屋的屋脊非常重实，而四角墙基，却虚弱得很，或者栋木中段壮实，而两头细弱，必然导致屋脊栋木下沉或压弯，所以造成“栋桡”之象。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如能使栋木往上回升，则有利而亨美。

《周易》的比喻修辞手法用得较多，“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传》)，因此，要理解它的真正意旨，就必须“初率其辞而揆其方”(同上)，才

可以推断出《大过》是借屋的“栋桡”之象，来比喻社会形势的衰危。当文王之世，正殷商衰落之时，帝纣昏暴，百姓离心，虽有“三仁”等贤臣，也支撑不起这个如大厦将倾的危局，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周族以拯救“栋桡”的衰世为己任，锐意兴周，以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这或许是“利有攸往，亨”的真实所指吧。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藉：以物衬垫称藉。白茅：即茅草之属，细柔洁白，古人很珍视它，楚人用作向周天子进贡之物；《诗·召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表示对爱情的尊敬；周王分封诸侯时，也以土块置于白茅之上以表示慎重。

初六柔爻，又处全卦之下，故有“藉用白茅”之象。“藉用白茅”，使物品免遭污损，表示对事情的敬慎，在“大过”之时，能敬慎从事，或可不犯大过，所以“无咎”。《集解》引侯果曰：“虽置羞于地，可以荐奉，况‘藉用白茅’，慎重之至，何咎之有矣？”与《系辞上传》引“子曰”意同。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或写作稊，《集解》引虞翻曰：“稊，稚也，杨叶未舒称稊”，而《程氏易传》及《周易本义》皆释“稊”为“根也”，比虞说较切。女：《字典》“未字曰女”，这里指少女而言。

爻辞说枯萎的杨树，忽然生出根须和嫩叶来，有根须则杨树有复活、反枯为荣的希望，象征原已无所作为，而忽然

人可有所作为了，犹如男子已近衰老，无子继承父业，周人以为这是一大过错，由于娶得一个妙龄女郎为妻，因而有生育儿女的希望，故有“枯杨生稊”之象。

九二居下卦之中，爻虽刚而位柔，故不致过刚，可能不犯“大过”之错；又下乘初六，有老夫得女妻之象，虽然双方的结合年龄不称，但能有所作为，能繁衍后代而延续宗嗣，使家族无“栋桡”之危，亦不为无利。

九三 栋桡，凶。

九三爻位皆刚，未免失之过刚，过刚则必折，在这“栋桡”的危险形势下，九三又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别人也厌恶九三的刚暴而不愿帮助它，上应阴柔无能的上六，亦不可能有力相助，其结果必将导致栋折而房屋倒塌，所以是“凶”。也可说九三爻位皆刚，刚则体质重实，致其下面虚弱的基础，不能胜任，故“栋桡”而“凶”。两说皆可。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隆：《玉篇》：“中央高也。”它：不正的意思，扬雄《法言》：“适尧舜文王为正道；非尧舜文王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又《礼记·檀弓下》：“或敢有它志以辱君义？”可证。吝：《系辞上传》：“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九四爻刚位柔，刚柔得宜，有可能使“栋隆”起而不桡，则屋可无倒塌的危险，所以称“吉”。不过，隆起之栋，必须是向正中直上隆起，方可有支撑的能力，如果虽然隆起，却偏

邪于一侧而不正，那就仍有下桡的危险，仍然不能令人解除忧虑的心情，所以说：“有它，吝。”

“三四两爻，居卦之中，栋之象也”（《本义》）。三爻过刚，故栋桡，四爻刚柔得宜，故栋隆而不桡。但是，九四虽然“栋隆”，仍须防止偏邪，体现了《周易》谨慎戒惧的心理。

“栋桡”与“栋隆”，牵涉到房屋的坚固与否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牵涉到人在屋中的安危大事，如果房屋倒塌，就会造成人命关天的大过，所以，这个问题，作为《大过》卦的主题。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华：古花字。得：适意、相契。士：古代男子未娶妻之称；又“壮年之称”（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有依其士”条）。

九五居群阳之末，有“士夫”之象。初六为“女妻”，上六为“老妇”，九五比于上六，为上六所乘，故有“老妇得其士夫”之象。“枯杨生华”，只是暂时好看，势不能久，还不如九二“枯杨生梯”，有复活的可能。因为九二老夫得女妻，可以生子延续宗嗣，而九五以老妇与士夫相结合，是不可能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士夫宠嫖老妇，可谓男有室、女有归，而无怨女旷夫之叹，似乎在“大过”之世有所作为，可以“无咎”了，但是，“枯杨生华，暂贵之义也”（《汉书·叙传》应劭注），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所以，“无咎”或许未必，而“无誉”却是可以肯定的了。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过：不当之义。涉：步行于水，以求渡河。灭：没也。顶：头的最高处；上六居全卦之上，故有“顶”象。

上六处兑泽之上，有临泽必渡之势，然而，欲渡又没有舟船，处于泽上又不能不渡，为了实现这个渡河的目的，以应付处于泽上的形势，纵然无船，只有徒涉，以求济险，上六“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徒步涉水，终因水深而淹沉“灭顶”，遭到“凶”险的后果。他这种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却是可钦可敬的，又怎么可以去责怪他呢？

作者主张在“大过”危难之际，不要坐而待毙，而应有所作为，尽到主观努力，即使不能济险，甚至丢掉最宝贵的生命，也要迎难而上，即卦辞所说的“利有攸往，亨”。

《周易》的这一积极思想，鼓舞着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如文天祥、史可法等，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人物了。

在“大过”的非常情况下，作者毫无求神问卜的思想迹象，读来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并引以自豪。

坎(卦二十九)

䷜ (下坎上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习：《说文》“数飞也”，数有频、速的意思，数飞，即连续而快速地飞动，这样的动作就叫做习。坎：《说卦传》：“坎，陷也”，又“坎为水，为沟渎”，可见坎是指有水且能陷溺人的沟河或洼坑。习坎：即在河里作连续快速的飞翔动作，今人称之为游泳；因人在游泳时，双臂不停地划动，犹如鸟习飞于天空的情状，鸟习于天称飞翔，人习于坎称游泳，习坎即是游泳。孚：与浮通，《字典》：“按《集韵》训‘玉采，音方尤切’，孚亦有浮音，则又非但叶音矣”，又《礼记·聘义》“孚尹旁达”郑氏注：“孚，读为浮”，《礼记正义》说“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可证孚即浮字。维：《博雅》“系也”。维心：即心有所系，是提心吊胆的意思。亨：通也。尚：助也，《尔雅·释诂》“尚，右也”，郭注：“佑也。”

卦体上下两经卦皆是坎，故卦名仍应为“坎”，在卦辞“习坎”之前，似应有一“坎”字为宜，但也有无单独卦名，而是连在卦辞中的，如《履》卦和《否》卦等。有人认为“习坎”是卦名，或说“习”字是衍文，或释“习坎”为“重坎”，都未能领会真正的“经意”。

《坎》卦之体，犹如水波荡漾的一幅图案画，阳爻象水波突起在闪光，阴爻如水波凹陷而暗淡，后人把经卦立起，而

写成今天的“水”字，也可证此卦在古代就是水的象形。

这条卦辞较为古老，致后人已难以理解“习坎”的古义了，因此，对整条卦辞之义，就更不知所云，而作种种可笑的训释。我们可以借西安半坡出土的、距今约六、七千年的彩陶盆中人面鱼纹来看，画游水者以主题的显位、鲜明的色调、逼真的形象和生动的态势，悠然浮游于水中，洋溢着古画家惊喜人类掌握了游泳技艺、开始征服水域的创举以热情的礼赞，说明这在当时确是一件轰动远近的了不起的大事，除人们口耳相传外，好事者也必然要作文字记录，这条卦辞就是叙述类似的远古史实：有人在水中活动，好象鸟雀在天空飞翔一样，两臂不停地划动着（习坎），能浮出于水面而不沉溺下去（有孚），他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地划着、游着（维心），很快地就通过了横贯于面前的大河而顺利地到达彼岸（亨），由于他们掌握了游泳技艺，出行时就不再忧虑为水所阻了（行有尚）。这简直象古代一篇《泗水赋》。王弼在他的《周易注》中，已隐约触及到卦辞的古义了，他说：“习于坎，然后乃能不以险难为困。”可惜后人未能理解其义作进一步的发挥，而陷入了象数或纯义理中去，致歪曲了卦辞的真谛，甚至连“坎为水”这点也予以怀疑、否认，未免自误、误人不浅。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说文》“坎中小坎也”，《说卦传》说“坎，陷也”，坎中小坎就是陷中有陷，就是河里还有坑洼，是河水最深处。

初爻还是按照卦辞的本旨来发挥的，卦辞是说游泳，初爻则是说初次学习游泳。一般地说，初学游泳的人，总是提

心吊胆、谨慎从事的，多是在浅水中或者靠近河边处学习，这当然是不致有什么问题的。但因学游者缺乏实践经验，没有了解事物内部的底细，没有料到河底还有小坑，因而在学游时不慎失足滑入深处，而遭灭顶之灾。况且初学游泳的人，技艺多属不佳，遇此危险，生还的很少，所以说“凶”。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古人“习坎”（游泳）的目的，一是为要渡河，一是猎获鱼类。水浅处鱼多小，水深处才有大鱼。九二以刚居柔，又处下卦之中，刚柔相济，能恰当地权衡利害，因而行动谨慎。深水虽然可以捕得大鱼，但危险性也是很大的，九二不去贪利而犯险，只是在浅水中捕捞些小鱼，收获虽少，但无危险。不犯险而又有“小得”，流露出作者的谨慎戒惧的心理。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枕：《释文》：“王肃（读去声）针甚反，郑云：本在首曰枕”，又说“古文作沈（沉）”，欠妥，《程氏易传》说“枕，谓支倚”，动词，有意就之以图安适叫枕，如枕枕头的前一“枕”字之义。勿用：即不可取或没有用的意思。

爻辞说：六三来到了河边，水势是非常的险恶，却不知戒惧，偏要犯险下河，以致卷入深水中去被淹没了，这种“冯河”的冒险态度，是不可取的。

六三爻柔而位刚，技艺不佳却爱暴虎冯河，面临水流湍急的大河，知利而不知害，知得而不知失，明知水势险恶，

却无自知之明而就之，陷入“坎窖”，死路一条。

初爻因不明坎水底细而致淹死，二爻小心谨慎，又不贪利冒险，有小得而无害，三爻质柔技差，却临重水之中，无力涉渡，而致身陷险中。内三爻都是说对待坎险的不同态度，谨慎而明智的，可有小得，不慎或犯险的，容易败事。说明在坎险方面最忌麻痹大意。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玉篇》“酒器也”，用以盛酒。簋：《说文》“黍稷方器也”，用以盛饭。缶：《说文》“瓦器”，《周易注》说是“瓦缶之器”，《诚斋易传》说“用缶质也”，王引之曰：“用缶云者，以缶为樽，又以缶为簋也。”纳约自牖：闻一多氏说：“酒食而必自牖纳取之者，盖亦就在狱者言之”（《周易义证类纂》），此说可取。

爻辞说：一樽酒，两碗饭，食具都是使用瓦缶质的粗劣之器，酒饭的送进，餐具的取出，都是由地窖上面的朝天窗户，这是古代土牢的情景，《集解》引崔憬说：“纳约，文王于纣时行此道，从羑里内约，卒免于难，故曰：自牖终无咎。”是否文王拘于羑里之事，爻辞没有说明，不敢妄加臆测。不过，从“樽酒、簋贰”的待遇看来，这并不是当时普通的囚禁生活，而且“终无咎”，也有可能是文王之事。羑里也称为牖里，牖是地窖或土牢上面的窗户和出入口，牖里当是殷代的监牢区，“在殷墟曾经发掘出一座土牢，长仅一点六公尺，宽仅一点一公尺，而深则达二点七公尺，其中有人骨两架，残髑一个”（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由此可知，“纳约自牖”，确

有牢狱之象。它深陷于地下，具有坎险之象。是爻辞的坎，有自然的有水之坎，和社会的牢狱之坎两种情况，由自然的坎陷而兼及政治的坎陷了。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水坑、地牢。盈：满溢。祗：《释文》郑玄注“当为坻，小丘也”，又《字典》以为“水中高地也”，九五居上卦坎中的阳爻，故有“水中高地”之象。既：《博雅》“尽也”。平：治也。

坎水壅塞，容易盈溢，九五“坎不盈”，说明水流而不受壅塞，究其原因，是阻碍水流的“水中高地”，皆被夷平和疏通通畅，故河水能够畅流而不盈溢成灾，所以“无咎”。

这一自然之理，引申于社会上，比喻善于治理政治上的危险因素，而使社会安宁，因此“无咎”。譬如：坎为地窖、土牢，九五阳刚中正，志在“明德慎罚”，以德感人，人皆向善，致牢狱中犯罪者很少，有“坎不盈”之象。牢中囚犯虽然不多，九五仍是积极而认真地审理，都能给以合情合理的解决，平反了所有不平的案件。所以说“祗（不平之象）既平”。尽管如此政绩卓著，只称“无咎”，而不称“吉”。因为还没有能使人人都不犯错误，和免遭牢狱之灾。体现出统治者自我严格的要求，和更高的政治理想。“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牢狱空虚，实现了这条爻辞的教言。

上六 系用徽纆，寘(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说文》“挈束也”，这里指以绳系人的意思。徽纆：《释文》“别(表)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寘：《释文》“置也”，“张作置”。丛棘：即牢狱，古时把罪人放置于四周遍插荆棘之处，以防囚犯逃跑。三岁：形容时间之久的泛称而非确数。三岁不得：“得疑读为直，犹言三岁不得其平”(《周易义证类纂》)。

上六以阴居阴，暗昧太甚，又居坎险之极而不知返，终于犯了大错，而遭牢狱之灾，且长期不得解刑，其凶可知。

前三爻说自然之坎，后三爻说社会之坎，全卦六爻多凶而无吉，可见作者对坎的险陷的警惕心理。

离(卦三十)

☲(下离上离)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说卦传》：“离为火，为日，为电”；甲骨文中的火字写作“𤇀”形，变形为“𤇁”、“𤇂”（详见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卦体重火“☲”，卦义也是说有关火的问题，火必有所依附，方可起到燃烧的作用，故卦名称“离”，“离”又有附丽之义。贞：正也。亨：与烹通，这里指“烹”义，即用火烹饪。

“离为火”，火能引致灾祸，也能光照四方，说明火既有有益于人类的一面，也有有害于人类的一面。人们用火来照明、烹饪、防御野兽等等，火就可以为人类造福，反之，用之不当，则可引起火灾，甚至玩火自焚。所以，要看如何使用这个火，用之正确则有利，不正确则有害。所以，卦辞说“离，利贞”。

相传燧人氏钻木取火，人类随之进入了熟食的阶段，开始过着原始的文明生活。所以，火是文明的象征，说火的发明比原子弹爆炸，对人类更有意义，是有道理的。

人类首先用火来烹饪，为了保证熟食的供应，在畜牧时期，最好是多养“畜牝牛”，多产大牲，用来满足火烹的食品。所以，卦辞又论述火烹的问题说“亨(烹)，畜牝牛，吉”。这是因“离为火”而联想到烹饪熟食这一古代大事。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畜牝牛吉者，以牲言也。古时祭祀

之牲特畜之。”“此说不仅有片面性，也没有说明为什么‘畜牝牛吉’，而不是讲畜牡牛吉的道理。古人畜牛不只为祭牲，而主要作为食物。且牝牛驯顺可以耕种（甲骨文中犁字写作即牛拉犁耕地），也可以生童牛，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和掌握了畜养牝牛比牡牛有利的道理”（张立文氏《周易思想研究》第一五四页）。张说比较高说客观得多。不过，还没有能与火烹熟食的问题挂上钩，且耕地一节，牡牛也无不可，从牛力来说，牡牛更强于牝牛。此外，《程氏易传》：“畜牝牛，谓养其顺德”；《周易浅述》：“畜以二五附乾而居，故当为牝牛之畜。”一偏于义理，一偏于象数，都与古经义无关。按商汤祭祀“用玄牡”（《书·汤诰》），周人祭祀亦“牺牲用牡”（《淮南子·时则训》），而“毋用牝”（《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坎》、《离》二卦卦辞，取材比较古远，理解颇为困难，解《易》者不宜臆测。

从贾兰坡氏《北京人生活中的几个问题》来看，原始人对肉食的需求欲是很迫切的，由火烹熟食而首先联想到“畜牝牛”，应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然的了。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践蹶也。错：《释文》“郑、徐七各反”，闻一多氏说“错读为错”，《广韵》“错音鹵”，《说文》“错，惊貌”，王夫之说：“错，冶金之器交相违拂”（《周易内传》卷五）。敬：《释文》：“敬，警也。”

初九幼稚，对火的性质和对待的方法都还没有掌握住，一不小心，而踩踏到火上，或踩踏了没有灭尽的火灰上，上古

之人多赤脚，以致烫痛了脚底板，这才惊跳起来，所以有“厯错然”之象。这是粗心大意的结果，但无伤大害，只要加以注意，提高警惕，谨慎对待火的问题，就可以不吃火的亏了。所以说“敬之，无咎”。

六二 黄离，元吉。

“离为火，为日”，黄离，即黄色的火，火呈黄色，是火燃烧旺盛的表现，火烧得旺盛，有利于烹饪的快速，有利于驱散寒冷，有利于夜晚御防野兽，有利于……。所以说“黄离，元吉”。

闻一多氏说：“《京房易传》曰：‘日赤黄为薄’。‘黄离’盖即薄。《天官书》说岁星曰：‘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说填星曰：‘五星色……黄圜则吉’，说太白曰：‘黄圆和角，……有年’，说辰星曰：‘黄为五谷熟’。占星多以黄为吉，疑占日亦然。故曰：黄离元吉”（《周易义证类纂》）。说较牵强，录此以供参考。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昃：太阳西坠之象，《淮南子·地形训》“东西方曰昃区”。《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疏》：“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鼓：击搏也，《字典》“凡有所击搏曰鼓”。缶：“常用之器也”（《程氏易传》），《史记·蔺相如传》“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集解》引《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不鼓缶而歌：有郁闷忧愁的

意思。耄：《说文》“年八十曰耄”，《尔雅·释言》：“耄，老也。”嗟：《玉篇》“嗟叹也”。

“荀爽曰：……二为日中，三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周易集解》）。九三居下卦之末，有“日昃”之象，“日昃之离”是偏西的太阳，太阳衰西将落，犹如人老垂暮将死，人到此时，很容易触景情伤，产生消极悲观的思想，而终天愁眉苦脸，抑郁闷倦，唉声叹气，这对晚年的颐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大耄之嗟，凶。”

“离为日”，这爻是因观日而产生的人生联想，示意老人应该振作精神，过一个有意义的晚年。凡有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的人，愈到日暮或晚年，愈加努力去完成一天或一生未竟之事，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如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才是做人的积极正道。由自然而联系人生，由天道而及于人道，这是《周易》之所以是伦理哲学的体例特点。荀爽说是“君道衰也”，只是引申之义，而非爻辞所固有的。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离为电”，本爻是说雷电击物焚烧的情景。雷电来势迅猛，故有“突如其来如”之象。古人以电火烧物叫焚，如《庄子·外物》说：“乃焚大槐”，《释文》引司马注：“焚，谓霹雳（霹雳就是雷电的别称——引者）时烧大树也。”人物被雷电击烧致死，古人以为是过去做了坏事而遭到雷电的惩罚，因此，焚死之后，还为大家所鄙弃，所以是“焚如，死如，弃如”。

有人说此爻“有武王迅速灭纣之象”，是因纣自焚而死，为

人们所唾弃的缘故而发的，可备一说。

统观《周易》三百八十四爻，惟《离·九四》最凶。这是清人乔莱《乔氏易俟》的看法，这也是作者深知水火无情而对人们的告诫。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若：下大雨的样子。出涕沱若：是形容涕泪之多如雨一般。戚：《释名》“蹙也”，忧愁貌。嗟：嗟叹。

大火之时，常继以大雨，这本是大火使热气蒸腾于高空，遇冷而成雨的自然现象，古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把它拟人化，认为是天怜悯人畜遭受火灾而“涕泗滂沱”，也在为之忧戚一般，正因为天在同情而下了大雨，浇灭了正在燃烧的大火，止熄了火灾，因而称“吉”。

这几条卦爻辞，很象是作者抄取古代《易》本内容，故辞义更为古朴。虽能运用火，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它，六五更在火的淫威下，束手无策。这只能是原始人的情况，如同《坎》卦游泳相似，只是初步掌握了水火之性。因此，要求我们不能就《坎》、《离》两卦的内容，说周人在水火的面前是如此的无知和无能。

《程氏易传》以为六五爻“忧虑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恐非爻辞的古义，但也可备一说。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王：指周天子。征：《尔雅·释言》“行也”，又有攻伐之

义。有嘉：李氏《通义》说是“有嘉国”。折首：斩首，引申为低头顺服。获：得到。匪：玉采貌，见《大有》卦注释，引申为文明德化。其：《韵会》“指物之辞”。丑：也是方国名称，“郭老指出丑字‘是国族名’，‘此国族当在殷之东南’（《卜辞通纂考释》第一二八页），在今山东益都苏埠屯地区多次发现‘亚丑’铭文的铜器，其中有的是该国贵族大墓所出。”（胡厚宣《甲骨文与殷商史》第六九页）“有嘉”可能就在今安徽省嘉山附近地区，那里曾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据安徽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都处于周公东征的徐夷、淮夷等地带。

“离为火”，故有光明和文明的象征。《谦》卦对不谦之国进行征伐，那么，《离》卦为文明之卦，也就可能对不文明的方国，进行武力的征伐，或政治的攻势。而“王用出征”，有可能是为推行周天子的文明政治而展开文化攻势，致东夷小邦的“有嘉”，折服于周的文明德化，就连远在今山东益都附近的“丑”方，也得到周族文化的洗礼，海滨小国都接受了周王的德化，说明周的政权已基本稳固，所以，爻辞说“无咎”。

本卦与《复》卦的体裁，有近似点，就是前五爻辞义基本是纯自然的，只有最后一爻，才引申到人道上来。但都不脱离各该卦的主题思想，所以，文义仍是一贯而不支离破碎。

下 经

咸(卦三十一)

䷞ (下艮上兑)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彖》曰：“咸，感也”；《程氏易传》说：“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周易浅述》更说：咸是“无心之感，……若有心于感，则非《易》之道矣”。所谓“无心之感”，即不是有所企求的为感而感，也就是静感而不是动感。取：与“娶”通。

卦象“山上有泽”，《周易集解》引崔憬曰：“山高而降，泽下而升，山泽通气，咸之象也。”《周易》多借客观现象阐述人事，以兑为少女，艮为少男；由“山泽通气”而联想到少男少女双方的相感。

“艮为止”，“兑为悦”，少男随于少女之后，是“以高下下，以男下女”（《荀子·大略篇》），男虽主动就女，但能以理智克制（止）自己，行为不致越礼。因此得少女和悦相钦，卦象六爻皆应，正是双方交感、两心相通。所以卦辞说“咸亨”。

感动对方，必以正道，方为有利。因以正相感，所应亦正。否则，所应必邪佞小人。所以，卦辞要求“利贞（正）”。尤

其是男女之感，为寻求理想的终身伴侣，更须贞正，方可“取女吉”。反之，不以正道相感，获得的很可能是一个轻浮不正的对象。推而广之，朋友、君臣之间的相感，也莫不如此。

初六 咸其拇。

拇：《释文》“拇，子夏作跗”，《周易集解》引虞翻曰“拇，足大指也”。

初爻在一卦之下，故有足大指之象。初六处卦之初，所感尚浅，爻辞说只感及其足指，足指必依足行动，只及足指而未及足，“指虽小动，未移其足。”（《周易正义》）“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系辞下传》），因“未移其足”，是没有行动。所以，也不存在吉与不吉的问题。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腓：朱熹《周易本义》说：“腓，足肚也；欲行则先自动，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居：安处而不躁动。

六二位居初六“拇”上，故有“腓”象。腓，即小腿，性本躁动，当受到对方之感，便急躁妄动，不去冷静地观察对方，马上轻率应许，“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躁动则“凶”。

如果对对方之感，能冷静地细心观察，考虑周全，再作出决定，而不轻率行动，方保无悔，或可能感得理想的对象。所以，王弼注《易》云：“由躁故凶，居则吉矣。”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在腰下，正当九三处六爻之位。执：驾取，《淮南子·主术训》：“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随：足趾，孔颖达疏：“腓动则足随之，故谓足为随”；其“志在随人”（王弼注《易》）。

“咸其股”，说明感应的程度，只近一半，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便糊里糊涂地随人之感，盲目许诺，股动则足随，往必取吝。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孙星衍《周易集解》引刘氏曰：“憧憧，意未定也。”憧憧往来：意志摇曳不定，行为躁动不安。朋从：朋辈相从，意为成群结党。尔：与“迺”通，近也。尔思：即迺思，目光短浅而无远见卓识。

九四以刚居柔，处不当位，果能以正道相感，自可得“吉”而“悔亡”。然而，九四心地不纯，私心杂念颇多，交往处世，为感而感，虽也感得一些人的应与。终天成群结党、门庭若市，而所应皆举止轻浮、无远见卓识之人。所以，《程氏易传》云：“夫以屈虑之私心感物，所感狭矣。”

九五 咸其脢，无悔。

脢：《说文》“背肉也”，《于夏传》说“在脊曰脢”，马融说

“脢，背也”，有正的反面，和背后等意思。

交友之道，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而应想到今后长远方面，不要当面奉承、背后捣鬼；对方走红时有感情，背运时感情不衰，甚至更笃。这样处人处事，方可“无悔”。

上六 咸其辅颊舌。

辅颊舌：《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耳目之间称辅颊”，《说卦传》说“兑为口舌”。

上六爻居卦之最上，故有辅颊舌之象。“辅颊舌，皆所以言者。”（《周易本义》）

上六居兑之上，为兑之主爻，专以花言巧语取悦于人。《礼记·杂记》说“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荀子》也说“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自古以来，都鄙弃那些专以甜言蜜语去感人的人。

以上内三爻是被感者的态度：初六静心观察对方，而不轻举妄动，六二介乎动静两可之间，躁动则凶，静止则吉，九三太刚过急，往而取吝。

外三爻是以情去感人的：九四未能坚持正道，而急于求感，故未交到理想的朋友，九五思想、态度端正，不以势利相感，所以“无悔”，上六专以口头交友，是可鄙的。

恒(卦三十二)

䷟ (下巽上震)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与《咸》是卦体半圆环转型的偶列卦组。《恒》卦阐发了久与暂、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咸》卦“柔上而刚下”，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恒》卦“刚上而柔下”，才是正常性的永久之道，《咸》卦之体为少男少女，方处于相感阶段，一方“感应”另一方“以相与”，双方忸怩地“止而悦”，而《恒》卦之体已是长男长女，双方无猜忌地“巽而动”了，“犹长女承长男，夫妇同心而成家，久长之道也”（《周易集解》引郑□曰），是由“咸感”逐步达到久恒之谊而“刚柔皆应”，如果不能通达于恒久之谊，说明“咸感”于中途夭折。所以说“恒亨无咎”。即感而通达于恒久，是“感”有成效，当然“无咎”。

当初始咸感之时，要求“利贞”，感而达于恒久，仍须“利贞”，“利贞”的要求，并非权宜之计，而应永远坚持，善始善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此恒久的正道用于夫妇关系上，可使家道昌隆；用于朋友，则砥砺学业有成；用于君臣，可望国运大治。所以卦辞说既“利贞”，也“利有攸往”。否则，“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然而，“恒”，也不是绝对的，“易”中既有“不易”，“恒”中也有不恒。这是《周易》中的辩证之理。《程氏易传》云：“凡

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元人解蒙《易精蕴大义》云：“恒有二义：利贞者，不易之恒，所以体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所以尽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不以绝对化的观点去理解“恒”义，这在爻辞中也有所阐发。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集解》引虞翻曰：“浚，深也，初下称浚。”贞：正、固。

“恒”，是长期“量”的积累，故必由“渐”为正道，即通过“咸感”，方可达于“恒久”。初六处卦之初始阶段，对对方没有深刻的交往情谊，和一定的认识，便一见倾心，永结盟好，是违背人情、事物发展的常理的，尽管出于一片天真诚意，但这样下去，很可能得到相反的回报。所以是“贞凶”而“无攸利”。

九二 悔亡。

九二以刚居柔，失位有悔，因其处于下卦的中位，能以中道对待事情，不疾不徐，恰到好处，所以“悔亡”。《集解》引虞翻曰：“失位悔也，动而得正，处中多誉，故悔亡也。”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贞：《周易本义·乾卦》：“贞，正而固也”，也含有恒的意

思。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说不能持恒守信的人，有可能受到羞辱。不过，贞固地持恒守信的人，也难免遭逢羞吝。

本爻进一步发挥卦辞“利贞，利有攸往”的含义：既强调恒道，又不固执恒道。在一般情况下，应持恒守信利贞，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甚至必须变通、移易，以防酿成尾生抱梁之祸。

九四 田无禽。

田无禽：《程氏易传》说“如田猎而无禽兽之获”。

《恒》卦着重讲述恒固之道的，田猎而无禽兽，是否也要坚守恒固之道呢？古代寓言讥讽“守株待兔”之人，徒有恒心，又于事何补呢？

本爻是在上承九三爻意，进一步举例设问在“田无禽”的具体情况下，应如何执行恒道。九四是上震卦的主爻，性本好动，自然是转移他去，是恒中有不恒的辩证哲理。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德贞：即贞德；贞，《象传》云“从一而终也”。夫子：《尚书·泰誓中》“曷哉夫子”，孔传：“夫子谓将士。”也即保卫国王的臣民。

本爻是讲述常保从一而终之德，这对于妇女的封建道德来说，是值得称扬的，所以称“吉”。不过，这一“从一而终”的奴隶制残余的道德，已不适用于男性臣民，男性臣民应以

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岂可以顺从为恒也”（《程氏易传》）？所以，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以身殉，孔子称赞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又崔子问晏子何不殉庄公？晏子说：“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婢子也哉，其缙而从之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都源于本条爻辞。这个观点，较之奴隶制，确是一个进步，只是对妇女仍然苛刻。

上六 振恒，凶。

振：《释文》：“振，马云：‘动也’；郑云：‘摇落也’”；《周易本义》：“振者，动之速也。”

振则动而不稳，严重地违背了恒道；上六处上位而不能持恒，致失信于下，故“凶”。

本爻总结《恒》卦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而不必持恒，但从总的方面来说，“不恒其德”，毕竟不好。说明“恒”是常道，而不恒仅是行权。

遯(卦三十三)

䷠ (下艮上乾)遯，亨，小利贞。

遯：退。小：《集解》引虞翻曰“小，阴，谓二”，下二阴爻皆为“小”。贞：正、固。

人生活在社会上，一直在为生存而奋斗着，这个斗争，不仅是对自然界，而且在人的集体中。有时顺进而后退，这个退，是斗争的策略需要，但也有逆进而顺退的，例如，自然灾害的来临，或遇敌人侵犯，只有迎难而上，除害求存，等到斗争胜利了，便退而休息。总之，进与退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人生的征途上，是经常交替着的现象。

《恒》卦着重强调贞定专一，《遯》卦旨在阐发退处转移。退向何处？依靠什么？从《周易》卦体八种物质来看，只有“山”可以作为依恃。上古之人，穴居野处，人们往往退处于山洞之中。作为抗拒风雨虫兽等各种灾害的坚固屏障，直至今天，还流传有“靠山”这个词汇。所以，“上乾下艮”、“天下有山”的卦体，就是《遯》卦取名的根据。

《序卦传》：“遯者，退也。”而《集解》引郑玄曰：“遯，逃去之名也”，这就未免曲解了《遯》卦的积极意义，给贪生怕死、畏难苟安及自私享乐等不良的思想行为发了通行证，这样的“遯”，难道还能“亨”通美好吗？显然是不符合《遯》卦经旨的。文王周公，身居统治之尊，经历殷纣极乱之世，开创周朝开

国大业，从不畏避，绝对不会著书立说去鼓励“逃避”的。

那么，“遯”，为什么能行之“亨”通呢？因为它抑制不利的因素，支持有利的因素。从卦爻上看，四阳在上，二阴在下，就现象来说，是阳胜于阴，并居上而得势，足以制服二阴，但以发展观点来说，则形势有利于小人，两阴爻（小）初生于下，有渐长之势，而排逼着阳刚，因此，卦辞要求“小利贞”，并通过“遯”来实现。

万一小人得势，君子知机识微，早作退遯之计，以保存优势，待时再起，《系辞下传》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所以，“遯”而后得“亨”。即使处于顺利环境，“遯”也可以得“亨”。因为人的精力，随着人的衰老而减退，“小”字辈的新一代，在茁壮地成长，如不适时地退居交班，必因年老昏聩而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君子根据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而决定进退，适时交班退“遯”，也是求“亨”之道。为此，培养、要求“小”字辈成为正品的接班人，就成为重要的议题而提出来了。所以，卦辞要求“小利贞”。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遯：退让。尾：随于后，引申为迁就。厉：危、不利。

《周易本义》云：“遯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周易集解》引陆绩曰：“阴气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后，故曰遯尾也。避难当在前，而在后，故厉。”意思是说逃得慢了，掉在后面必有危险。换言之，国家有难时，逃得越快越好。这样理解《周易》，岂不成为笑话。在国家多事之秋，只顾个人安危，而逃避惟恐不速，这种卑劣行径，根本不是君子所为，更不合

《周易》经旨。

初六，是“小”的渐长之初步阶段，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初六好比是新生的“小”字辈，作为长辈的人，应处处先做出榜样，使小辈有所效仿，庶可成长为国家所期求的有用人才（小利贞）。“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颜氏家训·教子》）切不可退让迁就（遯尾）幼稚小辈的无理要求或错误行为，否则，必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本欲爱之，其实害之，故“厉”。爻辞反对这样的做法，警告说“勿用有攸往”。

《周易》作者在这里似已朦胧地觉察到人性的后天可塑性。

另一方面，初六又象征初进但尚未得势的小人，小人善于以虚伪行为去欺蒙世人，以达到其骗取荣誉、窃据权位的目的。当小人潜居于低位时，讲学论道、温恭俭让，如大奸似忠的王莽之流，虽君子也不乏其人退而“尾”之，替他揄扬推毂（尾），及其得势，流毒倾泻，天下多受其害（厉）。所以，爻辞说“不能这样做”。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把持，有约束之意。莫：与“谟”通，即谋划，《诗·小雅·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毛《传》：“莫，谋也。”胜：克制。说：与“脱”通。

对六二爻仍从两方面去理解：六二比之初六，已趋生长成熟的阶段，小辈已具有相当的思考能力和工作才干，但毕竟还欠老练，长辈仍应加强管教，进一步稳定其正当志趣，以期真正老练成熟，防其中途越轨脱范。

对反面的小人，更应严加约束（执之），用切实可行之法。即以牛革般的坚韧牢固的措施，控之于正道之内，不使其阴邪的一面浸长得势，庶可使社会安宁。

《周易大传今注》（简称《传注》，下同），云：“爻辞言：人用黄牛革绳绊豚之身，以防其走失，但豚物小力微，不能胜此革绳，以致不能行动，则宜解脱其绳，比喻人利用工具必须适合外物之条件。”并把各爻之义都和“猪”联系起来。《周易》若是讲绊缚小猪的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遯者，九三无应于上，与二相比，以阳附阴，系意在二，处遯之世，而意有所系，故曰系遯。”（《周易正义》）畜：容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杜氏注：“畜，犹容也”；又有取悦、讨好意思，《吕氏春秋·适威》“民善之，则畜也”，高诱注：“畜，好。”臣妾：指小人。吉：美好，引申为讨好。

当阴邪小人得势渐长之际，正人君子都不屑接近他们，而退遯远离。唯九三爻位皆刚，未免失之过刚，致知进而不退，违背了“遯之时义”，加之靠近初、二，阴阳异性相引，竟与小人藕断丝连，态度暧昧，身处应该退遯的时刻，心存依系小人的幻想，企图献媚讨好于小人以求“吉”，由于九三为艮止的主爻，不肯退遯远离，就必然要容畜于小人篱下以求生。当退不退，要与小人混在一道，必然得不到好的结局。所以说“有疾厉”。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美善退处。小人：阴邪无德之辈。

小人羽翼既丰，其势已成，其锋甚锐，大肆排斥正人君子，君子不与小人沆瀣一气，而退出政坛。这不但没有损、反而增添了君子在群众中的威望，强化了君子的号召力，为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贤能既退，小人更肆无忌惮，加速了社稷的倾败，而遭受国人的攻击，小人必身败名裂，君子将重返政坛。

九五 嘉遯，贞吉。

嘉：乐也，喜庆。贞：正。

九五阳刚中正，下应六二，刚柔相济，“当位而应”，进退得宜，居尊有功，四海称扬，小人既“否”，君子“正志”已遂，功成身退，声誉更嘉，朝野无不景钦。西汉开国元勋张子房，功成勇退，美名留传万古，可称“嘉遯”了。

上九 肥遯，无不利。

“肥者，宽裕自得之意”（《周易浅述》）。

上九位处外卦之巅，无应于内，心中自无留连。小人清除之后，继位也已得人，弊端既革，政清人和，民富国强，天下安定，各方可谓称意，诸事无不牵连。况且上九年齿高迈，精力有感不敷，鉴于历史上居民之上而老昏败事的，固不乏

其人，因此，及时退处，让位后贤，世人尊崇，名垂万古，于国于己，都无不利。岂止如张衡所料的“欲飞遯以保名”（《思玄赋》），简直是超凡“离俗”之举了。


本卦初六及六二两爻，对接班人的培养、要求，都很严格而不迁就，并持之以恒，不半途而废，所以能培育出好的接班人，为以后的退遯做好准备，而对不安分的小人，要求及早识别，勿为蒙蔽，并严格管教，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九三及九四两爻，是处于逆境之遯，九三私心杂念较重，不能与小人一刀两断，结果不好。九四原则性强，立场坚定，不同流合污，虽一时受挫，但真理在手，人民同情，而倍受称扬。所以说“好”。

九五及上九两爻，是处于顺境之遯，九五除奸目的既达，做到急流勇退，上九则于各方安排稳妥之后，年高力减之时，顺应新陈代谢的规律，欣然退处。

由上可知，本卦高度评价外三爻之遯，是积极而正义的，决不是什么消极的，也没有逃避现实，更不能用迷信观点去把《遯》卦曲解为享祭占卜之说。

大壮(卦三十四)

 (下乾上震)大壮，利贞。

壮：孙星衍《周易集解》引郑康成曰“壮，气力浸强之名”，王肃曰“壮，盛也”。大壮：《周易本义》：“大谓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

《大壮》与《遯》卦，是卦体半圆环转型的偶列卦组。《遯》卦论述退缩之道，退是为了聚拢实力，以期更好地前进。所以，步履蹒跚、年迈体弱的退位交班，年轻力壮的继起任事，促发着形势迅猛地向前，呈现出“大壮”气象。

卦体四阳联翩上进，逼迫行将危末的二阴，阳刚处势壮盛，如雷霆之威震于天上，此时，阴气衰退，阳刚盛长，阳称大，所以卦名“大壮”。内卦为乾，具刚健之质，外卦为震，有奋动之情，内刚健而外震动，有雷轰天外之势，奋激刚健之举，都呈“大壮”之象。

人处“大壮”之时，犹如“赳赳武夫”，很容易依恃自己的威势，去触禁犯险，恣意胡行。因此，更需有高度的自觉性克制自己，循规蹈矩，履正不偏。所以，卦辞要求“大壮利贞”。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足趾。孚：与“浮”通，有内质外露的意思；一作孚信。

初九居于全卦之下，故有“趾”象。又处于事物的初始阶段，位卑力弱，爻位皆刚，犹如人当少壮时期，个性刚暴，不善于克制和韬晦，很容易暴露（孚）自己，必然动辄得咎，所以说“征凶”。是其盛壮之气早已浮露于外的缘故。王弼注《易》说：“居下而用刚壮，以斯而进，穷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此说亦通。

九二 贞吉。

贞：正、固。

九二以刚居柔，处于下卦的中位，刚而能柔，刚柔适中，行动能有所克制，不致莽撞躁进，符合于卦辞“利贞”的要求，所以得吉。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古“网”字，《系辞下传》“作结绳而为罔罟”。贞：正，即统治者。厉：“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则曰厉也”（《程氏易传》）。羝：《说文》“牡羊也”，喻指“用壮”的小人。羸其角：《集解》引侯果曰“角被拘羸”，羸有拘意。

《周易本义》说“罔，无也，视有如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如此则虽正亦危矣”，“小人以壮败，君子以罔困”。它把“罔”字解释成“无”字，似有未妥。不应把“君子之过于勇”而等于“无”，果真等于“无”，那么，“正”也就不致“危”和“困”了。从“用罔”的措施和效果来看，显然不正确，又怎能说“虽正”

呢？而从“羝羊触藩”的爻义来看，“罔”字就是藩篱或网罗。

九三以刚爻居于刚位，难免失之过刚，且偏而不中，致上下皆采取刚暴手段，背离了“利贞”的卦德。居民上者政令失中，迫使人民（小人）反抗，而勇于“用壮”。这时，统治者正沉迷于“大壮”的淫威，不注重治本的德化，“处健之极，以阳处阳，用其壮者也。故小人用之以为壮，君子用之以为罗已者也。”（孙星衍《周易集解》注）

“小人用壮”，是迫于求生而被动的，责任在于“君子用罔”，使民不聊生，铤而走险。“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也指责统治者“用罔”是不仁道，正符合爻辞断言“贞厉”之义。

羝羊，指氐羌，商周时居于甘肃一带的民族。羊是羌人的崇拜图腾。而居于汧、陇一带的羌人，又是以公羊为其图腾。秦人为了把他们区别于其他羌人，便以“氐”称呼他们。古代“氐”通“羝”。爻辞已称他们为“氐羌”（即羝羊）。“羝羊触藩”，即氐羌族侵扰边陲；“羸其角”，即拘俘氐羌酋长及贵族。《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正是记氐羌犯边而被征服之事。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贞：正。决：裂断。羸：拘系。大舆：即大车。輹：车轴上的盖瓦，輹脱则车不能行，輹壮则车行无碍。

九四“乘刚本有悔，不用其壮，故贞吉”（《横渠易说》）。处“大壮”之时，人情振奋，统治者如能因势利导，措施得宜，

必可激进有为，而免无聊为暴。所以说“贞吉，悔亡”。

九四前临二阴，有藩篱裂断之象，前进毫无阻滞。所以说“藩决不羸”。

可能是由于“羝羊触藩”的缘故，终于扯破了殷商的“藩篱”，给周人在西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国力日趋强盛，形势一日千里，比象为“壮于大舆之輹”。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易：即狄，声通”（李镜池氏《周易通义》）。

六五以柔居中，柔中则不“用壮”，故不喜抵触，犹如“周人居豳时，被狄人侵迫，……在避狄迁居中，狄人抢掠了大量牛羊。……虽然丧失了许多羊，但迁岐后生产更加发展了”（同上书），国家从此兴盛，终得灭商而君临天下，形势“大壮”，坏事反变成了好事。所以“无悔”。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集解》引虞翻曰：“遂，进也。”艰：《释名》“艰，根也，如物根也”，根，固处于原生处而不宜转徙，引申为艰贞故土处。

上六阴居阴极，闇昧太甚，“大壮”之势已趋消尽，不能详言事理，进而不知返，妄触藩禁，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所以是“无攸利”。

这是周人扼制氏羌的情况，爻辞作者告诫氏羌：只可安

处于他们的本土，而不犯边，则可得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不敢轻举妄动，则无此患，故又曰艰则吉。”

晋(卦三十五)

䷢ (下坤上离)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集解》引虞翻曰：“晋，进也。”康：安也，侯果曰：康，美也。康侯：“能致一世于康宁之侯也”（《周易浅述》）：“天子镇抚诸侯以安之也”（《诚斋易传》）。锡：赐也。蕃庶：众多。三接：《集解》引侯果曰：“大行人职曰：诸公三飧、三问、三劳，……即天子三接诸侯之礼也。”

卦体下“坤为地”，上“离为日”，是日出于地平线上，有不断进升之势。所以，卦名叫“晋”。

国家得安邦定国贤臣（康侯），局势得以大定，社会发展迅猛，正是本卦所企求的蒸蒸日上之“晋”。天子对贡献颇大的安国“康侯，用锡马蕃庶”的重礼报施，“昼日三接”的热情相待。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记·周本纪》），对“康侯”必特殊青睞，卦辞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

时势多艰，必重刚而备武，安定趋治，则尚柔以修文。爻辞每扬阴而抑阳，求太平文治的贤臣。下卦坤顺为臣，三柔顺应形势，联袂上进，说明世平主圣，俊艾自至。

“锡马蕃庶”，是朝廷对贤臣“康侯”的赐予之丰厚，三柔联袂，报效国家，故朝廷有“昼日三接”之礼。

或说“康侯”就是康叔封，并非不可能。《仪礼·乡饮酒》

“乃合乐”条下注：“文王作邑于丰，以故地为卿士之采地，乃分为二国：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于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康侯当亦于此时受封。周初文献中，未见康叔称康侯字样，只有“康侯鼎”上有“康侯封”的字样。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认为“作（此鼎）器在克殷之前”。据《史记·卫康侯世家》《索隐》称：“康，畿内国名。宋衷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康叔受封为康侯，可能“是周代的第一个封国呢。所以，《康诰》里称他为‘孟侯’，孟者长也。……当是封国之时，王有锡马。”（《古史辨》第三册上编）“民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宠赐之至也。”（《程氏易传》）若康侯是康叔封，则卦辞的“晋”字应为动词，有晋升和宠任之意，句读应为：“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本卦与后面的《明夷》卦，是互为半圆覆转型的偶列卦组。本卦是下坤上离，明出地上，天下光明，贤能受到礼遇，君臣关系融洽，后者则相反，卦体下离上坤，明入地中，社会黑暗，贤能受到迫害，昏君自食其苦果。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摧如：《释文》“退也”，受压抑貌。罔孚：未得信任，初六“处卦之始，功业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孙星衍《周易集解》注）裕：缓也，又有宽厚丰伟等意。

初六“晋如”，有刚被引拔、初入仕途之象。阅历尚浅，诚信未孚（罔孚），处境很不得意，甚至有被排斥（摧如）的危险。如能守正无私，或可得吉；目前虽然未获信任，只要自强不息，任劳任怨，多作贡献，前途自然宽坦而无碍。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愁如：有警惕戒惧的心情。介：《集解》引虞翻曰：“介，大也。”介福：大的好处，九家易曰：“谓马与蕃庶之物是也”。王母：《尔雅·释亲》“父之妣为王母”，颜师古注《汉书·王莽传》云：“王母，君母。”

六二阴柔，居下卦中位，如柔顺中正之士，受知于六五柔中贤明的“王母”，工作兢兢业业，深得上峰器重，“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备受“王母”重贤任能的大福，“盖康叔帅师，……大妊嘉其功劳，命文王或武王锡之爵禄，故记之曰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康叔之初封于康，或即由于战功欤！”（高亨氏《周易古经今注》）

《周易本义》说“六二中正，上无应援，故欲进而愁”，又说“王母，指六五，盖享先妣之吉占”。把六二说为钻营之徒，并因此苦恼；二五虽非正应，但是，既享六五王母之吉，又说无应援：两说均有待商榷。

六三 众允，悔亡。

允：《集解》引虞翻曰：“允，信也。”

当时考核官员德业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倾听大家的反映如何。如果“不为众信，则取悔可必。”（《横渠易说》）然六三以柔居刚，刚柔得宜，深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故而“悔亡”。

这种考核制度，很值得借鉴。如果单凭上峰的印象好恶，

作为取舍官员的标准，必然导致下级专务阿谀而不求建树的陋习。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子夏传》及《周易集解》皆作“硕鼠”，九家易曰“硕鼠喻贪，谓四也”，“三阴皆在己下，势必上进，故其心畏忌之。贪而畏人者，鼫鼠也。”（《程氏易传》）贞：正也，指统治者。厉：危。

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不中不正，位居上层而性贪婪，酷似《诗经·魏风·硕鼠》所说的五技俱差（飞不上屋、缘不升木、泗不渡水、走不绝人、藏不覆身），贪禄窃位，鲜廉寡耻，性刚善咬，厌恶光明的官吏。这种人进而得势，不仅是官场上的耻辱，也证明君主昏庸，民心必将涣散，国家必将衰亡。所以说“贞厉”。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得勿恤：不患得患失。往：前往。

六五居上离卦的中位，为明之主，犹如居于地上的太阳。太阳每天运行不息，今晚落下去（失），明早又从东飞来（得），降而复升，所以“悔亡”。如期升降，已成规律，不劳杞人担忧，所以“失得勿恤”。如此运行下去，昼夜交替，人们劳逸有节，当然“吉无不利”。

由上述客观自然现象，而联系到社会人事上，宦海沉浮，本有悔吝，六五以明居中，刚柔相济，自可“悔亡”。失得

皆不萦系于心，只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样做去，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吉无不利”。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集解》引虞翻曰“在首上称角”，角性喜触。维：通“惟”。伐邑：征伐邑国，引申为触犯别人。厉：《正韵》《韵会》皆释厉为垂饰，如“鞶厉”即带垂；《诗·小雅·都人士》“垂带而厉”。毛《传》：“厉，带之垂者”，引申为下垂。贞：固，引申为固执。

角而晋进，有触斗之象，晋至上九阳刚极端，物极则反，为官求晋者已不如初始必由正途，而是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种头上有角、喜触好斗的人，并不是好官吏，后果必“吝”。如果垂而不触、埋头实干的，必然是“吉”而“无咎”的好官。

综观本卦各爻，初六新晋，积极肯干，六二兢兢业业，六三政声卓著，大家称扬，六五英明无私，惟九四与上九两刚爻，官声狼藉，被人鄙视：可见为官尚柔，以宽和待民，如用刚道，必作威作福，为丛驱雀。

明夷(卦三十六)

 (下离上坤)明夷，利艰贞。

明夷：《集解》引虞翻曰“夷，伤也”，“明入地中，故伤也”。艰贞：危难时坚贞以应。

卦体下“离为日”，上“坤为地”，是太阳落于地平线下的夜晚的景象。古人喜阳恶阴，特别厌恶黑夜，每当太阳落入地下(明入地中)，即恐惧警戒，害怕毒蛇猛兽来侵袭，而加强防御措施。因有备而无患，所以说“利艰贞”。

这一自然事理，联系到社会问题上，则“明入地中”，象征社会黑暗、明哲见伤，是卦体离(明)坠陷坤(地)之下所构成的意象。所以卦名“明夷”。

上六居阴暗之极，踞于下明之上，是上昏暗而压抑下明，如明臣而遇暗主，不仅治国之才难以施展，而有随时可能遭到暴君迫害的危险，犹如黑夜防范毒蛇猛兽般地去加意戒备，与暗主周旋，或可幸免其害。所以说：当“明夷”之世，为臣下者如不助纣为虐，必须“利艰贞”。“时虽至暗，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贞坚固守其贞正之德。”(《周易正义》)

卦辞作者经历殷纣暴虐统治有感而发。故《彖传》联想到文王与箕子等人的处境；《象传》也提出了对付暴虐统治的措施。说明历史鄙弃暴君而同情贤能。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明哲被迫害。飞：高飞，引申为凌云壮志。翼：翅膀，凌云飞翔的重要器官。君子：明哲之人。三：泛指多的数字。主人：朝廷君主或臣僚。言：议论；谴责。

《程氏易传》：“九，阳明上升者也。”初九处于明夷黑暗之世，其壮志凌云，欲奋发有为，（明夷于飞）无奈遭受暗君及其爪牙摧残，心伤志挫，才干难施，如垂折其翼，而不能有为。与其尸位素餐，莫如及早离去，于是“君子于（远）行”，决然不食嗟来之食，如伯夷置身海滨，箕子狂佯于市。无论从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君臣关系来说，这种弃官他去的行为，都会遭致昏君的不满，或舆论的指责。所以说“主人有言”。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夷：伤也。左：不协调，如相左。股：下体，六二居下之象，引申为股肱辅臣。拯：救援。马壮：形容快速有力。

六二居下卦的中位，是忠于职守的正臣，因上与六五昏暗之君不成正应，所以有“左”象。言既不听，计也不从，志更不得行。虽处于重要的股肱之位，仍不免因忠言逆耳而遭受昏君疑忌，政见相左，终被其害。文王不满于帝纣的暴行，被囚于羑里，正是“夷于左股”，处境危急，必须赶快设法、大力营救，方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所以说“用拯马壮，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南：南方，光明之地，引申为光明、冠冕堂皇。狩：田猎，这里指君王的田猎。得：遂志、如愿以逞。大首：指君王。疾：厌恶，憎恨，如疾恶如仇。“贞：谓宜安定也”（《周易尚氏学》），有不露声色的意思。

贤明被伤于昏暴君王的“南狩”之行，这是陷害贤明的阴谋。所以称“南狩”。贤明既受夷伤，正实现了（得）暴君（大首）的夙愿。犹如夏桀拘汤于夏台，纣诱拘季历、文王父子，汉高擒韩信于云梦等故事。贤者处于这种淫威下，决不可流露出丝毫的不满情绪（不可疾），而应不露声色、守正如常（贞），以消缓暴君疑忌之心。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左者：隐僻之所”（《周易浅述》），犹言思想深处。获：得到，这里意为探知。明夷之心：昏君迫害贤明的阴谋。

此爻所指，“《大全》以微子之行遽言之。微子，纣至亲，故知纣幽僻之事，至悉知其心意，决不可辅，故去之也。”（《周易浅述》）

六四已入坤卦之体，“坤为腹”，是心意之所在；六四也是明而见伤的君子，现已接近于六五暗主了，以忠顺之明臣，近昏暗之暴君，接触愈近，愈洞察其明夷不良之心，深知冰炭难合，终于离去国门而远走。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周易尚氏学》读为“孩子”，“孩子谓纣”。明夷：聪明被掩而昏暗。利贞：贞，正；纠正则有利。

“六五天子位，孩子之明夷，谓纣昏蒙”，“盖文王与微子不欲明斥纣，故以孩子为代名。犹《麦秀》之歌谓狡童也。”（《周易尚氏学》）

爻辞指出：殷纣昏暗糊涂，致明智混灭。如能纠正过来，则有利。

《传注》说：“箕子猎得明雉，结果吉利，故筮遇此爻，乃吉利之占问。（初九、六二、九三、六四皆记箕子猎得明雉之过程。）”似嫌论据不足。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上六以阴居阴，处坤阴之极，昏暗尤甚。所以，爻辞说“不明”而“晦”。《大全》以此爻为纣的故事。《周易浅述》说：“以六爻言之，则上一爻为暗君。”昏暴之君，无不于初期玩弄权术，当骗得宝座、君临天下（初登于天），便骄横日增，而昏聩残暴（不明，晦），蜕变为戕害贤明的独夫，结果不利于国家民族，自己也身败名裂（后入于地）。所以，应劭曰：“初登于天者，言以善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汉书·杜邺传》注引）

前面《晋》卦是明臣遇贤君而相得益彰；《明夷》卦却是明臣遇暗主而惨遭迫害。对《晋卦·上九》的佞臣，还能寄予

“厉吉”悔改的希望，而对“失则”的昏君，只有“坠入于地”的绝路一条，别无他途。这可能是周革殷命的重要理论根据。

家人(卦三十七)

䷤ (下离上巽)家人，利女贞。

家人：古义是家庭的负责人，爻辞以为是家庭人员的安排管理。贞：正，即负责人；后衍化为正确的操行。

关于“家人”卦名之义，研《易》者每不求甚解，故古义湮没。多以为“家人，一家之人也”(《周易浅述》)，这是不符合卦名取义的。

卦体下离为中女，上巽为长女，如果说这长女和中女就组织成“一家之人”，是不可思议的。从卦辞“利女贞”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卦体只有长女中女来看，“家人”之义应是“家庭负责人”的缩语，似是母权制的遗迹。

卦体突出女性为家庭代表，卦辞也说：家庭负责人，最好由女性来担任方为有利。《集解》引马融曰：“家人，以女为奥主”，即以女性为家室之主。

此外，本卦卦体“长女中女各得其正”(《集解》)，以女性为当权者。又离为火在下，巽为风在上，是风从火中出而窜升于火上，有吹火助燃之象。火燃之时，因风吹而炽烈，火旺之后，必蒸焰而生风，风架火势，火助风威，内外相成，有如家人。火因风旺，又象征家庭兴旺之貌。这又是后来对卦象的发挥。

一个正常家庭的组成，有男有女，各有分工，互相资助，

凭借血缘关系结合起来，不仅有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子女等亲情，更重要的是相互间有完全确定的依存关系，并承担着延续人类的崇高义务。我国西周时代，是宗法家庭制度，有其浓厚的封建性，构成了当时的社会实质。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是一个小政体，也是一个微观社会，随着封建家长制家庭的出现和发展，社会也就进入了成文历史的阶段，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发展和趋向完善。本卦的爻辞就是在这样的社会 and 思想基础上撰写的。它强调家庭法规的严肃性，和男女内外有别，明礼义、正人伦。明显看出，社会已由氏族进到家族、父权取代母权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客观上，有利于对后代的优生、优育，和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及稳定社会秩序。

父权制的家庭，对外以男为代表，内部由女来负责，家内的兴衰治乱，直接说明了女主人的治家正确程度。这是进入父权制后，人们对卦辞“利女贞”义蕴的理解。

初九 闲有家，悔亡。

闲：门内有木，可以控制门户，故有防范之意。有：拥有、保有；友善。

对家庭的防闲管理，是重要、严肃，而不容忽视的日常大事，不仅是“朝朝防火，夜夜防贼”，时刻注意子弟的品德修养等等，而且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措施和诀窍。“俗谚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初九以刚居刚，得位于初，处于家庭刚建立时，就能及早防闲。防闲得宜，则有其家，自可悔吝消亡。

由此可见，其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好坏，首先薰陶着子女成员，比起学校和社会的有形教育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是孩子接触社会的第一站，家长又是孩子的首任、长期的义务导师，居于“疏不间亲”的优越地位，起着先入为主的决定作用，如能防闲得宜、教导有方，必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无愧悔。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进也，《大壮》：“不能退，不能遂。”中馈：泛指家中烹饪杂务。贞：正、固。

六二居中且正，柔顺当位，安娴贞静，不轻举妄动，无非分企求。所以说“无攸遂”。

六二又是内离卦文明的主爻，有贤淑主妇之象，不仅有巽顺美德，又确能胜任“中馈”等家庭事宜，是巽顺的内助、正家的贤妇。

本爻的实质是：“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见《后汉书·杨震传》）、“妇人无敢自遂也”（郑玄注）。“周人从不甿时代就开始了父系制，在古公时代产生出来的宗法制度，更加强了对于女性的奴役”（《李亚农史论集》下），爻辞正反映出周族限制妇女干政的思想。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集解》引侯果曰：“嗃嗃，严也”，即严厉。悔厉：意为失于严厉、太严厉了。嘻嘻：《集解》引侯果曰：“嘻嘻，

笑也”，含乐以忘形的贬义。

九三以刚居刚，虽属当位，似嫌失之太刚（悔厉）；对家庭成员过分严厉，人情上未免难堪，然而，家规严肃，使家庭成员行为守正，避免可以避免的事故发主。因此，作“为一家之长”的九三，“与其渎也，宁过乎严”，“虽嗃嗃悔厉，犹得去也”（《集解》引王弼注）。不然，父子失道，兄弟阋墙，嘻戏拍肩，纵情败度，虽然貌似和乐，其实成何体统！结果必有羞吝。

六四 富家，大吉。

富：宽裕，又与“福”通。富家：使家庭富裕幸福。

六四已进入上卦，从家庭管理的角度看，她是襄助九五掌理家庭大事的角色，六四阴爻又居阴位，有当位之象，既是阴爻，故有管家主妇之象，能谨于收藏，慎于出纳，家道必然宽裕幸福。阴本“主利”，又“顺在位”，必然“富家”，故得“大吉”。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凭借，《淮南子·主术训》：“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有：通“友”。恤：忧。

西周宗法制时代，君王对于家和国，是没有原则区别的，君王家于一国，国就是家，君臣关系也是血缘关系。君王与公侯之间，非伯即舅，在朝廷为君王，在家族为大宗，国与家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所以，家也就是国，是微观政体，

家主在家庭里也具有“王”的意义。国王、家长也没有原则的区别。当然，这个家是指“大宗”而言，并非分支小宗和现代的小家庭；分支小宗只是大宗之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五下应六二，刚柔皆得位居中，上下互应，有家族雍睦之象。“王”有这样美满幸福的“家”为依托，又何愁之有！

西周分封亲族，使周家统治了全国，家族能团结无间，国家也就可望太平。所以是“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孚：信。终：到底，如有始有终。

上九“以阳居尊，故威如”（《横渠易说》），象征家长宗法制得到顺利地贯彻推行，故“终吉”。

初九闲于始，上九慎于终，且刚居柔位，故持家以正，严肃中有和乐，和乐中有严肃，和严互济，张弛得宜，故有孚信于家。有信则有威。上九处一卦之终，仍能保持威信，善始善终，所以称“吉”。

初与三两爻家教谨严，二与四两爻内助得人，五与上两爻家道大正。家为国之基，家道正则国可太平。

睽(卦三十八)

䷥ (下兑上离)睽，小事吉。

睽：乖离不合。小：有低下之意，如下官即小官，又是“大”的反义词。

本卦与《家人》卦是卦体半圆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睽，乖离而不相亲。从卦体上看，下卦为泽，上卦为火，泽动愈下，火动愈上，性志不同，互不交感。又泽为少女，火为中女，同属阴性之卦，同性相斥而不相引，二女同居，各有所恋，皆是乖离不合之象。所以卦名称“睽”。

然而，火性上炎，泽性下润，志虽不同，却互不相犯，而各安所处，这就具备了合的可能性。如果两经卦上下颠倒为“泽火革”，就不可能互不相犯，而必相犯互革了。

事物多具两面性，睽中可以有合，睽久可以深化合的程度，又所谓分久必合，这些都说明睽和合的辩证关系。

天与地虽然睽隔万里，但生长万物的功能却配合得相当默契。男女性别虽然不同，又有人为的礼教制约，但心有灵犀，可以相通。万物有各种不同的形体、功用、名称，但仍可按其共性归纳组合：说明睽与合既对立又统一。

事物都在运动变化着，并向其相反的方面演进，睽也毫无例外地向合的方面转化，往往是异而能同，或存异求同，即求大同而存小异，小的事情可以睽异。所以，卦辞说“睽，小

事吉”，小事之睽，允许保留。

卦体上离为明，象征上层统治者的开明，下兑为悦，象征下层人民拥戴开明的统治，故有由睽而合的可能。说明上层俯就、宽容下层的部分睽异，就能获得好的结果。这是卦体“二五相应，君阴臣阳，君而应臣，故小事吉”（《集解》引郑□曰）。可见由睽转合，还需上层主动。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丧：亡失。马：“乾为马”，故乾阳之爻称马。恶人：指不与己应的九四爻。无咎：不宜指责。

初九与九四两爻，皆乾阳之爻，乖离而不相应，故有“丧马”之象。若逐之急，则去之远，而不易返转，譬如人处盛怒之下，往往失去阴阳理智，这时，不宜急于深劝，待其怒消，自可转圜。所以说“丧马，勿逐自复”。

初九与九四，阳爻性刚，同性相斥，意见颇有睽异，初九以为九四陷于二阴之中，行为必然不端。所以目为“恶人”。对待所谓“恶人”的正确态度是：求大同、存小异，方可由睽转合。否则，指责太甚，必然扩大睽距。所以，爻辞要求：“见恶人，无咎。”后来，孔子继承和发挥这点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主：指上离卦之主爻、六五爻。巷：不是正大之路，而是小道，《增韵》说：“直曰街，曲曰巷。”

九二与六五，分居内外两卦的中位，一刚一柔，刚柔相引，理应由睽转合，六五既为上离卦的主爻，九二将前往求合，很可能为下兑卦的六三阻挠，所以不得不曲道以求通。故有“遇主于巷”之象。九二曲折“柔进”，设法从侧面通情，竭力消除误会，是无可咎责的。如果从正面疏通，或急于求成，必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蔺相如耐心创造条件，以微妙的方法，终于感动廉颇，这种处睽求合的方法，体现了正与奇、经与权和街与巷的辩证关系。所以“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舆：众人，如舆论即众人的议论，这里指九二及九四等爻。曳：拖。牛：乘骑以行之畜。掣：拽。其人：指上九的对象六三。天：古髡刑。且：连用以指两事同时并进。劓：割鼻之刑。天且劓：髡刑与割鼻同时进行，引申为既揪头发又括鼻子。

六三以柔居刚，又陷于九二、九四两个阴爻之中；六三是下兑卦的主爻，兑为少女，故六三代表少女，她本是上九爻的正应，自当属意于上九。由于六三为兑悦之主，性格随和，不拘细节，又处于上下二阳之间，虽然六三“竹本无心”，却因此偏生多少枝叶，使上九对六三产生了错觉和误解，认为九二、九四这班小伙子（舆），和其意中人有拉拉扯扯的关系，不免产生醋感。其实，“三居二刚之间，处不得其所安，其见侵陵可知矣”（《程氏易传》），六三虽想出行，通情于上九，因九二、九四等“曳其牛、掣其人”，致挪动不得，这就更

加深了六三与上九之间的鸿沟，气得上九揪她的头发、括她的鼻子（天且劓），双方大闹一场。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仇”，误会一经消释，即可言归于好，矛盾终得解决。所以说“无初有终”。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九四乘承皆阴，下无应与，乖刺孤独。故称睽孤。遇：契合。交：互相。厉：恶鬼称厉，《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杜氏注：“厉，鬼也”。这里指初九所谓“恶人”的九四被诅咒的恶称。

九四乘承皆阴爻，不与己同，下面初九，也非正应，上下无亲，睽世独处，故称“睽孤”。九四陷入六三、六五两个阴爻之中，颇有刚柔相得之象，致初九视九四为“恶人”而轻蔑之。时过境迁，心气渐趋和平，九四再与初九（元夫）会晤，双方互相谅解（遇）、加深信任（交孚），当初被初九骂为“恶人”、“睽孤”、“厉”鬼的九四，至此“无咎”了。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宗：《程氏易传》：“厥宗：其党也；谓九二正应也。”王弼注：“阳者，阴之所宗也，二阳居中，为五阴之宗。”噬肤：咬肤之肉，咬必疼痛，故引申为所疼爱的人。往：前进。

六五以柔居刚，处非其位，可能有悔。但因居中用柔，又下与九二为正应，刚柔相济，故得“悔亡”。九二既是六五的正应，故有“厥宗”之象。双方关系本很密切，只因一时误会，

而睽隔不欢，内部出现分裂，犹如自噬其肤，实为“亲者痛”之事。既经九二侧面通情，真象当已大白，六五柔中，离“为大腹”，虚怀若谷，故能主动屈尊“往”就，明主贤臣，很快消除了睽隔，又“何咎”之有？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睽孤：性情乖异孤僻。涂：泥污。鬼：喻人的思想不光明。“载鬼一车：言其以无为有，妄之极也”（《程氏易传》）。弧：木弓。说：通“脱”；《集解》引虞翻曰：“说，犹置也。”寇：仇敌。婚媾：犹婚姻，如夫妻、亲戚等皆是。往：前往，趋就。雨：阴阳和而雨泽降，所以，“雨”是阴阳调和的结果；引申为关系和谐、矛盾解决。

上九居于上离卦之极，自信聪明，细察秋毫。其实，明极则暗，察极则昏，神经过敏，疑神见鬼，特别瞩目于其正应的六三身上，六三本是对他钟情的少女，上九原也对她爱之深，因而察之细、疑之甚、恨之切，恍惚若见六三不贞，如同浑身泥炭的“负涂”之猪，满腹狐疑，将无作有，“载鬼一车”，遂致积疑成忿，而“先张之弧”（弧张有睽甚之象），直欲置六三于死地而后快。经过六三委婉陈情于下，上九长期观察于上，终于悔悟，而“后说之弧”，双方不但不是仇敌，却是亲密挚友。所以说“匪寇婚媾”。上九至此深感内疚，急欲通好于对方面前“往”。如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必阴阳和而雨泽降，睽隔的矛盾得到解决。所以说“遇雨则吉”。

本卦分述三种睽合情况：初与四如朋友之睽，二与五如

君臣之睽，三与上如夫妻之睽。都是一时的误会，不是什么大是大非，更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是应该、也是可以存异求同、由睽而合的。正如卦辞所说的“睽，小事吉”。

蹇(卦三十九)

 (下艮上坎)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彖传》：“蹇，难也，险在前也。”见：看见，通“现”，表现：两义并存。大人：周初酋长也称大人。贞：正。

卦体下“艮为山”，上“坎为水”，是“山上有水”之象。“山上有水”，很可能造成山洪暴发，泛滥成灾。所以卦名称“蹇”。

《蹇》卦之体，表现出自然界的危难之象，作者由此而联想到当时社会上的危难形势。殷末之世，“小民方兴，相为敌讎”（《尚书·微子》），社会一片混乱，加之殷人对付东夷之乱，筋疲力竭，殷王朝正处于蹇难之时，这对位处西南的周族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与此相反，对位处东北的殷商王朝，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卦辞说“蹇，利西南，不利东北”。

蹇难的社会，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望着能有杰出人物来解除人民的倒悬之苦。文王正是满怀灭殷救民的大志，处处表现出济世救民的“大人”姿态，广罗人才，笼络民心，奉行正道，以德感人，回顾《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就是与纣争民的策略，与此正相发明。所以卦辞又说“利见大人，贞吉”。

虞翻以所谓“文王后天八卦方位”来解释本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之义说：“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周易集解》）。查《蹇》卦之体，根本没有“坤卦”；且《周易》八卦，本以“乾为天”，“坤为地”，乾坤对立，根本不是坤在西南。“坤，西南卦”，此说与《周易》“古经”毫无瓜葛。因此，虞说是不足为据的。

初六 往蹇，来誉。

往：去也，引申为排除。来：招徕。誉：通“豫”，意为安乐，闻一多氏说与“趋”通，《说文》：“趋，安行也。”皆含安乐之意。

初六处蹇之初，首先考虑行动大目标：摆脱蹇难，使蹇难一去而不复返，而化险为夷、转忧为喜。要之，当社会蹇难之际，必须竭力靖难，以迎来安乐之世。

王弼注：“睹险而止，以待其时，故往则遇蹇，来则得誉”，未免消极无为，朱熹的《周易本义》说“往遇蹇，来得誉”，就更消极了。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蹇：蹇，难也，蹇蹇，有反复多次蹈险犯难之义。匪：同“非”。躬：自身。故：《广雅·释诂》“事也”。

六二是迭经患难考验，忠贞不二之臣，上与九五为正应，竭力挽救时艰，无私无畏，蹈难犯险，个人安危，在所不计。所以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正如《集解》引侯果曰：“志在

匡弼，匪惜其躬”，也就是说：“其蹇蹇者，非为身之故也”。
(《程氏易传》)

爻意还含有夙夜在公，不谋私利之说。

从卦、爻辞的不同内涵，可以看出前者写于灭殷之前，后者写于君临天下之世。

九三 往蹇来反。

来反：《集解》引虞翻曰：“反身据二，故来反也。”反，有回还之义。

六二是中正济蹇之臣，品德令人仰慕，当蹇难之际，就连性格艮(九三为下艮之主爻)强、压抑六二的九三，这时也认识到了六二的忠贞，激于义感，抛弃前嫌，团结合作，共同济蹇。如《诗·小雅·常棣》所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务”，九三在大矛盾前主动放弃了小矛盾，增强了济蹇的力量，是有希望排除蹇难的。所以说“往蹇来反”。

九三已濒临于上坎蹇难的边缘，为了更有力地抗排危难，渡过难关，必须后退一步，联合六二，所谓将斗者爪缩，将奋者翼伏，寓进于退，欲进先退，这也是辩证的。

九三为下艮卦的主爻，艮为止，故九三“见险而能止”。这个“止”，是制止而不是停止，所以，《彖传》赞美说：“知矣哉！”若如玉弼注所说“进则入险，来则得位”，则是宋高宗的卑退逻辑，是不合作者积极奋发的思想的。

六四 往蹇来连。

来连：“来则与在下之众相连合也。”(《程氏易传》)

团结就是力量。当险难之时，为了排除险难（往蹇），只靠各别分散的力量，是很难成功的。六四已涉入坎险之境，必须招徕、联络多方面的力量，协同一致，方可获胜。

武王伐纣时，纠合了庸、蜀、羌、髡、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八百诸侯也率师来会，致实力大增、士气大振，一举而克。

九五 大蹇朋来。

大蹇：阳称大，坎为险，九五阳爻陷于上下二阴之中，故呈“大蹇”之象。朋：同类为朋，又指多数。

“大蹇”，是阳刚遭遇着非常的险难。处此险难之时，获得多数人前来支援，共同济险，这是六四“来连”的结果。又《集解》引干宝曰：“在险之中，而当王位，故曰大蹇。此盖以托文王为纣所囚也。承上、据四、应二，众阴并进，此盖以托四臣以权智相救也。”

文王与纣明争暗斗之际，辛甲、胶鬲等许多殷商重臣，纷纷逃入周地，助周灭纣，也是“大蹇朋来”之象。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往：已经远离，故古昔称往，《荀子·解蔽》“不慕往”，杨倞注：“往，古昔也。”往蹇：蹇难已经远离。硕：大。

物极必反，是事理之常。“蹇”至极则险难可除，险难除（往蹇）则大好形势（硕）必接踵联翩而来。

痛定思痛，蹇难既除，即应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堵塞

致蹇之由，处理蹇难的善后事宜，务使兴难之人得到惩罚，受难之人得到抚慰，才能使蹇难一去永不复返，大好形势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又是“往蹇来硕”的深一层的意义。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英明正确的领导。否则，必然被胜利冲昏头脑，如《明夷·上六爻》那样，使胜利的欢笑变为更大的蹇难，吉又化为凶了。所以，爻辞最后强调“利见大人”，以免“以暴易暴”，重蹈殷纣的覆辙。作者垂戒深远，不可不察。

作者总体思想是止乱求治，本卦尤为突出，六爻分叙止蹇的情况：初爻即立志排蹇，二爻赞忠心济蹇，三爻能舍私见而合力济蹇，四爻注重统战、团结众力以济蹇，五爻赢得众望、群擎易举，上爻止蹇成功。六爻皆立足于“正”，所以卦辞说“利见大人，贞吉”。

解(卦四十)

䷧ (下坎上震)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解放，引申为解放事业或解放战争。西南：周初根据地所处的相对方位，周族的代称。无所往：无出路，没前途，引申为形势不利。有攸往：“无所往”的反义词。夙：早，引申为快速。

《解》与《蹇》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前卦有蹇难，后卦求解除。

《解》与《屯》又是经卦互换上下位置，《屯》是下震上坎，《解》是下坎上震。当“云雷屯”之时，云雨在上而将下，震动在下而欲上，风云变幻，形势混乱，故呈“不宁”之象。待到《解》“险以动”，雷既得上，雨亦得下而“雷雨作”，险象随之解除，迎来的是明朗的晴天。卦象“险动乎外，故谓之免；免险则解，故谓之解”（王弼注）。这里体现了《易》“穷则变，变则通”的辩证之理。

《蹇》卦阐述周人在纣的残暴统治下的危难情况，周人为了摆脱殷纣的残暴统治，必须全力争取解放。作者从卦象“雷雨作”中体察到天地能从严冬中解脱出来，那么，周人也该能从殷纣的严酷统治下得到解放。作者因著卦辞说：致力于“解”放事业，则有“利”于我们“西南”周族。如果情况不利，

即不可继续推进(无所往)，而暂时退回根据地来好了（其来复吉）；一旦形势有利(有攸往)，那就赶快(即早)前进以取胜(夙吉)。

卦辞很象是周初的革命策略。

初六 无咎。

初六位刚而爻柔。当天下解放之初，本可显耀威风，报复夙仇，初六却舍刚而用柔，宽和以处事，而不以暴易暴，如此处解，故得“无咎”。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打猎。三：泛指多数。狐：本是善疑之兽，这里引申为疑虑。得：适合。黄：中色，引申为中道。矢：正直，《尚书·盘庚上》“出矢言”，孔传：“出正直之言”。

九二居于下卦之中位，有“得中道”之象，又刚居柔位，外刚正而内宽和。蹇难既解，人们心情初得舒展，然忧虑还未消除，急待做好工作，以期彻底解除人们内心隐伏着的种种疑团。然而，如果措施失当，容易适得其反。九二刚柔适中，能运用正确(贞)的方法，去矫正以往的偏颇，使冤者得伸、屈者得直，悔者获得赦宥，使人们心中的许多疑虑（三狐）得到消释。所以说“田获三狐”。由于措施的适中、正直，因而得吉。

初爻用中道恢复正常秩序，二爻又以中道消除了很多疑团，都强调以正确的中道去求解。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背负，贪多故有背负。乘：坐车。致寇：招致盗贼。
贞：尊者，统治者。

六三以阴居阳，是无才而踞高位，不称其职，当权力到手时，复又贪财。古时统治者乘车，故“乘”亦代表掌权者。而贪财多者又必背负。“负”重“乘”车，不合事理，“乘”车背“负”，惹人眼红，“盗思夺之矣”（《系辞上传》）。帝尧不贪，则许由不愿受禅，秦皇奢侈，则刘项欲取代之。因而“致寇至”了。结果，秦不二传，遂失其国，为天下笑。所以说“贞吝”。小人掌权则贪，“贪以致寇也”（《横渠易说》）。“解”不持正，必悖入悖出。

二爻能解除人们的疑虑和矛盾，这是统治者的取吉之道，所以爻辞说“贞吉”；与此相反，三爻行为不正，违背了“解”道，增加了人们的怨恨，这是统治者自讨没趣，所以爻辞说“贞吝”。一字之差，吉吝分明，何去何从，不待言喻。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而：你，指初六爻；《左传》昭公二十年：“余知而无罪也”，杜氏注：“而，女（汝）也。”拇：足趾，位居最下，亦指初六而言。朋：多数。斯：是，为；《诗·小雅·采薇》“彼路斯何”？高亨《诗经今注》：“斯，犹是也。”孚：信，为人所信服，如深孚众望。

九四为阳刚震动的主爻，已经进入上卦，脱离了下卦坎

险之境，正是《彖传》所说的“险以动，动而免乎险”，终于实现了“解”。九四与初六为正应，初六又居全卦的最下层，故有足趾(拇)之象。足趾居下主行动，比如下层迫切求解，九四正应初六之求，迅速行动起来，把“解”道一直推行到最基层，所以说“解而拇”。从而取得了广大人民的信赖。所以说“朋至斯孚”。

周文王推行“解”道，先在下面解放了许多小国，也是“解而拇”之象；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确可说“朋至斯孚”了。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统治者。维：因为，《诗·郑风·狡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袁梅《诗经译注》：“维——因。为了。由于。”有：《玉篇》“取也”。孚：诚信，信用。小人：指广大群众，被统治者。

六五是贤明中正之君，下应九二阳刚有德之臣，刚柔相济，君臣同心，他们因为采取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的措施(君子维有解)，并收到了良好的实效(吉)。所以，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服和拥戴(有孚于小人)。

周在灭殷的战争中，就解放了一大批奴隶，或许是爻辞所说的历史背景之一。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与“功”通，《诗·灵台》“矇眊奏公”，《白孔六帖》作

“蒙眛奏功”；《诗·小雅·六月》“克奏肤公”，毛传：“公，功也。”用：因为，由于。射隼：射，逐取；隼，九家易曰：“隼，鸷鸟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高墉：高的城墙，借指殷都和纣所居的鹿台。

周武王所发动的解放战争，所以能宣告彻底胜利、建此奇“功”，是由于(用)逐取暴君(射隼)“于”殷都鹿台(高墉)“之上”而“获之”，从而铲除了祸乱的根源，所以说“无不利”。

损(卦四十一)

䷨ (下兑上艮)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有孚：取得信用；有，《玉篇》“取也”。可：可以，能够。贞：正确、固持。曷之用：曷，何不；之，意为“这”，引申为这样；用，施行。此句意思是说“何不这样施行”。二簋：二，有“次”和“少”两个意思；簋，古代食器，形如有耳或无耳的圆盂，质有瓦、铜两种；二簋，是瓦陶质食器，或两个菜肴，这已是够减损的了。因为在当时的燕享习俗来说，“少则二簋，多则十二簋”(见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字说》)。享：祭祀或燕享。

《程氏易传》说：“山体高，泽体深，下深则上益高，为损下益上之义；又泽在山下，其气上通，润及草木百物，是损下而益上也；又下为兑悦，三爻皆上应，是悦以奉上，亦损下益上之义。”

本卦六爻，阴阳等分，具有乾坤两经卦的完整构件，只是下乾卦的上爻升移于上坤卦之上，作者以为是“损下益上”之象，并基于下层的情况，而定卦名为“损”。损九三为六三，益上六为上九，使上坤下乾之体，变为上艮下兑。

卦体上艮为阳，下兑为阴，是由于损乾之实、益坤之虚而形成的。只损下卦中的一爻，只益上卦中的一爻，说明损

下是有节制的，益上也不是使之无限充盈，只是保证必需公用，是臣民对国家应尽的一项义务。《蹇》《解》之后，大难既解，百废待兴，需费浩繁，这是人民所深知和乐于资助的（有孚）。上层既不肯征暴敛，有节知止（艮为止），下民又乐于为国分忧、踊跃捐纳（兑为悦）。所以说“损，有孚，元吉，无咎”。

人民乐于“损下益上”的积极情绪，统治者应当予以珍惜、巩固和发扬。所以卦辞又说“可贞，利有攸往”。

为要珍惜、巩固和发扬人民的“损下益上”的积极情绪，应珍惜人民的供奉，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财力，并付诸行动，譬如祭祀或燕享宾客，用丑一点的餐具、数量少一点的菜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卦辞最后说“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唐太宗认为：“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颇明《损》卦之理。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周易本义》“音以”，《集韵》说是“卒事之词”。已事：即事情完成；“事”指农业生产之事，《墨子·非儒下》：斥儒家“倍本弃事而安息傲”，《国语·周语上》说“王事唯农是务”，“夫民之大事在农”。遄：《集解》引虞翻曰：“遄，速。”

初九阳刚，上应六四，上下皆当位，刚柔正相济，根本利益既同，官民同心为国；六四是阴爻虚象，急待补益，故初九当农事刚完（已事）之时，立即向六四（遄往）交纳贡赋；这是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交纳之后则内心坦然（无咎）。

何况这点贡赋并不是繁重的，对于农民来说，也只是“酌损之”。

《释文》：虞翻已作祀，后人多从之，其实不然。从《损》的对立卦《益·初九爻》之义来看，本指农耕之事，可知“已”并不是“祀”。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贞：正而固，喻指不滥征敛。征：“贞”的反义词，有前进之意，引申为征敛不止。

九二刚中，上应六五柔中之主，故能刚柔得体、中正不阿(贞)。当“损”之世，“三已损矣，二不宜再损，故利于‘贞’定也”(《周易尚氏学》)。如果九二躁进以迎合上意，必多额外的苛求，则民不堪命了。所以说：“利贞；征凶。”所幸九二并不去苛剥下民以求媚上，而是注意保持下层的元气，不苛征繁敛损害人民(弗损)；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不苛剥人民，民富而国强，这实际是对统治者有利。要之，不损人民，即有益于统治者，所以说“弗损；益之”。冯谖为孟尝君焚毁债券的事，也可作为“弗损；益之”的注脚。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三人：《集解》引虞翻曰“《泰》乾三爻为三人”，王弼注“谓六三以上三阴也”，《程氏易传》“谓下三阳，上三阴”。说法各异，虞说较妥。一人：指升于上爻的原九三。友：《周易尚氏学》“阳以阴为友”。

从卦体上看，下面乾卦三阳，象征三人同行，现损九三以益上六（虞翻说“损初之上”，恐误）。故有“三人行，则损一人”之象，九三上益上六，则上六变为上九，九三变为六三，即三个阳爻，损去一个，而引来一个阴爻，阳遇阴来，故有“一人行，则得其友”之象，一人上行是“损下益上”的正确行动，否则，三阳仍居于下，则下刚而上柔、下实而上虚，必然不利于国，也就不利于己。这是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去联想《泰》与《损》卦体的关系，而写此爻辞的。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程氏易传》：“疾谓疾病、不善也。”遄：速，指初九“已事遄往”者。

六四以柔居柔，适当其位，居民之上，是受益的统治层，能“惩忿窒欲”，迅速减损过错，“有孚”于人民，使初九“已事遄往”者感到喜慰，而无所怨咎，六四能做到这点，自然也就无须咎责了。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倘若，假定词。十朋之龟：龟，是古代货币，《周易本义》说“十朋之龟，大宝也”，喻指较多的贡赋。弗克违：不反对。

古代以三为多数，数至十就表示更多了。由于六五正确执行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裕民政策，使人民悦服而乐于输纳，即便“益之十朋之龟”，也不以负担沉重而表示反

对。这个政权能得到人民的如此信赖和拥护，确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爻辞说“元吉”。

《诗·大雅·灵台》说文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百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就是“弗克违”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得臣：“谓得人心归服。”（《程氏易传》）无家：谓统治者已得天下，不另外聚敛留为己用。《汉书·五行志》谷永谏成帝说：“《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置私田于民间”，颇失为君之道。

上九为刚明之质，艮止之主，居“损”之极。刚明则心地正直，以民为本，不贪不暴；艮止则节用强本，爱惜人力物力，“惩忿窒欲”而不浪费；损极则知反而为益，主动减轻人民负担，推行裕民政治，人民大受其益。所以说“弗损益之”。上九措施正确，得民拥戴。所以“无咎，贞吉”。上九能长期坚持这一正道，处处为天下臣民着想，而不聚敛无度、积蓄私财；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全无家计后顾之忧。所以说“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卦四十二)

䷩ (下震上巽)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与《损》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其内涵有对立和互通的辩证关系。

“《益》卦震下巽上，以卦象言之，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所以为‘益’”(《周易浅述》)。

卦体下震上巽，下阳上阴，下动而上顺，是上不违下，故上能自损以益下。以国家来说，益下则万民感德，乐为效命，国家一旦有难，军民必同舟共济，稳渡难关。所以卦辞说“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卦体下“震为雷”，上“巽为风”，雷动而下，则雨泽降，风散于上，则天气晴，如雨旸时若，万物无不受益。当原卦体处于“天地否”之时，下民十室九空(下坤虚象)，至此，皆嗷嗷待哺(下震象)，上层能顺应急其所急(上巽象)，拨国库之实(“否”时上乾实象)救助人民。从卦爻上看，已损上卦的九四为六四，以益下卦的初六为初九，下民殷富则知爱上，又何往而不利？何险而不克？

《损》卦要求“可贞”，才能“利有攸往”，而《益》卦则是无条件的“利有攸往”，更“利涉大川”。“损下益上”，则有限制，“损上益下”，则无任何附加条件，作者的关心民瘼是显而易见的。

《损》与《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损》卦是取之于民，那么，《益》卦是又用之于民了。

《损》《益》爻位互为倒覆，《损》卦二爻为阳，五爻为阴，下有余而上不足，故需损下以益上，至《益》卦则二爻为阴，五爻为阳，上有余而下又不足，故需损上以益下。损中既有益，益中也有损，且互为损益，取有余而补不足。这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隐约地体现出作者有均富思想。

《系辞下传》说：“《损》以远害，《益》以兴利”，言虽简约而道理深邃，在于细心探求。

本卦内三爻谈益政措施，外三爻讲益政的后果。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大作：《集解》引虞翻曰“大作，谓耕播耒耨之利”，孔疏：“谓兴作大事也”；指农业生产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项和工程。

当“损上益下”之时，各项措施，无不有利于群众。唯两利相权从其重，为了长远之计，把资金多用于促进农业生产的项目上去，或以工代赈，救济了人民的暂时困难，使其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统一起来了，人民必能乐于效力，而获致理想的成果。所以说：“元吉，无咎。”这就是前引《系辞》所说的“《益》以兴利”的内容之一。

《周易本义》说：“初虽居下，然当益下之时，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报效，故利用为大作，必元吉，然后得无咎。”又说：“下本不当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他把“为大作”说成是下民的所想，而不是上级的意图，是不符

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又说下民不报效，则“不足以塞咎”，恐也不是《益》卦作者的思想。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贞：正固、贞定。享于帝：王者对其祖先报本性的大祭，这时王者的心情，是真诚无邪的；殷周之际，对其祖先往往称“帝”。

六二为虚中柔顺之民，处于“益”世之时，本来不存覬覦求益之念；而外卦的九五，却常怀益民之心，无时忽释（弗克违），不单对初九益之“为大作”，还又给六二以相当多的资助，唯恐下民经济不敷，的确如同对待其祖先那样的虔诚，所以有“王用享于帝”之象，这和孔子所主张的“使民如承大祭”之义相通。

用这样的态度来关心、支持人民，即使付出较多的代价，亦乐于付给而“弗克违”；不仅如此，还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奉行，所以说“永贞吉”。

《损》卦益上无“永贞”要求，《益》卦益下则要求“永贞吉”，即经常施益于民，不可一曝十寒，才是取吉之道。可见作者之用心。

九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遭遇不幸之事。有孚：有，取也；孚，信也；即

取信于人。中行：不偏不倚的正确措施。告：宣告、报告。公：与“功”通（见《解·上六》注）。告公：即“告厥成功”，（《尚书·禹贡》）。圭：古代贵族朝聘时用圭为礼器，《周礼·春官·典瑞》说“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郑玄注：“执（圭）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时使者持节矣，恤者，闾府库振救之，凡瑞节归又执以反命”；殷帝武乙也曾因大水凶灾浸害王都，用圭告古公亶父求救。

对于遭受水、火、虫、旱、风、雹及死伤病残、鳏寡孤独等天灾人祸的“凶事”，务使受灾者获得补益，不致因此而困危，这种正确措施，足可取信于民。所以爻辞说“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

“凶事”既受补益，有利于天下安宁，此前既“用圭”告急，现在故又“用圭”宣告其成功（告公）。

此爻远述大禹治水成功，有益于天下，致“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的故事，近述“文王发政施仁”，拯救“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尚书·禹贡》、《孟子·梁惠王下》）的故事。荀悦说：“吉而济，凶而救之，谓之益”。（《申鉴·俗嫌》）就是说，当人民处于顺境时，要很好地帮助扶持他们搞好生产、发展经济；当人民有困难和灾患的时候，更需大力救援，使脱逆境；这就叫做“益”。《周易》正是主张这样做的。请看：

初爻是用以工代赈的形式，支持人民大搞有利于生产的建设，做到目前与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六二是用正常投资的形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六三是以救济天灾人祸的形式，予以补益。三者形式不一，措施各异，根据具体情况，酌行其宜。所以，《彖传》说：“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孔子曾说周公旦对下施恩惠厚，用民力

平，收租赋轻，从本卦来看，或许不是粉饰和虚构的吧。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告公从：《程氏易传》说“告公而获从”，告其成功，而使下顺从。

国以民为本，得众则得国，益下则众从，这都是固本之道。本固则国有所依，六四下应初九阳刚，刚柔相接，又皆得位，故能按中道行事，处处考虑照顾人民的利益，因而获得了臣民的拥护和追随；先周在这方面做得颇为成功，如公刘“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诗·大雅·公刘》毛传），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山之阳，人民也都乐于依附而随迁；“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尚书·多士》序）“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尔小子，乃兴从尔迁”（《尚书·多士》）。这些都体现出本爻“迁国”之义。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孚：有，取；孚，信，即取得信用。惠心勿问：惠，赐予；心，心意、思想感情；勿，莫、不要；问，馈赠、以实物赠予；此句意为重在双方情感上的水乳交融，而不计较财物的轻重。惠：此惠意为顺从，《诗·邶风·燕燕》：“终温且惠”，《传》：“惠，顺也。”我：爻辞作者自称。德：道义、德政。

九五，帝王之位，能推行益民的措施，致获得人民的信赖，所以“有孚”。果能在政治方面待人民以仁厚，给人民以关怀（惠心），即使没有经济方面的支持（勿问），也是很好的了（元吉）。投桃报李，种瓜得瓜，既已取得人民的信赖，人民必能给我以真诚的拥护。所以说：“有孚，惠我德。”即真心顺从我以德治天下的要求。

本爻前句说统治者爱民，后句说臣民被感动而爱戴统治者。正是风雷互益之象。孔子可能缘此而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君臣关系理论。

闻一多氏说：“惠问皆施与之谓，唯以德施曰惠，以财施曰问耳。‘惠心勿问’者，以德惠人而不用财物，与《论语·尧曰》：‘君子惠而不费’义同。”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所言甚是，录作参考。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不。或：又，《诗·小雅·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郑笺：“立监使视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击：敲打、戕害。之：两“之”皆指臣民。恒：持久，稳定。

上九阳爻居于阴位，处《益》卦之极，又不当位，故不能善始善终地坚持贯彻益民的政策，而无益于人民，又向人民苛索无度，损害人民的切身利益。所以说“莫益之，或击之”。这是由于上九没有主见，中途变卦，违背了“永贞吉”的要求，而不予益民，致人民陷于穷而无告、朝不虑夕的危地。“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荀子·哀公》）所以是“凶”。

六四、九五能以民为本，真诚益民，而得人民欢心；上九则把益民作为窃取高位的手段，既登高位，便不再益民，或更害民，不知“载舟覆舟”之理，结果必凶。

夬(卦四十三)

䷪ (下乾上兑)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集解》引郑□曰：“夬，决也”，虞翻曰：“阳决阴。”扬：《集解》引郑□曰：“扬，越也。”王庭：即朝廷，最高统治机构。孚：信。号：口号，命令。厉：危害。告自邑：告，控诉；自邑，自己的都邑，《集解》引干宝曰：“殷民告周以纣无道。”即：立刻。戎：征伐，《尚书·泰誓中》“戎商必克”，孔传释“戎”曰：“以兵诛。”往：后，将来，如自今以往，引申为以待来日。利有攸往：意为宜等待一段时间。

卦体下面五阳盛长，必将决去最上一阴；象征殷周之际，许多贤明之人，都与阴险而孤立于上的纣王决绝，决心诛纣以除害，这时，乾阳之君暂处下位，殷纣独夫“扬于王庭”，乾阳之君终必取而代之。所以卦名为“夬”。

卦象“泽上于天”，如水聚于高处，时有溃决之虞，又如水蒸气已升发郁结于上空，和乾阳之气两不融洽，所以呈现“夬”象。五阳在下，一阴在上，阴柔虽属少数，但居最上，正是阴邪得势，凌驾于“王庭”之上，“柔乘五刚”，奸恶得以“王庭”的名义，向下发号施令，因而危害性就特别严重，所以说：“孚号有厉”，《彖传》也说：“其危乃光(广)也”。这种反常的现象，是阳刚所不能容忍的，故很多“殷民告纣以无道”(告

自邑)，本当起而为民除害，立即兴兵诛纣，但就目前形势来看，还“不利即尚兵戎”（《集解》引荀爽语），而应继续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所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服事殷，卦辞“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正体现了文王当时的战略思想。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初九爻位皆刚，志刚而居下位，力量有所不及，只因过刚性躁，而又初涉社会，天真幼稚，不谙谋略，竟盲目硬拼，莽撞躁进（壮于前趾），而遭失败（往不胜），这是策略上的错误，所以“为咎”。正如《周易本义》所说“居下任壮，不胜宜矣”。

这爻可能是说文王继位之初，因急于报杀父之仇，曾一度兴兵伐殷而失败的历史教训。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惕号：警惕上层的号令是否正确，而不盲目应从。莫：与“暮”通。莫夜：即暮夜，夜晚，喻指时局黑暗。戎：通“从”，相助，《诗·小雅·棠棣》“烝也无戎”，毛传：“戎，相也。”恤：忧。

九二爻刚位柔，居下卦之中位，如处下而未得时的贤明之君，刚柔适中，处于黑暗世道（莫夜），能提高警惕，巧妙地与上六暗君周旋，而不盲从助纣为虐（惕号），从而获得多数人的赞助（有戎），故虽处黑暗之世，又何恤之有！

文王虽被拘羑里，却深知殷纣顾虑他的声望之高、助力

之盛，而不敢轻易加害，故安心演《易》（可能在阅读“殷易”政治说教）而不忧惧。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集解》引翟□曰：“頄，面也。”夬：决也。夬夬：决而又决。独行遇雨：《集解》引荀爽曰：“谓（三）一爻独上，与阴相应，为阴所施，故遇雨也。”濡：柔顺。有：通“又”，《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愠：通“蕴”，含蓄，又含怒为愠。

九三以刚居刚，在下卦之上，极端反对奸恶的行径，很容易使自己忿恨的情绪流露于脸上，这也很容易惹动奸恶的反思恨，甚至遭到他的暗算而致丧身。所以说：“壮于頄，有凶。”

九三处于五个阳爻的中间，在这五阳爻中唯独三爻与上爻为正应，故九三与上六能联系得上。上六阴爻为兑泽的主爻，有云雨之象，既遇九三阳爻来应，阴阳接和而雨泽遂降，所以，九三“独行遇雨”。

九三如果真的心与上六“夬夬”决绝，不系私爱，何妨从思想上与上六划清界限，不与同流合污，而在行动上与上六接近，貌似合作，心存图谋，含愤事奸，欲决故亲，“若濡有愠”。这很可能引起外界舆论的谴责，不过，等到决去阴柔之时，真相自可大白而使群疑尽释。这是又一种除奸方式，目的都是除奸，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说“无咎”。

此爻似指周公盟胶鬲、胶鬲比妲己而亡殷的故事。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次且：欲行不进貌。闻：名声。言：说话或说话的语气。
信：通“伸”。不信：有卑屈意。

九四位近九五，地位显要，并握有实权，惜乎九四爻刚位柔，不中不正（位不当也），虽厌恶上六奸邪，却未能翦除。

此爻之义好象《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的故事。可以想见，当时微子因社稷危亡而居不安席（臀无肤），欲行又止，但不得不前（其行次且）的畏罪和腼腆的交杂心情和难堪状况。牵羊、把茅膝行而前，表现出低声下气、卑躬屈己，申明弃纣归周之意，以求获得武王的宽宥而得“悔亡”。作为亡国之臣的微子，再不象当年那样名望显赫、谈吐激昂了，所以说“闻、言不信”。写此以教育周人居安思危。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今所谓马齿苋是也”（《程氏易传》），又名商陆，感受阴气而生，质地非常柔脆而肥。夬夬：即决之又决，彻底决绝。

爻辞主张对感受阴气而生的柔脆物——喻指殷顽——应与之彻底决绝，不留隐患，即“苋陆夬夬”之义。但也不是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分别对待，可以转化瓦解，促其重“作新

民”。庶几符合于“中行”之道，而得“无咎”。

上六 无号，终有凶。

无号：号令因失正而不行，致无可呼号。

上六阴邪，长期倒行逆施，致众叛亲离，无人响应而陷于孤立。号令不行、无可呼号，党尽援绝，终归消灭。所以爻辞说“无号，终有凶”。

此爻好象是说殷纣倒行逆施，自绝于人民，终为历史所唾弃。

《夬》卦与《剥》卦阴阳爻截然相反，《剥》卦上面仅余一个阳刚，处于悬崖之际，但其结果是“硕果不食”、“君子得舆”，阳刚终于胜利了。《夬》卦则不然，上面仅余一个阴柔，也处于悬崖之际，但其结果是“刚长乃终也”（《彖传》）、“无号终有凶”，阴柔彻底完结了。由此也可见《周易》作者的观点是：扶阳抑阴、喜正恶邪的。

姤(卦四十四)

䷫ (下巽上乾)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集解》引郑□曰：“姤，遇也”。《彖传》曰：“柔遇刚也”。女：阴柔。壮：盛长。取女：取，选取，引申为崇尚、重视；取女即崇尚阴柔。

《姤》与《夬》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沈括《梦溪笔谈》说：《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坤》一变生《姤》。可知《姤》是坤阴第一次变化出现。

卦体上“乾为天”，下“巽为风”，风行天下，挠拂万物，无物不遇，故呈“遇”象。姤，就是遇，是一阴柔爻来居于卦下，与五个阳刚爻相遇，即《彖传》所谓“柔遇刚也”。男为阳刚，女为阴柔，现在一阴初生于下，以发展观点来看，阴柔必然由下而上，逐渐进长，排剥着阳刚，有阴来剥阳、女来剥男之象。所以说“女壮”。

作者从喜阳恶阴的心理和男尊女卑的观点出发，见“阴息剥阳，以柔变刚，故勿用取女。”（《集解》引虞翻语）

前面《夬》卦阴柔发展至极端，暴露出它的阴险残暴的消极一面，而被阳刚消灭了，即矛盾被解决了。从辩证观点看，旧的矛盾被解决，新的矛盾又会产生，人们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发展壮大起来。《夬》《姤》两卦以粗线条勾画出这个模

式来。由于《夬·上六》阴柔的残暴，使作者喜阳恶阴的心理更加敏感，刚见一阴初生于下，“后以施命诰四方”，“勿用取女”，并在各爻中采取了一些具体的相应措施：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系：结系拴缚。柅：《广雅》：“止也”，孔疏：“马云：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引申为遏止使静之义。贞：安静固定。往：以后，引申为发展下去。见：通“现”，显露、出现。羸：瘦弱；拘系缠绕；两义并存。孚：通“浮”，浮躁不安。蹢躅：举足上下跑地，挣扎欲脱之态。

初六阴柔初现，即宜适当控制、优养羁縻于卑位，方是取吉之道。如果放纵，听其发展下去（有攸往），一旦得势抬头（见），那就不好了（凶）。

阴柔势力如能守正而不妄动，社会秩序可望安定，于国于民，都吉无不利（贞吉）。然而，安静多是相对的，事物总是在不停地变化、发展着，阴柔并不甘久居卑位，虽处于严格控制之下，亦不免在作寻求挣脱的动作。当新生事物初现之时，旧有的势力还很顽固，新生事物力量较微，往往动辄受制，而产生不安的情绪。初六初生力弱，犹如瘦弱的猪，被拘系控制在圈栏里，无法挣脱，只有浮躁不安地蹄跑蹬跳。所以说“羸豕孚蹢躅”。如果蹢躅不休，总有一天会挣脱羁绊。

卦象初阴被制于五个阳刚之下，如车受制于柅而无法前进之象；五阳齐制一阴，是强固有力的，所以说“系于金柅”。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裹束包围。鱼：《集解》引虞翻曰：“鱼谓初阴。”宾：客人，引申为受尊重的对象。

九二阳刚中正，能识别阴柔并妥慎处置，虽与初六接近，却能大度包容它，而又约束防闲它，也不给它以崇荣。阴邪既已得到抑制、包束，而没有脱范，所以说“包有鱼，无咎”。

宾，是客人、客卿或参与帝王祭祀大典的重臣，皆属被主人尊重的对象。如果把初六这样阴柔小人尊崇于“宾”的地位，那就不符合抑阴扶阳之道了，而阴柔小人的得势，也必为害于社会。所以说“不利宾”，即不利于把初六作为“宾”来对待。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三爻位皆刚，未免失之过刚，处位又不中正，在对待初六阴柔的态度上，暧昧不明、宠抑不定，措施也动而不稳、行而不果，如“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象。这时，初六阴柔虽然还没有摆脱阳刚的控制，但九三的动摇不坚的态度，肯定是有利于阴柔的错误行为，只不过目前还没有使这种错误表面化罢了。所以说“厉，无大咎”。“无大咎”，并不等于无咎。

九四 包无鱼，起，凶。

起：引拔任用；摆脱抑制而得发展。

九四与初六为正应，存心袒庇，九四位居上层权要之地，所以有权庇护，不仅对初六阴鱼不加包束（包无鱼），而且对初六阴柔大加引拔，致初六阴柔小人“起”而得势，后患必然无穷。所以说“起，凶”。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正义》说：“马云：杞，大木也”；《周易浅述》也说：杞是“高大坚实之木”；借喻为九五尊贵高大的形象。“瓜：柔蔓之物，初阴在下，有瓜象”（《周易浅述》）。陨：落也，引申为贬抑。天：指九五统治者。

以九五中正高美之质（杞），来包束初六低下之物（瓜），故呈“以杞包瓜”之象。体现了九五的大度容物的内在美德，所以说：“含章”。如果初六不能珍惜自爱，反以九五之宽厚为可欺，而堕落不恭、逞其阴邪之性，则九五将有权力申行其天讨，故有“有陨自天”之象。

九五对阴柔初六，既有包容之度量，又有扼制的权力，真所谓“天下可运于掌”，确有“含章”之美。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角：居上而喜触之物。

《姤》卦的主要卦旨是：“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即适当抑制阴柔，不让阴性得逞的宗旨，而不是要把阴柔初六消除，陷阳刚于绝对化之中。上九连刚不止，已达极端，而失之过刚，毫无宽柔之道，性暴喜触，动辄角斗，所以有“姤其角”

之象。如此暴虐，很不得人心，实为羞“吝”。由于上九处位超越九五至尊，有角喜触，又有谁能当面责难他呢？爻辞所谓“无咎”，实为无人敢咎之义，而不是真的“无咎”。或说：羞吝“由己致之，故无所归咎”（《程氏易传》），也有道理。这是上九远隔阴柔、有刚无柔所致，可见阴柔之性并不是毫无作用的。上九不识此道，执极而失中，以致“姤其角”。“搯其角，斗争之象也”（《闻一多全集》），也是取“吝”之道也。居高位者不可不慎、不察！

萃(卦四十五)

 (下坤上兑)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彖传》说：“萃，聚也。”假：凭借。庙：宗庙，是王者用以祭祀、聚众、会议的场所，也是王权存在的象征。见：古“现”字。大人：有威信的酋长。亨：前一“亨”，与“享”通，燕享，指宴款宾客，引申为以爵禄赐臣僚；后一“亨”，意为美好亨通。大牲：大，有高厚之义；牲，食用的家畜，《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郑玄注：“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大牲，喻指较高的爵禄待遇。

卦象是“泽上于地”，即地上有泽，说明水潦为患，应该设法引聚，使有归依，不致泛滥成灾；进而加以利用，变害为利。

九五阳刚居上卦之中位，六二阴柔居下卦之中位，与上卦九五为正应，上下接合而阴有所附。由前面的水泽之聚，进而联想到卦爻之聚，作者更由卦爻之聚，引申到社会力量之聚上面。“大人”或国君，“利用宗庙为联系血族成员的工具，宗庙遂成了精神上共同尊崇的中心。还由于继承制的关系，主祭宗庙的人遂成了族人实际上共同尊崇的中心”（金景芳《古史论集·论宗法制度》）。可见周人建立宗庙，借以进行祭享宴乐，笼络宗族人心、加深君臣情谊，把本族本国的

人团结起来，并凭借宗庙祭祀共商大事，以求统一意志、集思广益。所以说“萃，亨”。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个杰出人物来组织领导，所以说“王假有庙，利见大人”。这才能保证美好大业的建立，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所以又说“亨，利贞”。既然国人已萃聚、人心已统一了，社会也稳定了，就必须致力于搞好生产、繁荣经济上面去，使国家经济力量雄厚，臣僚待遇提高，人民生活富裕：各方面都能获得较多的好处，才能使国家强盛、统治稳固而长治久安。所以卦辞又说“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社会日益兴旺发达(利有攸往)，是《萃》卦强调“萃”的终极目的。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有孚：取得信任。不终：没有止尽。乃：前一有“如果”之义，后一为“于是”之义。若：意为假如。号：召唤、命令。一握：聚五指为一而如拳击状，引申为聚集各方力量以迎战。为：则，《庄子·寓言》：“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勿：不。恤：忧。咎：怨恨，《尚书·西伯戡黎》：“殷始咎周。”

初六位处最下的基础之位，是柔顺的基本群众，由于领导英明，而对政府信赖，爱国的忠贞之心，坚定不移、与日俱增而不（不终），一旦国家有警（乃乱），马上整装待命（乃萃），如果上级发布出征命令（若号），便集合出征（一握），愉快地（为笑）、不顾一切地（勿恤）勇往直前（往），即使献出生

命，也心甘情愿，而无所怨尤（无咎）。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杓？

引：呼引、引荐。用：疑问代词，犹“何”，表示反诘。汉王符《潜夫论·贤难》：“而用及治乎”？彭铎校正：“用”，读为“庸”，犹“何”也。又“犹何用也”。详《蛊·六五》注。杓：祭神求福。用杓：即何须祭神求佑？

六二位居下层而秉性中正，上与九五为正应，所以特别关心时政。当国难临头之际，能把救国之责引为己任，主动呼引、团结同志、引荐贤能，只要大家坚定必胜信心（孚），同心协力，共济时艰，自然“吉”而“无咎”了。如能因此而干功立业，博得人民与国家的信赖（孚），国家定会给予相应的荣誉和爵禄报酬，以为奖劝，则不须祈求而功名自至。所以说：“孚乃利。”何须去求神保佑赐福（用杓）？下级萃聚同志以挽救狂澜，上级萃聚荣禄以赏劝功臣，体现了卦辞所说的“用大牲吉”。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爻柔而位刚，才弱而位高，不中不正，又无应与，意志动摇不定，当“萃”之世，不去团结各方力量，而嗟叹无策，是非常不利的，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所幸六三紧靠九四，刚柔相接，在危急之时，终能往靠九四阳刚，刚柔互济，取长补短，幸得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往，无咎”。

由于六三曾经意志动摇，遭人非议，内心难免自责，虽

已往靠九四，得以“无咎”，但每思及此，不无“小吝”。

九四 大，吉，无咎。

大：与“泰”、“太”通，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不作‘太’，亦不作‘泰’”，这里的“大”即“泰”之古字，意为社会通畅平安美好。

九四近承九五，又居上卦，有大臣之象。刚居柔位，明智而宽和，上承九五，下比众阴，颇得人和，能更好地萃聚人力物力，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需要，终能使社会转危为安，由否而泰，自然是“吉”而“无咎”了。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有：拥有、保有。位：指九五的尊位、上卦的中位、以刚居刚的当位等。匪孚：失去信誉。元：原本。贞：正。

九五位处至尊，阳明中正，当“萃”之时，能注意做好团结、统战工作，致天下归心、六二感动，呼朋引类而来，群力靖难，局势转安，而得稳居高位（萃有位）。靖难而太平之后，有的便无所用心而安枕忘忧（无咎），这是得天下者的一种态度。还有人在取得或稳定尊位之后，便傲慢骄横起来，“己德不行”（王弼注），而大失民望（匪孚），这是得天下者的第二种态度。还有的在取得天下之后，仍能保持原先长期所坚守的正确作风（元永贞），致国运昌隆、悔吝消亡（悔亡），这是得天下者的又一种态度。只有第三种态度才得到“悔亡”的结局。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赍咨：叹息。涕洟：痛哭流涕。

九五爻辞已分析了得位者的三种结局，任凭统治者自己选取，中等人主获得前者，仅可“无咎”，下等人主获得“匪孚”而失信于民，上等人主获得后者，可使悔吝消亡。

上六阴暗至极，无位失应，正是“匪孚”的下君，很不善于萃聚，不萃则民穷财尽、众叛亲离，致居高位而无辅，无辅则危而不安，一着不当而棋输满盘，难怪上六要连声嗟叹、痛哭流涕了（赍咨涕洟）。这只能怨恨自己昏聩糊涂，自食苦果，别的还能责怪谁呢？所以说“无咎”，即无所怨咎。《集解》引荀爽曰：此爻“若夏之后封东娄公于杞，殷之后封微子于宋，去其骨肉，臣服异姓……。”叹息流涕，有何补益。

内三爻皆萃世的人民：初六是乐于响应萃聚的，六二是呼朋引类前来萃聚的，六三则萃而不坚，立场摇摆。说明大多数积极响应萃政的。外三爻是上层执行萃政的：九四是贯彻萃政卓有成效的，九五是以其贯彻的程度来决定其好坏，上六不善于萃聚之道，致族散国亡。

升(卦四十六)

䷭(下巽上坤)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提高，上升。元亨：最为美好。用：以，因。大人：杰出的人物。恤：忧虑。南：向阳而光明的方位，向上和文明的象征，古代(八卦)地图方位皆以南为上。征：前进。南征：《升》乃巽木之卦，木必向阳升长，含“南征”义，即向着光明或文明的领域迈进；又有向上之意，如力求上进；上进，即南征的现代口语。

《升》卦与前《萃》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卦体下“巽为木”，初六爻是巽的主爻，也即“木”的象征，各爻由初而升，逐爻发展向上，“巽为木”在“坤为地”之下，犹如木在地下，发芽上升而由地下露出土上，由低到高，所以卦名叫“升”。

卦辞由“地中生木”而成参天大树的自然现象，而联想到先周的发展情况。从太王到文王，周族出现了很多的杰出人物，致国运步步上升，卦辞把这段“元亨”美好的形势，归功于“用见大人”。虽然曾出现过令人担心的事件，如太王被戎狄逼迫而南迁，终于化险为夷、解除忧虑(勿恤)，并因此而居岐之阳，奠定了周国的强固基础而得吉。周族的国运天天向上，为后来灭商和君临天下，准备好条件。所以是“南征

吉”。

爻辞作者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象撰辞的。这时，周人已君临天下，急于培养治国人才，因此，借“地中生木”、卒成参天大树的过程，着重阐发学习成才的道理，教导人们认真学习，力求上进，以期成为国家的栋梁。

爻辞阐述了在学习道路上的人才成长过程，及理论(书本知识)与实践(经世致用)的关系，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尽管这些都是很朴素的，然而，却是非常可贵的。

初六 允升，大吉。

允：诚信，有真实而不是虚假的含义。

初六为事物的基础和初步阶段，从认识过程来说，属于感性阶段，而能实事求是地去学习、认识客观现实，踏踏实实地探讨学问，在这样的治学态度下能使学业真正有所提高，确实是可贵的。所以说“允升，大吉”。

初六柔顺居下，为巽卦的主爻，自知学业菲薄，而能埋头钻研，循序渐进，幸得接近阳明中正的九二，如同“地中生木”，获得阳光而盛长，故能稳步上进，增长了相当的学识。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禴：简约薄祭，古代宗教、政治合一，故“禴”又为较普通的政府工作，隋唐时，国子监祭酒(主祭人)即如今之大学校长。

九二阳明中正，位居下层，通过初六的初学阶段，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并为人们所公认(孚)。学习的目的在于致用，古代社会，祭祀是一项重大的工作，也是知识应用的一块园地，属于社会实践的一个方面。而主祭之人必须是有声望的，九二在学业上的造诣，既为大家所推崇，自然可以作为“杓”的主持人。所以说“孚，乃利用杓”。通过实践证明，九二是足可胜任而“无咎”。

九三 升虚邑。

虚邑：《说文·丘部》：“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虚邑，或称“京城”，如今之所谓“大城市”。“‘虚者高丘’，言升邑之高处也”(《周易尚氏学》)。

如果说，初六和九二两爻，是从认识到实践，那么，九三就是进入更高一级的再认识的过程。其德业的上升，已成为国中稀有之士，故有升于“虚邑”之象。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享祭。岐山：西周的发祥地，宗庙所在，政治中心。

六四属于再实践的过程，与九二的实践过程相比，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较高级的螺旋式上升。九二是主持一般的简约的祭祀，而六四则已进至上卦君王身边的大臣之位了，他接受了国君的重托，主持岐山——西周宗庙的王祭盛典，这个再实践的过程，较之九二的杓祭，当然是更高级的

了。通过这次再实践的检验，六四应付裕如，结果良好，“吉”而“无咎”，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王事，证明六四德业浑厚，造诣更深了。正如《荀子》所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王用亨于岐山”，不限于狭义的享祭，而是参与国家大事，如刘基所说的“庙堂之器也”。

六五 贞吉，升阶。

贞：正，尊者；贞固，坚持不懈。升阶：上进的阶梯、门径。

六五居《升》卦的尊长之位，德业已达到高深的造诣，掌握了深造的阶梯，智慧已通于神明的领域。所以有“升阶”之象。尽管如此，仍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继续学习，坚持不懈，向知识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奋进，其前景正未可限量。所以说“贞吉”。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高远。不息：不停止。贞：贞固，坚持不懈。

前爻六五既得“升阶”，必将拾级而上。上六更焚膏继晷，夜以继日，不论阴晴晦冥，“昏夜不休，以求上进”（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德业之积累，已如汉 冥之 高远，“学，然后知不足”，上六更感抓紧学习的必要，为求进升于更高深的知识境界，只有不停地学习、再学习。上六“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则利也”（《程氏易传》）。

此爻则又突破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在我国古代辩证法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曲意贬低祖先的人，可能是对祖先的无知。

本卦六个阶段是：“允升”之后，即实践于“杓”祭，进而升于“虚邑”，而荐用于王之“岐山”大典，从而获得“升阶”，仍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不停息地坚持学习，以求得更高的“冥升”。前两爻如《大戴礼·保傅》所说的“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中两爻是“学大艺焉，履大节焉”，上两爻说“学无止境”。

元人保巴《周易原旨》，不解“冥升”所说“学无止境”之理，却说“极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岂复有加益也？”殊不知《升》卦各爻是论学习之道，本无极限，也不会发展到与自身相反的方面。《周易正义》说得好：“若洁己修身（学习），施于为政（实践），则以不息为美。”

距今三千多年的《周易》，能有如此的见地，确实难能可贵。

困(卦四十七)

䷮ (下坎上兑)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卦体下“坎为水”，上“兑为泽”，是水在泽的下面，如水漏于泽下而泽枯竭，所以，《象传》说“泽无水”。这是由于“阴阳不交，二气不合”（《京房易传》），不能降雨，致天气干旱、泽中水皆涸尽。这对农、渔、畜牧等业，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不利和困窘；又“财源似水源”，如果不善于去开源节流，或更竭泽而渔，使“泽无水”，必造成民穷财尽的困境；从爻象上看，多数爻性上下不交，内外少应，阳刚为阴柔所包掩：无不呈现“困”象。所以卦名叫“困”。

卦辞说“困”，“亨”，说出了“困”含有两重性。“困”本是不利的，但是，困境却可锻炼人的坚强意志，检验人的忠贞程度，增长人的战胜困难的能耐，等等。有的人穷不失志，穷且益坚，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一身正气而名垂史册，是处于“困”境因“贞”正而得“亨”的一例。而当时的投降派却贻笑万世。所以卦辞只许以“大人吉，无咎”。然而，文天祥在自我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却是元大都牢狱中的一名囚犯，当然是没有说话权，更没有发号施令的可能。所以是“野阔人声小”（文天祥《指南后录》卷二《崔镇驿》诗）而“有言不信”。“不信”即不伸。

文王被囚于羑里之时，处境亦如卦辞所说相似。孔子说：“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女不困不成行”（《说苑·杂言》），有志之人，虽处困境，亦可得“言”而“无咎”。“无咎”，就是“不怨天、不尤人”，而是“自强不息”地改变困境，不尚空谈，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况人处于困境，所说并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有言不信”。

六爻条分缕析各种困境的起因，及处困应付之道：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株木：“无枝叶之木也”（《程氏易传》），“杖以木株为之，故刑杖谓之株木”（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幽谷：深暗不明之处，是古代牢狱。

初六阴柔居下，故有“幽谷”之象。初六被压抑于底层，受“株木”之困，入于幽深的地洞之中，即被困于牢狱，长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所以说“三岁不覿”。这正是殷周之际挖地为牢的囚禁情况。

初六以柔居刚，见地不明而性情刚暴，故触犯法纪而被囚。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酒食：引申为燕乐。朱紱：“贵人所服，以祭宗庙者”（《周易尚氏学》）。征：远行，意为往前走得太远，引申为走过了头。

九二阳刚中正，却困于二阴之中，犹如能耐的臣僚，被授以朱纓，为庆贺这一喜事，而大肆举行酒食燕乐，并祭告祖宗，由于规模办得太大，违背了《酒诰》的精神，而受到上级的处分，所以说“征凶”。自己不甚检点，而为酒食之事所困，又能怨恨谁呢？所以说“无咎”。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困：乱也，《论语·子罕》“不为酒困”，何晏《集解》引马曰：“困，乱也。”石：嘉石，《周礼·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令其悔过。据：通“倨”，意为傲慢无礼。蒺藜：即牢狱，古代囚禁罪人的地方，常植蒺藜于四周，以防越狱外逃。宫：住室，即“家”。

从爻象上看，三个阴爻包围了三个阳爻，而分别观之，六三孤阴又为三个阳爻所反困；六三柔爻居于刚位，有处非其地之象，环境颇为不利，且下乘九二阳刚，犹如坐在嘉石之上，上为九四所掩，如困于蒺藜之中；六三爻柔位刚，质暗性暴，在服刑之时，犹不知悔悟，先为乱于嘉石（困于石），后倨傲于蒺藜（据于蒺藜），致屡屡加刑，而久困于狱。所以，孔子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死期将至，其妻可得见邪？”（《系辞下传》）

上六与六三同属阴爻，互不应与，故有“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之象。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徐徐：“疑惧貌。马云：安行貌。子夏作茶茶”（《释文》）。
金车：坚固之车，如战车。

社会长期处于困境，终极的手段是通过战争来解决困境。长期兵连祸结的战争，困扰着握有军政大权的九四。九四刚居柔位，刚而能柔，在困境之中，不骄不躁，稳健沉着，运筹济困，而不敢轻敌冒进。所以有“来徐徐”之象。九四握有重兵，长期受战事所困扰，未能尽快解困，不无感到羞吝。然而，九四能把握战机，适时而进，终得获胜而摆脱困危（九四已出坎险）。所以说“有终”。

九五 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剿刖：《释文》：“王肃本剿刖作𦓐𦓐云：不安貌；陆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释为“危而不安也”。赤绂：《集解》引崔憬曰：“天子祭服之饰”，引申为天子的代称。徐：指九四爻辞所说的“徐徐”。说：与“悦”通。祭祀：《释文》：“祭祀，本亦作享祀。”

九五居于至尊“赤绂”之位，处困之世，昼夜焦思不安。所以说“剿刖，困于赤绂”。

九五之所以“剿刖”不安，是筹划如何济困以安天下。直至“金车”之“来徐徐”，行动安缓，知大将率领王师凯旋，九五方才心情舒展，露出笑容。所以说“乃徐有说”。

九四大将的“有终”，就是九五天子的胜利。这时，天子

身着祭祀的“赤绂”，亲临宗庙，把这次胜利的捷报，祝告于列祖列宗，以慰先王的在天之灵。所以说“利用祭祀”。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蔓生而有刺的植物，常种于牢狱的四周作防，起到羁绊作用。于：通“吁”。臲卼：危而不安貌。曰：“曰者，思谋之辞也”（王弼注）。动：意为改变原来的态势。有：《广雅·释诂》“取也”；剥，摘。征：前进、进取。

上六阴柔，居《困》卦之极，下乘二刚，又无应与，本难摆脱危困，动则缠绕于葛藟，静则臲卼而不安，长期受困，动静皆悔。然而，上六处困之时，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考虑如何改变当前的困悔形势（曰动悔），终于作出决定：只有奋勇前进，才能排除困悔，切不可坐以待毙。所以说“有悔，征吉”。

井(卦四十八)

䷯ (下巽上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邑：人群居住的村镇。井：饮水井。无丧无得：意为无所谓得与失。往来井井：即往井来井；往，是离此井而就它井，来，是从它井来就此井。汔：《说文》“水涸也”。至：极。汔至：井水枯竭极端严重。繙：读为“𡵓”，《广雅·释詁》：“𡵓，穿也”，引申为挖掘、掏浚。羸“毁败也”（《程氏易传》）。瓶：古代汲水用的陶质小口尖底的双耳瓶。

《井》卦与《困》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困》卦呈现“泽无水”之象，所以形成困厄的局面。如何去解决“无水”的困难，已成为当时还处于黄土高原的周人的首要问题。《井》卦就是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并承《困》卦之象而产生联想，撰写卦辞的。

《井》卦卦体是下巽上坎，“巽为木”，又“为绳直”，“坎为水”，好象用绳系瓶坠于水下，而能把水提汲上来，这正是汲取井水之象，所以卦名为“井”。

先周人们生活于我国西部黄土高原上，那里河流很少，且多系季节性的，水源缺乏，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多赖掘井汲水食用。

民无水则无法生存，有井方可聚民成邑；尤其在周初，殷

商及其它小国人民，和失意的贵族，纷纷逃入周境，形势迫使周人大力建井为邑，安置他们。时至今日，陕西还有些地方把井看作是男女双方联姻的首要条件，可见井在当时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作者把井的问题，列为六十四卦之一，决不是泛泛之举。

为了防止建井、拆井的浪费，和掘浚更多的水井，作者要求井一建成即不可更毁，即使人口流徙、城邑迁移，井亦不得拆填，以待今后或有来者，所以说“改邑不改井”。

井在当时已是作为整个社会财产而被保护的，这部份人迁走，不用井了，必然会有另一些人来用井，迁走者好象失去了井，而后来者又如同得到了井，而从全社会来看，则是“无丧无得”。因为，迁走的人，是离开这个井，必然往就那边的井，迁来者，也是由那边的井，来就这边的井；“易者以一易一，人曰无得亦无丧也”（《荀子·正名》）。无论是去者或来者，都是从井到井，行动总是离不开井，只不过是由此井到彼井罢了，好象井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指挥着人们有条不紊地缘井而行动，呈现着“往来井井”之象。

关于“往来井井”之意，王弼注“不渝变也”，似有未妥，“往来”就是行为在“渝变”，怎么能说是“不渝变”呢？它只能是有规律或不紊乱的意思。

西周进步的井政便民措施，使人民在生产生活上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卦辞还提到了不足的一面：有的在表面上也从事治井，其实是应付式的。井虽挖了，但深度不够，不久便枯涸了，又不再去掏浚，是“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说这样易于枯涸的井，工夫白费，有井等于无井。所以卦辞说：“汔至，亦未繙井。”如果就没有挖

井，问题还好办一些，坏就坏在现象上有井，实际是等于无井，假象在起着蒙蔽的作用。由于井水枯竭，余水敷浅，人们汲水时，往往因瓶碰到井底，而致汲水瓶破坏，这就损失更大了。所以说“羸其瓶，凶”。

孔颖达疏：“汔，几也；几，近也；繻，纆也。”欠通。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泥：《集韵》、《韵会》、《正韵》皆读乃计切、尼去声；滞也。《论语·子张》“致远恐泥”，包曰“泥难不通”，即淤塞的意思。旧井：即《孟子》所说的“弃井”，《周易尚氏学》云：“旧井者，废井也。”禽：“获也，无水故无所得；其以禽鸟为诂者，非”（同上）。

初六处位最下，如井处于低洼之地。井处低下，就易为四周流入的泥污杂物所淤塞而枯竭，即“井泥”而无水可食。井既淤塞，说明井已陈旧过时，人们到此一无所获。所以说“旧井无禽”。爻辞以此借喻“纆之秽政，不可以养民也”（《集解》引干宝语），必为人民所弃。

九二 井谷射鲋，瓮敝漏。

谷：比喻困境，如“进退维谷”。井谷：是井水泄出而通于川之义，《说文·谷部》：“泉出通川为谷”，是说井干涸无水。射：逐取。鲋：小鱼；又“井下虾蟆呼为鲋鱼也”（孔颖达《疏》引《子夏传》）。瓮：高圆柱形的陶质贮水器具，近似井状。

九二与上无应，只好下就初六，初六“井泥”水枯，而“功

不上行”，违背了井水济上之道。九二处境维谷，只有“虾蟆”可供射取。所以，呈“井谷射鲋”之象。井中既无水，犹如瓦瓮破漏，人民生活的困窘之状，由此可见一斑。本爻说明养民的井政已被破坏。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污浊，《汉书·王褒传》“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张晏注：“渫，狎也，污也。”心恻：闻氏以为“沁测”，是以物入水探测情况（见《闻一多全集·周易义证类纂》）。实为汲水使清之意，沁之意为汲水，韩愈《同宿联句》“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测之意为清，《考工记·弓人》“漆欲测”，郑玄注“测犹清也”，可证。可用汲：意为可以汲取食用。王明：意为泉涌旺盛，水质清明；王，与“旺”通。

井水保护不善，则易污浊，而不能食用，当政者应即动员人力，汲出污水，使生清泉，方可汲取食用。如果因此而涌出旺盛的清泉来，那更是大家的福气。

九四 井甃无咎。

甃：以砖瓦石料垒修井壁。

九四继九三汲井浚源之后，更能以砖石甃砌井壁，防止倾塌淤塞，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说“井甃无咎”。如果说九三是治标，那么九四就是治本。

九五 井冽寒泉食。

井冽：即井水清洁之意，《集解》引崔憬曰：“冽，清洁也。”

井冽而寒，是清美之泉，泉深故水寒，可永不枯竭。这类泉井，是养民最理想的好井，引申为最好的裕民经济，善政备施，民心乐附。每每饮水思源：由初六的“井泥”少水，到九二的水井枯竭，由九三的井污难以下咽，而着手修浚，及九四的彻底根治，终于改变了过去的枯井、污井的局面，而达到泉香水冽，这是九三、九四连续大力修治的结果。也就是彻底贯彻裕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美满幸福，和九五至尊具备中正之德（当位居中）、时刻为人民着想的结果。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成也”。“幕：蔽覆也”（《周易浅述》）。孚：信，为大家所信戴。

上六居《井》卦最上，有井水得上之象。井成而不蔽覆，用以养民，大家得共同饮用。“不擅其有，不私其利”（王弼注），自可取信于民，人民也必感戴图报。所以说“有孚元吉”。

初六、九二，不抓经济，不施裕民，民不聊生，九三、九四，善抓经济，忧国忧民，民受其福，九五、上六，正确贯彻了裕民的经济政策，如“井冽寒泉”，“收”而“勿幕”，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

本卦的卦辞和彖辞中，都没有“吉”、“亨”一类的褒辞，

示意主政者为民谋利不可乐观自满。恰恰相反，卦爻辞中却出现了“凶”字，含有严肃示警之义。直至最后上六，功届大成“有孚”的时候，才许以“元吉”的美誉。这或许是防止过早地推崇，而冲昏其头脑，于国于民，皆有不利的缘故吧！

革(卦四十九)

䷰ (下离上兑)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已：音以，《玉篇》说“讫也”，《尔雅·释诂》“至也”，《广雅》“已，成也”，意为条件具备。孚：信，无误差。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这四个字的连列有序，象征着一年四时变革不忒。悔亡：悔吝消亡。

卦体下离上兑，“离为火”，“兑为泽”，是火在泽下之象。古人基于所观察到的石油、天然气冒出水面而燃烧，及燃火煮水的感性认识，知道火炽盛必使水干，水沸溢将使火灭，互为熄灭，两不并存，排异而存己，如皮之去毛，所以卦名为“革”。

当革之时，双方力量往往互有消长而不相上下，使斗争形势常处激烈状态，谁胜谁负，难以预断。一着不慎，即有败亡之危，所以，悔吝的因素，时刻都有出现的可能。有些人虽然有“革”的要求，但又担心是否成功。必至条件成熟、胜利在望之时，才可大体上消除顾虑。所以说“革，已日乃孚”。

从爻象上看，也是如此。两经卦的初爻，同属阳刚而互不应与，二雄必然相革而不孚，而发展到中爻、上爻时都是刚柔互应，正是先“革”而后“乃孚”之象。

革，总是好的取代了丑的，进步的取代了落后的，适时的取代了不适时宜的，文明的取代了野蛮的。当人们看到

革而成功所带来的好处，自然由衷欢喜，这正是“已日乃孚”之义，或说“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就是这句卦辞的翻版。所以，王弼注《易》说：“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此说虽然欠妥，但确实道出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实际。

再从自然现象、四季气候的变革来说，变革是不能乱来的，必须符合当时的需要，如果当冷时不变冷，当热时又不变得热，致节气错乱无序，便不利而有悔了。必须是按春夏秋冬有规律的循序变革，方可有利于人类和万物的生长。所以卦辞说“元亨利贞，悔亡”。

可见《周易》作者并不反对质变的革命，而是强调恰当的革，反对随便而不严肃的乱提造反口号，乱搞造反活动，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彖传》明确告诫说“革而当，其悔乃亡。”换言之，不当必然酿成浩劫。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巩：巩固，《说文》：“以韦束也。”革：去毛的兽皮。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往往束缚着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为要突破这个束缚，必然会引起革命，重新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这是不随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旧的生产关系，往往不愿自动调节矛盾，以延缓革命的到来，而是笨拙地、千方百计地想把发展着的生产力，紧紧地束缚在旧的生产关系的框框之内，力图维护现有的生产关系不变。这在暂时来说，可能有效，因为新发展的生产力，力量还较微

弱，而旧的生产关系，目前又很顽固，束缚力相当强大，确似束以坚韧牢固的“黄牛之革”。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条件具备、胜利在望之时，详前卦辞注。革：革命，变革。征：前进，行动。

六二柔顺中正，为下卦离明之主爻，较为明智，性又柔中，遇事辄三思而后行，自知实力还不充足（离中虚之象），故不先发，而是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相机举事，所以说“已日乃革之”。

“二与五，虽有水火殊体之异，同处厥中，阴阳相应，往必合志”（王弼注）。爻象离为日，二居中，是正当适中之日，不动则已，动必有成。所以说“征吉，无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服事殷，惟恐条件不成熟，而不轻举妄动，直至武王继位，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于是兴兵伐纣，一战而克商。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征：远行，引申为冒进。贞：固定，引申为胶着不前。革言：《程氏易传》说：“革言，谓当革之论”，即（制造）革命舆论。三就：使在野、在市、在朝的皆来顺服，《尚书·舜典》：“五服三就”，是服刑于野、市、朝三处。有孚：取得信任。

在革命的步伐上，切忌急躁冒进，“故受命之君，虽诛元恶，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习俗不安。故曰征凶”（《集

解》引崔憬语)。但也不可停滞不前，胶着图安，如果坐失良机，那就不好了。所以说“贞厉”。这时的正确做法是：在野、市、朝各个方面，广泛地宣传革命道理(革言)，以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增强革命的向心力(有孚)。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已经进入兑悦的上卦，群情乐于变革(有孚)，时机也已成熟，一切不利于“革”的因素都已被排除(悔亡)，这正是进行革命、推行新政(改命)的大好时机，必然能够成功而得“吉”。《集解》引虞翻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所谓“顺天应人”，就是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实际情况，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统一，犹如“天地革”而人不感其苦，反而得其利，故吉。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虎：借喻君王(详《履·六三》)，周初称君王、酋长为“大人”，故“虎”也比于“大人”形象。虎变：《周易尚氏学》谓：“改易旧观”。未占有孚：《周易正义》：“不劳占决，信德自著。”

九五阳刚中正，得位居尊，有国君之象。见当前形势有利，人心所向，毋庸多虑，而锐意变革，创制立法，焕然一新，如虎文之彪炳，得舆论之称扬。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君子，政治地位仅次于“大人”，指王公大臣等显要。豹

变：“虎变文章大”，“豹变文章小”（《横渠易说》）；“虎文疏而著”，“豹文密而理”（《周易浅述》）。“革面：即改其所向。”（钱钟书《管锥编》）征：前进。贞：正、固。

当“大人虎变”之后，紧接以“君子豹变”，即“大人”征服天下之后，“君子”应即筹组政权，订立制度，修饰繁文缛节，以及必要的具体事宜，使人民有所遵循和归向，以奉行新政，而安居乐业。政权问题既已解决，革命应即转为建设，如果继续不止，仍以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霸道用于建设时期，必然把事情办坏。所以说：“征凶”。应该安静地坐下来，正确而谨慎地处理治国的常务为宜。所以说“居贞吉”。

鼎(卦五十)

䷱ (下巽上离) 鼎，元吉，亨。

鼎：古烹饪之器，“鼎之名正也，古人训方，方实正也”，“至正然后成安重之象”（《程氏易传》）。元吉：大吉，意为至善至美的褒辞，是对鼎的赞颂。亨：古与“烹”通，即烹饪，引申为美好。

《鼎》与《革》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杂卦传》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为前者讲革命，后者论建新。

鼎，本是古代烹饪的器具，腥的能煨熟，硬的能煮软，使原本不好的东西，通过加工，成为新的、更好的东西。爻辞作者借以引申到建设国家的道理上去。

本卦卦体象鼎，初爻为足，上爻为铉，五为两耳，余三阳爻象征鼎腹有实，上“离为火”，下“巽为风”，风吹助燃，如鼎烹食物之象。所以卦名为“鼎”。或说鼎之象在伏屯，似觉欠妥。

自黄帝、禹铸鼎时，鼎已逐渐具有王权的概念；九鼎成为三代王家的重器，社稷的象征。

卦辞古义是：鼎是美好之器，可以烹饪，而改善生活。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否：指丑恶污秽。妾：奴隶的一个称呼，是被奴役、统治的，这里也作行为动词。以：及，《论语·尧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其：指意之所属，这里指殷商。子：泛指人；古时男女通称子；儿子，子女，在血缘宗法观念下，君可比父，臣亦称子。

“鼎颠趾”，是鼎翻转过来，鼎足朝上，这样倒置，鼎内的所有积污，都将倾出无余。所以说“利出否”。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现象，作者却由此而产生联想：鼎既是王权的象征物，那么，“鼎颠趾”，就隐喻为社稷的倾覆，而由新兴势力所取代，一扫前朝的积弊。周人把纣比为污秽，对周的克商灭纣，赞颂说“武王去民秽”（见《国语·鲁语上》及其注），正是“出否”之义。

殷商既已灭亡，则其臣民妇子，皆为新朝所统治，“盖妾固曾为人妇，且有子焉，今携其子归我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当然“无咎”。这好似作者在歌颂周人灭殷的胜利。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物品充盈。仇：《周易浅述》说：“怨偶曰仇。”疾：憎恶。不：与“柎”通，花蒂，《诗·小雅·常棣》：“鄂柎桦桦”，《笺》云：“不，当作柎；柎，鄂足也”，“古声不柎同”。即：接近或靠拢。

九二“以阳之质，处鼎之中”，所以是“鼎有实”之象。在

革命初成，建设伊始时，主政者不仅态度上要开诚布公，更重要的在措施上应以裕民为先。使之无论在精神或物质领域，都“有实”可依，方可得民信赖，就是过去对我不理解、甚至怨恨怀疑、敌意对抗的人（我仇有疾），于此必能翻然悔悟，摒弃前嫌，乐于向我靠拢（不我能即），“得民者王”，所以称“吉”。

或说“而其妻病，不能与之就食”，未免与后面结语“吉”的意思抵牾。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 亏，悔，终吉。

耳：“貳也，谓左右各一，如副貳也”（张舜徽氏《郑学丛书·郑雅》），故有“再”义；又耳、仍声近，与“仍”通，耳孙，亦称仍孙；意为重复频繁。革：革命。塞：阻滞不畅。雉膏：《释文》：“郑云：食之美者”，引申为民生必需品。食：通“饲”，意为给别人吃、养活臣民。亏：败坏，《尔雅·释诂》：“亏，毁也。”

《杂卦传》说：“鼎，取新也”，引申为新立王朝。九二在天下初定（鼎）之后，即致力于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之趋于缓和，而达到团结安定，经济上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形势颇为喜人。不料九三居下之上，处巽之极，满足于初成，违背了顺道，仍然用当年革命暴力，来处理鼎新建国的问題（鼎耳革），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其行塞”。致刚有起色的裕民经济（雉膏）垮下去了，弄得民不聊生、饥不得食（不食），同时，把刚得协调的人际关际（方雨），又被破坏了（亏），

幸而能及时认识错误，引咎自责(悔)，并及时扭转、制止(终)，因而由凶转“吉”。

有人把“耳”字直解为耳朵的耳，似觉未善。《鼎》卦之体确有耳象，但那是指六五爻阴爻两画居于上卦，故呈耳象，而九三阳爻一画居下，又与六五无对应关系，说明与耳无涉。王弼注谓九三如两耳堵塞之状，而“无所纳受”。果真两耳被塞，也不致合二为一，未免于象不合。《集解》引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鼎为金属所铸，两耳很难变革，且鼎非以行为用，“行塞”之说，牵附不上。再看《周易本义》说：九三“以阳居鼎腹之中”，哪有“鼎耳”生长于“鼎腹”之中的？泥于象数学者，于此应跳出窠臼。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鼎中的食物，孔疏：“鼎之实也。”形渥：《集解》作“刑渥”，虞翻曰：“渥，大刑也。”

九四不中失正，居下之上，身处朝廷大臣之位，肩负国家重托，却无经纶之才，不务休养生息，致民力耗损、国基动摇，犹如鼎身失去平衡必折足覆餗，庸臣误国，罪不可逭。故“其形渥”。“此言三公不胜任，则有渥刑也。”(《潜夫论·三式篇》)

九三之罪，尚未显著，故戒之以“终吉”，九四已造成明显大错，无可挽回，所以只有绳之以法。

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刑罚当加，无可如何也。”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处三原色之中色；铜、金之色皆为黄色，既显且美。
铉：关鼎盖的横杠，可用之举。

“鼎黄耳金铉”，象征鼎的上层建设之坚固而美好，引喻为国家建设已具相当规模。

六五以柔居刚，内质英明而表现温和，位处至尊，有主鼎之德；得中为黄，五象两耳；居“离”的虚位，为“明”的主爻，能礼贤下士，兼听善断，故有“黄耳”之象。耳与铉，皆是鼎赖以举起的部分，既具“黄”、“金”之美质，必然能正确地选贤举能，共襄国是，决不致任用九四那样败“翟公餗”的庸臣，而是举拔与其有对应关系的贤能九二，终使社稷蒸蒸日上，如握铉耳而高举。

九三、九四不善用人，故误国败事，六五能以正道举贤纳士，故人乐为用、鼎腹有实，国运亦举，所以说“利贞”。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集解》引干宝曰：“玉又贵于金。”

上九刚居柔位，刚柔有节，虽位居卦极而不致行为无节，且下比六五，金玉谐调，配合默契。上九质地如玉之美，故获“大吉”，而“无不利”。

从上面六爻情况来看，初爻歌颂逐鹿获得胜利，二爻赞称统战工作有成，三爻偏激而致行塞，四爻庸臣误国受刑，五爻正道兴邦，上爻鼎道大成。

震(卦五十一)

䷲ (下震上震)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说卦传》：“震，动也”，“震为雷”。《广韵》：“雷震也，又动也，惧也，起也，威也。”一字多义，这里兼而有之。亨：通达美好。虩虩：《广韵》“惧也”，《周易本义》：“虩虩，恐惧惊顾之貌。”笑言：嬉笑谈论。哑哑：《玉篇》“不言也”，《六书音均表四·古本音》：“哑，亚声在此部，《易》一见，今入陌”，《广韵》“乌格切”，音扼，不音亚而音扼，是其意有别，固“字义寓于声”，“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从哑音扼看，哑有扼止义，从哑字形看，是张口后又复收缩，呈欲言复止象，从卦辞全文之意看，“震来虩虩”，心情恐惧，无论是下意识的，或是有理智的，都必扼止其言笑，以集中意念，来应付时变，所以说“哑哑”之义是扼止而“不言也”。丧：失。匕：匙类物。鬯：王弼注：“香酒。”匕鬯：二者都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物，后因以借指宗庙的祭祀和王权的象征。

卦体是一阳伏于二阴之下，阳迫于阴而不得出，处于穷困之境，必待变动以求通，所以要求震动，一阳才能胜过二阴而出头，王弼注说：“震者惊骇怠惰，以肃懈慢者也”，外界的震动，往往使内心惊恐，而行为益加谨慎，得以顺利进行：

这是卦名所以为“震”，及所以“震亨”之义。

古人对“震”的概念有三：一雷震，二地震，三是社会动乱。本卦的“震”，就是由自然的“震”而联系到社会的“震”，因天道而论人事，含有一定的辩证哲理。

“震”，无论是自然之震，或是社会之震，都可令人恐惧，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周人“先雷三日，振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淮南子·时则训》）。今人对雷震或地震，都有不同程度的戒惧心情，社会震动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卦辞说“震来虩虩”。

既然是震来忧惧，“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吕氏春秋·贵生》），至少必然要扼止言笑（笑言哑哑），以集中精力，应付震变，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状态，以期在震乱的形势下，不至于出问题。所以卦辞又说：即使“震惊百里”，也可“不丧匕鬯”，仍可保持宗庙的安全，即不丧失统治权。这个道理，不妨以小比大，以今证古：汽车驾驶座旁，常写有“集中思想，谨慎驾驶”，“不要和驾驶员讲话”之类的警句，而驾驶员本人，当车速愈快时，也愈不随便谈笑：这与《震》卦“震来虩虩，笑言哑哑”之旨，不无相通之处。

殷周之际，殷王肆虐，周人处其淫威之下，心理必然是谨慎戒惧的，文王正是严肃地控制情感，观势应变，虽遭羑里之厄，终未丧身失国，相反地，却从殷紂那里，获得征伐之权，灭崇东进，为兴周伐殷创造条件，这一历史背景，正与卦辞之义若合符节。

为要正确理解卦辞真诠，必须弄清“哑哑”之义，古人多训为“言笑貌”，似与文法欠通，也不符合历史，更与《周易》

整个思想体系相悖。试看本卦中的“兢兢”、“苏苏”、“索索”、“矍矍”及他卦的“乾乾”、“嗃嗃”、“嘻嘻”、“井井”、“衍衍”等迭字，都是具有独自内涵，而非形容附加词，完全不同于他卦中所用的“涟如”、“翰如”、“沱若”等等的形容词性。作为周代统治者内部政治教本的《周易》，充满着居安思危、谨慎戒惧的心理思想；那时“民奉其君，畏之如雷霆”（《左传》襄公十四年），故“文王顺纣而不敢逆”（《庄子·天运》），《诗·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明显地说出了古人确是“畏天命，畏大人”的。客观现实：“暴雷，武乙震死”（《史记·殷本纪》），人们怎么能不“震来兢兢”呢？如果不是神经失常，怎么还能“谈笑自若”呢？或说他们已经掌握到雷电的规律和避免雷击的方法了，未免不符当时的实际，而是想当然耳。请看：《礼记·月令》警告大家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所以，《象传》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可知“哑哑”之义，决不是“笑且言”（《集解》引虞翻语）、“笑也”（《说文》）、“笑声”、“乐也”（《释文》）。近人解《易》，多宥于成见，人云亦云，而不能创立正确的新说，致解释牵强；如不迷信古人，而训“哑哑”为“不言”，则可豁然贯通。

卦辞说“震”虽坏事，可以变为好事（亨）；“震来”确令人骇怕（兢兢），只要能集中精力应付（笑言哑哑），即使震动再剧烈（震惊百里），也不致造成损失（不丧匕鬯）。

这里体现了作者以静制动、以不变应剧变的思想方法，是在同震怒的老天唱反调，终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所以王弼注说“惧以成，则是以亨”。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是当“震”的开始时期，令人猝不及防，不禁产生恐惧心理。所以说“震来虩虩”。以后神情冷静下来，谨慎地应变，摸索出趋吉避凶之道。可望转危为安。所以说“后笑言哑哑”，“吉”。

古代有些统治者，当上天震怒示警，或社会骚乱不安之时，往往引起警惕而改善一下不适当的措施，收敛一些过分放纵的行为，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暂时地稳定其统治的秩序，所以称“吉”。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厉：《集解》引虞翻曰：“厉，危也。”亿：与“臆”通，估测，《论语·先进》“亿则屡中”，邢昺疏：“亿，度也。”跻：登上。九陵：高地或九夷丘陵之地。逐：追取，如逐利。七日：《周易》每卦皆六爻，七轮而循环，“七日”意为事情的转复，如《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六二处于初九阳刚之上，有“乘刚”之危，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是西周末年伯阳父之语，而周初的《周易》作者，未必没有类似的认识，故见此爻象而写出古代地震之情。如《诗·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正是大地震的写实；另西周甲骨H11:59+

118：“天乍其牛九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释：“上天乍雷，迫动其牛惊奔犄驰不止。”这也在说大地震的情景；其时雷电交加，牲畜也惊恐乱奔，意味着财产丧失，也就是“丧贝”，人们不知所措，而没有去追寻，迨震情过后，牛又从山上回来了。

作者借用这类故事，来说文王被囚之事。《集解》引干宝曰：“此托文王积德累功以被囚为祸也。故曰震来厉。亿，呶辞也，贝，宝货也，产乎东方，行乎大涂也。此以喻纣拘文王，閼夭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而以赂纣也。故曰：亿丧贝。贝，水物，而方升于九陵，今虽丧之，犹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当时閼夭等人为救援文王羑里之危，认为必须对纣进行贿赂，故不辞跋涉之劳，远踰于九夷丘陵之地，以“求盈箱之贝”而赂纣，目前好象是损失，其实只是暂存于纣处，待灭纣之后仍为我所有。所以说“勿逐，七日得”。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释文》谓“疑惧貌；王肃云：躁动貌；郑云：不安也”；《程氏易传》说：“神气缓散自失之状”；程说近是。震：前一“震”意为震动，后一“震”意为振起。行：从事，作为。眚：过失，错误。

六三以柔居刚，不中不正，当震之时，惊得手足无措，故有“震苏苏”之象。如能振起精神而有所作为，或可避震而无虞。所以说“震行无眚”。引申到社会现象上，在急剧革新之时，欠缺胆识，畏首畏尾，无所作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如能猛击一掌，以振其聩而发其聩，或可避免工作上的失误。正如王弼注说：“震者，惊骇怠惰，以肃懈慢者也”，“能惧而改行，则无咎矣。”（《横渠易说》）

九四 震遂泥。

遂：与“坠”通，《释文》：“遂，荀本作队”，《说文》：“队，从高陨也”，《周易浅述》说：“遂者，不反之意”，即坠下而不复起。泥：《程氏易传》云“滞溺也”。

九四以刚居柔，下无应与，一阳潜伏，陷于群阴重重阻滞之中，沉溺难起，故有“震遂泥”之象。喻指有人在动乱之世，不能应运振起，而为时代的激流所吞噬。如管、蔡之流，被卷入武庚叛乱的逆流之中，而为时代所淘汰。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厉：危。亿：安，《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心亿则乐”，杜氏注：“亿，安也”。丧：损失。有：《周易古经今注》：“有犹于也。”

六二谈文王被困于羑里之危，称“震来厉”，至六五是周公居摄而遭武庚叛乱之危，故称“震往来厉”，是处于第二次震中。

六五以柔居刚，处中居尊，往则与下六二不应（如管蔡武庚之不臣），来又乘九四之刚（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往来内外都处于不利的形势，又当再震（殷残余叛乱）之中（洊雷震），其势更猛，危险异常。所以说“震往来厉”。

在这内外夹攻的危险形势下，六五能刚柔互济，措施通中，谨慎从事，终于转危为安(亿)，无损于事。犹如周公对内以柔，说服了召公等人，取得了他们的同情、信任和支持，对外用刚，假于成王之命和居摄大权，兴兵东征，终于平定叛乱、巩固了周室的统治。正如张载(《横渠易说》)所说：“以其乘刚故危，以其在中故无丧，祸至与不至皆惧，则无丧有事。”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震：社会动乱之象。索索：《释文》：“郑云：犹蹢躅”，《论语·乡党》说孔子“足蹢躅如有循”，《集解》引郑曰：“举前曳踵行”，即小步行走，前后足相接，是“端庄谨慎的神态”(李氏《周易通义》)。矍矍：《说文》：“矍，鹰隼之视也”，“鹰隼看得远而准，比喻有眼光”(李氏《周易通义》)。征凶：征伐凶顽。躬：本身。邻：邻国，《尚书·蔡仲之命》“睦乃四邻”，孔传：“亲汝四邻之国”，此邻指殷后裔武庚。婚媾：婚姻，引申为亲友，关系密切的人。言：谴责性的意见。

上六已达洊震的终极，是社会上的双方敌对势力进行决战、以定胜负的时刻。周人面临这一大“震”，更加严肃谨慎，所以是“震索索”。周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决定出兵征伐凶顽。通过激烈的战斗较量，震极颠覆的不是周人自己，(震不于其躬)，而是他的邻国殷商后裔武庚(于其邻)，这对周人来说，当然是吉而无咎的。但却不免非议。

周公居摄时兴兵东征，“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

北奔”(《逸周书·作雉》)，殷人彻底败亡，而周公却不免内部“兄弟阋墙”之讥。所以说“婚媾有言”。

艮(卦五十二)

䷳ (下艮上艮)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说卦传》“艮为山”，古文“艮”写作“𡵓”或“𡵔”（见《六书通》），象人攀登高山、举目远眺之状，金文《巩鼎》写作“𡵔”形，又《宗周钟》写作“𡵔”形，皆呈立高远望之象，《说文》释“艮”为“很也，从七目”，是“集中视力，有所注意的意思”（李镜池《周易通义》），“艮”既“为山”屹立于前，故又有阻止、制止的“止”义，所以，《说卦传》又说“艮为止”。背：后背。身：前面，与“背”反，《集解》引虞翻曰：“身，腹也。”庭：直也，《诗·小雅·大田》“既庭且硕”，毛传：“庭，直也”；《国语·周语上》“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注：“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犹不道也。”

《艮》与《震》，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震》是连续震动，《艮》则止而又止，前震得厉害，现止得彻底，前后猛宽相济，一张一弛，这就是作者中道和谐的思想体现。

卦体上下两经卦中天地人三位，阴对阴，阳对阳，同德敌应，各不相与，犹如对人处事，一视同仁，没有私系和亲疏之别，处理问题，一本大公，而不兼顾私情，如同顾及脊背，就不可能同时看到胸腹，所以，卦辞说：“艮其背，不获

其身”。又如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举一动都遵循其直道，而不注视个人的私利及人情的关系，所以卦辞又说“行其庭，不见其人”。这是无可咎责的，所以，卦辞最后说“无咎”。

或释“背”，谓与己相违之意，“艮”，谓个性强直。“艮其背”，即性格强直而弃置一己之私于不顾。这样的品德，当然是“不获其身”了。《程氏易传》说：“不获其身，谓忘我也。”“忘我”才能无私，才能“行其庭，不见其人”，而成为人所景仰的形象高尚的人。《庄子·逍遥游》说“至人无己”，与本卦卦辞不无渊源关系。

关于“庭”字的义蕴，《集解》引虞翻曰：“艮为庭”，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解说，李鼎祚“案：艮为门阙，今纯艮，重其门阙，两门之间，庭中之象也”，至《周易本义》更明确说：“不有其身，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后人缘此而下，愈释愈谬，益发不知所云，致高亨氏恍惚不解，“疑无咎二字衍文，盖今文经之所无也”（《周易古经今注》）。是李鼎祚贻误后学，一至于今。

虞翻说“艮为庭”，换言之即“庭为艮”，“艮”，北方人说脾气强直为“艮”，或“艮直”、“耿直”，故“庭”的意思为“强直”。可见虞说不谬，而是被后人理解偏差了，致解说得远离经旨、不伦不类。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艮：很视，注视。趾：孔疏：“足也。”贞：正而固。

初六居“艮”之初，甘处低下之位，故呈足趾之象，而能忍辱负重，力托全身，使身体正直挺立，动静裕如。

初六爻柔位刚，刚柔相济，故不致躁进妄动。当修身伊始，即能注视关系行止的足趾应具之德，使之不失其正，行其所止之道，并坚持不懈，当可有成而无咎。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即足趾之上的小腿部位。拯：举起。随：王弼注“谓趾也”，孔疏“腓动则足随之，故谓足为随”。快：肆意、放纵，《庄子·大略》“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杨注：“人有肆意”为快（《荀子简释》）。

六二与六五皆属阴爻，同性相斥，敌应而不相与，近承九三阳刚，阴阳相引，心动而欲往就，但又顾虑九三刚居刚位，失之过刚，不宜与之交往，六二注意及此，而以理智克制，并没有随心所欲地迈步前往。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艮：《杂卦传》云“止也”，又注视之意。限：王弼注“身之中也”，《释文》“马云：限，要（腰）也；郑、荀、虞同。”列：与“迺”通，《礼记·玉藻》“山泽列而不赋”，郑注：“犹为之禁，不得非时取也”，孔注：“列谓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时而入”。夤：王弼注：“夤，当中脊之肉也。”厉：通“励”，意为劝勉。熏：《集解》本作“阍”，虞翻曰：“古阍作熏字，马因言熏灼其心，未闻《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为勸读作动，皆非也”；《说卦传》：艮“为阍寺”，宋衷曰：“阍人主门，寺人主巷，艮为止，此职皆掌禁止者也”，意为训“熏”为“禁止”，引

申为“克制”。

“限”，为人体上下之界、关键之际，位居一卦和群阴之中，周围环境污染严重，九三性格刚毅，不为物迁，既注视其腰际，又遮止其脊背，更自励守心不乱。可说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孔子云：“《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诗》曰：‘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皆防邪禁佚、调和心志”（《韩诗外传》卷二）。“无以物乱官，无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皆此爻义之发挥。

六四 艮其身，无咎。

艮：注视，省察。身：统指人的身分、品德、才力等。

本爻“艮其身”含义，历来解说各异，虞翻说是“妊身”（《集解》），或释为保护心脏部位的健康，恐皆非经意，而《程氏易传》谓“善其身”之意，似觉可取，如与《论语·学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联系起来看，爻义就更加明显了，是说六四能严格要求、检点自身，故得“无咎”。“无咎”在这里意为“寡过”。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集解》引虞翻曰：“辅，面颊骨上颊车者也”，即嘴唇部。序：《集解》本作“孚”，意为条理、节奏而不妄乱。

六五处上卦之中，有高尚中正之德，表情温恭有礼，谈吐得体有序，令人崇敬，虽不当位，亦可无悔。所以王弼云：“能处于中，故口无择言，能亡其悔也。”

上九 敦艮，吉。

敦：与“屯”通，皆有聚集之义，《诗·大雅·行苇》“敦彼行苇”，郑笺：“敦，聚貌。”艮：注视。

阳刚居于上极，有统括各爻之象。其他各爻，皆注视某一方面的修养，如初六注意行止不失其正，六二注意临事而不妄动，九三能以理智克制而不放纵，注视守心不乱，六四能省察其身、严加检点，六五注意言语态度，而上九则作全面的检点，要求各个方面都无疏漏，力争做个道德完美高尚的人，所以称“吉”。

渐(卦五十三)

䷴ (下艮上巽)渐，女归吉，利贞。

渐：《程氏易传》说：“进以序为渐。今人以缓进为渐进，以序不越次，所以缓也”，引申为有秩序、有纪律、合乎礼节的行为。归：《集解》引虞翻曰：“归，嫁也。”

卦体下艮为山，上巽为木，如木在山上，因山而高，由小渐大，是逐层渐进的结果。所以本卦取名为“渐”。

卦体阴爻居下而上承于阳，是阴能顺随于阳，是合乎自然秩序的，引申为女顺随于男，作者由此而产生“女归吉”的联想，认为“女归”必以“渐”，方是“吉”道。《礼记·昏义》：“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这里一系列的礼节，体现出“女归”以“渐”的要求，而“昏礼者，礼之本也”(同上)，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渐”，才合乎礼，合礼则“女归吉”。否则，“女不以礼为室成事，不足以得富(福)也”(《诗·小雅·我行其野》“诚不以富”笺注)。

六二以柔居柔，是为“得位”，九三又是以刚居刚，也是“得位”，六四之与九五，也都正得其位。阴以随阳，女之从夫，都按正道，是符合当时封建宗法伦理的，即符合利于贞正之道的要求。

本卦主旨在于说明渐进之道，必须向明而有序，即人要有美德，求上进、守纪律，因此，各爻皆以信守时令、有序不乱，并具有向阳之性、坚贞之德的鸿鸟来作比喻，是有意义的。所以，《集解》案：“鸿，随阳鸟，喻女从夫，卦明渐义，爻皆称焉。”可见作者用心精深。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大雁，候鸟。干：水涯。小子：这里是指初六本身。厉：危险，不利。言：讲话，引申为意见。

鸿雁向阳，犹如臣民心向朝廷，初六“鸿渐于干”，犹如贤臣干禄于朝，亦必循序渐进，初六刚临水涯，比于贤臣初仕于朝，尚未得位（初六以柔居刚之象），爵禄卑薄，上与六四又非正应，是未得上级知遇赏识，才德又暂难显露，初仕者身处困境，不仅内心委屈，且有流言相讥，但无伤君子之义，小子柔而能忍，故而“无咎”。王弼注：“始进而未得其位，则困于小子，穷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也；困于小子谗谀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汉书·郊祀志五上》“鸿渐于般”注）；又为“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滨所有，象进之安”（《程氏易传》）。衎：《说文》训“喜”，《尔雅·释詁》训“乐”。衎衎：和乐貌（《横渠易说》云）。

鸿雁渐至于广平而坚固的“磐”之上，有宽稳安适之感，上

与九五为正应，由初六“小子厉有言”而渐渐获得上级的信任，而大展才智，得建奇功而食厚禄，君臣相知，和乐异常，不仅是六二个人之福，也是国家民族的幸运，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应是“衍衍如也”。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尔雅·释名》：“陆，漚也，水流漚而出也”，《诗·鹳鸣·九罭》“鸿飞遵陆”，毛传：“陆非鸿所宜止”之处，《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田于大陆”，孔疏：“孔安国云：大陆，泽名，《释地》十藪云：晋有大陆，……当是荒芜之地”，实即沼泽之处，如东北关外人所说的能陷溺人的“大酱缸”。夫：男子，丈夫。征：征伐，出征。复：回还，凯旋。育：生育。

九三爻位皆刚，未免失之过刚，过刚容易犯禁，以致行动无序，躁进无方，“出不以律”，不顾道义。陆，本是不能履涉的湿漉荒芜的死地，最为人所禁入和兵家大忌，渐进到这个地域，犹如男子出征，不听指挥，“从欲而失正，叛离其群类”（《程氏易传》），陷于绝地，失利败亡，自然难以生还了。私孕之女，不守闺箴，坠陷入精神领域的绝境，为社会伦理风尚所不容，“妇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程氏易传》），只得暗自堕胎流产。以上两种事例，都是违纪悖礼的行为。所以是“凶”。

“陆”是人所畏忌的绝境，过刚之性又易犯禁而为人所鄙，因此，“陆”及过刚之性都被视为“凶”道。作者看待问题多是

一分为二的，他认为：如果利用“陆”的险恶地形，来设险守国，则“险之时用大矣哉”。又如果激发过刚之性去杀敌御寇，必然以一当十、锐不可当：则坏事将会变为好事。所以，爻辞说：“利御寇”，即“御止其恶”。

爻辞从反面来阐明卦辞“利贞”之义：进不以正则凶，“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渐·彖》），要在主政者如何“御止其恶”、变害为利。可见爻辞已从卦辞仅说“女归吉”而论及社会其它问题。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巽为木”，六四为“巽”的主爻，所以说“鸿渐于木”，“木”不是鸿所应止之处，由于此木平方如椽桷，且又是向明而紧比附于九五，巽顺而上进，所以“无咎”。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六四顺应当时的形势，进能知止，随遇而安，位虽乘下之刚，但能承上之阳，故得“无咎”。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集解》引虞翻曰：“陵，丘”，又《说文》云：“大阜也。”三岁：泛指长期而非确数。孕：怀胎。终：终究。之：指行为对象，这里指“三岁不孕”之“妇”。终莫之胜：意为前述几种较好的品德，终究不如“妇三岁不孕”的坚贞节操更为高尚。

九五阳刚，当位得中，居尊有应，望重德高，故呈“鸿渐于陵”之象。比于妇女不屑“红杏出墙”，而能坚守贞操，“三岁不孕”。如此冰清玉洁之行，又谁能与之相比呢？所以说“终莫之胜，吉”。爻辞又一次阐发卦辞“利贞”之义。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明伦，已对婚姻关系要求严格了，故以此为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鸿是贞节禽鸟，在鸟中形象高大，最有纪律，作者以鸿寓意，说明崇尚女贞，和道德纪律，虽然有其封建性的一面，但不无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未可厚非。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江永《群经补义》说：“以韵读之，陆当作阿，……大陵作阿，阿仪相叶”，李光地、王引之、俞樾皆持此见。羽：鸟翅长毛，是鸟的外表、后雁飞行所依循的目标。仪：准则，羽置旌端，或人的头上，用为美饰，即以鸟之美移植于人或物上，引申为仪表、法式。

上卦“鸿渐于陆”，与下卦“鸿渐于陆”，字相同而义有殊：上“陆”为陆之上处，下“陆”为陆之下处，故上者为“大陵”，下者为“流澌”，下“陆”使人灭顶，上“陆”形象崇高，是九五“陵”的贞操升华。

鸿渐进至于“大陵”高岭，羽毛在光照之下，分外艳丽，人所共仰，皆欲以其羽为仪，即前进目标，引申为皆欲效法在“妇三岁不孕”的贞操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的上九美德，来修饰自己的仪表，使之同样的华美，而达到“贞”、“吉”的标准。上九处位最高，故有“仪”象。

归妹(卦五十四)

䷵ (下兑上震)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集解》引虞翻曰：“归，嫁也”；王弼注：“妹者，少女之称也。”征：有“行”意，引申为嫁、归。

《归妹》和《渐》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

卦体下卦“兑为少女”，上卦“震为长男”，少女(阴爻)上承于长男(阳爻)，少女悦(兑)而长男动(震)，有“归妹”之象。又下“兑为泽”，上“震为雷”，是“泽上有雷”之象，象征春天时节的来临，《周礼·地官·媒氏》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样结合的婚姻，可以不必按照婚礼的规定进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等仪式及渐进、“利贞”等要求，也不必考虑双方的年龄是否相称，和是否属于正嫡之位，便“进不以渐”地草率地结合了。所以，《集解》引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象归妹，非正嫡，故征凶也”，这固然对女方是很不理想的，但对男方来说，阴柔凌驾于阳刚之上，有以阴制阳、以女制男之嫌，情感上也不会是美满的，所以说“无攸利”。

古人对本卦的卦象解说不一。王弼说：“阴阳既合，少长又交”(王弼注)；而京房却说：“阴复于本，悦动于外，二气不交，故曰归妹”(《京房易传》)。一个说“既合”、“又交”，一个说“二气不交”，各执一端。其实，都只是看问题的一个方面。

“归妹”，从总的形式上说是合，而从具体实际来说，又不合。如说不合，他们又归妹成室，如说合，又位不当而无攸利，感情齟齬，是合中有不合之象，虽然结合了，却带来了很多的苦恼。从这点来看，本卦又好象是描述文王对商女婚姻的不满。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说文》：“女弟也”，是妻之次而非正嫡。跛：“立而偏任一足曰跛”（孙希旦《集解》释《礼记·礼器》：“有司跛倚以临祭”）。能：与“而”通（见《履卦·六三》注）。履：有踩踏、践行之义，如履行。征：前进，行动。

初九与九四，同属阳爻，故非正应，引申为归妹不成正室，有次室、偏房之象，所以称“娣”、称“跛”。

殷周之际，王姬下嫁，选取诸侯之女美者为娣媵，是古代对偶婚的遗迹。

跛而履，行动不致超越常人，有谦逊甘居于后而不争先。庶不致与嫡室争房帑之宠，如此，则家室可望安宁，这样的行动是好的表现，所以“征吉”。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少一目，意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与“恣”通。幽：不明，引申为不苛察。贞：正、固。

男女双方，婚配相处，可在大事上讲原则，而在小事上就不宜斤斤计较、过分苛察，有些事情只作视而不见，可免

许多烦恼，一些小过微疵，尽可能互相谅解，所以要求“眇态视”，而不宜过分明察，以免逼得对方手足无措，甚至引起不满和反目而有乖伦常之道，所以“利幽人之贞”。这是作者为了挽回“征凶无攸利”的局面，而创造一个和睦的家室所提出应该注意之处。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亦作“嫀”，姊的代称。娣：女弟；长为须，幼为娣。

六三是“兑为少女”的主爻，比喻少女待字闺门，按嫁女之序，应先姊而后娣，却被女弟抢先出嫁了，进不以渐，且又无序，贬义不待言喻。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说文》：“过也。”马融虞翻等皆主此说。有：与“为”通，《国语·晋语一》：“克国得妃，其有吉孰大焉。”时：与“是”通，《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孔传：“时，是。”

九四不象六三那样悦从于外，不甘待时而先奔，她能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宁可耐心等待，而不轻浮躁动，致“归妹愆期”，虽然出嫁迟于她的女弟，但其对待婚姻大事的态度，还是正确的、应该肯定的，所以说“迟归有时”。

可见作者的态度虽然同情旷女怨夫而认可“奔者不禁”，但并不赞许轻浮之举，而是倾向于严肃慎重的九四。宁可晚婚，决不失礼。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殷帝，帝辛(纣)之父。归妹：嫁女。君：主宰，这里“君”与“娣”对举，即“嫡”与“庶”之称。袂：衣袖，引申为服饰、外表。几：即将近、几乎之意。望：阴历每月十五日月出时，正与西方落日相望，意为月盛日衰、阴盛凌阳，为喜阳恶阴的心理所厌恶。

六五居一卦之尊位，而下应九二，有王姬下嫁、屈尊择配之象。所以说“帝乙归妹”。

帝女下嫁，同时以娣陪嫁，帝女崇尚俭朴，不著艳装，不修冶容。因此，反不如其娣装束华丽，这是帝女尚德不尚饰的表现，难怪人们只夸“庶姜孽孽”(《诗·卫风·硕人》)了。

六五位尊，是大邦之女，又不轻浮，容易令人产生不可近人的威严之感，犹如十五的月亮——阴盛凌阳。其实并非如此，爻辞说“月几望”，几，是将近而未至之义，即月尚未望，阴并不盛，故不致凌阳；因其近望，亦不致缺损，故可常保夫妻感情不衰，所以称“吉”。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承：《说文》：“奉也。”筐：《说文》：“饭器”，《篇海》：“盛物竹器”。《诗·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维筐及筥。”实：“虚”之对。刲：《集解》引虞翻曰：“刲，刺也。”

少女长男，起初结合不正，后果必不合理想，上六位处

上震卦的终极，“震”形如虚筐而无实，再上便无所承，长男九四又陷群阴之中。说明女既不能承筐床之欢、中馈之任；男也欠缺刺羊见血之力，毫无男子豪壮气概。无能之人，受罪之态，于此可见。即使在现代男女平等的社会中，犹不适应，何况处在封建社会的古代！上六徒有夫妇的虚名，却丝毫享受不到夫妻恩爱的幸福。所以爻辞说“无攸利”。

丰(卦五十五)

 (下离上震)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说文》：“丰，豆之丰满者也”，《彖传》：“丰，大也”，《周易正义》：“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亨：通达美好。假：凭借。之：犹“此”，指“丰”。日中：中午太阳当头，普照九州之时。

卦体的图画形象豈，如同俎豆中所盛的祭品非常丰满，其件数之多、物品之大、场面之盛，都无不表现出“丰”的意境，所以《周易内传》说：“丰者，盛物于器，满而浸于上之谓。”

再看卦体下“离为电”，上“震为雷”，是“雷电皆至”之象，有威力盛大之势，都体现出“丰”意，所以卦名为“丰”。

祭品丰满，反映经济发达，“雷电皆至”，体现国威强盛。这一丰足的形势，当然是亨通而美好的，君王凭借这个强大而优越的条件，去治国平天下，又何愁之有？不过，要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应该居安思危，朝乾夕惕，使已经获得的丰盛业绩，不断发展壮大，以常保“日中”极盛之势。

《集解》引干宝曰：“周代殷居王位之象也，……言周德当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说虽近似，犹嫌不足，且阉割了《丰》卦的哲理。王弼《卦略》说：“丰之为义，贵在光大，恶于暗昧也。”所论又高于干宝了。

凡身居帝王之位者，往往易犯“好大喜功”的毛病，特别是在形势丰大之时，纵欲逞志，因而搞垮优势，误国害民。作者有见于先，提出“宜日中”的警告，确属可贵！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匹敌，配合。配主：与初九相配合的主爻九四。旬：王弼注：“旬，均也”，《周易正义》云：“俱是阳爻，谓之为均。”尚：配，匹配，《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卓王孙“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师古曰：“尚犹配也，义与尚公主同”；又有佑助之意，《诗·大雅·抑》：“肆皇天弗尚”，高亨《诗经今注》：“尚，佑助。”

初九与九四同德，两阳相遇，相得益彰，有明而又明之象。而从“明”的角度来看，虽然两爻都具阳明之性，但初九是属离明之卦，更明于爻属震动之卦的九四，且初九爻位皆阳，而九四却处于阴暗之位，明亮度当逊于初九，《丰》卦是“尚于光显宣扬发畅者也，故爻皆以居阳位，又不应阴为美，其统在于恶暗而已矣”（王弼《卦略》）。所以，九四虽明，但与初九相比，只能居于“配主”之位。

如从“动”的角度来看，离火又逊于震雷了。“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程氏易传》）。现在，初九与九四相遇，明动可以互资而相辅相成，更加适应于丰盛之势，即使相遇的两爻皆属阳刚，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虽旬无咎”。既然两阳相遇，没有问题，那就尽管前往与之配合好了，何况还有助于相辅相成呢！所以说“往有尚”。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大也，引申为扩大。蔀：《集解》引虞翻曰：“日蔽云中称蔀”，王弼注：“蔀，覆曜障光明之物也”。斗：《集解》引虞翻曰：“斗，七星也。”孚：与“浮”通，外露显现。发：《释名·释言语》“发，拨也，拨使开也”，又《广雅·释诂》“去也”。若：助词，犹“然”。

六二以阴居阴，上应六五也阴，是阴暗极甚之爻。蔀，是遮蔽光明的帟障，“丰其蔀”，就是扩大其蔽障，而使更加黑暗，以致白天都能看见星斗了。

可见此爻本取象于当时的日全食的自然状况：在中午时太阳被遮没，大地一片黑暗，星斗昼见，是“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左传》文公十三年），大家害怕得不知所措，疑神疑鬼，待到食既之后，渐趋复圆而日照如故，好象蔽障被拨开似的，大家才又欢扑庆幸。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王弼注：“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集解》引九家易曰：“大暗谓之沛。”沫：“斗杓后小星也”（同上）。折：挫折。右肱：右臂，引申为重要辅助，这里指蒙蔽君王的近臣。

九三乘覆于离明主爻之上，如同很大的幡幔遮蔽着光明，致“日中”之时，黑暗得竟能看见小星的光亮。所以说：“丰其

沛，日中见沫。”这也是日食的自然景象。

古人以“日”比喻君王，日食，意为君王为其左右奸佞所蒙蔽而不明。故每当日食之时，君王常命臣下进谏，指奸发佞。如能借此良机，挫折了蒙蔽君王的奸佞近臣，使君王重归于明智，自可“无咎”。所以说：“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等辈，《史记·留侯世家》：“诸将皆陛下故等夷”，《集解》徐广曰：“夷，犹侪也”，《索隐》如淳曰：“等夷，言等辈。”夷主：夷主指初九，《横渠易说》云“正应亦阳，故云夷主”。

九四为上震卦的主爻，以刚居柔，偏而失中，“位不当也”，又离开下明卦体，质已不明，现更扩大其蔽蔀，则不明尤甚，又居于阴位，所以，幽而不明，致“日中见斗，日食之象也”（惠栋评注《周易集解》语），正与六二情景相似。由于六二本是下卦离明的主爻，自身主明，故能自觉地克服昏暗的缺陷，终于得“吉”。而九四已去明体，为动之主，下与初九明体阳爻同德，现在九四正处于极端昏暗之际。无法解脱昏暗，只有发挥自身“动”的主爻专长，动而下求与己对应的明体初九。一个主动，一个主明，各有所主，同属阳爻，故初九为“夷主”。九四求助于“夷主”的初九，借其明而助益自己，以解脱昏暗，所以得“吉”。

九四为震之主爻，“震为长男”，是宗庙社稷的祭主（见《说卦传》及《震·彖传》），有君王之象；九四于日食昏暗之际，能主动下求初九的助益，解脱昏暗，比喻为君王能虚心求纳谏言，克服自己的弱点，攻玉他山，丰而不骄，实属可贵，所

以称“吉”。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来章：原义为日食复圆，重见光明，后由天道而引申于人道。《集解》引虞翻曰：“在内称来；章，显也”；来，有招致意；章，文采也；《程氏易传》说：来章，是“来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庆：喜庆。誉：美名，称扬。

六五以柔居刚，处尊得中，是柔中之主，自己虽无技能，但能任人唯贤，下任贤明六二之专，近依实干九四之辅，九四又能联合初九，说明六五具有组织天下贤才尽入彀中之功。故有“来章”之象。群策群力，成就丰硕，普天同庆，所以，“有庆誉”而得“吉”。王弼注：“能自光大，章显其德，获庆誉也。”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丰其屋：意为扩大其居室。蔀其家：覆遮家室，景象更暗。阒：《集解》引虞翻曰：“阒，空也”，寂静。

上六以阴居阴，又处一卦之极，是阴暗太甚之象。阴暗则愚昧，不思治国裕民，一味追求享受，大造宫室，“丰其屋”字，重楼叠阁，覆“蔀其家”，终天享乐宫中，不明外界情况，人民痛苦无告，纷纷外逃，上六“无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左传》宣公六年：杜预注《丰》之《离》）。“丰其屋，此盖记纣之侈造为璇室玉台也；蔀其家者，以记纣多倾国之女也；社

稷既亡，宫室虚旷，故曰：‘窥其户，阒其无人’；……璇室之成，三年而后亡国矣”（《集解》引干宝语）。

上六终于由“丰”势而走向其反面，故《京氏易传》说：“君臣相陪，世则可知；臣强君弱，为乱世之始。”说明“丰”势虽优越，但是不可靠，预示主政者切不可因“丰”势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

旅(卦五十六)

䷷ (下艮上离)旅，小亨；旅，贞吉。

旅：商旅，《周易正义》：“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临时在外经商，而非定居。小：意为谦逊柔和。贞：正。

《旅》与《丰》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卦体由《丰》的下离上震，而覆转为《旅》的下艮上离，“艮为山”，“离为火”，是“山上有火”之象，山火燃烧，必然逐草木而转移，并不能久留一处，故有“旅”象。

旅，虽然没有久居之义，但是，守贞正之道，不可须臾离失，所以要求“旅贞吉”。居家时有父母关怀，兄弟相帮，亲友互助互谅，矛盾容易解决，旅外之人就不同了，举目无亲，互不了解，各存戒心，动辄产生矛盾，而且容易激化，甚至危及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就要求旅外之人，必需具备谦让柔和的美德，才能避免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说“旅，小亨”。如果性刚好胜，傲慢自大，都属于“大”的表现，很难获得亨通。只有以“小”自居，才能博得他人的同情和资助而逢凶化吉。那么，旅外之人是不是越“小”越好呢？当然不是。《周易》是讲究科学的量度的，任何事都要求适中，如果过分的“小”，显得卑躬屈节，反会使人鄙视而引来羞辱。因此，既要不失骨气，又要谦和有礼，这才是正确不偏的。所以卦辞

又说“旅，贞吉”。

要之，卦辞说旅外之人，谦“小”可“亨”通，“贞”(正)可得“吉”，二者不可缺一。这是旅外之人的要诀。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卑微细小貌，《诗·小雅·节南山》“琐琐姻亚”，毛传：“琐琐，小貌。”斯：与“厮”通，卑贱，《后汉书·左雄传》“乡官部吏，职斯禄薄”，注：“斯，贱也。”

初六阴柔而又居下，阴为小，故有小而卑之象。旅外之人，固宜谦和，然而，过于谦小卑下，反易被人鄙视，招来羞辱，所以说：“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爻辞直译为：旅客小又卑，其所以取灾。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次：《集解》引九家易曰：“即，就；次，舍”，意为投宿于有警卫的客店(《兮甲盘铭》“即次”之义)。怀：动词，藏于怀中。资：钱贝等财物。贞：坚贞，忠诚。

六二爻位皆柔，居中得正，有柔中且正之德，正符合卦辞“小亨”及“贞吉”的要求标准。

六二上承九三艮止主爻，故旅途有所节制，见前途有危，而适时投宿于有警卫的处所，遇刚而止，免遭危险，故有“旅即次”之象。六二柔中得正，处理问题细致恰当，能妥慎地收藏其所携的财货，虽丰有而示人以不富，以免遭损失。“初者卑贱，二得履之，故得童仆”(《集解》引九家易语)，致旅

途有伴，又能真诚相助，因而旅运亨通。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三爻刚位刚，未免失之太刚，上应上九也刚，是刚趋极盛而又不能用柔履中。旅以柔中得吉，太刚实非所宜，又是艮之主爻，倔强而迂执不灵，很难与人融洽相处，适遭旅舍被焚，资财又被童仆劫逃，这都是九三过刚，人不资助，又失于检点，所以带来“厉”的后果。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说文》：“止也。”资斧：《周易尚氏学》“《春秋元命苞》云：斧之言辅也，是斧辅音义皆同。故资斧即资辅”。快：肆意，放纵，详见《艮·六二》注。

九四刚居柔位，又上承六五柔中之与，下有初六阴柔为应，刚柔相济，致九四性不过刚，而较谦和。在旅次被焚之后，能得各方资助，获得安身之处。从此，逐利贪心和凌人之心，皆大为收敛。所以说“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逐取，追求。雉：古代一种赌具，如“呼卢喝雉”。一：乃，竟。矢：指古代投壶用的筹，用以决胜负、赌输赢。亡：犹“否”，《庄子·大宗师》：“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亡”既系否定词，当含“负”义，此处意为赌输了。终：

有“死”、“结束”之意，引申为坏的结果。以：有“因为”、“因由”之意。誉：通“豫”，《吕氏春秋·孝行》“天下誉”，高诱注：“誉，乐也。”命：偶然的机遇，《荀子·正名》“节遇谓之命”，《荀子简释》注：“节遇犹云偶遇。”誉命：意为醉心于侥幸的机遇。

商旅逐利，常以赌博般的手段，妄图侥幸发财，往往孤注一掷，竟因筹策失误，遂致本利无归。六五以柔居刚，品质阴暗而贪心狠戾，因沉醉于机遇，以失败而告终。

此爻好象喻指武庚叛乱，为求一逞侥幸，却以彻底败亡而告终。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商人以鸟为图腾，“鸟”也成为殷商的代称。巢：商旅出行，多用牛车，既可坐人装货，又可途中宿止，或称为“大篷车”，《释名·释车》云：“车，古者曰车，读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所以，巢有车义。旅人：旅外者多系经商，故旅人又称商旅、商人，殷人善做生意，故后来称做生意的为商人，这里实即指殷商族的人。号咷：哀鸣哭泣。易：国名，即有易。

阳刚居极，骄而不逊，久旅于外，而不知返，有家如同无家。贪利不止，旅外关系非常不好，致其巢被焚，继又夺去其牛。旅人远游于外，主要依靠牛车往来转徙，焚车情已惨，夺牛更难行了。

此爻很象是《山海经》、《竹书纪年》及《楚辞·天问》等书所载殷王亥旅居于有易，先获利而后淫乱，致车被焚，牛被夺，人被杀的情况。

本卦三个刚爻都不利，可知旅外之人，不宜用刚，五爻虽柔，但居尊自大，只有下卦二爻，柔中谦下，符合“小亨”、“贞吉”的要求，才是最好的。

巽(卦五十七)

䷸ (下巽上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甲骨文写作“𠂔”，形如人皆跪伏顺从，故《周易正义》：“巽者，卑顺之名”，又《韵会》：“巽，入也，柔也，卑也”，《说卦传》：“巽为木，为风”。小：阴爻称小，引申为谦逊卑退之类的行为，是“大”之对。大人：有德之君。

姑从两方面来理解卦辞之义。

巽为入，为顺伏，以下面阴爻为主爻，阴性安静，一阴入于二阳之下，安其位而不与阳争，而顺从于阳刚。阳为君，阴为臣，引申为臣民顺从于君王，顺之得生，逆者必亡，臣民以逊顺为美德，君为大，臣为小，所以说“巽，小亨”。

“巽以顺人，人无不悦(悦)也”(《周易浅述》)，所以“利有攸往”。

作者强调逊顺要分清是非，顺从于明君，而不助纣为虐、同流合污，才是正确有利的，否则，将成为暴君的殉葬品，所以说“利见大人”。说明作者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光明的，因而劝导人们顺从于有德之君。

再者，历代统治者，无不要求臣民听命，不可有傲上之态，所以说“巽，小亨”。这样，才有利于政令的推行(利有攸往)。臣民都能按照君王的规定行动，方有利于体现君王的意图，所以是“利见大人”。

前段是从臣民的角度去理解的，后段是从君王的角度去理解的。而卦辞的古义，却是说“风”的问题，直译意为：风，刮得小点好，我们好前往投奔英明的酋长。

卦辞的作者，处于征服天下之时，特别强调人民的逊服性，而爻辞的作者，是处于天下已经统一、着手建设时期，急需调动臣民的主观能动性，而重在纠正“过卑恐惧之失”（《程氏易传》）。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进退：《横渠易说》：“进退者，柔不自决之象也。”武人：武人之性刚毅果决而不优柔寡断，所以，武人也意为有刚毅果决之性的人。贞：正、固，意为坚持武人的正确姿态。

初六以柔居刚，当世风颓废、急需改革之际，自应慷慨思奋，只因世风颓废，积重难回，加之初六位卑力弱，思想未免犹豫，在此跃马点兵、紧张建设之际，决不宜徘徊观望、进退不果，而应以武人的英勇战斗姿态从事建设。所以，王弼注：“成命齐邪，莫若武人，故利武人之贞以整之。”可见作者强调利用武人果毅的正确作风，来扭转“巽”的卑弱之性。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巽：卑伏软弱。床下：床，在人之下，现巽在床下，处位更卑。史：商代的史，是守边武将；周代的史，是政事官员；都有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巫：能以舞降神，是神权的代理人。纷：“乱也”（《玉篇》），有交错反复之意。

《集解》引宋衷曰：“巽为木，二阳在上，初阴在下，床之象也。”九二“以阳居阴，其志下比，无应于上，故曰巽在床下”（《横渠易说》）。巽伏于床下，未免卑恐过甚，“人之过于卑巽，非恐怯，则谄悦，皆非正也”（《程氏易传》），这无疑是对社会不利的。为使之精神振奋，必须反复交错地王权神权并用，来督促、激励，才能收到“吉”而“无咎”的效果。

《尚书·多方》：“天惟界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就是运用王权和神权等因素，来扭转被征服者的悲观颓废思想，并激励多方臣民效忠于周族的一例。

九三 频巽，吝。

频：与“濒”通，《诗·大雅·召旻》“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毛传：“频，厓也”，笺云：频当作滨，……案张揖《字诂》云：濒，今滨。则濒是古滨字。

九三爻位皆刚，上无应与，“乘阳失据，为阴所乘”（《集解》引荀爽语），终欠刚健之德，故安然伏于阴下，濒于卑巽。这是作者所不欢迎的，故注以“吝”。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田：土地。三品：品为等级，三品就是三等；《尚书·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孔传：“列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为三品。”

六四已入重巽之体，接近九五至尊，故有大臣之象。身

居九三之上，虽有乘刚之悔，但能顺承九五明君之命，努力“行事”，“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王弼注）。如此，不但“悔亡”，且建功勋，终得列地封国之赏，“田获三品”，是君王奖励“有功”。

有人释“田”为田猎，“三品”为充君庖之兽，是令人费解的，毫无意义的。初爻卑巽，须激励为国效力，九四已见成效，顺君命而立功，得受五十里的“三品”之赏，正与卦辞“小亨”之义遥相照应。《周易本义》说此爻“又为卜田之吉占也”，欠妥。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贞：固也，有刚性。庚：《释名》：“庚，刚也，坚强貌也。”三日，三为泛指之数，含“多”与“久”之意，三日犹言相当时间。

九五刚健中正，居于尊位，积极扭转卑巽的颓风，使以前的软弱卑伏之性，调剂以贞固阳刚之性，而得到纠正。所以说：“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

九五爻位皆刚，下应九二亦刚，未免失之过刚，本当有悔。而五处卑巽之世，必得用刚，方可扭转卑巽软弱的陋习，所谓“治乱世，用重典”，故九五虽刚，亦可“悔亡”，而“无不利”。

九五以阳明中正之资，鉴往知来，辨症施治，在治理、扭转软弱卑巽的颓风时，反复运用刚硬强固的措施，即爻辞所主张的“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先要以刚道扭转，后要以刚

道巩固成果，方可收致良好(吉)的效果。所以，王弼注：“化不以渐，卒以刚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说(悦)也，终于中正，邪道以消”，大家乐成。所以说“无初有终”。

历来注《易》家多以八卦方位(如虞翻)或天干次序来解说“庚”字之义，未免失于玄虚、附会，而不切卦旨。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在床下：注同九二爻。资斧：《集解》作“齐斧”，《汉书·王莽传下》引此，应劭曰：“齐，利也”，《集解》及贾谊疏、《王莽传》皆以“齐斧”为权力的象征。贞：正，引申为官长、尊者。

王弼注：“极巽过甚，故曰巽在床下也”，可知世风颓废，积重难返。上九居巽之上，无力革除巽世积弊，失去其尊者应有的权威。

上九居高处尊，既“丧其资斧”，则卑弱软散而无刚断之权。九二处下位而巽弱，尚可有激劝的余地；上九如此，则有丧身辱国之危。所以，爻辞作者独注此爻为“贞凶”。它从反面印证了卦辞“利见大人”之义。

或把“资斧”理解为资财，未免不合《巽》卦之义。

兑(卦五十八)

䷹ (下兑上兑)兑，亨，利贞。

兑：《说卦传》“兑为泽”，引申为润泽、德泽，而使万物喜悦，所以说：“兑，说也”(同上)。亨：通达美好。贞：正。

《兑》与《巽》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巽》卦“柔皆顺乎刚”(《彖传》)，所以“利有攸往”；《兑》卦则“柔外”而乘刚，所以要求“利贞”。《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可作卦辞的注脚。

《兑》卦的卦体，本取象于坎水，而节制其下流，不使下泄，以利蓄水而滋润万物。所以，万物无不欢悦。引申为朋友之交，互相取长补短，如卦体两泽交流，得益更大。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乐的是朋友互相切磋，疑问可豁然贯通(亨)，是正当的、有益的乐。

又《说卦传》“兑为泽”，“泽”可以滋润生物，使苗壮成长；引申到社会问题上，恩惠又称“德泽”、“恩泽”，人皆喜欢甚至渴望承受恩泽。总之，“泽”为万物所喜悦，因此，“兑为泽”的含义，又外延为“说”(与“悦”通)。喜悦，是人的七情之一，有时深藏于内心，有时流露于外表。在内心，是有节制的表现，露于外，有放纵不羁的苗头。所以卦辞谆谆告诫“利贞”之义。

兑悦，虽只是七情之一，但它的作用却是很大的，几乎处家、涉世、治国，都离不开这个“悦”字。否则，任何事情也难办得通、办得好。所以卦辞说“兑，亨”。

不过，事物多有其两面性，“兑”，也不完全是“亨”。阴邪小人、大奸巨恶，为求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私欲，往往要尽伎俩，以取悦于人，犹如《画皮》之鬼，邓通之嘴，专门在“悦”字上下功夫，对人对己都无好处，这样的“兑悦”就不“亨”了。可见卦辞要求“利贞”的重要意义。

周文王施行裕民政治而取悦于民，当筑灵台时，群众积极参加，不日而成；吴起为兵吮疮，士卒效命。是兑悦的力量把千百万人动员起来，作者怎么能不以一卦来专论呢。

初九 和兑，吉。

和：谦和、温和及和同，有“与人曰乐”的意思。

初九以刚居刚，当位而甘处下，有刚直而不凌人之象。它“居兑之初，应不在一，无所党系”（王弼注），公而无私，又能和同待人，有好处能同大家共享（和兑），大家也就乐于和初九亲近（和兑），两情相通，和悦于正，行动不疑，所以得“吉”。

九二 孚兑，吉，悔亡。

孚：信，又与“稭”通，是种籽的外皮。兑：泽，引申为润泽、德泽。孚兑：是种籽的外皮受到润泽，破孚甲而发芽生长，比喻人得恩泽可以脱颖而出。

九二以阳居阴，位有不当，可能有悔。但因其居中而有“刚中”之德，以助人为乐，言必行，行必果，有恩泽必施于人，深得他人的信任和喜爱，所以“吉”而“悔亡”。

六三 来兑，凶。

来：有招致之意。来兑：以恩泽招致。

六三以阴柔之质，居阳刚之位，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所以有“位不当”之象。因来履阳之位，以自己占有的权力，恩泽来攫取在正常情况下所攫取不到的东西。“非正而求说，邪佞者也”（王弼注），必然是外柔和而内狡诈，以取得对方更大的补偿。可见“来兑”者，必然别有所求；而被“来兑”者，亦必有可钻之空。都是处位不正的，“谄邪求说，所以必凶”（《集解》）。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广雅·释诂》“商，度也”，《释文》“商，商量也”，王弼注“商，商量裁制之谓也”。兑：泽，指六三来兑之泽。未宁：有不停息之义。介：《广韵》“阅也”，《字典》“介谓辨别之端”。疾：《增韵》“恶也”，《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杜注：“疾，恶也。”

九四处非其位，偏而不中，以阳居阴，有陷于柔悦之象。下比六三，受到“来兑”手段的拉拢，处境颇为不利，所幸九四是刚明之质，上承九五阳刚中正之威，不致昏愚不悟，因此，对六三“来兑”的阴邪表现，产生了怀疑，反复分析六三

“来兑”的动机，所以有“商兑未宁”之象。终于分清了情况，辨明了是非，识别了六三的邪媚，毅然择善而从，舍三附五，归于阳刚正道。所以说“介疾有喜”。

王弼注：“三为佞说，将近至尊，四以刚德裁而隔之，国内制外，是以未宁也；处于畿近，闲邪介疾，宜其有喜也。”尽管意思大体可以牵附，但没有也无法解释“商兑”之义。

九五 孚于剥，有厉。

孚：通“稃”，种籽外皮；又有诚信的意思。于：至，及于。剥：去外皮而见内仁，引申为解衣推食，与人赤诚相见。

九五以刚居刚，当位处尊，中正无私，不仅见利不贪，且能解衣推食以济他人。深得大家好感，所以有“孚于剥”之象。

九五真诚待人，达到了天真淳朴的程度，这本是高尚的品德，值得称许的。不过，孚信至于赤诚，对人无戒备之心，易为狡黠者所乘，或为私心严重者忌恨，而遭其暗算，所以说“有厉”，以示警戒之意。

上六 引兑。

引：有求致、自承之意，如抛砖引玉，引咎自责，引申为取来归己。兑：恩泽、好处。

事物的发展规律，往往是物极必反，尤其是对待恩泽问题，坚持正道较难。初六对待恩泽，尚能与众共享，而上六

居卦之极，为兑之主，以阴居暗，愚昧太甚，见利忘义，惟恐占不到便宜，而伸长手臂去刮取财物，所以称之为“引兑”。

这种行径，明显是不光采的，故不必明言吉凶。

六三与上六，是两“兑”的主爻，皆含贬义之辞，可见作者喜阳恶阴、喜正恶邪的思想。兑的主爻居卦之极，是柔悦外露、取悦于人的表现，不符合性情内向、品质高尚的修养标准，故为作者所不取。

王弼注：“以夫阴质，最处说后，静退者也，故必见引，然后乃说也。”上六已经是“柔外”了，怎么能说它是“静退”呢？舍象言《易》，故失之远。

涣(卦五十九)

䷺ (下坎上巽)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说文》“水流散也”，《杂卦传》“涣，离也”，引申为社会人心的涣散，和政权的解体。亨：通达美好。王：指周王。假：凭借。庙：宗庙，既是祭祀先王之所，又是聚众、会议及政权行使之处，所以《集解》引荀爽曰：“谓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庙也”（详《萃》卦注）。涉：渡过。大川：《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贞：正、固。

前面《兑》卦阴爻“柔外”，有摆脱阳刚控制之势，以致发展成涣散的局面。

卦体下“坎为水”，上“巽为风”，犹如风行于水上，使水面离披解体，浪花散失，所以卦名为“涣”。“涣”是水流散去，象征人心离散。

每当世道涣散之时，正是有为者散难释险、建功立业之机。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是“涣”之所以“亨”的意思。

卦辞可能说的是古公亶父时的故事，当时周人被薰育欺凌，致幽的根据地解体，而流浪播迁（涣）。由于古公施政正确，在流徙时，不仅本族人紧跟不舍，就连幽地的土著，也都随同古公一道南迁。

到达岐山后，即整地垦荒、建立宗庙（王假有庙）和城垣，

击败了戎狄的侵犯(利涉大川)，从而奠定了灭商和统一天下的坚固基础(利贞)。

初六 用拯，马壮吉。

用：需要。拯：援救。马壮：如马之壮，引申为迅速而勇猛。

初六柔顺居初，身居坎险之内，深感涣散形势的威胁，而用“马壮”般的大力，迅速进行挽救。这种顺潮流而应人心的壮举，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护而易奏效。所以得“吉”。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奔：有逃亡、投向之意。机：清惠士奇《易说》：作兀，兀犹居，引申为所赖以安处之境。

机，是九二下乘初六之象。九二以刚居柔，处位不当，本应有悔，只因九二居位于中，故当“涣”世而能处置得宜，逃向安定之所，这比原先的处境还好，所以说“奔其机，悔亡”。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涣：《说卦传》：“涣者，离也。”躬：即身体，引申为自己。涣其躬：意为忘掉自己。

当“涣”之际，人心离散，纷纷流徙，六三与上九为正应，能遵循上九巽顺的方针办事，“志在散其私以济时”(《周易浅

述》)。而以忘我精神(涣其躬)，去挽救时艰，使流徙之众，都欣然归从。

六三在“涣”世能倾全力以济“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无悔”。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朋辈、集体，有限度的结合体；《礼记·檀弓上》：“吾离群而索居”，郑注：“群，谓同门朋友也”，可见“群”的范围并不广泛。丘：《广雅·释诂》“丘，众也”，《程氏易传》：“丘，聚之大也”。有丘：即得有丘民。匪：通“非”字。夷：与“彝”通，常理。

六四为上卦柔巽之主，身居高位，下无系应，不树私党，当“涣”之际，能认真改革，以“涣”济“涣”，摆脱派性，解散小群，正如《集解》引卢氏曰：“离其群侣，涣其群也。”

只有散其小群，才能团结大众，六四居阴得正，上承九五济涣之任，“有能散其朋党之象”（《周易浅述》），必可团结到更多的人，所以说“涣有丘”。“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所以说“元吉”。

解散小集团而团结大多数，虽散犹聚，散中有聚，其哲理的奥妙，不是一般人以常理所能理解和考虑得到的。所以说“涣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解散，引申为取消。汗其大号：“盲号令如汗，汗出

而不返者也”(《汉书·楚元王传》)。居：囤积，引申为聚敛。涣王居：散发国库粮钱物以济民，或取消苛捐杂税。

《尚书·周官》要求当政者“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意思是说：必须严肃而慎重地发布政令，政令既经发出，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是草率地乱发命令，又不切实际而难以贯彻执行，那就只有撤销或收回成命。这就是爻辞“涣汗其大号”之意。有错即改，自可“无咎”。

由于以前措施失当，积累比例失调，聚敛太多，致民不聊生。晏婴说：“藏余不分，则民盗”(《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现在既已收回错误的成命(涣汗其大号)，又采取实际措施，扶贫救疾，薄敛省刑，还利于民，散去国库多余的储量以裕民，这就是爻辞“涣王居”之意。太公说文王：“王国富民，……亡道之国富仓府。”周文王遂“发其仓府，以振鰥寡孤独”(《说苑·政理》)。君王国库中的居积散减，意味着人民所得财富的增加，民富则国家太平。所以说“涣王居，无咎”。

九五以刚居刚，得位得中，是为明智的君主，故能为求裕民而改革其成命，散其居积，而避免酿成涣散的局面。以涣济涣，故“无咎”。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指血泪，引申为极端悲痛或危险之事。逖：《集解》引虞翻曰：“逖，忧也”，又通“惕”，戒惧。血去逖出：“有伤害、畏惧之象”(《周易浅述》)。

上九居涣之终，彻底散难释险，摆脱了涣散的局势。在

政治上，改变了过去许多失误的政策（如“涣其群”、“涣汗其大号”、“涣王居”等），并切实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而使人民消除了思想上的忧虑和疑团（“涣其血去”）及恐惧心情（“逖出”），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导致经济兴旺、天下太平，所以说“无咎”。

本卦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涣·彖传》）的六四爻为最好。因其能克服派性、搞好团结，解决了人际之间的矛盾，自可济涣有功，所以，独得“元吉”。

节(卦六十)

䷻ (下兑上坎)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周易本义》“有限而止也”，如礼节、节制；又符信。苦：甘之对；又粗劣，不善，《周礼·天官·典妇功》“辨其苦良”，郑注以“苦良”为“粗细”。贞：固，意为坚执。

《节》与《涣》两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的偶列卦组。涣为离散，至此，节制使合，正是解决矛盾、调整平衡之方。

从卦象上看，《节》是水在泽中，处得其所。然而，“泽上有水”，其容量是有限度的，要求节而蓄之，用于紧迫之处，既不能浪费无度，又谨防泛滥成灾，故必须很好地节制，所以卦名为“节”。

只有“节”，才能使有限之物，发挥较大的作用，而保持细水长流、永不困穷和恰到好处。引申为只有礼仪节度，人们的行为才有所依循而不逾矩，社会秩序才能安定。所以说“节亨”。

卦体上刚下柔，如君居上而臣民居下；卦体刚柔各半，等分无差，如处理问题公正有节；二五两个刚爻，各居于上下两卦的中位，“刚得中”则可节而当，出入合理、行止有度。

《节》卦强调凡事都要有节，而节的本身也应有节，即应符合科学的量度——中道。如果节而不当，或无节制的节，也就是“苦节”，那就不好了。所以卦辞说“苦节不可贞”。

作者既要求有节，又反对象苦行僧或神经失常者那样，一辈子“摩顶放踵”（《孟子》），“以自苦为极”（《淮南子·泰族训》）的不近人情之举。所以王弼注：“过节之中，以至亢极，苦节者也，以斯施正，物所不堪，正之凶也。”怎么能坚执这样的“苦节”呢？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户庭：门户与庭院，指家门以内，范围极小。

初九性属阳刚，居兑之初，是善于制约、也是乐于制约自己的，自知处位卑下，力量微薄，且兑为口舌，在语言上要特别谨慎，守口如瓶，无事最好“不出户庭”，以减少矛盾的产生。在经济上，在开源的同时，注意节流，使开支不突破计划（不出户庭），方可“无咎”。

九二 不出门庭，凶。

门：单扇为户，双扇为门，门大于户。

九二的状况，高于初九，这不仅是爻位的高，也体现在门楣之大，初九是单扇门的小户平民，九二则是两扇门的高门望族；初九寒门，尽量制止人情交往和经济开支，是可以被人谅解的，所以“无咎”。而九二这样的宏门望族，却不与外界往来，并节制应该开支的经济，而把钱长期、大量积聚，使自己变成“看财奴”和高傲孤僻者，是很不近于人情和被人鄙弃的行为，所以是“凶”。这可以算是“苦节”了。

从爻象来看，五为上卦坎险之主，同属阳爻，故不与二

应；九二又怕与九五应而遭险，故“不出门庭”，不与九五接触，以致隔阂更深，使矛盾无节制地扩大下去，结果必“凶”。所以，《集解》引虞翻曰：“二失位，不变出门应五，则凶，故言不出门庭凶矣。”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三爻象泽上之水，水象征财富，属于经济富裕的一类，尽管如此，也应有所节制。六三为“兑”之主，性本滥纵，而不知足，如晋朝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而嗟叹不已。所以说：“不节若，则嗟若。”

另在人的行为举动上，如不检点注重礼节，很可能导致对方的不满，且不节则失信，而不得人心，致无人佑助，或引致不愉快的后果。这都是自己失于节制而造成的，又能怨怪于谁呢？所以说：“无咎”，即无所怨咎。王弼注：“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违节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

六四 安节，亨。

安：习以为常。

六四柔爻居于柔位，有得位而安处之象，上承九五阳刚，乐居大臣之位，下与初九为应，故能保持节俭，阴能附阳，“安节”不变，习以为常，自然“亨”通。

宋人赵善誉《易说》以为“六四一阴柔而应于初，又上承九五之阳，能安于节者，安则无所往而不通，故曰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甘：《说文》“美也”，又乐意、情愿，《周易浅述》说：“甘者味之中，节以中为贵，中则人说之而不至于苦。”往：前往，外出；以后。尚：佑助，益处；尊崇。

九五能自觉地表现美好的文明礼貌，“人皆美之，然后为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宋赵善誉《易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帮助。

九五以刚居刚，得位处尊，阳明中正，深知“节”义的重要，是当位能节的明君，甘愿节衣缩食，为天下表率。本于事理，不偏于苦节。权位愈高，影响愈广，民皆乐从，甘行“节”道，天下从而趋于大治，所以说：“甘节，吉，往有尚。”王弼注：“当位居中，为节之主，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之谓也。为节而不苦，非甘而何。”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苦节：粗劣而不善的节制。贞：固执，坚守而不知通变。

上六处《节》卦的终极，过极则违情拂性、乖时乱宜，背离了正常的“节”道。只因迫于世风、逼于制度，勉强应付，不以“节”为荣，反以“节”为苦。这种“苦节”是不可能持久的，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居高位者明知“苦节”不好，却不令人扭转，致世风日下，结果必“凶”，所以说：“苦节，贞凶。”《周易大传今注》说：“人以节俭为苦，则必奢侈而陷于穷困，甚至为奸恶以满其欲”，不凶何待！

如果家道确实贫困，不得已而厉行“节”道，因系“贞”正，虽“凶”亦“悔亡”，至若尾生抱梁，不知通变，“贞”而得“凶”，“悔”恨而“亡”，史可法为忠于国家民族，而坚苦尽节，因“贞”而“凶”，死得其所，故“悔”吝消“亡”。

中孚(卦六十一)

 (下兑上巽)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与“忠”通，诚心；又有正确之意，如恰好对上、正着目标。孚：有信誉而能感物，如深孚众望。中孚：内心诚正，感物而令信服。豚鱼：指江豚或海豚。大川：泛指大河江海。贞：正。

《周易古经今注》云：“中孚二字当重，《中孚》中孚者，上《中孚》二字乃卦名，下中孚二字乃卦辞，此全书之通例也。”

卦爻三、四“中虚，信之本；(二、五)中实，信之质”，是中孚之义(《程氏易传》)。卦体“下兑上巽”，风行泽上，感于水中，中孚之象”(《周易浅述》)。“泽上有风”，这对航行者颇具敏感性，他们看到了水面波澜，知是起风的信号，正如卦体中部两个柔爻，象征着水上的微波，起伏于泽中，发出了有风的信号，以引起航行者的注意和采取措施，所以卦名“中孚”。《集解》引崔憬曰：“流风令于上，布泽惠于下，中孚之象也”，所说未免牵强。《京房易传》说：“阴阳变动，六位周匝，反及游魂之卦”，就更加玄虚了。

按卦体是两阴爻在内，二、五阳刚各居上下经卦之中位，是内有柔顺之德，阳明刚正居中，是中有诚信之德；上巽以顺下，下悦以应上，是双方从内心互应，故称“中孚”。

“中孚”而有感于“豚鱼”，并能得“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说：“荀爽曰：豚鱼谓三四也，四为山陆，豚所处，三为兑泽，鱼所在，豚者卑贱，鱼者幽隐，中信之道，皆及之矣”（《集解》）。又王引之曰：“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认为豚是豚，鱼是鱼，豚鱼实为两物，这是一说。二说是豚鱼有风信的预感，“江豚，至则有风，信之可必者”（《周易浅述》），即观察豚鱼活动的反常现象，而知风信的到来，并预为之计，庶不遭风险。三是海豚有惩杀号称海上霸王——吞舟吃人的鲨鱼的勇力，和援救落水人的美德。因其具有高超的声纳探测系统的特殊器官，当人落水时，它往往能测知而赶赴拯溺。二、三两说都视豚鱼为一物——江海中的豚鱼。它能预报风信，使航行者及早避风，和及时拯救落水者，由此，作者以为是有诚信而孚及豚鱼，“上巽施之，下悦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横渠易说》），所以说“中孚豚鱼，吉”。因豚鱼有利于航行者，所以也就“利涉大川”了。

卦体上“巽为木”，下“兑为泽”，如木漂浮于水上，故“中孚”也含水漂浮之义。卦体中间为阴爻虚象，如木中空虚似独木舟，而能载人涉渡大川，船在水上，宜保持端正不偏，方得安全。万一遇到鲨鱼来犯或不慎落水，恰得豚鱼援救，因而得吉，故称“利涉大川”和“利贞（正）”。卦辞之义远古，后来作者引用，引申为要取信于人，必须信守正道，如偏邪不正，就会象船似的翻沉，联想到治理国家，也必首重诚信，如行船一般，掌握航向，不走弯路，免遭风险，只有措施正确，才可“得道多助”，稳达彼岸。

综上所述，第一说把豚鱼分为陆、水两物，又与昏丧等祭礼牵附，都与“利涉大川”之义联系不上，殊不可取。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虞：王弼注：“虞犹专也”，即诚信专一而不二。有它：“志不定也”（《程氏易传》），即诚信欠缺而不专一。燕：孔疏：“燕，安也。”

初九“既得所信，则当诚一，若有他，则不得其燕安矣”（《程氏易传》）。爻辞首先强调孚信的严肃性。否则，将会带来苦脑和不安。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鸣鹤：如《诗·小雅·鹤鸣》中的“鹤”，毛传以为是指未出仕的贤人，《世说新语·赏誉》说“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可证。在阴：九二被压抑在六三、六四两个阴爻之下，故有“在阴”之象，阴又与阳相对，“阴”含有不利、背时等义，故“在阴”又是处于阴暗、不利的环境之中。子：是古代对人的泛称，男女皆称子。和：跟从，《广韵》“声相应”，引申为跟从及拥护之义。我：义与“俄”通，《说文》“或说：我，顷刻也”，即一旦。好爵：即好的官禄，《国语·鲁语上》“乃出而爵之”，注：“爵，爵为大夫也”，原指好的酒杯，借指美酒，《石林燕语》引宋太祖语：“酒者，天之美禄”，《国语·鲁语下》“仲尼爵之”，注：“饮之酒也”，“旨酒、甘醪，所以养生也”（《潜夫论》），故“好爵”，引申为美好的生活享受。吾：“鸣鹤”的自称。靡：《释文》：“靡，《韩诗》云：共也”，《集解》引

虞翻说同，意为共同享用。

本爻用令人亲羨的“鸣鹤”来比喻君子，当君子处于“在阴”不利之时，拥护他的人们，都跟随着一道历险，使君子非常感激，而对大家发出誓约说：如果一旦有幸得点好处，我必与大家共同分享。深孚众望的君子，当不失信于众。

《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少时，常与佣人耕，……曰：‘苟富贵，无相忘’。”可作理解本爻的参考。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得：契合，如相得益彰。敌：同等，如势均力敌。鼓：振作，《系辞上传》：“鼓之以雷霆”。罢：软弱无能，瘫痪而不振作，《荀子·王制》“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注：《仓颉篇》：“罢，懒也”，又《汉书·贾谊传》“坐罢软不胜任者”，师古注：“罢，废于事也。”泣：低声暗哭。歌：欢唱。

六三遇到了孚望相当、同具虚中柔顺之德而又略高于他的六四，既同舟共济，又同性相斥，六三是下兑卦的主爻，六四是上巽卦的主爻，既彼顺而此悦，又二主难并存。在这矛盾的情况下，六三究应如何对待，必须早作抉择。是奋起赶超呢？还是甘居落后、就此罢休（或鼓或罢），是悲观失望、嫉妒痛恨？还是攻玉他山、热情欢迎呢（或泣或歌）？六三在契合（得）或排斥（敌）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涉大川而惑于中流，未免不利。六三以阴居阳，位有不当，宜其如此。

《周易本义》：“敌，谓上九也，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

正，以居说极而与之应，故不能自主。”《程氏易传》、《周易浅述》同主此说。考其实，“敌”，应是六四。上九本与六三为正应，不该称“敌”，且上九品德不善，也不够格称“敌”。只有六三与六四，各为两经卦的主爻，都是阴性虚中柔顺，而又逼处紧邻，方有“得、敌”之象。也才可引起六三鼓、罢、泣、歌的矛盾心情。王弼注：“三居少阴之上，四居长阴之下，对而不相比，敌之谓也。”《集解》引荀爽曰：“三四俱阴，故称敌也”（子夏传同）。三与四皆阴爻，为同德，故既相得，又相敌，心中矛盾，正如卦体之中掀起微波之象。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几：将近。望：每月阴历十五日，这时日月相望，月圆最盛。马：《说文》：“马，怒也，武也”，有刚烈之义。匹：匹敌，对手，也含刚烈之义。

月亮象征阴柔，至每月望日，月亮最圆，也即阴象最盛之时。“月几望”，是月亮快要接近望日，实际还没到望日，因此，阴象并未达极盛之时。六四处于《中孚》全卦之中，虽高于六三，但未达于上极，故称“月几望”。因此，能巽顺于下，与初九为正应，爻位皆柔，处事宽和，既不与六三称雄争胜，故能谦让而免伤和气；又上承九五阳刚，是臣能顺于君而威不震于主。看去似乎“月几望”，其实内心“马匹亡”。虽处大臣“多惧”之位，却上合君心、下孚民望，所以“无咎”。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孚：诚信。挛如：维系不断，“系其信之辞也”（王弼注）。


九五爻位皆刚，当位中正，阳明居尊，公而忘私，照临天下，明察刚断，言而有信，下乘重阴，得众拥戴，所以“有孚挛如”，又何咎之有！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王弼注：“高飞也”。翰音：《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说卦传》：“巽为鸡。”登于天：上九处巽之极，有“登于天”之象，鸡登于天，是反常现象。贞：正，尊者。

上九居《中孚》之极，物极必反，而失去孚信，致动人的高调（翰音）响彻云霄（登于天），却终无实惠施及于民，正如王弼注：“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翰音高飞而且鸣，喻居非其位、声过其实也”（《汉书·叙传下》“博之翰音”，师古注）。如此言而无信，必为大家所不齿，是“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大略》），虽居高位，后果必“凶”。

小过(卦六十二)

 (下艮上震)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程氏易传》说：“雷震于高，声过其常，故为小过；又阴居尊位，阳失位而不中，小者过其常也；盖为小者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遗：落下，《楚辞·九叹·思古》“目眇眇而遗注”，王逸注：“遗，堕也。”

《小过》与《中孚》，是卦体六爻各自阴阳互变型的偶列卦组。

阳为大，阴为小，卦体是二阳爻四阴爻，阴爻超过了阳爻一倍，是上下之小，盛过中间之大，所以卦名“小过”。这与中间之大，盛过上下之小的《大过》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遥相呼应。《大过》必须“利有攸往”而后“亨”，《小过》原本就“亨”，但要“利贞”，《大过》鼓励刚强、一往无前，而反对软弱“栋桡”，《小过》则严防冒进、好高骛远，而要求“宜下，大吉”，上六之“凶”，于《大过》却可“无咎”，于《小过》“是谓灾眚”。这是为什么？

因为《大过》局势已经败坏，不是小修小补、敷衍迁就所能挽回得了的，如同大厦将倾，必须毫不犹豫地竭力支撑，或可挽狂澜于既倒，是身陷死地而求存的孤注一掷，即便失败，亦无可咎责。而《小过》则不然，虽然有过，却不太过，还未

发展到无法维持的程度，必须设法控制“小过”现状，不令向前发展，使“小过”不致转化为“大过”局面。如果能使退回一些，使“小过”转化为无过而达到适中的局面，那就更好了。所以说“可小事，不可大事”。小则缩退，大则伸进。

从卦体上来看，二阳陷于四阴之中，二与五两阴爻各居上下二体的中位，即阴“柔得中”之象，说明阴柔当权、阳刚受困，阴柔（邪恶）势力既盛，各事都应提高警惕，不宜卷入他们的旋涡，如果在此小人当道之时，要想奉行正道、干一番事业，作一些贡献，那是非常困难，且有被疑忌和迫害的危险，“是以不可大事也”。

《象传》说《小过》卦体“有飞鸟之象焉”，卦辞也以“飞鸟”为喻，这是根据卦象“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象，故曰飞鸟。”（《集解》引宋衷曰）虞翻否定宋说，是没有道理的。宋衷接着说：“震为声音，飞而且鸣，鸟去而音止，故曰遗之音也。”从卦爻角度来说，阴爻象征音波，鸟音上扬，就有乘刚之嫌，于阳刚不利，而鸟音下遗，就有承刚之美，合乎扶阳抑阴之道，和上逆而下顺之理。所以说“不宜上，宜下，大吉”。引申为在邪恶的殷末社会里，说话的语调（飞鸟遗之音）不宜清高，只宜低声下气。否则，就要吃亏。如果以现代眼光衡量，似乎是很落后的，但在文王所处的环境中，确属避凶取吉之道。不过，作者还是认为这样做法仍不能不说是“小过”，或是“小”的过错。即臣道有缺或为阴邪势力所造成的。

初六 飞鸟以凶。

飞鸟：鸟展翅凌云。以：及于，《尚书·太甲下》“一人元

良，万邦以贞”，孔传：以贞，谓“得其正”，《论语·尧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何晏《集解》：“孔曰：无以万方，不与万方也。”

王弼注：“小过，上逆下顺，而应在上卦，进而之逆，无所措足，飞鸟之凶也。”初六柔居刚位，处位不当，犹如根基不固，“上应于四，则上而不下，犹小人附权贵以取祸者”（《周易浅述》）。这里的“小人”，是指下层的“匹夫”；“权贵”，指朝廷昏暗之君或臣。当国家“小过”之际，匹夫有责匡正，只因初六失位，政淪幼稚，在君暗臣庸的社会里，虽有满腔爱国凌云之志，欲上应九四起而救国，犹如鸟飞展翅，近阻于六二之敌（同性相斥），上又蹈乘刚之嫌（就应九四则必乘九三之刚），易遭奸权之忌而入其罗网。故比拟为“飞鸟以凶”。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过：拜谒。祖：《诗·大雅·生民》毛诗序“生民，尊祖也”，孔疏：“祖者，始也，己所从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称焉。”遇：款待。不及：有谦卑退让之意。臣：仆从。

卦体“小过”，按《周易》的“中道”要求，自然不宜再“过”，所以卦辞说“不宜上，宜下，大吉”，《象传》也说“君子以行过乎恭”。六二以柔居柔，当位得中，又居下体，是能按“宜下”的要求办的。所以，对位居其上的尊长，非常敬重，既崇拜其祖，又善遇其妣，更不凌越其君，也不下虐臣仆，谨守谦退之道，能以宽和待人，各方面都严格约束自己，不使再有什么过错，所以“无咎”。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过：不盛气凌人，不纵情为非。防：防范、约束。从：通“纵”，放纵。或：通“惑”，迷乱而不轨。戕：孔疏：“戕者，皆杀害之义也。”

九三爻位皆刚，失位而不中，很可能纵情逞欲，再犯过错，使“小过”酿成“大过”。但因九三居下艮之上，为止之主，就有可能恪守“不宜上，宜下”的戒言，而不致超越、凌犯居于其上的敌对九四，严格地约束着自己，自可免于凶咎。不过，上六为九三的正应，时刻在诱惑着九三，九三如果防闲不严，稍一放纵，而向上应从六，迷失其“弗过”的素志，则必增其过，而使“小过”发展为“大过”，遭受“灭顶之灾”，所以是“凶”。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无咎：“即自己所致，无所怨咎”（《节·六三》王弼注），意为无可辞其咎。过：罪过，引申为怪罪、谴责。遇：契合。往：前往。厉：凶危而不善。戒：防备。勿：不。永贞：意为长期坚持。

九四的行为不检，是无可辞其咎的。所以爻辞说“无咎”。处“小过”之时而居于“上”卦，已是“不宜”，再负大臣重任“大事”，就更加“不可”。由于九四失位不中，外刚内柔，性暴戾而怀阴险，对初六下层不支持，致“飞鸟以凶”；对六五阴邪者

不但不责备(弗过),反而与之结为党羽(遇之),助纣为虐,去干不良之事(往厉),正如《周易古经今注》所说:“不但不遏止其过,且故意使之过也。”“小过”之世而为恶不止,必然铸成大错(往厉)。所以说:无可辞其咎。必须及早警惕改过(必戒),切不可久久固执错误(勿用永贞),或可“无咎”。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云:《集解》引虞翻曰:“密,小也”,即小云、少云之意。不雨:阴阳不调和,故不能致雨。西郊:指西方,周的根据地。公:雄性,引申为猛将雄臣。弋:即“取”,《尚书·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孔传:“弋,取也”。弋取:即“取”。穴:巢穴,阴暗之所。

六五已进居尊位,比九四更上一层楼,也更违背“不宜上,宜下”的戒言。六五爻性阴柔,行为不端,与正人君子冰炭难同,故有“密云不雨”之象。“密云不雨”,虽未酿成灾祸,但矛盾已趋激化,加之,这个矛盾,又产生自周统治者的内部,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即使派遣猛将雄臣去扫平邪恶,以解决矛盾(公弋取),然而城狐社鼠,隐避穴中,令人难以下手。不过,既在穴中,不啻瓮中之鳖,迟早要被捉住。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遇:契合。过:责怪。离:即网罗,《方言》七:“罗谓之离,离谓之罗。”灾眚:《程氏易传》云:“灾者天殃,眚者人

为。”

上六，以阴居阴，处阴暗之地，居震动之极，处位至高，不甘居下，根本不符合“不宜上，宜下”的要求（弗遇），必然使“小过”发展为“大过”而遭众口交责，比象如鸟高飞而触陷网罗，后果必“凶”。处乱世而盲动冒进，主客观都不利。

既济(卦六十三)

䷾ (下离上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周易浅述》说：“坎在外则无险，为既济也”，《周易正义》说：“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贞：正、固。

卦象是“水在火上”，水有灭火之功，不使火大成灾，而安然无患，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相辅相成，六爻皆刚居刚位、柔居柔位，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上卦阳性，下卦阴性，阳上阴下，雄飞雌伏，符合正常事理，刚柔等分、布列匀称，配合得宜、互为济用，彼此协调，适当其可，“刚柔正而当位也”。如以此道维持现状、保守既成之业，暂可心安而理得。但不可能希望出现什么大的成就，而且仅仅是暂时的稳定。所以卦辞说“既济，亨小”。

《既济》卦体，“刚柔正而当位”，可算各得其宜了，各方面都达到尽善至美的顶峰极限，毫无不妥之点，所以卦辞说“利贞”。换言之，贞固不动方有利，稍微一动便不利。这从现象上看，确是极其亨美而无与伦比的，但从实质上说，它只不过是极度死板的广告体，而失去其原本的商品价值，而“利在贞固以守之也”（《程氏易传》），它仅有广告作用，而无商品价值，确实是“亨小”了。

“《易》者，变易也”，《周易》是谈变化之道的，万事万物无

不在变，《既济》“利在贞固以守之”，怎么能守得住呢？卦象是“水在火上”，火势初始时热度并不太高，渐渐使水煮沸，供人饮服，所以说“初吉”。由于火势逐渐旺盛，热度越来越高，发展到后来超极之时，必然会出现令人苦恼的结果：或者是火盛把水烧干、把锅烧坏，或者是水沸溢出而把火浇熄，或者是两不并存、全部毁去，总之，后果不好。所以说：“终乱”，由“既济”而致“未济”了。可见原先的“亨”，只能是暂时的，也是不大的。这是因为万事万物并不是孤立于真空之中，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牵绕，互相影响而各自不断地运动变化着。还以商品橱窗为例来说，即使不去挪动或变换样品，而其色调却在受阳光、空气及微生物等许多因素的作用，而不断在变化暗淡，终致破坏其原来的美。根据这个道理，再回顾“既济”的暂时平衡，就毫无优势可恃，而是岌岌可危的了。所以，作者在《周易》中，充盈和贯穿着“居安思危”的心理状态。

此外，初爻以阳刚起，上爻以阴柔终，也具“初吉，终乱”之象。它启发着作者的联想，而引申到社会问题上，世治既久，则安乐的情绪产生，百弊也随而滋蔓，祸乱也由之而起，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但是，人们一旦认识并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它，创造条件，以延缓它向其自身的反面转化，而维持“既济”的美好态势。这正是作者的主旨所在。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拖拽，有欲使不前而止之意。轮：车轮，亦引申为

车。濡：水沾湿。尾：兽类的后尾，引申为车辆的后部。

当初济之时，能各事明智谨慎，旨在维持“既济”的美好现状，不去多作更张，故能曳顿其车轮，而不使乱动，以保“初吉”的良好形势。由于刚渡过河，车轮被曳顿于河岸边，车尾却被河边的泥沼沾湿了，但已得“既济”，自然“无咎”。“既济”而不继续进发，所以“亨小”。初九已济，故称“初吉”。已济而“贞固以守之”，故“无咎”。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丧：丢失。茀：孔疏：“车蔽也，妇人乘车不露见，车之前后设幃以自隐蔽，谓之茀”；又《集解》“茀”作“髴”，《广雅》说：“髴，妇人首饰。”勿逐，七日得：意为不主动去寻找，待一个事态循环后，自然来复（详《震·六二》注）。

六二以柔居柔，得位得中，柔顺不刚，为下离卦主爻，故较明智，是守成的贤者，当“既济”之世，能“贞固而守”，不轻举妄动。上应九五阳刚有为之主，本可兴举一些事业，却“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正如爻辞所说“妇丧其茀”，不可出动，隐喻周得天下之初，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从事征伐，不再追求武备了，所以爻辞说“勿逐”。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尽管你不想追逐，但是，等到一个阶段以后，情况自会迫使你收回已放失的牛马，再跨上征鞍，投入战争里去，重复当年的戎马生涯（这可能是周公东征的体会）。所以说“七日得”。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伐鬼方：《集解》引干宝曰：“高宗，殷中兴之君；鬼方，北方国也”，或说“鬼方”在西方，“皆氐羌部落”（见吕思勉《先秦史·民族疆域》）。克：战胜、征服。小人勿用：“用”，犹“为”，《集解》引侯果曰：“非小人能为。”

九三以刚居刚，虽与上六柔顺为正应，得以刚柔相济，但毕竟质地刚健，不甘久忍外敌的侵侮，而终于出兵了。古语说：兵，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高宗，是商朝的一位中兴令主，名武丁，他雄才大略，用借迷信以制迷信的手段，大胆选拔了奴隶傅说为相，使以前几代的颓废政治，转趋修明，可以说是“既济”之世了。高宗迫于鬼方的长期侵扰，兴兵征伐，《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年（公元前约十三世纪末）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高宗凭“既济”之势，圣明之资，和愤发的士气，犹需“三年”才得“克之”，其耗力疲惫之状，自不待言喻。如果是“小人居之，遂丧邦也”（王弼注）。

本爻可能是借“高宗伐鬼方”故事，来阐述周公自己东征的教训，说明即使处于“既济”美好之时，也不可高枕无忧、居安自恃。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是古代一种丝织品，引申为穿丝着绸的富裕生活。有：保有，存有。衣袽：即袽衣的倒辞，如《诗·桧风·羔裘》“岂不尔思”，“尔思”即思尔的倒辞，袽衣即破旧棉絮衣物

之类。戒：警惕、防备。

“既济”既久，经济生活逐渐富裕，食膏粱、衣绸缎，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多少人在陶醉，而六四却能居安思危，富不忘贫，时刻注意“初吉，终乱”的发展规律，“思患而豫防之”，虽已身著绸缎，仍不厌弃旧衣败絮，以示不忘其本，激励勤俭守成，防止玩愒弊生。比象为顺风顺水行舟，仍提防或有不测，万一船到江心，补漏自有衲衣。事有备乃无患，所以要求“终日戒”。

六四已入上卦坎险之境，故有船漏之危。王弼注：“濡，宜曰濡，塞舟漏也”，义亦当，又注：“履得其正，而近不与三五相得。夫有隙之弃舟而得济者，有衣衲也；邻于不亲而得全者，终日戒也。”按《既济》一卦，没有不相得的关系。因此，所谓“有隙”、“不亲”等概念，似未必允当。《集解》引虞翻曰：“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劳，衣服皆败，鬼方之民，犹或寇窃，故终日戒也。”义颇可取，有助于理解爻义。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喻指殷商。西邻：喻指西周。杀牛：《程氏易传》：“杀牛，盛祭也。”禴祭：《程氏易传》：“禴，薄祭也。”

对爻辞的理解，须切实联系当时的历史实际。从思想角度看，殷纣非常迷信神权，“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至），今王如其台？（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可知殷纣只靠神灵佑助。“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而周人则不然，认为“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见”（《尚

书·康诰》），而轻神重人，“敬德”、“保民”。至于祭神之事，周人只作为文饰，并不迷信它，“故君子以为文，……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再从经济角度来看，殷纣因盛祭而大肆杀牲，消耗了财力物力，必然要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朝野之间的矛盾。而周人则是略具形式的杓祭，减少了祭神费用，减轻了人民负担，而得人民的拥护，卒成兴周大业。岂不是“实受其福”吗。

上六 濡其首，厉。

濡：沾湿。濡其首：已沾湿了头。

初九“濡其尾，无咎”，上六“濡其首，厉”，说明事物在转化，吉凶互倚伏。警戒之意颇深。

上六阴柔无才，又居险（坎）体之上，走至“既济”终极，物极必反，只要一处失当，必然打破全盘的平衡，而使局势大坏，济水而“濡其首”，危象已见，所以是“厉”。正符卦辞“初吉，终乱”之义。

初九满足于已取得的“既济”，而“曳轮”、“濡尾”，静止不前，隐患虽伏，但还未现。六二在取得“既济”后，不能居安思危，致发生循环性的战乱。九三于问题出现后，再去挽救，几乎筋疲力尽，濒临危厉。六四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终日戒”备。九五轻神重人，“实受其福”。上六阴暗居极，不能涉济，反“濡其首”。盛极而衰，由“既济”转为“未济”了。

卦爻辞始终贯穿着作者居安思危、谨慎戒惧的心理状态。所以，武王既灭殷，仍终日惶惶，夜不成寐，“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说苑·反质》）。

未济(卦六十四)

䷿ (下坎上离)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狐：善疑之兽，狐疑不定。汔，期求，《左传》昭公二十年引《诗·大雅·民劳》“汔可小康”，杜预注：“汔，期也。”

《未济》与《既济》两卦，是卦体互为覆转型兼具六爻阴阳各自互变型的偶列卦组。

卦体下“坎为水”，上“离为火”，火性上炎而在上，水性下润而居下，水火互不交感，也不相为用。刚柔相间，六爻俱不当位。火越水而窜于上，是水势弱而不能灭火，说明事功未成。“六爻交互，异于正象。故取未济之名”（《京房易传》）。

事物的内涵多不是绝对的，《既济》中有“终乱”未济的一面，而《未济》中也含有得济的因素；刚柔虽不当位，但都各各相应，且“柔得中”而为上卦之主。引申为有贤明之人出来领导，上下各方又乐于响应，故有得济的希望与可能。所以，无论《既济》也罢，《未济》也罢，都是一样的“亨小”。前者既不能麻痹，后者也不须悲观，可见作者对《既济》用“抑”，而对《未济》则适当地“扬”，这是心理平衡的作用。

在《未济》不利的形势下，指出“亨小”，是有激励人们勇于前进求济的重要意义。如果以狐疑不决的态度妄图渡涉，就

必然如狐一般，犹豫徘徊于中游而湿“濡其尾”。所以说“狐汔济，濡其尾”。“濡其尾”则狐的体重大增易沉，而难渡济。所以说“无攸利”。

卦辞断句应为“亨小”，与《既济》等同，下接读为“狐汔济，濡其尾（音以），无攸利”，既协韵，又通顺，并吻合于《史记·春申君传》所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句读，它没有将“小”字属下。否则，《既济》尚且“亨小”，而“未济，亨”，就不免令人费解了。

初六 濡其尾，吝。

初六以柔居刚，心高力弱，轻举妄动，缺乏深谋远虑，处在《未济》之时，欲济而“濡其尾”，徒增羞吝。《周易浅述》云：“冒险躁进，则至于濡尾而不能济矣，故吝。”

九二 曳其轮，贞吉。

关于“轮”，《集解》于《既济·初九》引宋衷曰：“离者，两阳一阴，阴方阳圆，輿轮之象也。”《集解》又于本爻下引姚信曰：“两阴夹阳，轮之象也。”象数派截然不同的两说，令人何所适从？故不可泥于象数说。

九二“居未济之时，处险（坎）难之中，体刚中之质”（王弼注），志在挽救危难，当其看到时机尚未成熟，条件又未具备，能自“曳其轮”而不轻举妄动，“二可进而不轻进”（《周易浅述》），在待时求济，所以是“贞吉”。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柔居刚位，居险之极，处位又不当，爻柔则无才，位刚则躁进，才不足而躁进，必易倾跌败事。所以说：既无济于事（未济），又进而逢凶（征凶）。

“或言利字上当有不字，今从后说为优。盖二阳刚犹以守贞为吉，三阴柔非利涉可知矣”（《周易浅述》）。高亨氏也说：“既言未济，不能又言利涉大川，疑利字上当有不字”（《周易古经今注》）。“朱子疑利上有不字，按象云位不当，则不利也”（《周易尚氏学》）。可取。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贞：正，引申为尊长。震：振起。伐鬼方：“伐鬼方者，兴衰之征也”（王弼注）。赏：赐有功。大国：《集解》“大国”作“大邦”，句中有“亡”、“方”，与“邦”协韵。

九四已摆脱下坎险之境，而进入上离卦文明之体了，“未济”的形势将逐渐好转，向“既济”有利的方面发展，为了更快地震兴周族，周人曾协助殷帝高宗征伐鬼方，解除了鬼方对殷周的威胁，殷对周不仅给予物质赏赐，而且封以“西伯”的爵号，肯定周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这是周族由弱变强的转折点。所以王弼注《易》说是“兴衰之征也”。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贞：正。光：《正韵》：“辉光明耀华采也”，引申为真善美。
孚：真诚信实，符合众望。

六五位虽不当，处“未济”之时，已逾险而为文明之主，光明磊落，顺时应人，奉行宽柔的中道（柔得中），所以各方皆应。“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斯诚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则竭力”（王弼注）。所以“有孚吉”。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有诚信，引申为信守。濡：沾湿，意为饮酒太过，沉溺于酒而为酒沾湿。有孚失是：有孚即真诚信实，这里引申为“确实”。引虞翻曰：“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谓若殷纣沉湎于酒，以失天下也。”

本爻总结兴亡之道，以酒为例而言，阐明“戒酒与嗜酒以致兴亡之异”（《尚书·酒诰》孔疏）。爻辞说：严格按照政府的规定饮酒，如祭祀、庆典等场合，可以少量饮些，不至于醉，还是允许的。“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常）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尚书·酒诰》）。如果“过三爵，非礼也”（《左传》宣公二年）。所以说“有孚于饮酒，无咎”。反之，如果饮酒无度，沉湎于酒，如坠溺于酒池而漫“濡其首”，那将是灭顶之灾，“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尚书·酒诰》）。周人惟恐再蹈殷纣嗜酒亡国的覆辙，视任性饮酒为原则性的大错，常在酒桌上立官监察，醉者要受惩罚，“既立之监，或

佐之史”(《诗·小雅·宾之初筵》)，只有不嗜酒、不酗酒，才可望由“未济”转化为“既济”，才能自强不息，迎接更好的前景到来。

《周易》经文至此虽尽，而意未完，以未尽为尽，尽实未尽，给人以悬想。

主要参考书目

- 匡亚明《孔子评传》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
《子夏传》
《九家易》
汉帛书《周易》
《易纬·乾凿度》
王弼注《易》
王弼《周易略例》
阮籍《通易论》
孔颖达《周易正义》
李鼎祚《周易集解》
张载《张子全书》
程颐《程氏易传》
朱熹《周易本义》
杨万里《诚斋易传》
郑刚中《周易窥余》
李光《周易详说》
魏了翁《周易要义》
赵善誉《易说》
来知德《周易集注》
王夫之《周易内传》、《外传》及《宋论》
黄宗羲《象数论序》

惠士奇《易说》

乔莱《乔氏易侯》

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

孙星衍《周易集解》

丁寿昌《读易会通》

陈梦雷《周易浅述》

熊十力《原儒》

皮锡瑞《经学通论》

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通义》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

顾颉刚《古史辨》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

日·本田成之《先秦经籍考》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

《卜辞通纂考释》

胡厚宣《甲骨文与殷商史》

金景芳《古史论集》

林义光《周易卦名释义》

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

宋祚胤《周易新论》

后 记

为弘扬中华固有之文化，破除《周易》“卜筮说”，给读者提供一本较浅易的《周易》读本，撰者不揣敝陋，草次成书，借以就教于方家和广大读者，恳祈惠以昌言，用匡不逮。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深得宿迁市税务局及政协泗阳县委员会的资助，并蒙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宿迁中学图书室、宿迁市图书馆、邮局报刊室，泗阳县图书馆等单位的热情协助，还得到张岱年、施蛰存、蒋逸雪等老教授的指点以及张海珊副教授、石远香、张守泽、刘铤、张振谷、吴成良等老师的关注，特别是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的鼓励和启迪，更承蒙匡老为拙著题写书名，并得到江苏古籍出版社有关编辑的帮助。现在，拙著终于出版，借此谨向上述各单位和关注、支持的同志，一并顺致衷心的感谢！

至于对《周易》“传文”部份的解析，容待另册刊行。

作者

1988年冬写于古桃源内研易斋